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八册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大全辯三十八卷附錄六卷（二）〔明〕張自烈撰
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石嘯居刻本……………………一

四書大全辯三十八卷附錄六卷（二）

〔明〕張自烈撰

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石嘯居刻本

經正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夫音扶

幾平聲

危愈危流于絕微愈微絕于無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沈潛反復 [illegible]

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
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
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
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
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
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
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
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
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

引中庸語以結中出序尤切公時年六十

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
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
申新安朱熹序

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
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羅
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爲此
書
雲峯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
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曰攻乎異
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于思時則有可
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
之不得其傳也
通考吳氏程曰子思子稱子者師尊之也
重在下字若子程子則重在上字而下爲
男子通稱

孔示曾有道統貴銜以有位者言乎

東陽許氏曰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
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道統主於
行獨以有位者言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
學字固可包統字
道統二字爲此序綱領後面屢提掇照應
通考東陽許氏曰堯舜以前開闢生物以
來卽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
乎其位者此但言上古聖人神蓋混言之繼
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
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
皆人可爲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
爲人而立法也
朱子曰中只是一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眞箇
執得堯告舜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
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這三句是允執厥
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禹
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舜禹相傳只就這
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

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只是一箇
心有道理底人心卽是道心
勿齋程氏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
與道之分但謂之心而已感物而動始有
人心道心之分焉精一執中皆是動時工
夫
雲峯胡氏曰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
不有論語表出堯曰允執其中則後世孰
知舜之三言所以明堯之一言哉朱子於
論語執中無明釋至孟子湯執中始曰守
而不失意可見矣堯之執中不可以賢者
之固執例論自堯之心推之則聖不自聖
愈見堯之所以爲聖爾況中無定體儻不
言執人將視之如風如影不可捕詰矣然
執之工夫只在精一上堯授舜曰允執厥
中如夫子語曾子以一貫舜授禹必由精
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告門人必由忠恕
而達於一貫也

勿齋程氏曰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
格菴趙氏曰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
所以然
問形氣是耳目鼻口四肢之屬未可便謂
之私欲朱子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
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
便有箇私底根本如饑飽寒燠之類皆生
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
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
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蔡季通曰形
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
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
也道心猶柁也船無柁縱之行有時入於
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
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
西山真氏曰私猶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
私親私恩之類非惡也如六經中遂及我
私言私其猶此類以惡言之可乎

雲峯胡氏曰生是氣已用事之時方生原是
從大本上說來就氣之中指出不雜乎氣
者言之
新安陳氏曰有形氣之私方有人心故曰
生自賦命受性之初便有道心故曰原
東陽許氏曰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
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
有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
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
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
氣之中為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
心只是一箇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
同若只順識人心道心字却似有二心矣
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
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
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而為道心之用
矣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

來乎此處可删

朱子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上去
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
新安陳氏曰前言虛靈知覺總以心之體用
而言此單言所以為知覺者專以心之用
言也體無不同用始有不同知覺從形氣
之私而發者曰人心知覺從性命之正而
發者曰道心所以此只言知覺而不及虛
靈
朱子曰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
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
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
雲峯胡氏曰朱子以前多便指人心為人
欲殊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理亦賦焉
是之謂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
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為人不過血氣之軀
爾故言人心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
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之發
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

有兩心也
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
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
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
隱之心是
陳氏曰人心道心二者無時不發見呈露
非是判然不相交涉只在人別識之
新安陳氏曰不知所以治之者不知以精
一之理治之也
朱子曰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
微者天理之奧也
雲峯胡氏曰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
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文形氣之私與性
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為不好此言人欲之
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
朱子曰精是精察分明一是要守得不離
陳氏曰要分別二者界分分明不相混雜
專守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二之

雲峯胡氏曰孟子曰利與善之間所謂間
者猶易剖析此所謂二者之間方雜於方
寸非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文
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眞而靜
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所謂性命之正即
吾心之正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
於中於其發也始有人心道心之異必能
專一於道心是即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
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
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似纖毫之際
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
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私是就形氣
上來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
地人物同言
問人心可以無否朱子曰如何無得但以
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
○有道心而人心爲所節制人心皆道心

也○人心是此身有知覺嗜欲者豈能無
但爲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爲害爾故聖人
以爲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
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爲安故曰危道心則
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
據以爲準者也然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
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
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義理與人欲
之辨爾
通考朱子曰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
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
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也顔子擇
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服膺弗失處便是
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
所以行之此說甚好又曰聖人全是道心
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
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
朱子曰不待擇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
不中矣
陳氏曰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往非中凡聲
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
心而出者莫非道心之流行
雲峯胡氏曰人心本危能收歛入來則危
者安道心本微能克拓出去則微者著中
如何執只精一便是執之之工夫所以朱
子於此不復釋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
之正而不離下一守字便見得執中之功
先在微精而重在惟一
新安陳氏曰朱子引禹謨四句以見中庸
之宗祖似標道統之淵源可謂考諸三王
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
雲峯胡氏曰天子之理豈有以加於此者
中之一字聖聖相傳之道莫加於此也精
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
通考愚聞之先師天台吳行父曰中庸序
當分三大節看章首至此爲一節推原中

庸道學之傳本三聖授受心法而心之危
微則有性命形氣上智下愚之分然中庸
之道其體要在於動靜云爲無過不及之
差而巳三聖之所以授受者以此子思子
傳心之要其原實出於此
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末章所標列聖之君
聖賢之臣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不過只
是知此耳以此之此指三聖相授受之說
道統二字再提出與前相照應
通考張氏師曾曰此之一字指執中而言
然嘗考堯舜禹三聖人以中相傳之後若
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
其所傳雖皆不外乎此中而求其所言之
中則亦鮮矣今試推其說如仲虺之誥曰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此
其最明著者也詩稱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而大學於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友信皆
以止言之武王傳洪範謂皇建其有極而

斆音孝胡效切敎也

受丹書之戒不出於敬義之夾持則其執
中之意爲可知矣至於皐陶之陳九德先
正言而後反應之皆所以明其德之不偏
又同寅協恭和衷則民彝物則各得其正
非中而何哉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
訓太甲之辭有曰欽厥止則伊尹之執中
亦可見矣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其曰道積于厥躬者體之立
敎學於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無非
求中之道也孟子又言周公思兼三王以
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亦所以求合於前王
之中道也召公戒成王曰王敬作所不可
不敬德夫以敬爲處所而居之不去則其
能守中爲何如耶觀此則聖賢接夫道統
之傳者亦莫非中而已矣
雲峯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
只如此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

之執卽其爲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
而繼之湯武哲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
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
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始卽此一節言之其
功賢于堯舜可知矣
通考東陽許氏曰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
應前道學字前道學是總包上古以來相
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後人者言繼往聖
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相傳者
耳則子思所憂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雲峯胡氏曰夫子以前傳道統者皆得君
師之位而斯道以行夫子以後傳道統者
不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明故明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夫子
之道者曾子大學子思中庸之功也
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
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
雲峯胡氏曰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

行道那包的道理

道心是心已發時。此心合乎理。
新安陳氏曰上文云道心原於性命之正
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卽是道心之謂
東陽許氏曰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爲
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慮遠恐久而
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
朱子曰擇善卽惟精固執卽惟一○時中
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
雲峯胡氏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
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
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
之執中
通考東陽許氏曰天命卽道也能率性卽
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固執者守之一時
中卽中也綱維言道體之大蘊與言節目
之詳及精密隱微之理明言綱維盡言蘊
與
格庵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

此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
也擴充其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
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於中庸尤
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新安陳氏曰惟精以審擇惟一以固守此
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時先有此
言聖人心法無以異此後來孔門教人先
後世弟皆宗之中庸傳此學至明辨皆惟精
也篤行惟一也明善精也誠身一也顏子
擇中庸便是一精得一善服膺便是一大學
格物致知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
學只是學此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
此
朱子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相似處只是
說得來別須是看得他那彌近理而大亂
真處始得
陳氏曰彌近理而大亂真甚相似而絕不
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

識岐
通考東陽許氏曰異端至多楊墨許行之
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
道者皆是彌近理而大亂眞蓋其說玄遠
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
之言故爲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而易見
莆田王氏曰自是以來至此爲第二節發
明子思中庸道學無非聖聖相傳之心法
始以異端起懼失其眞而演繹終以道統
失傳異端之說盛而又亂其眞一書精要
尤在於此
朱子曰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言中庸已
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
東陽許氏曰褒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
吳氏程曰要領上平聲或讀如字謂指要
綱領
東陽許氏曰章句輯畧或問三書既備然
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脈

絡邦相貫穿通透
通考東陽許氏曰中庸一書分四大章如
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一章皆言其畧而餘
章纔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
之詳者詳畧謂此巨謂綱維細謂蘊與諸
說同異以下專言或問
韓氏古遺曰讀大學不知文理接續血脈
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則其人未嘗讀
大學讀中庸不知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
畧相因巨細畢舉則其人未嘗讀中庸
魯齋王氏曰是篇分爲四大支三十三節
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
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
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
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
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
二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
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愼獨之
事以馴致其極此所謂支分節解處並可
見所謂脈絡貫通處亦可見矣其支節中
又有小支節如戒愼愼獨分屬致中致和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分屬素隱行
怪不能半途而廢之類餘可類推之脈絡
中又有大脉絡如誠爲一篇之樞紐加仁
勇爲一篇之大旨皆是也所謂詳畧相因
者以四支言其畧發爲三十三章之詳又
括以末章之畧是也所謂巨細畢舉者第
十六章前三章言費之小後三章言費之
大十六章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包大隱
兼大小皆是也
雲峯胡氏曰大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
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字故此序言
心詳焉
通考吳氏曰第三節言程子得中庸不傳
之心法使已得折衷衆說復明道統之傳
其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之功隱然見於

言意之表有不可得而辭者焉

中庸章句序終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南軒張氏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己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勉齋黃氏曰、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未有不曉其文而能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子

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之言、章殊而指異也。苟徒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大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朱子以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西山真氏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愼、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恐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

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

大學却非一章說一理

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

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間內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

勉齋黃氏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須是胸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爲所亂。却不若子細將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曉、俟首尾該貫後、却取而觀之可也。○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袞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袞讀、以章句子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爲子思做、又時復有

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爲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閒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

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

三山陳氏曰中庸三十三章其血脈貫通之處朱子既爲之章句又提其宏綱如言其章是援引先聖之言其章是子思發明之說具有次序

王氏曰是篇分爲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一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如謹獨修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

雙峯饒氏曰大學只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理會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

東陽許氏曰中庸大學二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究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之一

明　張自烈
　　張自熙　定

中庸章句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朱子曰、名篇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合内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可謂確而盡矣、雲峰胡氏曰、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曰無過不及、蓋以用言、中庸有所謂未發

之中與時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並用言以釋名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朱子曰、庸是依本分、不爲恠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爲、都不是庸了、北溪陳氏曰、文公解庸爲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嘗見、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可食可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或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却有許多條目、朱子曰、緊要在正字定字上、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爲不見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東陽許氏曰、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衆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北溪陳氏曰、卑不失之汚賤、高不溺於空虛、眞孔門傳授心法也、新安陳氏曰、於七篇中、觀其議論淵源所自、則可知其以此授孟子矣、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末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爲學底道理、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閒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雲峰胡氏曰、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是由體之[illegible]而達於

用之殊末復合爲一理是繇用之殊而
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
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
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
通考吳氏程曰書以中名篇首三句便
含中義性者不偏不倚在中之中也道
者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也敎者以過不
及之失中而裁制之使歸於中也是皆
所以爲平常之理也授孟子者流傳以
授之耳詳見孟子序說趙氏謂其親師
子思及史載思孟問答之語皆誤也
黃氏洵饒曰正道大本也定理達道也
正道定理卽太極也心法人心道心也
始言一理萬物體統本一太極也中散
爲萬事一物一太極也末復合爲一理
太極本無極也○愚按中者天地陰陽
之理人得之以爲心者庸字惟孔子繫
易之辭訓爲常字云
蔡虛齋曰或謂始言一理通指第一章
末復合爲一理亦通指第三十三章不
宜專指天命之性及上天之載二句此
說似是而實非蓋程子時中庸一書只
是籠統一篇初無三十三章之別自天
命之謂性至上天之載是始之以一理
復終之以一理也故朱子小註云云而
或問于誠爲一篇樞紐一段亦獨提拔
此二句不容有他議矣或曰上天之載
二句特以明聖人不顯之妙耳豈固以
明一理所在邪曰不顯之妙與天合德
所謂誠者天之道也玆豈非一理所在
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

牛新人說爲勝不必槩物　北溪陳氏曰循循訪也　於虛齋曰只是事事物物見道道初不偶事物也　大註四字卜可心

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
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
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
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
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
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
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
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
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
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
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
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朱子曰命如朝廷差除又曰命猶誥勑
北溪陳氏曰命如分付命令他一般
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
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北溪陳氏曰性卽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
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
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
我所有故謂之性
朱子曰伊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
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

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天命與
氣質亦相衮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
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
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
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
所稟却有偏處。○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
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是
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
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
○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
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已之性則
能盡人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論本
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
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
氣則無是理。○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
順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
字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健順之
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

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
北溪陳氏曰天固是上天之天要之即理
是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藉陰陽五行
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理不外乎氣
以成形理亦賦焉便是上天命令之也
西山眞氏曰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
子乃益之以健順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
在人爲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爲
義智上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順陰
陽不在五行外健順豈在五常外乎
東窓李氏曰仁之油然生意不可遏禮之
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爲也義不可拂乎可
否之宜知不外乎是非之別順之爲也若
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
無逆者順也
雲峰胡氏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此首
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曰中庸
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所謂一理者即

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
一原。所謂一原者。即此一天字。朱子曰
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
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
也。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
爲之化焉。
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
氣有通塞之不同則有人物之異氣通者
爲人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爲物物亦得物
理雖曰有理然後有氣生物之時其氣之
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章
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健順
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
理分而言之仁禮爲陽爲健義智爲陰爲
順信則冲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
常各有健順義斷而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
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
通考黃氏洵饒曰此數語知行並進又曰

以氣言則爲陰陽五行以理言則爲健順
五常陰陽之體爲健順五行之理即五常
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常在天爲理在人
爲性性道本出于天敎即天敘五典天亦
道中之一物但天得理之全故曰無一不
本于天
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以人換性而不言
其故是固引而不發通與王氏又但言其
殊有意極有力而不言其所以換之故
豈亦引而不發耶竊意章句上文所以訓
釋性道敎之文義者詳盡無餘蘊矣至此
欲說歸學者身上來故以人字易性字此
人字正與下文學者字相照性雖人物所
同具道雖人物所共繇敎雖聖人通爲人
物而設然能自致於學以求盡其性者惟
人耳若不以人易性則性既爲人物之所
同具下文乃曰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
又曰學者知之所謂學者即上文所謂我

人與物之性皆同一句說得欠分曉此論可商

所謂人耳
吳氏程曰祝本結語有知無行汎而不切
剡按當從定宇陳氏所改爲定
朱子曰率性非人率之也率只訓循循萬
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
伊川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率
字非就行道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
是有許多道理或以率性爲順性命之理
則爲道如此却是道因人方有也○道之
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
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道即理也以
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
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
性是箇渾淪底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
派條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
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只爲氣稟遮
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

道亦無所不在也○人與物之性皆同循
人之性則爲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爲牛
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馬耕牛馳則失其
性非牛馬之道矣
陳氏曰天命謂性是說渾淪一大本底率
性謂道是就渾淪大本裏分別一箇條貫脉
絡處隨人物所得之性皆從大本中流出
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此皆大化流行
處隨他溪澗科坎小大淺深所得之雨便
有許多脉絡之不齊皆是此雨水也○如
隨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犬
可司夜其所發皆有自然之理如隨草木
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春宜耕夏宜
耘秋宜穫凡物皆有自然之理
潛室陳氏曰率性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循
其人之性物率循其物之性此即人物各
各當行道理故謂之道
西山眞氏曰朱子於告子生之謂性章深

言人物之異而於此章乃兼人物而言[illegible]
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illegible]
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illegible]
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
搏噬馬牛之踶齧非道邪曰子思之所謂
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踶
齧則氣稟之所爲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
獨物爲然凡人之爲善者皆循天命之性
也其爲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以是而
觀則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疑哉
雙峰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爲
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
卑則滯於形氣人於荒唐則以爲無端倪
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氣則以
爲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
子思於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
他乃循性之謂也
雲峰胡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
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
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
具一太極也
三山潘氏曰品節之者如親親之殺尊賢
之等隨其厚薄輕重而爲之制以矯其過
不及之偏者也雖若出於人爲而實原於
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
雙峰饒氏曰修裁制之也聖人因人所當
行者而裁制之以爲品節也
問明道云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
道便不是如此即性是自然之理不容加
工揚雄言學者所以修性故伊川謂楊雄
爲不識性中庸却言修道之謂敎如何朱
子曰性不容修修是揠苗道亦是自然之
理聖人於中爲之品節以敎人耳○修道
謂敎專就人事上言就物上亦有品節先
王所以使鳥獸魚鼈咸若周禮掌獸掌山

岸各有官周公驅虎豹犀象草木零落[illegible]
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illegible]
箇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蓋
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
於人較多於物較少
勉齋黃氏曰修道二字須就道上及人氣
稟上兼看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事父之
道然孝中有多少曲折人氣稟不同柔者
過於和剛者過於嚴則於孝道之曲折必
有不中節者此所以著爲品節使之盡其
道也
新安陳氏曰禮樂正是中和之教刑所以
弼教政亦教之寓此章命性道教皆當兼
人物而言而必以人爲主然苟不兼及於
物則道理便該不盡只以此篇後章證之
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必說到盡物之性則
可見矣
通考愚聞之先師曰天命謂性非形體之

天也天也者太極流行賦予萬物未有成
立之名也命之人物即謂之性此指天地
之性也率性謂道道非外求也性無不善
惟能循其本然之善而行之則謂之道道
也者由是之焉之名如道路是也修道謂
教指聖人而言人不能皆聖賢也故有不
能盡循其性而本然固有之天始不免昏
戰勍爽之病故聖人者出而修之以反復
於道所以爲教三者名異而實同一性也
道者道此性而已教者教此道而已故下
文專提一道字而歸之君子言人道也
程氏復心曰天命之性自然之中率性之
道自然之和修道之教是自學以致其中
和也自此以下皆教之事以一本於天言
元亨利貞賦予萬物不能自已曰入命以
皆備於我言仁義禮智受命以生莫非全
體曰性率性而行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親
親仁民愛物仁之道君君臣臣敬長尊賢

介橫不言可與入德中明道入

義之道恭敬辭讓各有節文禮之道是非
邪正各有分別知之道也因人物所當行
者以爲法辨其親疏仁之教別其貴賤之
之教制度文爲禮之教開道禁止知之教
朱氏公遷曰性兼人物言對相近之性而
言則天命之性爲天地之性對性善之性
而言則天命之性以理言而氣在其中盖
率性謂道是理之同也修道謂教以氣之
異也至誠盡性章以巳之性對人物之性
而言之則性之本雖同而氣稟則有不可
得而同者矣
漢董仲舒策中此語大意亦可謂知道之
原者故引以爲證
朱子曰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
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
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巳胸中流出不假他
求
三山陳氏曰。此章乃中庸之綱領。此三句

又一章之綱領也。聖賢教人。必先使之知
道所自來。而後有用力之地。此三句盖與
孟子道性善同意。
王氏曰此書皆言道之體用第一句天是
體性是用第二句性是體道是用第三句
道是體教是用
雙峰饒氏曰、性道教道字重、中庸一書、大
抵說道性原於天、而流行於事物、則謂之
道修此道以教人、則謂之教、所以下文便
說道也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
之道、皆提起道字說、以此見重在道字
雲峰胡氏曰開端雖不露出中字天命謂
性即未發之中因率性之道而品節之即
時中之中也
番陽李氏曰大學入德之書學者事也故
首曰大學之道而教在其中中庸明道之
書教者事也故首曰修道之謂教而學在
其中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爲一篇之綱

虛齋云舊本正是宋子後來家本而

德分閒大學中偽非是

今本乃是朱子未定之本誠者錯說而謬改之且

領而道之一字爲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虛言性於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即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

新安陳氏曰。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必歸之天命。○朱子此總斷之語元本云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今以後來本校之疎密深淺大有間矣然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語亦包括要切或問所謂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乎我與此語無異惟是仍存之於或問中矣他本多依元本惟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十一

祝氏附錄從定本耳蓋嘗論之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自融貫之言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修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朱子於此三言既逐字逐句剖析於先復融貫會通於後元本含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子思之意無復餘蘊故今一遵定本云

蔡虛齋曰。性出于天。故曰天命之謂性。道者性之動處也。故曰率性之謂道。教者道之準則也。準則必出于聖人。故曰修道之謂教。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不涉人爲。至教方是聖人所立。然亦非以己之私智爲之也。故曰原其所自無一不本于天而賦于我也。

林次崖曰。朱子答胡廣仲云。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愚謂在性中只是仁。率其仁之性而行。即爲父子兄弟之道矣。在性中只是義。率其義之性而行。即爲君臣朋友之道矣。此說率性之道最分曉。故子因其言而足其意。

或曰中庸言天。不指繫三光覆萬物者說。正指於穆不已處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子思自家注腳。最爲明切。天命謂性一句。是孟子性善源頭。指最初處說。尚未落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十二

陰陽五行氣質雜揉處到修道句纔有氣質之性在內。○率性就私意人欲未萌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到得不盡由率性。方有修道之教耳。

或曰註雖兼人物言。須知子思發明性命。是專言人而不雜乎物也。嘗攷古先聖賢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言人而不言物者。易之乾象曰。各正性命。是兼人物而言者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尊言人而不雜于物者也。然則人之性豈物所得擬哉。假如天命率性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矣。

芭山張氏曰。湯誥言民有恆性。却根上帝降衷來。是言性未嘗不言命也。孔子雖單說成之者性。而天命在其中。安見其言命

宜從定本刪去外物句

自命性自性乎。況性與命原不相離乎。信如小註所云子思始言性本于命。足以發前聖未發。則是子思加湯孔數等。而湯孔立言反多缺陷矣。新安此說背理不可從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新安陳氏曰、元本作則為外物而非道矣兩句宜兼存之云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豈率性之謂哉、如此尤為明備、北溪陳氏曰、未感物時渾是天理、朱子曰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著力把持所不將不閑不是閉耳合眼睛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

眞氏此一條已見于大學正心修身傳小註此處可刪

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戒慎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慎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曰即是持敬否、曰亦是、

北溪陳氏曰、道是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即率性之謂、而得於天之所命者、而其總會於吾心、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微而起居飲食、蓋無物不有、自古及今、流行天地之間、蓋無時不然、戒謹恐懼只是主敬、是提撕警覺、使常惺惺、則天命之本體常存在此、若不戒懼、則易至於離道之遠也、

潛室陳氏曰、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會一歇走離得、纔離得便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纔無路便是荊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問當不睹不聞而戒懼、愚謂如鑑之照物、當不照時光自常存、不可欺以妍醜、上蔡惺惺法者豈謂此乎、曰若如此說、則是他自常存了、何用戒慎恐懼、道理固自常在、但人須用提撕照管、不可謂目無睹耳無聞、一齊都放下、須當此時常自惺惺地也○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卻要恐懼何也、西山眞氏曰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不同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人不昏眛而已、大學之恐懼只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

雙峰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

此說背理

貞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自所睹所聞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

通考史氏伯璿曰朱子於上節曰當行之路此曰當行之理改路爲理正是用意深處蓋道之本體方其渾然在中之時但有此理而已未可以路言也路則已發而各有所適可以言用而不可以言體理則根於性而散於事無間乎已發未發可以兼該乎體用矣或疑既曰當行則只可以用言者愚謂當行固是用當行之理則不偏於用也理卽性之所具當行之理獨非此性之理乎亦猶言愛之理愛固是情是用其理非性非體乎〇又曰日用事物當行之理釋道字之義已盡蓋兼體用而言此意已詳於前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又專言道之體如此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又專言道之用如此所以再言一體一用如此者正要說入不可須臾離上去耳

黃氏洵饒曰靜時養戒愼恐懼交相接續流行於知行之間也

蔡虛齋曰章句道也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此處不可讀斷了須連下而皆性之德而具于心至無時不然總做一大句讀方于道不可須臾離之意爲盡或者乃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數字爲釋道字之義則說也然只味此數字亦已略見得道不可須臾離意矣但必須有下面十數字其意方足

林次崖曰章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要之時亦不外乎物遇着這物便是這時遇着那物便是那時自君臣父子富貴貧賤以至起居食息皆物也皆有時惟無物不有故無時不然惟無時不然故不可須臾離本文須臾時也故章句以時言之他章明道不可離只是就無物不有上說然時未嘗不在其中觀費隱鬼神發育峻極諸章可見〇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自所睹所聞而極言之以至于此非謂不睹不聞時當戒懼餘時不戒懼也或因此遂專指爲靜時工夫誤矣

芑山張氏曰集註說當行之路該理字在內非前說用意淺後說用意深也非路字專屬已發專屬用理字纔兼已發未發兼體用也註本無淺深二層本自貫通而史氏伯璿妄爲分析何與宜刪

遏人欲所以全天理不可而平

元本只云這長定不加潛增二字

見音現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暗室不欺時一般否朱子曰這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

兩結上文斉不

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朱子曰事之是與非衆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

三山陳氏曰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所未知隱而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

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爲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爲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爲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

雙峰饒氏曰此又對上文而言隱暗之地雖人之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所不聞然其幾之既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掩昭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明顯尤莫有甚於此者○子思

云道也者提起道字見得下面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與顯皆是此道

新安陳氏曰未發之前私欲不萌只是存天理而已幾動之初天理人欲由此而分此處加謹則人欲將萌動便從而遏絶之矣

朱子曰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教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可見○既言道不可離只是精粗隱微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illegible]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

意方思排大立工

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意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若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著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問戒懼是體統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曰然○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謹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不知是如此否曰此說甚善○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是又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著義理不得纔知

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

陳氏曰雖是平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則所發便都是善不加謹則所發便流於惡

潛室陳氏曰戒慎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慎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

蛟峰方氏曰戒懼是保守天理愼獨是撿防人欲

雙峰饒氏曰戒愼恐懼便是愼獨之愼詳言之則曰戒愼恐懼約言之只是愼之一字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愼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愼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爲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大學

只言慎獨不言戒懼初學之士且令於動處做工夫

勿軒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慎獨、子思傳授益本於此、

雲峰胡氏曰首三句重在一道字天命謂性是道之體修道謂教是道之用所以於此獨提起道也者三字下文却分爲兩節言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所以君子必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不睹不聞四字正是釋須臾二字人有目豈不睹有耳豈不聞不睹不聞特須臾之頃爾道也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君子必慎其獨此一獨字正是說隱微二字隱微却是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我之獨睹獨聞之時之處也章句於大學曰審其幾此曰幾則已動一幾字是喫緊為人處上文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一敬字是教人用工夫處戒懼不睹不聞是幾未動而敬慎獨是幾已動而敬也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當看常字與亦字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當看存字與遏字然皆不離乎敬而已大抵君子之心常存此敬不睹不聞時亦敬獨時尤敬所以未發時渾是本然之天理此敬足以存之纔發時便有將然之人欲此敬足以遏之也朱子敬齋箴與此無不合戒懼是靜而敬慎獨是動而敬戒懼是惟恐須臾之有間慎獨是惟恐毫釐之有差

通考朱氏公遷曰上節持敬之功以靜存而言之此節持敬之功以動察而言之大學誠意章所言慎獨先言慎獨欲其自慊也後言慎獨防其自欺也中庸言君子慎其獨大學言君子必慎其獨語勢有輕重不同盖所謂君子者其等第不能無不同也

蔡虛齋曰隱睹處也指心曲中言微細事也指一念之動言方一念之動極是細事隱微二字其究一也故中庸或問一則曰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則似專言微又曰君子所謹者尤在于此幽隱之地則又似專言隱以此見隱微只是一件

林次崖曰方寸之中是爲暗處一念之發是爲細事是乃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始所謂天理固當發見人欲亦萌乎其間時也此正理欲分界善惡關頭故子思上文既說戒懼于此復說謹獨又是就其中特揭切要工夫以示人要不出上文戒慎恐懼之外〇不睹不聞是時事物未接已不得而知也莫見莫顯是時事物方接已得而知人不得而知也君子體道之功固無時無處不致其謹而于此則尤當用力處也大學所謂意周子所謂幾即是此處〇此兩節從來都說做靜存動察愚按上言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謹恐懼也獨以爲靜可乎下言謹獨方是隱微處致察未說到見顯處集以爲動察可乎章句只說存養省察都無動靜字何等穩當

或曰不可以省察存養平看蓋省察固屬方動存養實貫動靜之中雖省察時却亦有存養工夫在〇理欲不兩立人心無二用克已即是復禮豈一邊克已又一邊復禮乎遏人欲即是存天理豈一邊存天理又一邊遏人欲乎即如所言分而爲二則戒懼不遏人欲乎謹獨不存天理乎支離甚矣

或曰本註于此節有幾則已動動字而于戒懼節原未嘗專屬靜一邊謂此節爲動靜之介則可謂上節爲靜則不可慎獨是戒懼後再加提醒譬猶防盜戒懼是平時保甲法慎獨是關津緊要處搜盤法

邑山張氏曰上下分兩節看朱子說是王三原石渠意見云隱微即上所不見聞慎獨即戒懼后一段是申明所以慎獨體道的意思高中玄問辨錄云莫見莫顯乃是發所以當戒懼之意二說皆不可從或又云不睹不聞正是天命無聲臭本體二所字自性體言不自時境言皆非也蒙引存疑甚明宜玩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是所謂中也性也及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其不中節也則有不和矣和不和之異皆既發焉而後見之是情也非性也孟子故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爲善其說蓋出於子思

朱子曰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爲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皆謂此也林擇之謂在中之

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是行所當然無復乖逆所謂和也○中和是承上兩節說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寘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平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此過不及與是理不相拂戾故曰和○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問發時有中節不中節之分未發時還有分別否潛室陳氏曰既是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有渾然之理在

此節中者性之德二句可删

中。不曾倚著耳。

棠齋袁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而有中節不中節而惟中節者爲和雙峰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譬之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

雲峰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即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源非知道者孰能議之

通考黃氏洵饒曰皆觀者當於已發之時觀之此是言其自然之理○中者性之德和者情之極○中性善和情善中和人所同有位育人所皆能

林次崖曰中是在中之義以四者未發此心恰在其中間都不靠着一邊故名以中若當未發時四者有一萌動此心便靠着一邊了不復得謂中矣要之不中亦初未到私邪處只有一點偏着這便是不好處程子謂雖無邪心苟不得正動皆妄也正是此意○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者謂其不乖于喜怒哀樂之理也蓋喜怒哀樂當然之理所謂節也發皆中節則于所乖戾所以謂之和○中節之和看以中爲本胸中先無一物然後發出來得其當若先不得個中何緣有箇和此大學之心有所而不得其正也此是體立用行的道理○看來中亦無容着力得君子只當就未發處理會未發時不妄動中便在這裏致中只是極靜而已豈干中上能加毫末哉

或曰中和根慎獨來此乃慎獨後養成心

體處王陽明云慎獨而中和出焉其說最確若只槩指心體則恒人雖有一念中終不可謂之大本雖有一事和終不可謂之達道○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上二句已說明了君子以下只是說修道工夫此條便是工夫的有成處大註明道不可離便似既說了工夫又從頭轉去說道不可離文理亦不按續○中節之中從謂之中中字來蓋能中節則無過不及恰適其中以其不乖于所自有之中故名之和非有二也○宋儒嘗教人觀未發以前氣象焦澹圓曰未發無前後無氣象按焦氏此論足補宋儒所末及○細看此節正默與性命相通處大本達道從慎獨後學者身上體認出來不是懸空論理大本言萬物完備于此達道言萬理發洩予此此處便含位育顧降初曰龜山有云孔子之勵孟子之喜因其可勵可喜而已于孔孟何有哉其勵

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于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子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于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于無爲亦此意也紫陽深闢之以爲是以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于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爲皆不出于中心之誠矣此語殊不得龜山立言之意龜山所言正大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何思何慮之謂也豈欲漠然同于木石哉人所思爲無有不出于心者而心之本體原只無思無爲憧憧往來寂然不動者自若即無思爲亦不同木石此所以謂之中爲天下之大本也如紫陽之論心既已漠然矣不知姑示如此之形者誰爲之示乎既云能示則不得言木石既如木石則必不能示反復推未不可解矣然龜山孔孟之論亦自未融若論未發之中何待孔孟即恒人一

中和不必分屬位育

心與氣不必分屬天地萬物

家分與此合

切㒺喜中何嘗不自若特不能反觀其體遂至心為物化失其發而中節之和反以自迷其中不肯認耳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勉齋黃氏曰章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橫致如一箇物打迸了四圍悉地潔淨相似直致則是今日如此潔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

頃刻不如此

雲峯胡氏曰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約之之至而其守不失亦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者愈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

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貴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

東陽許氏曰致中和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

陳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及天地位萬物育則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雲峯胡氏曰致吾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吾之和如何萬物便育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也朱子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乎哉

三山陳氏曰體之立所以為用之行之地用之行所以為體之立之驗

新安陳氏曰體靜用動分言也體立而後用行合言也致中則必能致和中和一理天地位則必萬物育位有一機非兩事也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朱子曰世間何事不繫在喜怒哀樂上几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有人材這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節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問堯湯不

不宜分動靜說

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灾曰經
言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
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裁成輔相
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便是形和氣和
則天地之和應○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
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和
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不安得而位胎
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問如此則須
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工夫曰規模自
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
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
西山眞氏曰致中和之所以用功不過曰
敬而已不睹不聞而戒懼靜時敬也謹獨
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致中動無不敬
所以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洪範所
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
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

官正如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
至皆是此理
雙峰饒氏曰致中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
育是有此理但所居之位有高下則力之所
至有廣狹如為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
天地位萬物育為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
之天地位萬物育為天下主則能使天地
位萬物育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一家之
天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
家之萬物育也一國亦然極而至於天下
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充其量如孔子在
當時雖不見位育之功然道明於萬世能
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卽位育之極功
也
雲峰胡氏曰中和雖有體用動靜之殊然
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
有不得而析者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
以行亦非有兩事也中庸一書本只言率

袁引駁史氏甚惟　大莊分存過下精說

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之性本只言時中
之中而必推原未發之中皆謂體立而後
用有以行也
新安陳氏曰由敬而入之學者其於致中
和位育之事業雖未敢以遽望及此然學問
志向之初亦所當考而以為之標的也
東陽許氏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
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各有天
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睟
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
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
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
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
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
通考程氏復心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中則
所存者得發而中節謂和則所審者當中
者大本天命之性也和者達道率性之道
也致中和位育修道之極功也天地位中

之至也萬物育和之至也未發之中、靜不
失其性之德則道之體中節之極動不違
其情之正則道之用此由性情言之皆存
養省察之要中和之效也合而論之天以
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
焉理者形而上者也陰陽之氣形而下者
也氣化形生理賦之由道之不可離者也
不睹不聞於戒懼見隱顯微於慎獨皆所
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循性道之體用致中
和之位育所以順氣踐形而存本然之天
理實皆學問之極功而中庸之道也
史氏伯璿曰竊詳此段章句之旨戒懼二
字是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二全句意對慎獨言之耳兩自字兩以
至於字是推而極之之意所謂致也大凡
靜是自外靜至內必耳自無所睹聞於外
矣然後此心亦寂然不動於內內卽所謂
至靜之中也動是自內動出外必一念萌

戒懼謹獨分內外

動於內矣然後與事物應接於外外卽所謂應物之處也約是自外收斂入內之謂精是自內審察出外之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蓋日自不睹不聞於外而戒懼之又收斂入內至於此心寂然不動之中無所不用其戒懼則致中之工至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蓋日自一念萌動於內而愼之又審察出外至於所應接之事物無所不用其愼則致和之工至矣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一時極其中和之意是自外至內自內至外無不全盡之謂先儒以爲橫致之致是也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無時不極其中和之意是從令至後從此至彼未皆間斷之謂先儒以爲直致之致是也語錄有曰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乎內謹獨是緣外言之以盡乎外○又日朱子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上說來則日心日氣而一體無不舉矣

朱子不以心正氣順爲中和特曰能致中則在我之心正能致和則在我之氣順心正則天君安泰卽一身之天地位也氣順則百體悅豫卽一身之萬物育也在我者如此則在外者亦加此感應之理自然而然可見一體之實以一體之意觀之則人便是天地之心吾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卽吾之心耳又曰中和位育或問明以事言而謂彼以理言者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矣故陳氏亦曰此乃有位者之事功非泛就君子說詳此則饒氏是有此理之言正或問之所謂未備者讀者考焉可也

黃氏洵饒曰工夫在此致中則天地緣此而位致和則萬物緣此而育能致中則能盡天命之性能致和則能盡率性之道能此二者則修道之致緣我而立也又曰未

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未有能致中而不本於致和者孟子之言一本於此○天地位萬物育兼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卽化育贊化育則專言聖人之能事自二十二章凡言天道皆聖人之能事凡言人道皆學問之極功又必至三十二章天道聖人之極致而無以加然後爲盡耳

蔡虛齋曰史氏靜是自外靜至內云云此說似大泥是蓋以爲有個不睹不聞之時節又有箇不睹不聞以後之時節也不睹不聞之時只可謂之靜必至于不睹不聞以後方得謂之至靜之中也然據其說則所謂至靜之中者畢竟亦只是不睹不聞而已雖曰不睹不聞之前而究其所謂不睹不聞之前者不亦不過止是不睹不聞而已蓋不思致中和者與夫緣致而入者其地位之高下固在于工夫而不繫乎動靜間也工夫有淺深動靜無偏劣史氏却將朱子斷續看了故失其命辭之意而爲此曲說耳又史氏動是緣內動出外云云此說恐亦非也蓋以應物之處在一念前動之後不知若無箇事物在則此心何緣有動而所謂動者又何所寄也縱事未到我面前我既一念萌動此一念便有所屬矣便卽是應用矣何謂後此乃爲應物之處乎

林次崖曰致中工夫尤重于致和中是天下之大本堯舜事業皆自一中做出來不致中安能致和到位育處所以周子說箇主靜立人極○中和兼致方得位育效驗章句是各原其所自來而分屬之讀者當合看

陳紫峰曰有雜有息不可以言致致者修之以底于一執之以要于終言中則純乎天命之性而又無一時之不中言和則純乎率性之道而又無一時之不和所謂至

誠無息也。或曰致者言推極此中和之本然所謂充得盡是也非中和外又加推極。註約之精之。亦不必比戒懼謹獨深一層看。

右第一章

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通考 黃氏洵饒曰所傳謂堯舜禹孔子所法

黃氏曰此章字數不多而義理本原功夫次第與夫效驗之大無不該備

新安陳氏曰中之大本原於天命之性和之達道即率性之道也反求諸身身本有之自得之者即自得乎此也去外誘之私慎獨以遏人欲而已充本然之善致大本之中達道之和也

陳氏曰此章乃子思總括一篇之義

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造聖道之閫奧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三字血脈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道之眞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慎獨曾子

子思之論本于孔子安得云歷選聖賢之書無能有之者陳氏此說非是

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耳前一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而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中之用耳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體渾深除中庸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遏絕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指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聖賢之書無能肩之者聖師有此賢孫其有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云

通考 史氏伯璿曰趣完具於己謂之體衆體聚會謂之要又曰此章前後五節皆是以本然之道理與當然之工夫相間而言而二者之中又各以一體一用對待言之極為詳整第一節是總言以起之性是體道是用天理之本然者也教即修道以復其性之謂人事之當然者也第二節第三節是纔敬而入以存天理遏人欲之事此是就體用上做工夫處第四節是包性情之德對言此又是中言本然之道理處以見道之體用自然而然故見道之本不可離者如此第五節是就性情之德上做工夫處又推效驗而極言之此又是中言當然工夫與學問之極功也

雙峰饒氏曰首章論聖人傳道立教之原君子涵養性情之要以為一篇之綱領當為第一大節

通考 史氏伯璿曰按章句首章至二十

章次序已無可議自二十章至三十二
章大序則饒氏以來諸儒其說多有變
亂章句之序者雖大綱不可改章句之
舊若其間節目似亦有可以補章句之
所未備者今存之以備參攷其備有未
備者則僣附愚見以足之云其詳已具
各章○右一章是第一大節
黃氏洵饒曰此章爲第一大支分其下十
章節解○支略而節詳支節中又有支
節詳略中又有詳略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惟與唯通

陳氏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所以不析開
說
新安陳氏曰提掇篇首一句以爲綱領乃
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
新安陳氏曰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
仁以爲己任之意
通考吳氏程曰體認之體與首章深體同
下體字乃體段之體
黃氏洵饒曰精微之極太極也爲能體之
則表裏皆是中庸矣
雲峰胡氏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
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
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
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
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
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
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
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而章句必先曰不偏
不倚而後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憚徒案反

程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
故曰君子而時中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
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
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
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
箇做得恰好底事○爲善者君子之德爲
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
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
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
忌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
特下此字要得分明
新安陳氏曰朱子盖就兩箇而字上咀嚼

出意味來
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言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小人謂之心者雜善惡而言皆已發之事惟未發之時存養所以發皆中節
問何謂時中程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之時爲中也時而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也將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卽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南軒張氏曰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
雙峰饒氏曰中庸之理卽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爲能體之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於民亦只是中之用
問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
東陽許氏曰旣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凡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蔡氏曰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
三山潘氏曰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小人放肆而無忌憚是以與

中庸相反
新安陳氏曰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此理爲重如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也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戒懼卽畏天命也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無忌與戒慎反無憚與恐懼反是卽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
魯齋許氏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爲中於他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爲中於他事則非中矣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旣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征讓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顏孟之語默不同其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時中矣
林次崖曰君子知其在我者故能戒慎恐懼此是推上一層說君子所以時中處不是屬有君子之德句內說或問曰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慎恐懼以無失當然故能臨時而得其中尤明白矣新安虛齋說俱不是
或曰時中兼二義戒慎恐懼無時不中者體也又能隨時以處中者用也非無時不中則不能隨時以處中若專以隨時爲時中失却上半截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

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
和之義、
通考黃氏洵饒曰性情是自然中和該
體用德行見於事中庸兼體用
陳氏曰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
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
勉齋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
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
雙峯饒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
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所作中庸亦只
爲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是性情之德
而中庸之根本蓋特推其所自來耳游
氏所謂德卽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卽
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以中和兼此二
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
義然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

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
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
之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
戒懼愼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
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
外交相養之道也此下十章是聖人立
中庸使過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乃
變化氣質之方也
新安倪氏曰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
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
中庸究其用功惟在主乎敬而已戒謹
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
若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憚
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
析而論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
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
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北溪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
仁壽李氏曰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
不可以言至自未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
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
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己而自省焉則其至
與否可見矣
雙峯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
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
格庵趙氏曰、此章無之爲德也四字、故下
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
檃括、
雲峯胡氏曰此比論語添一能字惟民氣

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章許多能
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
不能期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非
義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
是專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
行至於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
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
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
不能行惟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至誠能
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爲
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柔以下是
能行惟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
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
能知看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
固有肯哉
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其至矣乎至以理
言不及則未至至字放輕說中庸之德爲
至此至字本章之意〇此章因鮮能以起

不行不明之意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雲峰胡氏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爲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爲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銖不差也、

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浼焉則必不屑爲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天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

行勇於有爲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汚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蓧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闒茸卑汚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

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爲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爲庸非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何也曰彼以夫婦之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

新安王氏曰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也

雲峰胡氏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爲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不知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

東陽許氏曰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三有皆欠眞知爾若眞知理義之極至賢者回無過知者亦必爲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知者知其故也○道不

此獨上實真非非半此爲不不之尤
節川之作實便若認節解明行故非

行是行事而下先言知者過之蓋知者惟知是務而略於行故先言知道不明是知事而下先言賢者過之蓋賢者惟行是務而略於知故先言行下章言舜之知集註言道之所以行顏子之行集註言道之所以明知行兩盡而已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三山陳氏曰道曷嘗離人哉特百姓日用而不知耳

晏氏曰知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既不能明安能行乎末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爲先惟不明故不行也

新安陳氏曰道不可離又提此句以爲頭

諭事句人中與字中翌字人同不也非

腦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又繳上前一節去知者氣清而質欠粹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質粹而氣欠清故行之過而知不及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陳晏二氏說皆不爲無理竊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說也章句曰道不可離者人莫不飲食之喻也曰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者鮮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首至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喻說以結上文之意耳初不可以此知字爲對行而言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飲食也是譬喻道不可離之意鮮能知味是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譬喻經中人字亦是指飲食之人與章句人自不察之人不同章句人字却是指知愚賢不肖肖而言察字亦非賦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已所知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察在已所行之之過不及而已鮮能知味大槩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行無有不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泥也

蔡虛齋曰獨舉飲食者飲食人之恒事以譬道不可離爲尤切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生稟之異也末云鮮能知味以警其不察啓以學問之功也生稟雖有過不及若能加學問之功則可以至于中矣

芑山張氏曰看我知之矣二句感慨在言外不宜呆分剖不明不行知愚賢不肖四項盡下節人字過不及便是鮮能知味下節只承上再加咏嘆咨嗟見人人在道中却人人在道外說箇道不離人而人不可須臾離道之意在其內語氣最含蓄陳氏史氏或以爲繳上或以爲結上皆非也

足事讀是不譬
賢指譯喻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爲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

知而行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

雲峰胡氏曰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是指知而言此章道其不行又指行而言

通考黃氏洵饒曰道其不行矣夫道之不行也惟舜之知然後可以行之所以承上起下○上章言道不行由知者過之故又言道其不行能有如舜之無過不及則非知者之過此道之所以行也此是承上起下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朱子曰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

朱子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

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

朱子曰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諱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

新安陳氏曰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

朱子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如天下事一箇人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中在那處○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爲兩端而中摺其中間以爲中則是子莫執中矣中間如何得見便是中蓋極厚者說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說是則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察其兩端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且如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萬金至厚十金至薄也則執其兩端自至厚至至薄而精權其厚薄之中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百金皆然若

但去兩頭只取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或曰是孔子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曰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小至大。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兩端以盡無一善之或遺。又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

葉氏曰兩端非如世俗說是非善惡之兩端乃是事已是而不非已善而非惡已皆當爲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爲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惡之論與君子不必爲十分君子小人不可必熟十分小人乃鄉原賊德之尤者也可不拘此

雙峰饒氏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他可類推

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于至當而無偏、

勉齋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

雲峰胡氏曰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事大舜之知自是聖人事姑借以爲言耳故章句於回與由則曰擇曰守於舜則曰擇之審而行之至不以守言也然此章正是學者用力之始正當以聖人自期擇之審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爲舜之中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章言舜而下章言回學者正好將顏淵之語以通看二章云

通考黃氏洵饒曰好察邇言如詢於芻蕘

擇之審四句與雲峰說同

緊處全在人皆曰予知五字

格庵趙氏曰此譬禍機所伏

匝作答反

請問下民之極[illegible]執其兩端謂求中也所其中於民是言舜中必執而後用也執用用也不自用而取諸人如孟子所謂樂取諸人以爲善也隱而不宣隱惡也播而不匿揚善也廣大著隱惡光明指揚善擇之審謂知之至即執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行之盡即用中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之精行之至即舜之一

或曰隱不但是不宣聖心純粹纖翳不留胸中無停蓄處揚不但是不匿聖心原至善纔遇善便與善契如此看隱揚較註似深一層然道理自如此

或曰同則一不同則凡什伯千萬總謂之兩。兩者不一之謂。註衆論不同之極致宜玩。執者把握在手。惟吾操縱意蓋左右裁酌。進退游移。活潑無方。非執定兩者之中間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詩仿用節註月周月歲月此註云一異也
右我集期謂一之與節所匝月何

新安陳氏曰匝周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月是周一月

仁壽李氏曰中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不守終非己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夫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得知擇而不處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之所謂處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也

雙峯饒氏曰知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又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

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

或曰陸象山云與溺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却難罟擭陷阱能揜取禽獸者餌昏之也禍機能陷人者利昏之也隱微之道能誤人者意見昏之也按此論甚確○擇不能守只是知之未眞如秉燭夜行行到此處方明到此處行未盈步竟知未至耳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雲峯胡氏曰此章兩人字蓋借知禍而不知辟之人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之人也上章言舜聖人下章言回賢人此章兩人字衆人也上章舜能擇爲知起亦章回能守爲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爲仁

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之不能守惟顏子然後可以守之亦承上起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程氏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

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

雙峯饒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

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

雲峯胡氏曰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學所以傳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深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回之爲人也語略而意

詳、○高堅前後正擇中庸處、
郝京山曰。顏子何處擇。何處得。日用視聽
言動。隨事體驗。感動觸發。天機自然躍出。
豈閉目靜坐。空談揣摩。能擇而得乎。蓋繇
之而後知之也。
或曰服膺勿失。不是顏子必如此。只孔子
形容他固執意思。王陽明云本體原是戒
慎恐懼的。見得本體。自然戒懼不容已。此
便是服膺工夫。按陽明此論自正。

右第八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之事擇中庸知
之意弗失勇之意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中庸以事理言而德
行之中在其中擇之屬乎知守之屬乎
行拳拳服膺亦屬乎行惟道中庸爲致
知之事若可疑者然行之而著習矣而
察蓋於行事之中又加致知之功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
天下之至難也以下、元本云、然不必其合

從出孝問二字碓

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
中庸則斷不必皆如三者之難、
朱子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
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
○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
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擇
乎中庸耳○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
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問
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
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
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
說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
資稟明敏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好難卻也
而資稟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甚難犯
也而資稟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
皆可以力爲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
然不可以資稟勉強力爲之須是學問篤
至到那義精仁熟。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

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
雲峰胡氏曰即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
是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蓧之徒是
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子糾之難是白刃
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爲民鮮能於中庸久
矣益深嘆夫中庸之不可能也饒氏謂章
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窮謂擇之審
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頓勇而裕
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
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釋中庸之不
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不能及于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
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
者不能擇而守之及復細玩朱子之意可
見矣
通考史氏伯璿曰雲峰胡氏辯饒說已詳
然但辯得義精仁熟不賴勇之意而於似
欠勇意之疑似猶未盡釋蓋章句此意只

史氏說大光

爲中庸不可能設此章引起下章說勇意
自在白刃可蹈一句上章句三者亦知仁
勇之事此一勇字只是引起下章說勇之
意矣
吳氏程曰不必其人於中庸則質之近似
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
三者之難計三十二字初本作皆倚於一
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
於中庸雖若易能凡二十七字與先祖幼
讀本同毅齋先生林去以爲章句初本如
此朱子以倚於一偏等語有病遂改之古
之聖賢固有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而合
乎中庸者未必皆倚於一偏但間亦有不
合中庸而以力爲之者故章句下兩不必
字精矣剡按吳說不同當從陳氏所改定
本
林次崖曰均天下國家者期于能處置得
天下而已未論及當理與不當理若管仲

之治齊蕭何之相漢是也辭爵祿者但以
不就之爲潔未論及當辭與不當辭若荷
蕢丈人是也蹈白刃者但以輕生爲勇若未
論及當死與不當死若子路之死于衛是
也故皆可能中庸要不出三者之外若
舜之協和萬邦文王之修和有夏內天下
國家之中庸也夫子之不稅冕而行孟子
之不受萬鍾辭爵祿之中庸也比干諫而
死蹈白刃之中庸也
或曰歎人之不能中庸也不可能乃反說
之詞如言以三者之難且有能之者若中
庸之道至易至簡而乃不可能非實言難
以阻人之進也
芭山張氏曰君子依乎中庸一節小註胡
雲峰云前此說鮮能不能不可能此結之
曰雖聖者能之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觀
此說則此處不可能非是言難能可知

合下節俱形容刻畫之詞非實事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通考黃氏洵饒曰國家可均與大學平天下不同此乃質之近似能以力爲之未必合中庸大學平天下則合中庸矣三者得其當則合中庸矣

子路問强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强

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

抑語辭而汝也

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思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曾晳嘐嘐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

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儆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以强爲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

新安陳氏曰汝之强謂學者之强也下文四强哉矯照應結束此句

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敎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

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君子之道也

朱子曰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敎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爲君子之事

三山陳氏曰旣曰寬柔何強之云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

雲峰胡氏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是泛說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含容訓寬字巽順訓柔字以誨訓以敎字且此章見得說詳

史氏伯璿曰以含忍之力勝人章句所以明強之義者至矣陳氏云守其氣質不變乃非經註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

衽而審反　冑直又反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衽金革如云枕戈

三山陳氏曰臥席曰衽

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爲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衽

通考史氏伯璿曰以衽爲席則請衽何趾之意況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衽爲衿固可通然金革皆以爲甲不應身衣甲冑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衽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可刪

吳氏程曰衽與衽同臥褥也視金革如臥蓀之安

雙峰饒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何也蓋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才說風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也問一味含忍何以爲強曰固是含忍然却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也此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只著報所以直報怨是也

雲峰胡氏曰南方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猶不失爲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爲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下得有輕重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槩其風氣之大槩而言耳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用大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南方之強近乎理義北方之強純是血氣

矯紀小反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

陳氏北餘何剛

守立不倚不徒是剛勁底人　總是難的不必分次第

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新安陳氏曰此乃君子之事中庸之道學汝之所當強應抑而強與一句

詩泮水篇云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旣作泮宫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傳云矯矯武貌

朱子曰強哉矯贊歎之辭

陳氏曰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與前泛言君子居之者不同

朱子曰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〇人多有所倚靠倚於勇倚於智者皆是中道而立初縱無倚把捉不任久處畢竟又靠取一偏此所以要硬在中立而無所倚也〇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曰此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

陳氏曰和則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太軟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強中立在無所依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雙峰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所

最難處南北方之強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強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

雲峰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〇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強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偏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適於中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強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敎學者處

或曰不流不倚不變煞有工夫煞有氣力非言本體也〇當國無道時橫政所出橫民所止〇無一事不可以激吾之意氣一為所激便較平日愈加慷慨愈加挺持東漢顧厨俊及之事可鑒也聖人當此只是窮不磷涅不淄危行言孫至死生存亡之際仍自平易無些子意氣非中和之養不能到此地位〇至死猶言終身非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時節〇

芑山張氏曰不流根和字來不倚誤中立二字來不必說和便不流中立頗不倚亦不可說和非強強處全在不流上中立未為強強處全在不倚上家引說未應至如家引所云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一例尤惑之甚者也必不可從

右第十章

此章言勇之事

通考朱氏公遷曰剛勇生乎理義而生

索山 客反 詭古 委反
詩有字坑 或二竟

矣不強宗 擇當何甚

史此并 氏說

之餘如至大至剛發強剛毅雖柔必強
皆是此類但吾未見剛與強哉矯以德
行言發強剛毅以德性言至大至剛以
浩氣體段言雖柔必強以學問功効言
又如夫子言好剛不好學是亦以德言
之但不好學則有其蔽此正理義血氣
之幾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
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
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
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

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
吾不爲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
事、

朱子曰、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
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

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
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

格菴趙氏曰深求隱僻之理是求知乎人
之所不能知過爲詭異之行是求行乎人
之所不能行

朱子曰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
之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節強字只就隱怪二
字上看便可見若不是強於當知當行事
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著力邪今
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以及
此

非莊者孔云未力足又今畫力足欠
冀擇 于我見不者曰女不故句分

其說 確說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
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
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
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
止也、

雙峯饒氏曰此智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
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冉求自謂
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之所謂
畫者、

雲峯胡氏曰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
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

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朱
子曰只爲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
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智之人一下知了
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
自住不得耳

通考史氏伯璿曰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
強特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門遵道而行
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
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字
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塗而廢以
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
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却全歸重於
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爲徙
知不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
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
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

非結上文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償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程子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

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爲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

陳氏曰不見知而或悔則將半塗而廢矣

雙峰胡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

蔡氏曰此再諸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

雲峰胡氏曰第五章爲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尼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解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唯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不爲於彼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非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

許氏此條可刪

新安陳氏曰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爲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

朱氏公遷曰數不立故民鮮能學半塗故中庸不可能惟知仁勇之德無過不及之弊故惟聖者能以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欲也

史氏伯璿曰章句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固可爲知仁矣殆文言所謂知至知終之意乎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上節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爲知之盡仁之至也殆文言所謂終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至如上節半塗而廢者則不能無賴乎勇而盡矣仁至矣尚何賴於勇乎故曰不賴勇而裕如章句此言蓋因上節吾弗能已矣之意而發上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耳此己含不賴勇而裕如之意矣故於此發之耳○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當強而強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強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強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註之旨可識矣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通考黃氏洵饒曰知仁勇所以造於道而成三達德○于路之勇未合中庸而曰子路勇者特就問强一章而言耳造道謂達道成德謂達德

三山潘氏曰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能

以體之其爲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强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卽率性之謂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體是道

雲峰胡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

雙峰饒氏曰以上十章論道以中庸爲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當爲第二大節

通考東陽許氏曰自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知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歎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守中庸之方在知仁勇第七章其義極於不能期月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舜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知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之行過而不求知所以至于中庸者鮮故六章言舜知行之意重八章言顏仁知之意重七章知其理而行未至九章是行之所難而知未至故此二章處於知行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仁知當勇索隱知之過行怪賢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爲也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下文但言惟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卽夫子之爲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卽夫子弗能已者聖者能之正是爲學者標的

史氏伯璿曰右以前十章是第二大節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是一節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

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卽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雲峰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之費、芳味反、說文散財用也、

朱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體之所以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者爲費形而上者爲隱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

陳氏曰、此章就費隱上說、中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

率性之道是費却包隱在內

雙峰饒氏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

新安陳氏曰斯道廣大之用昭著於可見而其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而不可見

通考朱氏公遷曰道字自其發見昭著而言之中庸首章道不可離以下專以道之在己者言此章費而隱以下兼以道之在萬物者言費而隱即是率性之道率性之道是費天命之性是隱

黃氏洵饒曰費用之廣隱體之微費之所能如此者必有理存乎其間而使之然也○微字即無聲無臭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又曰微與天地同體顯與天地同用易曰顯諸仁藏諸用

蔡虛齋曰本文只是言此道之用廣而其所以廣則有不可知者耳未必將體用微

此字不可解作至雖饒氏說亦語虛則有

個字。章句云者朱子解經法例如此蓋是平日看破天下許多道理出不得此兩字遂用此兩字以貫之

林次崖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道之發用也而道之所以爲道則無聲無臭有非見聞之所可及故章句云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先儒以隱爲天命之性費爲率性之道蒙引用之愚所未喩

芑山張氏曰如何率性之道專屬費天命之性專屬隱況言費而隱在其中分析尤礙理存疑說是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伊川云舉人所下知不能如莫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圖百工之事至人亦豈能知哉此說未術

朱子曰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

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

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爲隱

通考黃氏洵饒曰其大無外謂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也其小無內謂無所不有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至于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理此皆費也此章當與第十六章互觀費而隱

尹氏此說弃是

是因用以見體十六章是因體以達用上下察卽洋洋上下左右

史氏伯璿曰所以然是太極之本體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之費卽不離乎陰陽之太極隱卽不雜乎陰陽之太極耳不雜者卽不離者之所以然初非有二致也但所以然者則無聲無臭故隱而不可見爾章句以爲不可見正以其無形像之可指陳雖鳶魚之飛躍亦但其飛其躍可見其所以飛躍則在乎心悟而已

朱子曰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爲聖人道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只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

新安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之類

東陽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細瑣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

通考史氏伯璿曰一事卽是夫婦居室之一事章句明指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室人道之常爲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事長爲謊也此處言知言能皆是眞能知之行之爲者非泛知泛能所可當也事親事長之道正是下章君子之道四中所求乎子弟以事父兄未能之事章句以爲聖人所不能者而謂愚不肖泛泛之知與能足以當之乎男女精備形交氣感雖若鄙褻不足道然眞精妙合自是造化流行發育生生不窮之蘊與以愚不肖之夫婦他無所知所能而獨知此能此蓋與鳶魚飛躍同一機緘故章句或問獨以此當所知

所能之一事其意精矣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尤信

問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所不能祿、位、壽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朱子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

朱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

雙峰胡氏曰此章不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地之大先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從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而斂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小也

新安陳氏曰天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不祥不善而不災者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

蔡虛齋曰天地之大二句特因言聖人有所不能而更上一步言豈惟聖人雖天地亦有不能盡者所以甚言君子之道費其實此章說道只指君子所當知所當行耳

鴟處脂反

者。非所責天地以體道也。或曰子思言聖人所不知不能。蓋言理之隱者。雖天下之至聖。亦不能知不能行也。若禮若官。孔子雖不知。而老聃郯子則知之。如何謂聖人所不知。若天子之位。孔子雖不得。而堯舜禹湯則得之。如何謂聖人所不能。詳此而侯氏之言。未爲是。欲知此章之旨。當深味子思之言。而以意會之。不可泥諸家之註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雙峰饒氏曰、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

問鳶飛魚躍、必氣使之然、朱子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悚動人處○鳶飛可見、魚躍亦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麽物事使得他如此、此便是

既知 說說 費隱

隱○問許多都說費處、却不說隱處、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來多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說、覺得下面都說不去、且如鳶飛天、魚躍淵、亦何嘗隱來○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察者著也、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爲此、中庸借此語以形容道體○事地察、明察與此上下察、察乎天地、皆明著之意、三山陳氏曰、有一物必有一理、有已然者、必有所以然者、鳶則天而不能淵、魚則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也、已然者也、是必有所以然者、以爲之體、然體之隱、初不離於用之。驗也。

温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不可他求、雖日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隱者存焉、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內、

潛室陳氏曰、凡說道之費處、其體之隱則在其中矣、故不言隱、非於費之外別有所謂隱也、使有隱可見、有隱可言、則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

雙峰饒氏曰、此兩句引得妙、若以人來證、也證不得、若引植物來證、也證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須以動物證之、且如鳶魚何者有知識、但飛則必戾天、躍則必于淵、自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有使之然者、須如此默而識之○問子思如何獨舉鳶魚而言○蛟峰方氏曰、只且提起一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鳶魚

雲峰胡氏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欲也、是說天命之性、纔說費隱、即在其味、纔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在其中、非而

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饒氏謂無性外之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爲性則隱也如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躍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閒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闇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者不足與語此

新安陳氏曰鳶飛魚躍天機自動鳶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於下詩人此二句興體也本以興君子之作成人才也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

非興也亦非比喻也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以鳶魚二物指言之耳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不可見此理之昭著如程子於子在川上章論道體言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物生皆道體之顯然者是也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矣然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通考吳氏程曰道體無所不在而爾舉此言者蓋所以明上下之意與易之天澤履相似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

史氏伯瑨曰陳氏云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推饒說以合於章句之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指道之用言而隱在其中陳氏以察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而強合者也

朱子曰喫緊爲人處是要人就此背地做見箇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

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默窮冥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底活

○問如何是喫緊爲人處雙峰饒氏曰以道體示人也觀鳶魚而知道之費而隱猶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

雲峰胡氏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著不得一毫私意

新安陳氏曰章句引程子說蓋前面已說得文義分曉了恐人只容易讀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繁則本根漸遠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

通考吳氏程曰喫緊猶俗言著急活潑潑地是其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

黃氏洵饒曰此一節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上下察也放之則彌六合化育流行正見得道不可離也○活潑潑地無物礙之也致思二字見理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間斷若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要只在愼獨

蕭氏彝曰中庸鳶飛魚躍指道體之昭著而言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指集義養氣而言程子所謂同一活潑潑地則又非解本文之意是猶川上之嘆而程子亦以爲其要只在愼獨

史氏伯瑨曰或問中發明此意已無餘蘊而讀者每猶有所未達此不過皆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而已其在鳶魚則鳶魚無知之物然飛必戾天躍必于淵是

誰使之然哉道之體用流行發見自然而然有莫知所以然而然者又豈特鳶魚爲然哉所謂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於此固爲易見其在人心則人心不能無私天理易至間斷性能以集義爲事則天理無時不流行矣又無預期其効之心則自然無所滯礙矣天理既流行而無滯礙則與鳶飛必戾天魚躍必于淵者同一活潑潑地之意可識矣若不以集義爲事則如鳶魚之不能飛躍謂之天理流行可乎若集義而須期其效則如揠鳶魚使之戾天躍淵皆不出於自然謂之無滯礙可乎天理流行而有滯礙則不得謂之活潑潑地明矣

林次崖曰。上言夫婦可知能。聖人天地所不能盡。此道無乎不在。固可意會。而其流行活潑之妙。則未之見也。故子思復舉箇鳶魚來發明他。見得此道在天地間。都如此活潑。如此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不是這道理。學者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朱子曰。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

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及知行及語大莫能載。已到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人苟知道造端乎夫婦。則是道之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間有不敢忽者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言其上下昭著處

蔡虛齋曰。讀此一章。直是能使人有不敢離道之心。蓋知夫婦之愚不肖皆可與知與能。則吾之未至如此之愚不肖者。其可以自絕于此道乎。知聖人之于此道。猶有所不能盡。則吾之去聖人遠甚者。又可不有倍其功。而冀其有所造詣乎。知天地之猶有減。則又當知天地雖大。尚未能得大極之全體。吾身雖微。而大極之全體實具足于吾之一心。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苟弘其道。則參天地贊化育。又可以能天地之所不能矣。知鳶魚之飛躍各以

道。則又當思吾爲萬物之靈者。當隨處一世之民物。使各得其所。所謂鳥獸魚鼈咸若可也。繇是論之。信乎道之不可須臾離也。

林次崖曰。結上文。用箇造端字。亦不苟。此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意。欲人知所用力處。

或曰。此節雖是結語。須挽歸君子身上。方見結上篇起下道不遠人意。造端夫婦卽戒懼慎獨。喜怒哀樂。屋漏敬信之事。察乎天地卽天地位萬物育。民勸民威。天下平之事。當徵實說理。借化工陰陽況講道體者非。○道盡天地。不察則道不見。如詩所鳶魚雖道。察上下。却是體道者從上下察之耳。察者君子所以盡其推求之用。使天地與已相合處。就體道工夫說。方歸結得若子二字。

己山張氏曰。小註新安陳氏分結上文。悖

理。不可從。

右第十二章

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雙峰饒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達道不遠以極於達孝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

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有須臾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若大不可毫髮放過造端夫婦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此章論道之費隱小大以爲下七章之綱領

通考東陽許氏曰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隱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先言中和見道之著見於事物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見聖人與天地爲一中和以戒懼謹獨爲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爲入德之門費隱諸章雜言其大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鼎之用皆求至於誠也

黃氏洵饒曰右第十二章此第二支其

下八章爲節解

史氏伯璿曰此已下九章是第三大節皆是發明費隱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者爲言却正是二大節相承之大或疑君子之道費而隱之道不止是五達道之道蓋道雖無物不有然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者惟在於五達道而已觀于十二章之末既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結之而下章遂以君子之道四爲言謂費隱之道非即五達道之道可乎章末言天道人道蓋爲下章說誠明明誠之張本也蓋自此以前皆是說用工之事用工以立其本用工則先知後行以學者之事爲主中間雖有說聖人事處不過亦以爲學者用工之法自此以後多是成功之事成功而致其用成功則先行後知以聖人之事爲主蓋欲示學者以成功之準的也中間有說學者事處則依舊先知後行乃是授學者以至此準的之階梯也至於人道之極則亦與天道無間觀於言人道者五章章末之言可見矣其詳於後節言之饒氏分哀公問政章爲二章以屬下節者非是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爲道之爲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

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己而言自己觀之便具此道自人觀之人亦具此道又曰此指爲道之人己身而言己之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爲道

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爲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

雙峯饒氏曰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指衆人人之爲道之人是指爲道之人

雲峯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

東陽許氏曰人之爲道而遠人此爲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爲道此爲字輕猶言謂之道

通考黃氏洵饒曰道不遠人此三句亦一小支其下三節非欲遠人以爲道之事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可見是小節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道初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爲道而不近求之於其身尚何所爲道故有伐柯睨視之譬知道之不遠人則人與己本均有也故以人治人

朱子曰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在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

潛室此條能發明張子意

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
不足故耳只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君
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如水本東流失其道
而西流從西邊遮障得歸來東邊便了
陳氏曰能改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
只把他能知能行底去治他
蒙齋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
我亦人耳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
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
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改
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
道不遠
潛室陳氏曰衆人即天生烝民凡厥庶民
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
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爲衆人非張子
意
雲峯胡氏曰衆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
則以衆人望人不敢遠以聖人責人也章

句分二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爲道一句第
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爲道
第二節言己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
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己者亦不遠
人以爲道也
東陽許氏曰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
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只
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耳行道
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
通考史氏伯璿曰語錄云推以人治人之
義有日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
道理來治我亦是將我自得底道理自治
我之身而已按此雖與章句異亦可備一
說蓋道不遠人之人字是以人對道而言
道便是人之理人便是人之身附無以人
對己之意下文人之爲道而遠人兩人遠
皆指爲道者言可見人即己厭故此節而
人字雖不必以爲對己而言亦可也只因

此敬以道不遠人爲綱領故章句節節提說

此上有君子二字[illegible]似乎此人字對君[illegible]
言之者故章句頤[illegible]解義以此爲君子[illegible]
人之事又按中庸自首章至此皆言自治
之事直至二十章方言知所以修身則知
所以治人爲天下國家矣其實上人字是
人之道下人字是人之身若只以爲君于
自治恐亦可通君子以人治人道曰君子
以在己之道自治其身之意爾下文忠恕
即是以人治人之工夫改者改其待人亦
能如待己者也至於待人能如待己者則
不遠人之道盡矣故當止而不可過有所
治也若有不止則便是爲道而遠人者之
所爲反不可以爲道矣○章句之所謂衆
人非庸衆之衆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
人耳改非略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
但略改而即此則孝不必十分孝忠不必
十分忠皆可止邪雖堯舜之孝亦不遠人
之道爾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爲子之道有

所未盡所以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
以事父未能也胡氏之說非是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
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
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
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
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
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

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帥師伐鄭次
于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乃救鄭及留舒違
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知伯聞之乃還曰
我卜伐鄭不卜伐齊智伯智襄子也即荀
瑶濮水名
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只是盡
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是盡
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
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我是
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
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問此只
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
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
也
北溪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

不眞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
己心之眞實者以及人物而已
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推在忠恕自此行
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
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
忠爲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
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
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
之則心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
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
所以經以施諸己兩句總言忠恕而章句
亦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
事也
黃氏曰此即己之身而待人之道待人
之道不必遠求不過推己以及人而已
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朱子曰盡己推
己此言違道不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恕工
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

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
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須推故程
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
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
達是子思掠下教人處論語則曰一以貫
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論語
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問到得
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
忠恕正是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己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是工夫大了之
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
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
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凡人責
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
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
潛室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

之事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
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
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
雙峰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
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人人事盡則可
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理甚明
通考史氏伯璿曰忠恕違道不遠章句至
矣饒氏謂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而道
之不遠於人者莫甚於此故下文即其文
而詳言之竊意忠恕是盡己之心推以及
人之事故以己不欲而勿施於人也固推
己所欲而以施之於人亦推己也下文施
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二句是不欲而
勿施於人者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未能
一節是推己所欲以施于人者一反一正
皆所以釋此一句之義也又曰施諸己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章句兼忠恕釋之至矣
饒氏專爲恕之事者失之蓋此一節是不

以巳之所惡者施之於人聖賢論忠恕皆就推巳處說如夫子之告子貢仲弓亦此意蓋汲其易見也知巳所惡者勿施則巳所欲者自不容于不施矣非但不施巳之所惡而巳也然則章句自以巳之心度人之心以下似可以兼說下節之旨不但可施於此節云；

黃氏洵饒曰則蓋仁之仁字還是說上道字仁與道就忠信上說故曰仁就違德上說故曰道

史氏伯璿曰雙峰以勿願勿施二句爲恕之事與章句異語錄辨此巳詳蓋恕由忠出忠因恕行初無二致盡巳之心在內本不可見善覿者却於推巳之際覿之則盡巳之意可見矣且如施諸巳而不願之心固非有不眞實者是則不願者巳之眞心也此眞心非忠之未發者乎及其推以及物亦即以此不願之眞心而勿施之則發

於巳者豈有一毫之不盡乎此即忠之出恕見者然也以巳之不願者推之而勿施於人此則恕之由忠出者也章句合忠恕而言至矣饒說非是

或曰此忠恕與他書忠恕不同須何句切道不遠人子臣弟友方是。若只將一貫仁恕終身可行絜矩等塡入。非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增數字則失本文語氣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巳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巳則盡道是也、

黃氏曰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巳之道治巳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人者而巳

三山陳氏曰人之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言顧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行顧言則行之不足者將自勉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脈貫通反復於人巳之問者詳盡明切而有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耳

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巳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乎以我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須要知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

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具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

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

格菴趙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得於天之所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

雙峯饒氏曰施諸己而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道四一節是忠之事所以爲恕之本蓋忠爲恕之本先論勿施於人而後反之以責其所以盡己者語意尤有力大學是明明德於天下而反推之至於誠意致知中庸自獲上治民而反推之至於誠身明善皆此意

朱氏伸曰言未能者欲先盡己也能盡乎己則恕可推矣

雲峰胡氏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二字形容聖人至妙處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處推愛己之心愛人推己及物之恕也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己發己自盡之忠也而恕即不外乎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丘未能一焉亦曰吾之反求諸己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爾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以爲未能則必深體而力行之惟恐庸言之不謹而言未能爾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能顧其言此皆盡己之心而恕之本也饒氏謂夫子責己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通考朱氏公遷曰大學止至善之目於五品遺其二則欲人推類以盡其餘也中庸君子之道四於五品遺其一則道所當然非所求之閨門婦女也夫婦之別必君子道之使由之豈待以責彼之道自責乎〻

史氏伯璿曰饒氏以爲忠之事皆失之章句之句讀訓釋至矣此一節亦忠恕之事是推己所欲者施之於人也所求乎子所求乎臣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皆是求其待己如己之所欲也以事父以事君以事兄以先施皆是推己所欲求於子臣弟友者以及其父君兄友也四者皆曰未能可見子臣弟友之職未易盡聖人不自聖之心蓋與舜之事親自知不足者同一意耳上文己之所惡則勿以施之於人足矣此欲推己所欲以及人則孝忠弟信之道有一毫未如己之責人者皆不害其爲未能此雖夫子之謙辭要亦不害其爲聖人不自滿足之誠心也君子之道即上文不遠人之道爾道不外乎人倫故以四者言之推己及人即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忠恕之事無不盡則道不外是乃爲能改而可止矣故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

謂是也若移章句前節自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至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一段置於此節之下以總釋二節之旨更添而以己之所欲者施之於人一句於前勿以施之於人之下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上仍收亦字爲皆字則似極爲明備蓋二節皆忠恕節目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然則此四者章句但以責己爲自修之事今亦指爲忠恕之事抑亦有所本乎曰觀語錄嘗以大學絜矩爲此章之證則固亦以爲忠恕之意矣況以爲忠恕之事亦與章句責己自修之意無所擬庶乎亦有可通云爾○庸德之行以下章句至矣饒氏以庸德爲孝弟忠信之類者近之以庸言爲責乎子臣弟友之類者未當此蓋承二節忠恕之事而言既又推而極之以至於盡道之域也庸德以忠恕之事爲德也庸言以忠恕之事爲言也待人有一毫不如待己者便

是不忠不恕故於庸德不可不踐其實於
庸言不得不擇其可行忠恕之事難故毋
有不足不足則不敢不自勉以盡其所難
言忠恕之事易故毋至有餘有餘則不敢
不自反以節其所易至於言無不如其行
行無不掩其言則言行於是乎相顧而忠
恕之事畢矣至此則人事盡天理得錄忠
恕之不遠乎道者可以至於不遠人之道
而與之一矣此所以胡不慥慥乎之言而
贊美之也歟○饒氏謂前四語是責已庸
德以下是勉人按此段皆是夫子責已自
勉之辭而教人勉人之意在其中上日四
者未能責已之辭也此便如若聖與仁則
吾豈敢之意皆聖人不自聖之謙辭也苟
未能而遂已焉則亦徒責而已故以庸德
以下以見自勉之意便可見不以不能而
遂已必求至於能而後可之意此便如抑
為之不厭之意皆聖人純亦不已之誠心

也合而言之可見聖人不自滿足終日乾
乾之意矣聖人尚爾況學者乎則其教人
勉人之意豈必外此而他求哉
蔡虛齋曰人倫有五君子之道四猶遺夫
婦一倫者蓋此以責人責已之言不可曰所
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也故遺之朱氏公遷
乃曰道所當然非所以求之閨門婦女也
如此則道易何以曰利女貞前章何以曰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朱氏此說誠為鑿矣
邑山張氏曰此節總是子思引孔子之言
君子胡不慥慥句見君子之于言行不容
不篤實非贊美之也言外寓自勉意或云
君子之道四至先施未能子思引孔子之
言庸德之行至君子胡不慥慥爾七句子
思因夫子所云君子之道四而汎論君子
之道言行如此因贊美之曰君子胡不慥
慥爾若作夫子自勉不宜突自贊也按此
說分析支離矣嘗日自文語氣必不可從

小註云如今人言素來之意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
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
隱存焉下章放此

雙峯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
如此費恐人以濶遠求道故此章說道
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體用而此
章以忠恕違道不遠繼之以明學者入
道之方蓋即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
子告門人以忠恕之意也意子思得其
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之歟
新安陳氏曰丘未能一固聖人謙辭然
實足以見聖人愈至而愈不自至之誠
如朱子所謂必如舜之事父周公之事
君方為盡道語其極誠聖人所不敢自
以為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
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素來有從前之意似
與見在之意不類見在乃是目今之事非
從前意也今日富貴則今日行乎富貴明
日貧賤則明日又行乎貧賤之謂見在
觀或問善游氏之說可見若以為素來則
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
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
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素其位而行即曾
點之意○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
可見

此節果專言素位而行否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北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爲吾之所當爲而已

雙峰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

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闊上四者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

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君子居易俟命以能視順逆爲一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素富貴道行乎富貴素貧賤道行乎貧賤素夷狄道行乎夷狄素患難道行乎患難○行乎富貴如舜被袗衣鼓琴之類行乎貧賤如舜居深山之類行乎夷狄如孔子居九夷行乎患難如孔子厄陳蔡文王囚羑里之類

史氏伯璿曰無入字總上文四素意而言自得字總上文四行意而言此句是包括上文四句之意屬之素位而行也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二句是反覆相形而言故下二節亦反覆相應而言耳○按貧賤對

此節果專言不願外否

富貴言雖逆順不同皆常事也患難却對康寧言夷狄却對中國言患難夷狄不唯是逆又且是事之變者竝言四者而常變相半者不過以見處常處變皆無入不自得耳常變相半而順一逆三者又不過以處順易處逆難故略於順而詳於逆耳康寧與中國亦常事之順者耳奚假言哉若曰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則是人亦少有不在患難夷狄者耶倪說非是或曰五箇行字不涉浮汎凡位之所在我却自有當盡的道理所謂須臾不可離也非諉命氣數之謂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居易俟命果可分屬素位不願外否

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眞個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問君子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居易俟命學者事樂天知命聖人事

格菴趙氏曰君子胸中平易所居而安素

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

朱子曰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

朱氏伸曰易者中庸也俟命者待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中庸也徼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尤

通考黃氏洵饒曰謂所不當得而得與詭遇獲禽意不同

蔡虛齋曰俟命指邪窮通得喪處君子無心計較也是俟命也○此章末言君子此兼小人一正一反一勸一戒之意○居易者順理而詳也行險者從欲惟危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

雙峯饒氏曰正乃是鳴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爲的鵠取革置於中正則畫於布以爲的

通考饒氏道傳曰按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皮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正寸使大如鵠其旁畫以雲氣亦如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二正去青白凡以朱綠也若獸侯則燕射之侯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用布而畫獸頭於正鵠之處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爲質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

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

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天子至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三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

趙氏德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此乃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士可以與祭者賓射則張布於侯而設正諸侯朝會正以賓射之禮以觀邦國諸侯者也

陳氏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蓋以證上文正已而不求於人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

或曰以君子似射者非半射半君子亦非蓋夫子當日特論射耳中庸引證意但當

於首尾見之○卽孔子之言可見君子之心只是一箇正已無求只是一箇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究之却本戒慎恐懼來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雙峯饒氏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此身放開一步然位自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下章言行遠登高卑近可以至於高遠邇邇放開去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帑與孥字通

[illegible]此段可刪

辟譬同

新安陳氏曰、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序、以君子之道、提起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云云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凡天下事皆當如此下引詩父孔子之言但舉一事以明之亦猶詩之興也妻子兄弟譬卑近父母譬高遠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三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序皆然、引詩以明之、特舉一事而言耳、雙峯饒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闊只引詩來形容却是切惟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故能宜爾室家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故能樂爾妻帑室家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新安陳氏曰兄弟妻子之間日用常行之事道無不在不可忽其爲卑近雖高遠實自於此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正此意也子思引詩及夫子贊詩語蓋偶指一事而言非以自邇自卑之義爲止於此詩所云而已也

或曰此章總見至邇而遠至卑而高宜妻子和兄弟順父母但言卑邇而不及高遠渾渾發明一體感通之妙即此是邇即此是行遠即此是卑即此是登高不必另補高遠意宜爾樂爾便是率性便是道小註黃洵饒妻子兄弟譬卑邇父母譬高遠不可從

右第十五章

雙峯饒氏曰自道不遠人而下至此凡三章皆近裏就實學者所當用功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

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修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

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
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
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
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
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
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
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
北溪陳氏曰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
於天地間者言之
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
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自其靈
處○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
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
功用而言也○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
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便無
了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

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
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
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
通考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
其中故迹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
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
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也不然朱子何
以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皆理之自然不
假安排布置、
許謙曰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
理妙不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耳
朱子曰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
之呼吸者爲魂魂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
口鼻之類爲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
北溪陳氏曰靈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
活爾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
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
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
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
矣
朱子曰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
陰之靈爲鬼陽之靈爲神以一氣言則方
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
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
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
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
是鬼四時春夏爲神秋冬爲鬼人之語爲
神默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鬼
新安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
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
朱子曰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
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視不
見聽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
○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
之功用人須是於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

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
蛟峯方氏曰性情言其體功效言其用易
日鬼神之情狀情即性情狀即功效也鬼
神生長斂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
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
冬便是鬼神之功效
通考黃氏洵饒曰鬼神即陰陽可見者○
中庸其至矣乎以理言鬼神其盛矣乎以
氣言理故言至氣故言盛鬼神爲物之體
而物不能遺中庸亦爲物之體而物所不
能遺也章句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
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也陰陽分而
言之夫乾靜專其性動直其情大生焉其
功效夫坤靜翕其性動闢其情廣生其功
效合而言之陰順陽健者性也陽施陰受
者情也陽生陰成者功效也即此章觀之
不睹不聞者性也體物而不可遺者情也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功效也○

不見不聞而體物在其中然字以多一辨

皆就用上說良能之良即靈也妙用也朱氏公遷曰鬼神是造化而言是專言之也主乎祭祀而言是偏言之也於二氣良能之中我祭其氣之與我相接者則理之正也鬼神爲德貫諸鬼神怪力亂神皆況以造化之鬼神言齊明盛服以下及教鬼神事鬼神非其鬼而祭之皆特舉其祭祀之鬼神言也又祭祀之可格者是鬼神之靈質之而無疑者是鬼神之理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

林次崖曰章句言性情又言功效亦非無謂此都是就體物不遺看來方下此字面蒙引說只是一樣字如此則只消說性情便好了又加功效不亦贅乎竊意性情猶言才調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之性情到那體物處便是功效蓋其才之見于用也此鬼神之功效也蛟峯之說是矣但易曰鬼神之情狀情即性情狀即功效

數句可删。性情功效，猶云道德功業。

或曰中庸言鬼神包遠邇高卑以言費隱而明不可須臾離之意非專言鬼神也只就氣機說只就體物處見學者不可須臾離爲是雜入機祥等說鬼誌怪皆非。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新安陳氏曰陰陽之合爲物之始陰陽之散爲物之終

問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者○天地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爲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闕遺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問乎晦明代謝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爲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

雙峯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

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聞已足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揜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也又曰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即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言觀鬼神之體至隱而其用至費如此則道之用所以至費者豈非有至隱以爲之體乎

未氏伸曰視弗見聽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可遺德之顯也

新安陳氏曰鬼神爲物之體故此曰體物猶貞爲事之幹故乾卦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味其語意可互相發明

通考東陽許氏曰視弗見聽弗聞性也體物不可遺情也使人承祭祀者功效也又曰體物者爲物之體也幹事者爲事之質

齊側皆反　齊音齋下其齊同　焄音熏愴初亮反

幹也
趙氏德曰易文言貞者事之幹朱子不義
云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物依
此而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華〇二節
言鬼神徧體萬物之中物莫能遺
黃氏洵饒曰體物不可遺體字理氣兼在
不可遺一物一體物之終始卽二十
五章物之終始幹事者天以理而散爲萬
物人以心而散爲萬事心之貞固爲事之
幹
蔡虛齋曰依章句云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則鬼神與物當稍有後先之別終是氣先
乎物也不先乎物何以體乎物物之終始
也亦必有以終始之者〇體物與幹事義
例亦小異幹則外面有枝葉在體則再無
餘物在外也章句猶字亦自分曉
或曰不見不聞與體物不遺非兩截事譬
之虛空孰之無像抑之無聲而形形色色

無一件不在其中雖欲遺不可得而遺也
芭山張氏曰前章豈詳于費而不及隱乎
鬼神豈形而下者乎小註饒氏說宜删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
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
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
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
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

謂此爾
禮記祭統篇謂齊其不齊之思慮以極致
其齊也
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
外交致之功也
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不是感
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朱子曰固是然亦須
自家有以感之始得
雙峯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
得他靈處
陳氏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
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
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
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
新安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
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
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

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
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
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
鬼神隨祭而隨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
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可驗
之於此哉
東陽許氏曰如在上如在左右此是於祭
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其乃
體物不可遺之驗〇前以天地造化二氣
一氣言是言鬼神之全後所謂祭祀者是
如天神地祇人鬼及諸祀亦皆鬼神却是
從全體中指出祭祀者使人因此識其大
者
通考東陽許氏曰祭有三曰天神地祇人
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大率天神皆陽
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
金水如雨師之類然終是麗乎天者地祇
皆陰類亦有陰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

山林陽也原與隰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中却是合陰陽來格

趙氏德曰案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

禮記祭義篇孔子答宰我問鬼神之語

朱子曰鬼神之露光景是昭明其氣蒸上感觸人者是焄蒿使人精神凜然竦然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是悽愴

○問鬼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在其上乃引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乃人物之死氣似與前後意不合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

得來便是伸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焄謂香臭蒿謂氣蒸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段光景焄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

何文定曰此是陰陽合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或言已散而復伸之氣與祭祀所指自不

程氏復心曰此節言鬼神之德無所不在能奉承敬畏則此理昭然流動充滿於上下左右此陰陽鬼神之發見昭著處蓋體物不遺之驗

黃氏洵饒曰昭明光也焄蒿氣也悽愴情

也○就人上見故戒懼慎獨靈不可揜也

林次崖曰上既說體物不遺復就祭祀上說此尤顯然易見故言之以爲體物不遺之驗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類之神但不就祭祀時言耳。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矧可厭斁而不敬乎

通考黃氏洵饒曰格思洋洋在上在左右不可度思謂盛服以承祭祀就人上可見

夫音扶此誠字指鬼神之實理所言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延平李氏曰中庸發明微顯之理於承祭祀時爲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

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鬼神主乎氣爲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此○上下章恁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意思所以末梢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夫

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眞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詩云三句視弗見聽弗聞意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說如在上在左右意

雙峯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爲自此以後言誠張本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貫衆費而有諸已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

雲峯胡氏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眞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

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也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即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固各有當也體物而不可遺章句以爲體物猶易所謂幹事木非幹不立祭非幹易傾幹字釋體字最有力此是指鬼神之顯處以示人人之齊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直與人之齊明相接章句謂此即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蓋前此所謂鬼神無所不包此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是又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顯者末斷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鬼神無聲無形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

體之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誠之不可揜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而陰陽合散莫非眞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指鬼神於佛老而競爲淫祀以徼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嗚呼使天下後世而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朱子以爲憂之也淺而慮之也遠信哉

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又該貫上章首五句去雖因祭祀而發不止爲祭祀言也視弗見聽弗聞鬼神之妙雖無形而難知其爲體物而不可遺則顯著而可見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揜對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鬼神之德誠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陰陽之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鬼神其所以爲物之體而不可遺

其所以洋洋如在之發見顯著而不可揜者無非以其實故也鬼神之德豈有出於誠之外者哉

通考黃氏洵饒曰夫微謂不見不聞顯謂在上在左右誠就理言〇大學誠字就人身上說中庸言微顯者三首章言莫顯乎微卒章言知微之顯以心言此章夫微之顯以理言也

或曰即鬼神以發明微顯之義耳非專言鬼神也猶之逝者如斯不舍晝夜非專言水也知微之顯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夫微之顯二句正是發明戒慎恐懼工夫無時無處而可忽微顯非鬼神微顯即所謂莫顯乎微也德即是誠鬼神之德之誠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命流行物與無妄總是一理耳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胡氏曰此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道無不在此後三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指且爲下文諸章之論誠者張本也

新安陳氏曰前章非小也以後章校之則前章之身位與家比後章之大關天下萬世則爲小耳包大小者體物而不

可遺總而言之所該甚大即一物言之亦鬼神實爲之體茲非小歟以承祭祀天子祭天也大也士庶所祭亦是祭祀又非小歟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自費隱章一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天地意也一節總言鬼神之小者四節與三節同五節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即鬼神之德也〇此章獨言鬼神直以隱言所謂弗見弗聞是隱體物不遺是費故曰兼費隱體物不可遺是鬼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祀者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於費隱之中包大小也兼者並舉之辭包者涵養之謂

吳氏程曰兼者兼舉而明列其事包者包括而然含其意

黃氏紹曰中庸自十三至十五章即其近且小者言則爲費之小自十六七章至

附行可謂費之小乎

紫引曰此大孝二字連功故詳該了

[illegible]

十九章極其遠出大者言則爲費之大道無不包語大語小無不在而不可以形迹求故曰費而隱性妙於無形不可以言費教著於有迹不可以言隱此道所以言費隱小大而性教不可以費隱小大言也對舉而並言之則曰兼舉此以該彼則曰包十六章言費隱而不言言小大故曰兼費隱包大小二十章言小大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

黃氏洵饒曰此章有費有隱但隱包得前後六章費之大小〇兼費隱包大小者費用有小有大故曰包誠即是太極則亦費矣亦字有意蓋謂前後三章皆說費鬼神一章本就隱而言所謂則亦費矣〇費之小即章句所謂庸行之常費之大即所謂推之以極其至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舜子孫不止此故以之屬二字該之〇左傳哀公元年夏后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〇哀公二十五年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〇獻捷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也閼父舜之後當周之盛閼父爲武王陶正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閼父之子滿初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

德爲聖人世底天祿化下内在説分是非實頌近此條後甚

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禮
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是賴言陳周之
甥至今賴周德也
西山眞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
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爲大孝舜所知孝
而已祿位名壽天實命之非舜有心得之
也
宜氏曰書孟子論聖之孝言孝之始指事
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
大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稱舜爲大孝以親底豫
天下化言此稱舜爲大孝以德爲聖人尊
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
之言何也常人使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
如此尚謂之孝舜德爲聖人而能尊富饗
保如此豈不可爲大孝乎
通考趙氏德曰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
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

於陳左傳虞幕裔孫虞閼父爲周陶正武
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
祀滿謚胡公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
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初立陳始終春秋
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楚滅之陳滅而
田恒得政於齊至威烈王田和列爲諸侯
卒爲建國秦始皇三十六年王建降秦滅
齊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弟橫
皆豪傑宗彊儋略定齊地皆自立爲王漢
高祖召橫自到舜祀始絕
東陽許氏曰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
爲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爲人子者以有
德光顯祖父爲榮舜之德則至於聖人爲
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
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享之却是就
舜身上說昔舜傳禹禹卽位祀舜爲宗而
又封商均於虞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
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則是子

孫保之也
蔡虛齋曰舜之子孫章句不舉商均而乃
及虞思陳胡公之屬者指其云仍之遠者
言以見遺澤之無窮所以爲孝之大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餘歲

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
陟方乃死
問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
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
名耳此乃氣數之變仁山金氏曰此所謂
聖人所不能也然爲教無窮而萬世享之
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舜生知之者又揖遜而

得天下舜得其常孔子不得其常乃氣數
有盛衰故也○此皆從十二章至十五章
庸行之常推致至此
蔡虛齋曰此亦是卽舜之事而論其理如
此與下文栽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
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
寔亦見此節是因舜言也○言大德必得
其位則可言必得天子之位則不可以舜
事安在本文外爲當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
氣反而游散則覆

朱子曰因其材而篤焉是因其材而加學
○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飽
若已傾覆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
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
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
不復相湊矣
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
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曰大德而謂之
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
爲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
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
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
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
皆理之必然者也
新安陳氏曰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
不必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

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人培覆屬天
栽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
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衰
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章句
氣至兩句只是培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
節之意
蔡虛齋曰物字兼動植小註謂其本固者
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
以其本固釋栽者字極正當但雨露風雨
字面却未是此只說得植物章句云氣
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氣字豈
指雨露風雨之屬耶蓋氣即在那物身
上是物自帶得箇培覆之理來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
此作顯申重也
雙峯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喻
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
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
東陽許氏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
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爲
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佑之
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
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
或曰引詩一段嘉樂天申上自帝王下達
士庶無所不可此見詩之活潑亦見古人
說詩妙悟處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問舜之大德受命正是爲善受福中庸却
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朱子曰只是
一理此亦非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
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
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他理
自如此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
申之董仲舒曰爲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
于天他說得自有意思
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
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
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
得其常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
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
堯舜稟氣清明故爲聖人又得氣之高厚
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
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數已微畢孔

于亦稟氣淸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
之衰雖培擁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
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
雲峯胡氏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
樂妻帑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
孝之大在於宗廟饗子孫保則極其流澤
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
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
必受命聖人事也栽者培之是言有德者
天必厚其福可爲居易者勸傾者覆之是
言不得者天必厚其毒可爲行險者戒矣
所引詩專爲栽者培之而言也
新安陳氏曰必者必然之辭必得其位至
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
句總結上文意
東陽許氏曰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
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
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十一　見

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
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
通考朱氏公遷曰孝即其效驗而贊美之
得其位祿名壽是驗諸天瞽瞍底豫而天
下化是驗諸人
或曰一部中庸皆明善誠身之事言人不
言天令德得天見人事感通必然處究竟
只完得箇庸德之行此章雖專言天眷舜
德却須推上一層直發大舜當日修德浚
心從大孝中看出天人相與之際見人事
修則天在其中隱寓修道工夫在內若謂
祿位名壽有天幸便是小人無忌憚便是
離道中庸本天命而歸功于戒懼語意恭
加此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
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
二章亦此意
新安陳氏曰大孝也德爲聖人以下皆
是推極其至
通考黃氏洵饒曰後二章皆言費包隱
○庸行之常即費之小推之以極其致
即費之大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
無以極乎費之大若無前三章道德不
能做得後三章事業可見費之大也○
庸行之常亦是庸德之行與此對說故
曰見道之用廣行之常謂舜之孝極其
至謂天子位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
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十一　草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
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鯀堯舜子則朱
均所以惟文王爲無憂
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
之言文王也
雲峯胡氏曰文王父作子述人倫之常也
舜之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
以解憂此所以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也

大音泰下同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
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纘子管反　著陟略反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胄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戎衣以伐紂也。

書武成篇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閟宮篇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朱子曰看來也是有些異如堯舜與湯武眞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

三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大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有為王之基武王一撥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

蔡氏曰大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

問孔子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語意似有斟酌雙峯饒氏曰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揖遜之順

通考黃氏洵饒曰舜與武王皆曰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言舜則曰德為聖人武王則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蓋舜性之也揖讓○而有天下武王反之也征伐而得天下一戎衣而有天下是武王舉而滅商若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則是以臣弒君矣豈不誤哉

蔡虛齋曰纘繼也緒業也此正謂繼世耳

一戎衣而有天下。却是後日事。詩云大王實始翦商此詩周人推本周家克商之業因所自始以追言者也非以其心也後人因謂大王實有翦商之心朱子之釋詩及論語之因之而未及有所改評雙湖胡氏嘗有諭矣蓋據理言之當大王時商未有大失德也而大王又賢諸侯也君臣大義與天地並大節所在大王何至便敢志之乎又以其勢言之大王始為狄人所侵危不自保乃率其民而遷于岐山之下田野山澤之利多有未發者民生日用之具多有未備者雖曰德盛而民歸計其所得亦甫足償其所失而已亦何服遠有異圖耶且以文王之德三分天下有其二尤不敢啓伐商之心此何時也乃敢輒萌非望之志乎大抵大王只為見季歷生一子大異恒人意後日可以昌大其宗故有意于以位屬季歷此亦人之通情也大伯知之遂托

故避之以成父志其後文王遂大其國武王遂有天下後人因原其所自曰大王實始翦商而夫子又推本文武之得天下歸于大伯之讓季歷而得也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非大王實有翦商之圖大伯實以商天下為已物而委之于季歷也且書云王季其勤王家當王季時亦何王家之有蓋亦後人追而稱之云耳

追王之王去聲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紺古暗反

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所以訓末爲老者蓋以下文即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老不服及沒後周公乃成其志也此所謂武王末受命一句不是結上節意正是引起下文周公追王上祀之意而言耳

新安陳氏曰蓋者疑辭以意推之觀武成稱太王王季文王可見矣、

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乃大王之父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堯封棄於邰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於豳史謂稷生棄棄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大公組紺諸盩二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組紺爲大王之父據疏文而言也

問組紺以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蓋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雖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

新安陳氏曰無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無窮盡直至於后稷也

新安陳氏曰上言葬祭禮此言喪服禮

朱子曰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姪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陳氏曰周公推文武大王王季之意追尊其先王先公又設爲禮法通行此意於天下所謂推己以及人也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

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

蒙引此胡氏發饒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
也
新安王氏曰追王之禮夏商未有武王晚
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
因文王之志武王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
季不言武王追王者禮制定於周公故也
大王以上追王不及而武成稱后稷爲先
王蓋史官删潤之辭然追王止於三王而
祀用天子之禮則上及先公蓋喪從死者
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父爲大夫子爲
士葬以大夫而祭以士非貶也父爲士子
爲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僭也武王
爲天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
祭禮殺於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
上有所略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於
庶人賤無加隆貴無加殺孟子所謂三代
共之者也
潛室陳氏曰伸情於父母獨三年之喪上

達於天子其他各有限節等差不可盡伸
也
雲峯胡氏曰周家自大王以至周公世世
修德古所無也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
古所無也所以中庸特表而出之此段須
看章句推字與及字周公推文武之意以
及大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大
王之意以王及組紺以至后稷於是祀以天
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
得以行喪祭之禮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
下通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章之
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於天
新安陳氏曰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於天
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
已未二句只是申明上二句父母之喪即
三年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是主父母
而言未必及其他者也
或曰周公追王在武王時特以周家制度

皆周公裁定故曰周公成文武之德武成
之誓諸侯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
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康誥曰惟
乃丕顯考文王金縢曰乃告大王王季文
王則文王之諡三王之追王在武王時已
然特其禮出于周公耳
蔡虛齋曰葬祭只言大夫士者自諸侯至
庶人而中舉之以見上之諸侯下之庶人
可以類推也達乎大夫達乎天子皆自庶
人達之也此達字與達孝之達字意殊不
同雲峯胡氏之說非也
或曰本文既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矣又
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不幾重複乎三
年之喪不獨父母也適孫爲祖父爲長子
夫爲妻天子達于庶人一也周穆后崩大
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
焉故復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段註
未明解存此以備攷訂

右第十八章

此章以費之大者而言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
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西山眞氏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爲孝
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
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
江陵項氏曰舜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
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
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爲訓
也
雙峯饒氏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

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如斯
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
期之喪至達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
愛親之心而制爲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
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德
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通考雙峯饒氏曰舜之孝是充極一家者
也武周之孝是放乎四海者也
朱氏公遷曰大孝至孝達孝不同以其不
可名言謂之大孝無以復加謂之至孝天
下稱之無異辭謂之達孝然至孝二字武
周猶得而有之大孝二字獨以稱大舜也
然則謂之大孝則至孝達孝有不必言者
矣
史氏伯璿曰或疑雙峯言大孝之旨如此
與孟子集註有異蓋中庸與孟子言舜之
孝所以大處不同雙峯只以中庸之意言
之是矣但其說達字之義與章句異則可

疑矣蓋此下文有夫孝也者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二句若是他人善繼善述無
大聳動人耳目處天下人安得通稱之哉
唯武王周公之善繼善述事功極盛如武
王承前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德以
追崇其先祖父制爲禮法以達之天下傳
之後世此其繼述皆非常人所及所以天
下後世人人皆知其繼述之爲善故皆稱
其孝而無異辭此其所以爲達孝耳章句
訓釋無以加矣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
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
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

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西山真氏曰常持守而持守因繼述也當
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
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
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爲之事
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
通考黄氏洵饒曰繼志是繼文王之心述
事是依文王之事繼志所爲未遂述事所
爲已成張子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
善繼其志下文又以指上章下文言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適音的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

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
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
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
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授凡使神依憑

上指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祭法適士二廟
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
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
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
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
然如此又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
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

祭氏廒無其云士史之屬其司官師者以別下廟士也既曰長士無廟則中士下士有廟可見

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
今人但以一室爲之○官師謂諸有司之
長止及禰却於禰廟所祭祖適士二廟祭
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
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
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
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抵
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有
司修除祧則守祧黝堊此修其祖廟祧廟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修廟是洒掃整飭常
使嚴潔之意章句適士天子之上士師元
士也受三命采地五十里視子男二廟祭
祖禰官師凡有司之長蓋中士下士也雖
立一廟事禰却於禰廟并祭祖
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

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赤
刀赤削也武王誅紂時以赤爲飾大訓三
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
大訓天球鳴球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
負圖出於河
通考東陽許氏曰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
刀大訓弘璧琬琰太玉夷玉天球河圖徹
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
矢章句之觴則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龜
山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饋命陳
之示能傳也赤刀寶刀赤刃削其及必有
赤處削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文武之
訓弘璧大璧琬琰琬圭琰圭也夷或以爲
東夷美玉天球雍州所貢玉磬河圖伏羲
時龍馬負圖出於河徹古國名舞衣舞者
之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古之
巧人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
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

削音笑

通考趙氏德曰先祖遺衣服小斂及大斂
之餘及藏之廟祧周禮春官衣服祭祀則
以其衣授尸服卒者之上服
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
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
腥冬行鱻羽膳膏羶行猶用也腒音渠乾
雉也鱐音搜乾魚也臊犬膏治腒鱐以犬
膏也犢牛子麛音迷鹿子腥雞膏鱻音鮮
魚也羽雁也羶羊脂也又禮記內則篇亦
云
格菴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奉人
者薦神蓋以生事之也羔稚羊豚稚豕嫩
而肥故春用之香謂牛膏也謂膳之物各
以物之所便而和之
朱氏伸曰此以下併前章論喪葬之禮修
道之教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薦其時食章句用周禮
一語而以之類兩字該之羔豚腒鱐犢麛

鱻羽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物之
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牛屬司
徒土雞屬宗伯木犬屬司寇金羊屬司馬
火今四時食物不同煎和之脂亦異於是
見一聖人制禮豈惟宏綱大用法天體道至
於一食之宜必有深意
蔡虛齋曰古人廟制雖皆南向然主則居
西而東向何也蓋主在室中古人室之戶
從東入而以西爲上祭者以東爲下向上
而祭若曰神位南向推主東向則太廟中
祫祭時昭居北牖下而南向穆居南牖下
而北向主人却從穆主之背行祭矣宗廟
推重主祔惟依一主若從其背後行祭何
理也○先儒謂武王既有天下後亦只是
五廟但加文武二世室爲七廟耳劉歆則
謂武王有天下便增立二廟爲七文武世
室在外朱子以爲理長愚謂七世之廟在
商時已然歟之就誠爲長也○章句謂之

上賤字指公卿大夫中之位在下者書下賤字指稱之弟乎至人兄弟之子言

祭將畢時行衆旅賤之暗禮言至偏郎篇也

若周者。蓋春秋修祖廟陳宗器。則通上下言。此特舉周王家以見例耳。若下節所謂有事于太廟。但言太廟。而不及諸廟。又序爵云爵公侯卿大夫也。亦就天子之祭言。蓋皆舉其大者。不特章句如踐其位行其禮。皆指先王也。本文要亦就其大者言之耳。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爲去聲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

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格菴趙氏曰。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

新安陳氏曰。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左爲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爲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爲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

通考趙氏德曰。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爲子姓。章句所引乃祭統之文。夫祭有十倫。此條明五倫。見親疏之殺焉者。謂尸主既有昭穆。如主人及衆賓亦如昭穆列在廟。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不失倫類。此之謂親疏之殺也。然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旅酬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不於太廟。餘廟之祭。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言君之衆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爲一色。各自爲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

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明第九倫長幼之序也。

新安陳氏曰。宗。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小祝。並見周禮。祭祀以任職事爲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辨其人之賢也。

朱子曰。旅酬禮。下爲上交勸。先一人如鄉射之爵。升觶或二人舉觶。獻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於長。以次獻至于沃盥者。所謂逮賤也。○問酬導飲也。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主人倍食於賓者此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凡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算。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黨。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

只宜說賢不必添出否字

舉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賓曰獻尸賓酌以荅主人者曰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進賓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少者舉觶於兄弟最長者於阼階亦先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受者賓爵于篚此旅酬之大略也

雲峯胡氏曰序爵所以貴貴序賤者宜在所略旅酬下爲上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者若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亦通乎上下而言也

新安陳氏曰辨貴賤以爵序也辨賢以德序也序齒以齒序也達尊三亦見於祭禮中者如此

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

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爲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之尊卑序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皆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爲之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爲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恥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既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疏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禮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

然

通考黃氏洵饒曰宗祝有司之職事如執爵盥洗之類也賓弟子即衆賓兄弟子即衆主人毛髮之色別長幼謂昭與昭列長幼穆與穆列長幼也爲坐次謂賓出後之時也○宗廟之法廟皆向南而主皆向東

蔡虛齋曰宗廟之禮禮屬生者所以序昭穆主生者說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此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孫也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序昭穆無間親疎同是太祖之子孫則皆在序故云羣昭羣穆序爵專異姓蓋序昭穆者序親也正與序爵對序昭穆內不容有異姓序爵內疑亦無同姓○公侯自侯國言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言該上士中士矣此以天子之祭承太廟字說來此卿大夫指王朝者言外服公侯既助祭則其卿大夫宜不預也○序事或

同姓異姓各選其賢能者以充職事宗是掌廟之人祝是掌告神之詞者猶今之讀祝者是也有司是宗廟中有所司者如今之司帛司樽之類是也曰宗祝是專舉二者以見其餘也曰有司以見不可枚舉但槩言以總之不可謂有司之事即宗祝也○序昭穆序爵一序事各不相混不相涉看來羣昭羣穆做一處序公侯卿大夫陪祭者又做一處序執事者則各布列于其所司之位○據旅酬下爲上之文則正賓正主斷斷不在旅字之外其云衆賓衆兄弟者對正賓主而云耳○導飲者自飲以導賓飲也賓既飲仍以斯主人主人又飲也導飲者下也故曰下爲上其曰賓子弟兄弟之子正所謂賤者以其卑幼也○旅酬不曰賓主而曰賓與兄弟者天子之祭主便是天子安得與賓交酬只用兄弟之長者云云天子是本支正嫡若傍支自有洊

長之兄或弟亦可爲主。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者。各自爲主賓也。當如語類所謂主人飲二杯。客只飲一杯者。方是導飲○章句所謂各舉觶于其長者。蓋一時並舉。長非一人。賓弟子兄弟之子。亦非止一二人。若必依次傳致。則祭事尚未畢。必俟一一番旅酬既畢。好生遲久。如終禮何。必一時依次而舉。以廣飲福之惠。則始終齊整矣。旅酬大抵是周飲福之惠。但必少者奉觶于長者。長者亦不容自享。而因以須少者其禮意自可以意會。若要盡歡以相飲則有祭畢之燕在。○燕毛序齒者。昭與昭序齒。穆與穆序齒。非混而爲序也。混爲不序則昭穆無別矣。此所以補序爵序事之不及也。若序昭穆時。爵同則論齒。至于燕毛時乃私宴也。宴于寢。家人之禮也。故純論齒。不復論爵矣。

林次崖曰。宗廟之禮。當貼云宗廟序立之

禮。章句自明白。此宗廟是高曾祖以上廟方有羣昭羣穆。若是禰廟。或只是昭。或只是穆。不得昭穆俱有。

或曰大祖東向。子孫西向。故左爲昭而南。右爲穆而北。大祖以下。諸祖以南北爲昭穆。子孫以左右爲昭穆。○祖宗昭穆以太祖東向之坐爲南北之左右。子姓昭穆似當以西向之太祖祭者之左右爲昭穆

或曰毛老人也。左傳不禽二毛是也。燕毛所以尊高年。故曰序齒。詩行葦燕父兄耆老可見。然燕同姓雖大小咸在。意幼者必有執事。與長者不同。故曰燕毛。註謂毛髮別長幼。毛髮如何別得長幼。恐未然。蓋此于序昭穆時齒序已定。至此又別老老之義。故舍其少者而只燕其長者。後儒于燕毛之說。皆未明白。繇泥看本註耳。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朱子曰。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事。事亡如存。葬祭時事。

雙峯饒氏曰。踐其位三句是善述事。敬所尊二句是善繼志。

新安陳氏曰。善繼志述事。至於如此。所以爲孝之至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上文言祭祀之禮上下通踐其位以下。言郊禘明尊卑之分。見得聖人制禮也。○祀上帝所以正天下之大本道之所自出也。祀乎先所以正天下之大經義之所由始也。○郊社天子諸侯禘天子

蔡虛齋曰。子孫臣庶如何分。臣庶即指其子孫言也。至今大子諸王對其君父皆稱臣。不可謂臣庶又在子孫之外。蓋子孫皆吾臣庶也。一說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則異姓諸侯。亦在所親。又凡有事于大廟者皆臣庶也。此較長。

或曰舊說以春秋修祖廟一條爲尊祖考。宗廟之禮一條爲愛子孫臣庶。不知愛子孫臣庶。亦爲尊祖考而然也。總以祖考爲重。

芭山張氏曰事死事亡二句不必分居喪葬祭饒氏繼志述事分屬尤非蓋自春秋節至郊社禘嘗總見善繼述處大註皆繼志述事之意一皆字不分析最確況踐其位三句繼志未嘗不寓其中如何專指述事饒氏說宜刪

此中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之道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詳見語問禘章太祖即始祖也

朱子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如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乃明驗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

新安陳氏曰首句提郊與社則次句宜云所以事上帝后土也今不然乃省文

通考吳氏徵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北郊則於四郊亦惟天子得行之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正郊焉爾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為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十歲人之社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其重者於社輕但謂之宜言非正祭之禮與社祭相宜稱焉爾胡氏因不信周禮但見也書皆以郊社對舉而言遂以為天子祭地亦只祭社而已不知天子之尊所以異於諸侯者有方澤祭地之禮為至重而諸侯不得行也

吳氏說不必從

通考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

而祭祀於明堂

朱子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饗帝禘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為能饗親意思甚周密

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斝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僞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理當

雙峯饒氏曰序昭穆序爵序事序齒下為上此親親長長貴貴尊賢慈幼逮賤之道便是治天下之繼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親仁也事死亡如生存誠也盡是三者孝也仁孝誠敬指心而言是又治天下之本一祭祀之間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結之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道切仁微兩亦有誠

雲峯胡氏曰上文孝之至也已結了達孝

說得是意

二字此又別是一意蓋上章與此章上文皆以宗廟之禮言此則兼以郊禘之禮言周公制爲禮之法未嘗不通上下之情亦未嘗不嚴上下之分祭祀之禮通上下得行事上帝惟天子得行之故特先後而言之曰此所以事上帝也此所以祀乎其先也名分截然不可犯也明乎郊社之禮祠爲先郊而後社郊祭天惟天子得行之社則自侯國以至於庶人各有社上下可通行也明乎禘嘗之義胡爲先禘而後嘗禘大祭惟天子得行之嘗宗廟之秋祭上下可通行也前章末言三年之喪庶人得以通乎天子必有父也此章末言郊禘之祭諸侯不得以通乎天子必有君也但言周公之制禮如此而不足於魯之郊禘非禮其意自見於不言之表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張氏存中曰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秋冬同詩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乃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祭統所載與王制同礿禴同

通考趙氏德曰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言陰陽之盛則止乎禘嘗而不及礿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耳又曰文王世子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後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上嗣祖之正統喪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之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賤則守於公稱考愛之淺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弟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合此而觀之可以知治國

其如示諸掌之義矣

莆田黃氏善曰鬼神之道一本同原觀感應之妙可知其一矣常爲四時祭祖宗之親近者而易感禘爲王者之祭其所自出之帝故難感然猶是吾祖與此身氣脈相貫社又與已不相親而感之亦難矣然古今雖異皆同生天壤間均是人也昔郊祀上帝不易感於此而能感可以見天命謂性是兩頭一般大而天地細而人物明而禮樂幽而鬼神一以貫之無非此物流行著見而已知乎此則不過感應之理推之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鬼神幽明與人間隔猶無不可感之理而況於人乎

詹氏道傳曰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祠禴嘗烝爲春夏秋冬享先王之禮如王制祭統所記春礿夏禘郊特牲祭義所記春禘秋嘗者趙伯循曰此蓋漢儒見春秋推兩書禘二春一夏而誤也以礿爲春祭亦誤爾

史氏伯璿曰胡氏之言因河東侯氏之說而推廣之也侯說朱子不存於章句或問恐不當遂之以爲已說也且郊祭天社祭地天尊地卑故先郊而後社爾禘大祭嘗時祭禘大嘗小故先禘而後嘗爾此皆嘗然之亦不得不如此者今既曰胡爲先郊而後社又曰胡爲先禘而後嘗疑問之意若可駭異然者及至說出所見乃不過如此不知假使聖人無不足於魯之意則又當以先社後郊先嘗後禘爲序耶

蔡虛齋曰上言宗廟之禮對郊社而言見得即上文所云者也下言禘嘗之義又見得宗廟之禮不出禘嘗而已禘大祭嘗小祭嘗特秋祭舉其一也然郊禘者天子之所獨社嘗者天子以下之所同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不出郊社禘嘗而已此一條悉舉其禮制而言淺贊其意義之淺遠見得非武周不能制此禮也○祭天何

以謂之郊外也郊對廟言廟是人鬼人之生也宮室而居故其死也以生之所養者奉之而爲廟若天地神祇非宮室居者故壇而不屋今之山川社稷皆壇也○天子之社使是地豈社外又有地故朱子取五峯胡氏之說謂無北郊取地之理且引周禮及郊特牲爲證似無疑矣臨川吳氏乃反之以爲天子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此只據禮記之說且曰胡氏以爲天子之尊亦只祭社而已蓋不知天子之社即地也

顧降初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古者祭大必設地祇之位而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岳四海之神皆在此古人合祀天地之說也易之豫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演曰先王以享于帝鼎曰聖人亨以享上帝皆不及地祇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而不及地祇武王克商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而不及地祇周公卜洛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釋之者曰郊祭天地故用二牛其社于新邑自是冢土之祭而非所謂方澤之祭蓋古者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于社故也詩生民篇郊祀詩也而曰上帝居歆昊天有成命小序云郊祀天地而蘇軾以爲終篇皆天而不及地據易書詩未聞有所謂分祭地祇者獨圜丘方澤之說見于周禮之大司樂泰壇泰折之說見于禮記之祭法然考之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禮器祭天特牲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郊特牲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是即周禮禮記所載亦未嘗泛及地祇其圜丘方澤泰壇泰折之說已見于先儒安知非襍出于漢儒之傅會也古者祭天之禮不一有郊有祈穀有雩有明堂至于社則以祀土神故有大社有王社

周禮論國之神左祖右社是列于國中初無方丘之說天覆無外地必晝疆故諸侯皆得立社以祭其所分之土初非謂社爲通祭地祇也鄭康成以社爲五土之神左氏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自三代以來祀之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直以社祭句能爲人鬼非地神矣后土之后即厚也古字后厚通用章句言郊祀天社祭地言上帝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蓋本康成之注近袁氏疏意直說郊祀稷物之帝社祀載物之帝不知其何所本矣

或曰郊社之禮武周特創本上善繼述來必日所以祀上帝祀先者蓋王者有崇天禮地尊祖敬宗意思無以自將特假此禮以將之乃仁人孝子之心不容自已處若云報天地祖宗便祖○聖王宗廟中尊尊親親賢賢貴貴老老幼幼皆處置得委曲周至以此行之家則家齊行之國則國治原是前此實事更不煩推致得

邑山張氏曰前章三年之喪庶人得以通于天子雖以通上下之情然喪禮中許多等殺上下之分未嘗不嚴此節郊禘之祭諸侯不得以通乎天子雖以嚴上下之分然諸侯士大夫皆得以祀其先上下之情未嘗不通若前專屬通情此處專屬明分便似劃定界限截然兩段周公制禮之初意不如此雲峯說呆滯之甚

右第十九章

雙峯饒氏曰以上八章自第十二章至此皆以道之費隱言當爲第三大節

哀公問政

經正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葉氏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賵於方書遣於策蓋策以衆編方一而已

通考黃氏洵饒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於木版小事書于竹簡

林次崖曰此章自人存政舉後當分三節看自為政在人至知斯三者為一節是說修身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為一節是說治人事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為一節又是說修身事總之是人存政舉　意反覆推說自修身中細分又有三層意蓋修身不外以知仁勇行五達道而已自修道以仁推而至于知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實也自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言其實矣未盡其詳也凡事豫以下至末始盡其詳觀其一意反覆前後昭應脈絡貫通中間無一贅語語遠而不遺近極其遠堯舜之治亦不過是極其近則庸君世主皆可企及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或曰中庸推原天人性命而中徵引帝舜武周繼之以哀公問政蓋默寓夫子祖述憲章之意湏見得內聖外王合一處著術

空談性命而已

天皆我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饒氏曰以蒲葦喻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

通考黃氏洵饒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彼以德言此以政言

月恒近解曰對哀公論政文武俱是君人字專指君言存是道存不是軀殼即所謂人道也人道敏政道字含下道德誠明蒲盧須重遇其人方舉之易專言政易無謂

芭山張氏曰此雖以政言而德在其中黃氏分析說非是

謂即下達道曉指倫常言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此句見易乾文言

史氏伯璿曰章句既以道爲天下之
達道達道非君臣父子之類乎如此則仁
三達德之一知勇皆不過欲始終成
就此仁而已修道以仁卽天下之達道五
所以行之者三之意
朱子曰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
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
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
出爾
三山陳氏曰爲政雖在得賢然使吾身有
所未修則取舍不明無以爲取人之則
問仁亦是道如何說修道以仁朱子曰道
是泛說仁是切要底道是統言義理公共
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問這箇
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如
此說則是偏言
象山陸氏曰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身者
人之本心者身之本不造其本而從事其

末不可得而治矣
西山眞氏曰道與仁非有二致道者衆理
之揔名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
知所向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
切處也
新安陳氏曰仁其身三字精妙以三字包
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八字修道以仁如
志道據德而依於仁修身工夫至於以仁
可謂能仁其身而身與仁爲一矣能仁其
身則君身修是有君也以身爲取人之準
則則得其人是有臣也有君有臣則人存
而宜乎政舉此所以繳結上文照應前有
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
新安倪氏曰此仁字以上文觀之曰修身
以道修道以仁是自身上說歸心上兼心
之德愛之理而言故章句曰仁者天地生
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
也而眞氏亦曰仁者一心之全德以下文
親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是又從身上
說到親親上方以愛之理言故章句曰人
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
愛之意而朱子亦曰是偏言詳玩之則可
見矣
通考史氏伯璿曰上文先曰人存後曰政
舉此人字自是包君臣而言此則先曰爲
政後曰在人文勢正自不同爲政必有主
其爲者非君而誰下文身字卽是指爲政
者之身而言耳旣曰爲政又曰取人蓋曰
人君爲政在於得賢臣而取之則又在
人君之自身也此人字指賢臣而言此節
四句皆粘一字相連成文取人之人便是
在人之人修身之身便是以身之身修道
之道便是以修道之道

別，彼列反。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
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
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朱子曰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
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
西山眞氏曰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此仁
也有此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
雙峯饒氏曰人字之義難訓但凡字須有
對待卽其所對之字觀之其義可識孔子
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人字正與鬼字
相對生則爲人死則爲鬼仁是生底道理
所以訓仁人若不爲仁便是自絕其生
理

此氏是說

東陽許氏曰仁者人也此是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意味渾涵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

通考史氏伯璿曰以人對鬼之說然乎天下字豈皆有對而後義可明乎通者極力稱贊以爲深得章句之意愚則以爲章句已自分明政不必如此求奇可也

朱子曰宜指事物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問修道以仁繼以仁者人也何爲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隆殺等差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

北溪陳氏曰親親則有隆殺三年與期功

總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爲吾師次賢爲吾友是也纔有隆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使無過不及之患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也

雙峯饒氏曰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

通考黃氏洵饒曰修道以仁猶論語以孝爲仁之本○修身繼以親親之殺親親而繼以尊賢之等九經備於此矣○仁者人也合言之道也○義者宜也孟子急親賢爲務義在仁之中也○孟子言義者從兄只在親親之中此只言尊賢就九經知人而言○仁是親親仁無不包親親亦在其中以親親一事言仁莫非全體切不可謂親親及一親之仁也

蔡虛齋曰似不可以仁義禮爲性親親尊賢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爲仁義禮之發觀

下文所謂親親之仁尊賢之義又曰禮則節文斯文者而已朱子小註曰親之[illegible]其中自有箇隆殺這便是禮蓋此一仁義禮正與孟子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一般是以其發用者言非專以未發之性言也不然何以曰義者宜也又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可見是就已發者言○親親爲大此親親所謂親睦九族者及宜兄弟和妻子皆是故親親有殺若專指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小註云待父母如此待宗族如彼可見兼九族義者宜也宜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故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便屬人矣如尊者宜尊人從而尊之之類

林次崖曰從來說親親爲大皆以親親與仁民愛物對殊未是親親與五達道對說蓋曰修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爲大言所急尤在于親親也今謂能

親親則能仁民愛物與上修道以仁有何交涉且仁民愛物是後面治人治天下國家事乃在修身之後此處方說修身而遽及此何也尊賢爲大亦不可與事君敬長相對蓋謂欲盡親親之仁必務尊賢之義能尊賢則親親之理明五達道亦將以次而明矣

月恒近解曰等殺即是禮了所生言此等殺乃天理生成的非私意安排不是先有禮而後發見等殺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

事親卽是以親親之仁事其親

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陳氏曰、知人有賢否之別、賢者近之不肖者遠之、有師友之賢、則親之道益明、與不肖處、則必辱其身以及其親矣、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故曰不信乎友不悅乎親矣

朱子曰此一節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三山陳氏曰修身而不本於事親則施之無序失爲仁之本矣事親之仁不由尊賢之義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宜矣事親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於此又當知天所謂秩卽等殺也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禮之所由生自君

子不可不修身以下繹其義之所以貫雙峯饒氏曰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不可不知天處其間項目雖多然大意不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擧息在乎人而其下自爲政之本推之以至於修道以仁所以明爲政之本在於仁也繼言仁義之等殺生乎禮而其下自君子不可不修身推而至於不可不知天所以又明爲仁之端在於智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蓋爲下明善誠身張本明善智也誠身仁也問章首專歸重於人而以人訓仁下文又說義說禮今又謂爲仁以智爲先何也曰義者仁之對有箇仁自然有箇義禮又節文斯二者禮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排故於事親知人歸宿於知天然非智不能知故末句發兩知字前賢截從知天斷朱子合作一章亦有深意九經與爲政相應前面說修身親親尊賢故後面九經節節發明修

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只是此三者爲綱目、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乃自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乃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天下之達道五、便是修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

雲峯胡氏曰、上文修道以仁、卽是率性之道、知天之天字、卽是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殺上說、是粲然者、然其粲然者、卽其渾然者、亦非有二天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天以理言事物所以然之故也亦曰在人之天天人相貫此與命以理言者指貫乃衆理之總原萬殊之一本卽造化而在造化卽人心而在人心卽事物而在事物在聖人則與之渾然而爲一在君子則知天屬乎知致知求以明乎此也事天屬乎行力行求以合乎此也東陽許氏曰第一節文武之政全體大用

推禮之所由生四句與三山陳氏同

字說達道切于身所以修身必以道

此字措五達道體謂以身體而外行之

雖無不擧而其要在乎得人擇人之道則在修身修身須是以仁仁道雖大只是親親爲要

程氏復心曰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禮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修身以下繹其義以之所以貫以爲政言則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不可以不修身以修身言則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不可以不事親此修身次第也以事親言親親爲仁必曰尊賢爲義不可不知人以知人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不可以不知天此致知次第也皆費隱兼小大而言

黄氏洵饒曰不可以不知人知人卽尊賢知天格物致知上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殺中有等等中有殺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通考黄氏洵饒曰此先君臣者經世之主也先言父子者仁居四德之首孝居百行之先

朱子曰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非勇便行不到○知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此三者眞實的心○

蔡氏曰達道本於達德達德又本於誠誠者達道達德之本而一貫乎達道達德者也

西山眞氏曰道雖人所共由然其智不足

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而敗人紀者有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强矯飾則知出於衛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强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眞實而無妄是之謂誠

雲峯胡氏曰虞書曰五教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始列其目言之蓋曰天叙有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教是言修道之教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乎此五者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孟子自教而言故先父子中庸自政而言故先君臣中庸不言親義別序信而道之一字足以兼之矣

黄氏洵饒曰知仁勇三者天下達德也知

仁勇行此三達道達道就人倫而言達德
就天命之性而言三者皆出天命本然其
分有不同者○知所以開其途歉勇所以
遂其工夫只是成就一箇仁誠而已矣誠
在達德之中
林次崖曰一者非他也誠也誠者非他也
三者皆以實也知是實知仁是實仁勇是
實勇是也知是實知則道自此知矣仁是
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自此
強矣三者纔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
去行道三達德是帶來的誠是用功處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
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
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
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
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
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
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
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
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
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

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
以不明不行也
朱子曰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
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著力然須
是知得乃能行得也學知利行主行而言
雖是學而知得然須著意去力行則所學
而知得者不為徒知也○問諸說皆以生
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先生獨反是
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
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
在知中學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既是生
知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知中若是學知
便是知得淺些子須是力行方始到仁處
所以謂仁在知外○生知安行以知為主
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勇為主
北溪陳氏曰就知仁勇等級而言之生知

安行為知知主於知就知上放重蓋先能
知之而後能行之也學知利行為仁仁主
於行以行處為重故知得須是行得也困
知勉行為勇此氣質昏懦之人皆不能知
懦不能行非勇則不足以進道
雙峯饒氏曰生知安行隱然之勇○學知利
行非勇不可到○困知勉行全是勇做出來○
通考史氏伯璿曰詳分字等字是從理氣
上分別出來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具
之理有此三者之分所以見之於用則各
自所屬知屬知一分行屬仁一分強於知
行屬勇一分以分而言是平而分之如體
記分無求多之分相似此主理而言也等
是等級之等是所稟之氣不齊故資質有
高下之等所以上等則以知為重而主知
次等則以行為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強於
知行為重而主勇以等而言是監而發之
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此主氣而言也

如此則三知屬知之分三行屬仁之分無可疑者

陳氏曰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惟其有清濁厚薄之分所以有知行三等之別上等之人氣稟清明所以義理昭著不待教而後知故曰生知賦質純粹所以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能故曰安行此聖人地位也其次者清多而濁少於事物當然之理必待學而後知故曰學知賦質純多而駁少蓋真知道理而篤好之如嗜欲然故曰利行此大賢地位也又有一等人稟氣濁多而清少須是困心衡慮然後發憤以求知故曰困知賦質駁多而純少未能利行且須黽勉強力而為之故曰勉行此又其次等人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同者然本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及已知之處則一般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般至此為能復其本然之初矣

雲峯胡氏曰以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有先後以其等而言是說氣質之屬有高下至於知之成功而一是知行之功足以變化氣質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見其天命之本一者矣知行之不可不勇也如此夫

通考史氏伯璿曰蓋生知安行則即此而在無所謂入無所謂至矣學知利行者則未能即此而在必得其塗而入然後可由之以至其域爾較之生知安行即此而在者其所入之塗固有遠近之異矣況困知勉行者又必由困勉之後可比於學利又自學利而後可以上同於生安方其自困勉始進之時其所入之塗固與學利者有遠近之異矣及其可比於學利猶與生安者有間不謂之異可乎

芭山張氏曰生安有時用學利工夫學利

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懦奴亂奴臥二反

困勉亦自有生安處若非性所固有雖困亦不能通勉亦不能到如何能一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朱子曰上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　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

西山真氏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為恥則亦近乎勇蓋好學所以明理力行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漸至矣

節齋蔡氏曰三知主知三行主仁三近主勇生知者知之知也學知者仁之知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安行者仁之仁也利行者知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仁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二句便是上文以分而言之意三近為勇之

次亦只是上文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之意上節已知之成功乃勇之事此獨自學利以下求知之成功者說故曰勇之次也

朱子曰仁則力行工夫多知則致知工夫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見

三山陳氏曰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世之怠惰不爲者皆所以自便其所欲故曰私

問此章以力行言仁前章服膺勿失又以守言仁何也雙峯饒氏曰守也屬行以擇爲知則當以守爲仁以知爲知則當以行爲仁各有所當問守與行如何屬仁曰仁者無私欲心無私欲然後能守能行今人行不去只是被私欲牽制守不住只是被私欲牽引耳

問呂氏元本云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朱子改之曰自私者狥人欲而忘返知何較

峯方氏曰呂公以公爲仁有我爲不仁力行雖未是仁然足以去我朱子以純乎天理爲仁有欲便是不仁力行足以去欲故近仁呂氏就愛上用上說仁朱子就本體上說仁也

朱子曰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爲鄉人進學安得不勇

雲峯胡氏曰逵德自是人人所同得之理此彼以其近者言之謗人之進也蓋雖昏惰之極亦未有不進者但患無恥耳周子曰必有恥則可教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嗚呼彼悠悠者豈非無恥之甚哉

東陽許氏曰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賤三近字說

通考朱氏公遷曰論語兩章雖有入德成德之殊而皆自一人之身合此三者言之非各指其人之謂也中庸三知三行章句以爲知仁勇之事以分言者止自一人之身合而言之聖人全此知仁勇其次當兼知仁勇也以等言者各因氣質分高下而言之勇者用力然後及乎仁仁者用力乃能及乎知也然則入德之序知居仁之先成德之序仁居知之首氣質之等知在仁之上此其所以縱橫錯綜而不同與

芭山張氏曰三近非與生安近與吾之本性近耳近者切近之近非遠近之近近卽未離本體之名○好學卽理會達道知卽知此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不泯于吾心者是知其不離吾身者卽是學重近知不宜淺講好學以工夫尚在後面○行非求行乎仁卽是行此達道推力行自然眞意流貫倫常中此便是近仁不必作兩層說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雲峯胡氏曰黃氏云此節當一部大學大學以修身爲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修身爲要上文言修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卽大學逆推修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

也此言修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節
大學順推修身之功効至於家齊國治天
下平者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天下之人生與
我同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
最廣除却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
友之倫故大學言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朋
友之交是從起道合之人說恭中庸是修
道之事教君子之書也交字不可輕讀過
程氏復心曰三知見道之方三行達道之
路三近入道之門以達道言君臣父子夫
婦昆弟朋友非達德不行達道以言知仁
勇非誠不行以其分言生學困知一知之次
也安利勉行仁之至也知之成功一勇之之
至也以其等言生知安行知爲主學知利
行仁爲主困知勉行勇爲主皆達德之行
也以其近言好學知之近力行仁之近知
恥勇之近乃入德之事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十一　晃

林次崖曰。知斯三者與知所先後一般。不
是空知。是眞箇去行了。不然怎說得知所
以修身。
芭山張氏曰。知所以修身。就上文三近看
出。五所以俱有工夫在。方孟旋云吾以達
德行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即是吾
身行于天下國家處。豈不足治天下國家。
按方說甚確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
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

無忘賓旅今桓公葵丘盟書中語

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
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
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
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
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
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
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
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
視臣視民之別也、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十一　辜

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
序有條而不可紊、
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
而不變、故曰經、
倪氏曰經者常也。即所謂庸也
雲峯胡氏曰羣臣相去疏遠則休戚不相知
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
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
其子乃可耳體字子字皆心誠求之者也
三山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
是雜家鄉而來須寬恤之若謂四夷不應
在諸侯之上〇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
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謂正書所謂
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爲師則不臣者也
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程子
||、道就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
親之道、
陳氏曰、經有九、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

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眩音縣

其歸一件、蓋敬大臣體羣臣、其本從尊賢
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illegible]
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修身來、
朱子曰、體羣臣章句與呂說體字、雖小不
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
新安陳氏曰、視臣猶四體。移之股肱大臣
豈不可乎、朱子所訓不可易矣。覲下文忠
信重祿所以勸士。釋云待之誠而養之厚
蓋以身體之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
則體字謂以身而處其地而察之。可移易否
乎。
通考程氏復心曰、言九經施之治天下國
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大學新民自
新為先、中庸九經修身為始、太學止於至
善、與中庸依乎中庸合、大學所止以敬而
入、中庸所依以知仁勇入、貫之則皆誠也
東陽許氏曰、此第三節
林次崖曰、治天下國家只是九經。九經下

勞頭便說修身。修身便是拔上面修身說
來。前面許多說話。皆是為修身而設也。後
面許多說話。皆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文
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下文說治天下
國家有九經。而始于修身。大學釋新民必
先自新。即是此理。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閒去聲

新安陳氏曰、表儀也、如書所謂表正萬邦
之表。得賢以師資講明、故不疑於理、
北溪陳氏曰、不惑是理義昭著無所疑也
不眩是信任專政事舉無所眩迷也
朱子曰、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
足財用乎、如織紝足以足布帛工匠可以

足器皿之類
雙峯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
器用。一人之身豈能自工之所為備如農
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
得財以贍用推此可見其餘蓋農工相資
則上下俱足
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
腹心也百姓勸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
父母庶民子來是也
雲峯胡氏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
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
身取則也、章句以為即是皇建其有極、皇
極建而九疇敘、君道立而九經行、其旨一
也、尊賢尤與修身相關、修身則道成於己
尊賢則見道分明而無疑、章句曰此九經
之效也、道立是修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
效、
通考東陽許氏曰來百工是招徠諸工人

在國如織絍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
皿之類章句通功易事農末相資足農通
於末末通於農則財足彼此皆足只是一
串意是言舉天下之財用足也舜命垂共
工列在九官周工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
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人未嘗以工事爲
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有餼
稟以養之則天下之習此藝莫不勉爲工
巧而天下器用無不足柔遠人謂無忘賓
旅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
及商旅之徒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注德
之所施者博貼懷諸侯意威之所制者廣
貼天下畏之天下舉四海內外總言蓋懷
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爲一家中國
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異類
莫不畏服矣

蔡虛齋曰懷諸侯本是德乃曰天下畏之
何也蓋德之所施者博二句雖似平說下

句又自上句而生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
自有不威之威是威生于德也此畏字非
畏威懼討畏不義以負上也蓋從德生威
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
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
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
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
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
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

令平聲　稱去聲　稾古老反　委去聲　積子賜反

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
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
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
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
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
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
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
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

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齊齊
其思慮明明潔其心齊明以一其內盛服
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
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
之時動靜交相養也此所以修身

雲峯胡氏曰齊明盛服靜而敬也即首章
戒懼存養之事非禮不動動而敬也即首
章慎獨省察之事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以身言而心在其中
然主乎理義而言曰養身主乎德行而言
曰守身主乎天理之實而言曰誠身主乎
事理之正而言曰修身正心者修身之先
務事親者修身之大節持敬者修身之要
法體道者修身之實事又心以其所主宰

[illegible]　試音考　上時反

者言敬以其所持養者言道以其所踐履
者言之所親愛以下五者以其所應接者
言
通考東陽許氏曰聽讒言則知人之道不
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尚德而
與賢者自相背馳此三者而後能貴有
德者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
族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
前言敬大臣則不貳是專一任意後言官盛
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任使謂
足以任其使令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
利而所收者廣斂之又薄則民皆殷富而
愈力矣
周禮天官宮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內
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
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食吏祿廩也稍
者出物有漸之謂
朱子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

內稟即廩給折送錢之類是也
夏官稾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
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
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乃
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
入工于司弓矢及繕人箙盛矢器稾讀爲
芻稾之稾箭幹謂之稾
新安陳氏曰食必與事稱有功不可負無
功不可濫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
稾人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攷之而善則
上其食尤善也又賞之否者反此試之本作考
朱子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
在爲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
過所是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秋官遺人掌送逆邦國
之通賓客以路節達四方送逆及疆注疏
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覲會同者出路

節道路之節旌節也夏官懷方氏掌來遠
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
節此類皆授節送往之事
新安陳氏曰委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
禮委積註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又
司徒註少曰委多曰積
通考東陽許氏曰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
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
羇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
有積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畜聚之物
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羇旅之等
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皆委積迎
來之事也
通考趙氏悳曰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
則君行此大聘與朝晉霸時所制也虞夏
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
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
或曰齊明盛服二句乃修身實地工夫若

說欽明登徵動容中禮便是身修以後事
非所以修身也此節段段是有事做時修
身以下皆然
蔡虛齋曰不徒曰親親而曰勸親親者蓋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吾能
親吾親則人皆勸之而各親其親不然加
一親字當作美文矣
或曰官盛只是德懋懋官之意任使是委
任而使之也任者倚仗之謂任而使之則
虛心委付矣舊泥註官屬衆盛足任使令
專主優崇上說殊覺淺甚
或曰九經明曰凡爲天下國家蓋諸侯列
國皆如是不獨天王也若專作天子則周
固巳共主矣何必曰天下畏之又何必曰
遠人封邢封衛此齊桓公之治亂持危也
罷馬以爲幣褸纂以爲奉鹿皮四箇垂槀
而人捆載而歸此桓公之厚往薄來也蓋
王事終而霸事興矣

武曰往來皆當時列國卿大夫來朝聘之
人非實往來虛往名來利來之謂其人亦非
盡如季札叔向子產韓宣子之流故下曰
嘉善矜不能晉公子于齊齊桓公以女妻
之有馬二十乘及寓公之類與夫晉卿皆
楚材之類皆所以柔遠人也往來二字不
宜大狹爲之授節豐其委積詎一端以見
之耳沾沾拘泥者非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
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
雲峯胡氏曰修身不實則欲不得以間理尊
賢不實則邪得以間正親親不實則疏得

以間親推之莫不皆然
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誠爲樞紐論誠雖
至誠者天之道處而始詳而誠之名已見
於鬼神章誠之不可揜之一言誠之意已
兩見於三德九經行之者一之二言矣誠
之不可揜以實理言兩行之者一皆以實
心言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以其序言齊明盛服非
禮不動所以修身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所
以勸賢自修身之始推之尊位重祿同其
好惡所以勸親親自親官盛任使忠信重祿所
以勸大臣與士自尊賢之等推之時使薄
斂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姓百工
送往迎來朝聘以時厚往薄來所以懷諸
侯自親親推之以其實言九者皆所以行
之自誠之學推之大學自修身至平天下
在先誠其意中庸自修身至懷諸侯行之
一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朱子曰言前定何何若實不脫空也纔一
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閑特不
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
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特便易得屈
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此一句
又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
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
得

陳氏曰上凡事一句乃包達道達德九經
而言下事前定一句乃指其事而言之也
須氏曰言誠而必言豫者教人素學之也
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取之不窮矣
雲峯胡氏曰上文言達道達德九經之所
以行此則總言凡事之所以立蓋曰是誠
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
素矣如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可立
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前定正與
上二行字相應
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所以申明上豫字
也非以豫與前定爲誠乃是所當豫所當
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

北推從命任謂求
又本天謂之頭

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朱子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新安陳氏曰所存所發指心而言所存靜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應接時也

問凡事豫則立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乎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朱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矣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眞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眞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即大學之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身即大學誠意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朱子曰得之

陳氏曰此一節又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意須自誠身明善始緊要在於明善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物致知眞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雖欲誠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故必明善乃能誠身至於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往而不通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雙峯饒氏曰前言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言則修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

雲峯胡氏曰此以在下位者言見得上文九經是在上位者中庸之道通上下皆當行也故上言尊賢此則言信乎朋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上言修身此則言誠身其道一也□齋云此一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正心修身而言必是所存意是所發故章句釋誠身兼所存所發言之上文曰知天而此曰明善善即天命之性天命無有不善學者當知夫至善之所在是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天不可不知善不可不明又見三德必以知爲先也

修必事四雙饒已容說
身先親句峯氏洋氏贊

通考程氏復心曰第四節包達道達德九經總言之豫與前定一皆誠也言不跲事不困行不疚道不窮欲先立其誠也推言素定之意治民獲上信友順親皆誠與之用明善誠身之本以入德言則修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

東陽許氏曰此節專提撕不可不誠之意推至於誠身而止誠身又在明善明善即格物致知誠身即意誠心正身修也事素有誠則雖事變之來亦無所疑不誠便有困屈行素有誠雖處夷狄患難莫不從容不誠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者有誠則應物必當出之無窮又曰自章首皆言上之率下此言在下位却主下事上說益修道之教無所不該經四道字謂有其法

也

董氏彝曰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誠身大學細論其節目之詳中庸統論其成功之大

林氏崖曰所謂修身亦即上文修身說先立乎誠而又歸于誠身者誠原不在達道達德九經之外只其寔處就是誠也故擇善固執工夫只是知仁勇立誠工夫亦不外知仁勇故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曰不說朋友信之却說信乎朋友正類緊到自身上去所謂豫道也若泛從朋友上覓箇信來恐愈不得信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

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問明善擇善何者爲先朱子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

東陽許氏曰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

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爲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

朱子曰誠者天之道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爲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爲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已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問在天固有眞實之理在人當有眞實之功

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天道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爲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曰善

北溪陳氏曰天道人道有數樣分別且以上天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元亨而利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間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白黑萬古皆常然不易又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萬古皆然無一息之差繆此皆理之眞實處乃天道之本然也以人道相對誠之乃人分上事若就人論之則天道流行賦予於人而人受之以爲性此天命之本然者便是誠故五峯謂誠者命之道者人得天命之本然無非實理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皆不思而得不學而能即在人之天道也其做工夫處則盡已之忠以實之信

特下章分承仁知勇非是

凡求以盡其誠實乃人道也又就聖賢論之聖人生知安行純是天理徹內外本末皆真實無一毫之妄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而自得如人行路須照管方行得路中否則蹉向一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路中行所謂從容中道此天道也自大賢以下氣稟不能純乎清明道理未能渾然真實無妄故知有不實須做擇善工夫行有不實須做固執工夫擇善是辨析衆理而求其所謂善致知之功也固執是所守之堅而不爲物所移力行之功也須是二者並進乃能至於真實無妄此人道也

雙峯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近

知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知以成德之序言也論誠之者則先知而後仁以入德之序言也

雲峯胡氏曰自此以前十六章言誠之不可揜是以天道言誠上文誠身是以人道言誠所以於此總兩者言之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不勉而中者安行之仁不思而得者生知之知從容中道者自然之勇此以上皆言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此以下兼言仁知勇聖人成德之事論語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此以上見之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此以下見之下章盡性仁也前知知也無息勇也傳厚仁也高明知也悠久勇也如地之持載仁也如天之覆幬知也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勇也往往皆言仁知勇而於此始焉至論學知利行之事擇善爲知固執爲仁又

亦仁徐知先知後仁雙峯饒氏巳許許氏說辨

依舊先知而後仁其所以開示學者至矣

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五節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者天之道指此理而言誠之者指心而言下誠字雖指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卽天也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

蔡虛齋曰誠者天之道二句是相承之言非相對之言○

或曰誠者無妄而體物者也以有誠之者而誠乃見節所謂天之道亦性有這誠之人天心毫有可指處正見誠之是人身上的事必不容推談實實有體受工夫在○誠者非從就賦昇之初言乃指有生以後眞實無妄而渾全天理者言故曰天之道言與賦昇之初不異耳若以誠者爲賦昇此亦人人所同何獨以聖人明之○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

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工夫儘用功多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眞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

雙峯饒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廣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思必謹然後有以精研其

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眞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繆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爲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知此其固爲何如

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

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知是而後可以行矣

通考東陽許氏曰博學是總說一句在上面蓋爲學規模不廣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爲學之意至於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却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既問而得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可也思則必愼思之不及非愼也思之過非愼也思之泛非愼也思之鑿非愼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凝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是皆積累工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於至誠非文理密察工夫積習安能擧緣而上

王陽明曰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學射則必引矢中的學書則必操紙染翰學之始即是行了篤者敦實篤厚之意行之而不息也蓋學不能以無問問即學即行也又不能以無思思即學即行也辨既明思既愼問既審學既能了又從而不息其功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于行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

弱擇不明
愚執必強

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朱子曰此一段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弗能而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

陳氏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

雙峯饒氏曰達道有五知此者曰知行此者曰仁勉於此者曰勇實知實行而知勉者曰誠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擇乎善所以求實知也篤行以固執之所以求實行也五弗措所以求實勉之也知之實行之實勉之實則達德之實體立而達道之實用行矣

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釋此節之意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然則不爲則已一句說有弗學意爲字說學之意則必要其成五字說弗能弗措也之意推此以例其餘則當以學問思辨行上五字句絕五之字著讀五也句絕

或曰有弗學就其未學時言也若有弗學必須學學必須能非不學則已之謂

或曰已百已千只形容弗措精神非限定爲百爲千也與弗措非兩層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

鹵音魯莽莫古莫後二切

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禀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朱子曰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

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子喫緊爲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眞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莊子則陽篇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

新安陳氏曰成已仁也進學不勇卒也不能成已是自棄其身於不肖之歸非不仁而何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

中庸不可能也得此暢其意

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雲峯胡氏曰前日鮮能曰不可能此能百倍其功則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亦可謂知矣充之而義精可也雖柔必強亦可謂仁矣充之而仁熟可也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者在乎人之所以能之者在乎勇

通考程氏復心曰第六節言誠之之目以擇善言學問思辨學之所以爲知以固執言篤行之利行所以爲仁以愚柔擇執言弗措已百已千困知勉行所以爲勇此當一部大學

朱氏公遷曰此因氣質不同主乎學力而言之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使學者知所戒言必明必強知之成功而一者使學者知所勉

或曰必明必強不作推原說言果能已百已千即此是明即此是強至此則生安不過如是故曰及其成功一也○作之不已便成自然工夫到盡頭直還却知仁勇的本體惟能此道明強纔可必惟必明必強能纔是果能若不到明強地位非愚柔不可明強畢竟是工夫未盡耳。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

紐女九反好戶官之知衣之衍組

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
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
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令無此問辭而
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
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
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
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陳氏曰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
引此以明道統之傳也
雲峯胡氏曰上章所述文武周公皆是
舉而措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

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至第
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
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
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
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
之子思此章正此意也
或問章句第十六章兼費隱包大小而
言至此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也雲峯
胡氏曰十六章則兼費隱而言不言小
大而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小大而
言不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兼字包
字各有攸當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達道達德九經
凡事前皆一一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
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而隱固在其
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豈非隱者然
聖人天道學者人道又豈駕虛言而遺
事故曰包費隱是小大之中包費隱也

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章費隱專
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大者後言小
者故曰大小此章先言衆目後言誠故
曰小大
史氏伯璿曰胡氏之說似乎得之但語
焉不詳猶未知其細辯兼包之義至曰
此章不言費隱則似乎有礙此章不言
隱耳未嘗不言費也愚則以爲兼則二
義並列一章之中而不可紊包則一章
總該二者之義而不可分蓋兼有限包
無窮兼是本章所自有包非本章所有
亦不但中庸一書所有是凡天地間道
理此章無所不包雖中庸所言不過
亦是天地間道理亦在其中爾且以兼
之一字言之則各章但言費而隱在其
中不可以兼費隱言也前三章言小則
不言大後三章言大則不言小亦不可
以兼小大言也惟十六章言鬼神之事

以不見不聞與體物如在二者並列於
一章之中則不見不聞正是隱體物如
在正是費故謂此章兼費隱也二十章
以文武之政治天下國家之九經與修
身事親知人三知三行三近擇善固執
等事並列於一章之中則政與九經正
是大修身事親等事正是小故謂此章
兼小大也此二者皆本章自有其義則
所指固有限矣若以包之一字言之則
十六章只是體物之一言可以包大小
二十章只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蓋十
六章說鬼神之費處不外乎體物之一
言而體物之一言則於費之大小可以
總該之矣陳定宇所謂體物不遺總而
言之所該甚大即一物言之亦鬼神爲
之體茲非小歟其言可謂至明白矣非
體物一言可以包大小之謂乎二十章
答問政之言雖非一事然皆不外乎誠

之一言觀於造道達德九經皆言所以
行之者一一與章末語誠始詳之意可見
則誠之一言於道之體隱用費之可以總
該之矣參以或問論誠爲此篇之樞紐
處有曰費而隱者實理之用廣而體微
也此言可謂簡而明矣非誠之一字可
以包費隱之謂乎此二者皆是包涵天
地間道理非一章一書所自有者則其
所包無窮可知矣蓋費隱大小是天地
間道之體用特聖賢於中庸言之耳豈
中庸所得專哉然則雖本章所有者
不過亦是天地間之道亦在無所兼包
之中况其所謂包者又豈可但就一章
一書求之而不知其爲包涵天地間無
窮之理乎
黃氏曰中庸著一誠字鎖盡
格菴趙氏曰中庸一篇無非說誠自篇
首至十六章始露出誠字然專說鬼神

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末乃說
誠身工夫乃是人道自此以下數章分
說天道人道極爲詳悉
通考東陽許氏曰誠者此篇樞紐今以
此言觀一篇皆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
也言天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
者亦誠也天命者以實理賦於人物也
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道者循此實理
也教者品節此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
慎獨行此實理也未發之中實理之體
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中和實理之感而
位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大發
誠也顏淵誠之者也強矯誠之者當如
是也孔子依乎中庸亦誠者也道之費
而隱誠之盈乎天地者也費之小大皆
誠之所生也言鬼神見幽顯之皆誠也
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之誠
也修道以仁者體此誠也親親尊賢誠

之施也殺等之禮誠自然之節也達道
達德九經皆以誠行之也豫與前定先
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乎明善皆在[illegible]
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實夫
達德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
二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之著也尊德
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之方也二十八
章爲下不倍二十九章爲上不驕亦誠
之之事三十章至三十二章皆誠者也
末章歷序誠之以至於至誠復言天道
之誠終焉又細而推之何一語非誠也
黃四如曰此下諸章反覆誠之之義而
貫命性道教中和費隱之妙
家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
之政云云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盧
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
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云云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
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云云及其成
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
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知
云云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
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
天下國家有九經云云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明盛服
云云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
親親也云云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
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
予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
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
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
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
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聞
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朱子曰前輩都是逐段解去其初讀時

只覺首段合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蘆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都接續說去又思修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三者段後便繼以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亦似相接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乃[illegible]本來一段也

通[illegible]史氏伯璿曰哀公問政者問治人之事也孔子答以人存政舉以至於不可不知天凡五節皆所以明治人之本在於修身也下文自天下達道五至三近三節詳言修身之道修身之道盡則治人之本立矣知斯三者一節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九經四節是詳言治人之事即哀公所問之政也凡此以上皆爲人君言之耳然治人之事非人

君一已所可自爲也必在於取得其人而共治焉可也凡事豫則立一節又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在下位一節說人臣欲輔上以治人者其本亦在於修身而已明善誠身則身修而有可以獲上之實矣下之所以獲上者在是則君之所以取人者亦在是此一節終章首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之意[illegible]始露出誠身一誠字則知上文數[illegible]謂一所謂豫所謂前定皆是指此[illegible]耳如此則爲人君爲人臣凡有爲致[illegible]之任者皆當以修身爲本而修身皆以誠[illegible]要也故下節遂言誠與誠之者以卑[illegible]有二者之分誠者則無工夫誠之者[illegible]工夫章末三節正是誠之者之工[illegible]欲修身以爲治人之本者皆當如[illegible]力是固通君臣上下而言也○已上[illegible]章是第三大節皆是發明費隱

如孟子謂堯舜性之之注

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者爲言正是二大節相承之次或疑君子之道費而隱之道不止是五達道之道蓋道雖無物不有然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者惟在於五達道而已觀於十二章之末既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結之而下章遂以君子之道四爲言爲費隱之道非即五達道之道可乎章末言天道人道蓋爲下章說誠明明誠之張本也蓋自此以前皆是說用功之事用功則先知後行以學者之事爲主中間雖有說聖人事處不過亦以爲學者用功之法自此以後多是說成功之事成功則先行後知以聖人之事爲主蓋欲示學者以成功之準的也中間有說學者事處則依舊先知後行乃是授學者以至此準的之階梯也至於人道之極則亦與天道無間觀於言人道

者五章末之言可見矣其詳於後節言之饒氏分哀公問政章爲二章以屬下節者非是

蔡虛齋曰章句于鬼神章則曰兼費隱包小大于此章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與曰包者不明言但意所包含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嘗兼小大而言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修身以至于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于困知勉行大小亦皆兼言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

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德無不實德字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明

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同

葉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無所照無一不盡此自誠而明也學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故踐履之際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予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習

雙峯饒氏曰自誠明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

朱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〇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爲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爲二

陳氏曰下二句結上意可以至於誠可以是做工夫處

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也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

勿軒熊氏曰首章言性道教〇道之一字前章備言〇此但言性與教〇誠明謂之性〇生知安行之事〇先仁而後知〇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

雲峯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修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字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則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

黃氏洵饒曰首章言謂者直謂之也謂之者名之也稱〇性即首章之性惟聖人全其天命之性故曰所性而有〇教即首章之教惟賢人由修道之教而入故曰由教而入〇此明字與雖愚必明皆就心上說

右第二十一章

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〇皆自然無節次〇言人道處〇皆有下工夫節次〇

陳氏曰此章兼天道人道而言

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是徹上章言誠者天之道〇誠之者人之道〇一句分兩路說去〇則天人爲二〇也到此章方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〇指人道可至於天道〇合天人而一之也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〇致曲章言人道〇而末合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〇此下又分別天道人道

通考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兼言聖人學者之事也餘如反身而誠與强恕而

行相對亦入德成德之不同也但誠明謂性誠者天道則專爲聖人事反身而誠則通爲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在下位不獲上說從人事上來萬物皆備於我說從天理上來誠之者知行兼備者也明誠謂教先知後行而知爲本也思誠强恕則致知以後行之事也平居之日講求踐履以實其實是曰誠之行事之際加之愼獨以審實與不實之幾是曰思誠、

東陽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而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

黃氏洵饒曰此章爲第三支其下十二章爲節解

程氏復心曰此章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朱子曰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

葉氏曰至誠者蓋聖人之全德無一之不實極其至之謂舉天下無以加亘古今莫能及者也

新安陳氏曰章句又推本天命謂性一句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即天理之賦予於我而爲性者是也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察由二字用之謂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也

問盡性即孟子盡心否朱子曰盡心是就

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眞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盡言上面工夫巳至至此方盡得耳○盡巳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用他善底如馬得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山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木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變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以

非贊而何
陳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惟堯
舜足以當之
雙峯饒氏曰此與首章一般至誠盡性便
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
問盡巳之性可以兼知行言盡人物之性
恐只是主知而言且如人物之性我如何
行得他底曰盡其性者是知之行之無不
盡之云也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
之無不當之云也如新民止於至善相似
不是民之自新也止於至善乃是新之於
至善問如何盡人之性曰如教以人倫使
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
盡物之性曰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
獵之類皆是也
雲峯胡氏曰天命之性本眞實而無妄故
聖人之心眞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

爲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察
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處
之無不盡故於人物處之無不當人物之
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
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
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
以與天地參而爲三矣
東陽許氏曰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子性
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
通考黃氏洵饒曰能盡其性謂固有則能
盡人之性云云此言自然之功用只是一
理而天人所爲則各有限制其所以然○
參天地贊化育即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
學問之極力做到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
自然而然者盡人物之性皆是參贊說
九深如易所謂彌綸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察之知之至由之行之盡知之無
不明而處之無不當此二矣兼人物說○

孟子盡心知性窮理之事專就知言此兼
知行言
蔡虛齋曰惟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聖人名
號若論義理則只是一箇至誠而盡巳性
人性物性等都包完了非待至誠了方去
盡其性又去盡人物之性也更以惟天下
至聖爲能聰明睿知例之方見不可謂以
其至聖方能聰明睿知云云也章句謂德
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者恐亦如大傳易
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例蓋惟其
能彌綸天地之道方見得是易與天地準
惟其能無人欲之私方見得是德無不實
耳○盡性盡人物之性即首章致中和者
參贊則天地位萬物育矣不可謂盡人物
之性爲萬物育蓋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
不明處之無不當還屬自身事○以天道
人道分配仁知勇之說決非正意今且按
史氏之說求之以盡性贊化育爲仁至誠

前知爲智至誠無息爲勇有近似者至以
致曲爲誠之者之智則擴克之功仁也以
自成自道爲仁則其下文又自對成物之
智而言而其言仁又自與上言仁不類至
于鄭氏濟又謂尊德性章有道足與無道
足容猶君子之強章不變塞至死不變之
意是勇也其穿鑿牽合又甚矣按朱子只
是反覆推明第二十一章之意章章都有
知仁勇
林次崖曰盡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處之
無不當也緊要是知之明若不是周生民
之故洞萬物之情如何處得他停當○可
以當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道便是有以
贊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
或曰參贊就人物上見之贊乃書贊贊裹
哉之贊裁成輔相之義參字又從贊字生
來不專以能合言相參合而成者有天地
不可無至誠也

芑山張氏曰。崇齋次崖說宜玩。按小註朱子性只是一般云云。本朱子語頗然語須此亦是教化二句下。尚有如虎很便只得恆而殺之。驅而遠之等語。愚意合難策驅遠幾見仁存義正作用並行不悖雖殺處抑仍是生處修書者報削去此語非是王陽明云盡性者只在人物之性上盡離抑人物更無性可盡此言最切寔但雖就人物上盡抑先從已身上做工夫非逐人物求盡也觀格致誠正先齊治平位育在致中和之後可見○袁了凡疏義云所謂明明德于天下也。非知明處當之說此處論盡性就天機流行神感神應處說玩下文化字之義即不賞而勸不怒而感不足以盡之而況有知有遠乎按疏義此說背理蓋明明德于天下亦須知之明處之當非併知與處而空之也若云有知有處便是不化未免墮人虛無寂滅與聖賢體用不合。此袁氏求深反淺之病。必不可從。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間見迭出潛室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章體認。纔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北溪陳氏曰自形著至變化以致曲之效言

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

通考黃氏洵饒曰誠則明見在內者則明見在外致曲即孟子擴充之意致曲由明入誠工夫在知行之間物格知至之後致曲與固執並行不致曲則執德不弘不固執則信道不篤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致曲與致知不同動者誠能動物如信友獲親之類

新安陳氏曰、當看悉字各字、悉是一一推

本文語氣上下如貫何必專屬下句

致各是各要造極、
通考史氏伯璿曰蓋人之氣質不同寖汪
之發見有厚薄發見之厚處便是一偏之
曲致者推而極之之謂謂以此一偏發見
之厚處而推其發悉使之一一如此一偏
之厚所謂各造其極也
新安陳氏曰。解曲能有誠一句。承致曲而
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偏曲
者皆貫通乎全體矣
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
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
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
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
未免爲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
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發
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
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人

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
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惻隱處發
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
然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也
雲峯胡氏曰曰端則於其發之初卽推之
曰曲則於其發之偏悉推之也○曲不是
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就一偏之善能一一
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
問曲能有誠若屬上句則曲是能有誠若
屬下句則曲若能有誠二意不知孰爲隱
當曰曲也是能有誠但不若屬下句意○
問顔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顔子一體已具
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
則渾全矣
王氏曰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
有能動者也蓋發明子思意也動則變使
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
非而不知爲之者也變則改易之迹顯化

則陶染之功深能化雖與至誠相似然至
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
也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唯夫子能之
新安陳氏曰唯天下至誠與上章五字同
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言是大賢致曲
有誠之極亦同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及其
成功一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誠歟
東陽許氏曰此章重明自明而誠之意誠
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已上說動變化
就物上說又曰三誠字曲能有誠一曲之
誠也誠則形積衆曲之誠也至誠則與聖
人之誠同
林次崖曰曲對全體言。致曲工夫。是自一
偏之善推之以貫通乎全體不是止推一
偏之善以至其極也若止推一偏之善以
至其極則止于一偏不能貫通乎全體矣
或曰曲是性裏面發出來的本體中已具

足至誠能事。將曲字看得淺小便非。曲。如。
石壓笋。斜出。挪遏。抑他。不得齊宜不恐一
午正是曲。惟曲能有誠。故曲致卽誠至。
蔡虛齋曰。誠則形著明。總是充實而有光
琢。但細求之。則有此等節次。至誠之妙。就
本身言。不可以物化爲至誠之妙。然在已
之德未至于至誠。則及物之功。未至爲能
化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形者誠
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則變
註云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也。
陳紫峯曰。講形著動變化。俱要見誠字。蓋
非誠之驗。乃誠之積而自不能已者也。
或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非贊至誠。蓋此
乃其次致曲也。天下至誠能化而致曲者
亦與之同。卽及其成功一也之意。
芭山張氏曰。動變化雖就物上說。却離已
身不得。却皆在誠之者身上看出。許氏形
者明屬已。動變化屬物。裁作兩段。非也。不

必從。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仁發明人道也

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學以至於聖人之事也誠意即致曲之功即誠之爲貴之意此入德之事也自慊即曲能有誠之謂即成己仁也之意此成德之事也心廣則自然體胖成己則自然成物誠形著明、動自然有動變化之理此成德之效驗又不期然而然也但至誠能化是聖人事心廣體胖與時措之宜是通爲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其效驗不同又如此云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兆一曰肖亦互文也 與國本無神謂鬼神謂字

妖亦作祆孽魚列反說文作蠥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兆朕萌芽皆幾之先見者

通考趙氏德曰周禮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疏筮始伏羲成於巫咸卜未聞其人大戴禮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鄭氏云天子諸侯大夫之蓍筮者立卦者坐士之蓍短筮者卦者皆坐卦者坐左卒筮卦者始畫爻於地卒書於版以示主人書爻以木少牢所謂畫以木卦以版是也周禮大卜卜師龜人華氏占人凡五職皆掌龜卜之事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其名六爾雅龜之名十龜策傳龜之名八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禮家不寶藏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臧文仲居蔡以其不當僭龜也凡龜皆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墨兆春灼後左夏灼

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周禮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契以授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卜有繫帛歲終計其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則先簭而後卜小事則卜筮不相襲蓍龜皆有櫝龜櫝以木蓍櫝以葦筮之法猶存而龜卜之法則後世無傳矣葦誰上聲荊木也燋與焦同又去聲灼龜炬也禮少儀執燭抱燋焌尊去聲然火也契灼龜之木亦謂之焞亦謂之楚焞楚荊葦之類繫帛者卒卜以帛書其名繫之於龜也

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曰在我無一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

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偽，所以自能見徹。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格菴趙氏曰：惟誠之至者無一毫之不實，則萬物兆朕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不覺悟，尚何能察其幾哉。雙峯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雲峯胡氏曰：歆祥者興之幾，妖孽者亡之幾。蓍龜四體莫非善不善之幾。知幾其神，至誠者能之。即周子通書所謂無欲故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亦即所謂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但通書所謂神以妙用謂之神，此所謂神以功用謂之鬼神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爲鬼神，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此章與第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云。新安陳氏曰：至誠之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蓋亦誠之明處，誠無不極而明無不照也。祥孽皆是幾，或見蓍龜，或動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人先知之也。能知幾如神明，蓋以理之知，非如術數揣測之知也。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爲中庸。又曰此言聖人盡巳及物之性，不惟臨事動合於天，以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又只就禎祥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妖怪。又曰：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爲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詳字兼禍福言之。經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則專

指善者。妖孽，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祅，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又草木謂之妖。又曰：災祥明著，卜筮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須如此，幾乃如彼。神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也。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與上句不相乖，尤見至誠之如神。通考黃氏洵饒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靜而能慮也。前知即先覺，至誠如神，是與鬼神合吉凶。易曰：知幾其神。林次崖曰：蒙引云，聖人胸中無一物芥蔕，無一事繫累，如大虛然，故禍福之將至，感于吾心，觸于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說得好。或曰：中庸行遠自卑一章之後，繼之以鬼神爲德章，恐人幻視神，則舉神而誠之；自神而合之誠也。自誠明一章之後，繼之以至誠前知章，恐人平視誠，則舉誠而神之；自誠而合之神也。反覆咏歎，以見天人合一，明誠者、誠之者之功用如此。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知發明天道也。朱氏公遷曰：誠自人心而言，至誠如神，是鬼神之神；若所存者神、聖不可測之謂神，則是神妙之神。聖不可測是專言其德行，所存者神是兼言其德業。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朱子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物凡物都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存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關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所然後有是事○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背是自實有底如人便是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是你自去做始得雲峯胡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全不假人爲

人之所當自行爲之全在乎人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爲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句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凡天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若人之所當自行者無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句提起心之一字言之饒氏疑誠者自成不必添人一物字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殊不知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饒氏之病正坐於便以誠爲已所自成而欠一物字愚謂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以實心言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況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爲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泛指在物者則以物之所以自成者爲本而以人之

火學曰子思之言雖說天地人物事其意則在人章句得其吉故只辭人王爾

而字即承上文自字言之非是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已故章句又曰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章句既言物之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言心具此實理故以本言也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人亦物也故下文又以人之所當自行也言之道則自行此實理故以用言也史氏伯璿曰性是本道是用性是本然之實理自人言之則舍心無以見性故朱子直以心言此節誠自成一句固兼人物而言不可專主心說然道自道一句便是專指人說了觀章句下句變物言人之意可見人則能自行其道物豈可以行道責之觀於下節君子誠之之意又可見朱子此節章句凡四句上二句只順經文解盡經旨下二句却專爲指示學者設則專爲人之所當自行者言正以見誠就人分上說是以心言心主於一身故爲本道以理言

所當自行者爲用亦可專指在人者如下文章句所謂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若是則以心之誠爲本而道之行爲用又何疑之有

通考程氏復心曰誠是一箇眞實混成底物惟眞實故混成有虛僞參其間便破碎道者路也人之所當自行也東陽許氏曰人欲成已必其心眞實無妄故曰誠以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以理言用也吳氏程曰物之所以自成此言天命之性人之所當自行此道心則具此性者也故云本理則循其性者也故云用○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此指君子誠之之事也縣要在自字上此爲已之學也若非眞實無妄求以自成其已即是爲人故章句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道自道也加一

理散於事物如吾臣之義父子之親皆是
故爲用變誠言心有二意一則心有覺而
道無爲心所以爲行道之本則行道性人
爲能故以心爲在人之誠亦猶首章章句
不言性之所以爲性而言人之所以爲人
之意皆是自此以後專爲學者言之也朱
子嘗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
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事物而其用
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蓋理具於心
而散在事物心主乎身而管攝衆理問者
謂貫理貫心看來都是體者蓋但就心主
乎身理具於心處言殊不思理具於心者
又只是性可以言誠不可以言道朱子謂
誠以心言是就管攝衆理處說心道以理
言是就散在事物處說理就管攝衆理處
說心故曰本就散在事物處說理故曰用
問者但知具於心者之爲理而不知散在
事物者之乃所以爲理故如此疑耳雙峯

所見正與問者有異故曰誠即道也蓋皆
不達子思朱子之意而致誤耳
蔡虛齋曰朱子誠者自成是孤立懸空說
這一句而胡氏據之以立說看來此一句
亦是朱子未定之見蓋此章大意思正意
思全在誠者自成也一句上如何謂是懸
空說這一句到得道自道方着人自去行
且下文章句云蓋人心能無不實乃爲有
以自成是此一句已兼人言是正誠之者
之本領處安得爲懸空說邪蓋以爲着實
說則此章重處在誠者自成以爲懸空說
則此章重處在而道自道然以此章正意
求之及以下文章句玩之則誠意重而道
意輕也章章矣
林次崖曰此理具於心曰誠本諸心而見
于事物之間則曰道誠即天命之性道即
率性之道

小註云兩盡字是釋終始之終字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
貴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
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
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
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
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
者亦無不行矣
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物徹頭徹尾皆實
理之所爲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大意

若曰實理爲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
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誠者物之終
始比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
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
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
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爲
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爲皆如
無有也○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
令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
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
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又曰且如草
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朽腐歸土皆是
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
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
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
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曰孝
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
弟推此類求之可見○問誠者物之終始

成物緊俱○飞說逞氏上｜分稍非是

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泛說君子誠之爲貴
知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亦以人
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有固泛說若不誠
無物、這不字是誰不他須有箇人不他方
得、○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箇自成一句
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句了蓋人則有不
誠理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
應

北溪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
理言不誠無物誠之爲貴此二誠字以實
心言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以造化言之
天地間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
皆是實理所爲大而說之自太始至無窮
莫不皆然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
春氣流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就
一花蘂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
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實理如此不
誠無物是就人心論凡人做事自首徹尾

純是一箇眞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間斷
雖做此事如不做一般如祭義云其立之
也敬以詘至已欲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
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眞實之心則祭之
爲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設若季氏祭終
而跛倚以臨祭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
通考黃氏洵饒曰誠者物之終始此是言
天理流行誠之爲貴人道自盡天下之物
兼人物蓋人之心就人說能無不實翻一
轉說有以自成卽誠者自成而道在我者
卽而道自道
東陽許氏曰物之終始物者兼事言不誠
不字就人言
桯氏復心曰自此以上是說自成自此以
下是說成物
吳氏程曰章句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
有所爲亦如無有此以在人之實心釋終
始無物二句如或問中所論不違仁是也

蓋人之心以下又繳歸上文謂全其天命
之本而達其率性之道也
天台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
物所以君子誠之爲貴章何以天下之物
皆實理之所爲釋物字又以故必得是理
然後有是物釋始字復以所得之理既盡
則是物亦盡而無有釋終字下文又言故
人之心一有不實釋不誠二字則雖有所
爲亦如無有釋無物二字故又結之曰而
君子必以誠之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
實乃爲有以自成是申言誠者物之終始
以繳上文誠者自成也而道之在我者亦
無不行矣是申言不誠無物以繳上文而
道自道也其一字不苟又如此
林次崖曰有是誠則自然成箇物不待安
排也若無誠則雖安排亦不成箇物以是
不可不誠也道自道自明自分明責人行
道。○誠者物之終始卽誠者自成之意誠

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不誠無物
專主人之實心言此以起君子誠之爲貴
一句此子思之主意
陳紫峯曰誠者物之終始是申說誠者自
成也以實理言而兼人之實心在其中蓋
實理爲物之終始與實心爲事之終始一
也事亦物也而實心亦所以存此實理也
故只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也不誠
無物此物字專以事言誠字專以心言誠
者物之終始已該不誠無物在其中不誠
無物只在誠者物之終始內抽出一端以
引起君子誠之爲貴也
或曰此節誠者二字只泛論道理若以誠
者爲誠者之人則下文何必又曰君子誠
之爲貴物兼我與天下言下所以成物物
字專指天下言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

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己然在我者眞實無僞自能及物自成己言之盡己而無一毫之私僞故曰仁自成物言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成己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閉戶禹稷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知仁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 雙峯饒氏曰成己成物己與物雖有內外之殊而仁知之德則具於己性分之內乃合內外而爲一㝎道理○起頭說誠自成其下說成物說道自道其下說合內外之道見得誠不但成己道不但自道又能成物而合內外之道也○知居仁先者以好學言入德之知也知居仁後者以成物言成德之知也 雲峯胡氏曰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與此言仁知若與朱子以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

不必又添訓字義

而有實主之分蓋知主知仁主行學與教皆以知言故先知後仁知爲體仁爲用成己成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知仁爲體知爲用二者互爲體用愈見其性中之所有而無內外之殊者矣時措之時字即時中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中 譚氏曰誠之體爲仁誠之用爲知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由曰道 顏氏曰外成物也內成己也分言之則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言之則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合言兼總之意 新安陳氏曰深繹此章誠本自成己也誠之爲道本自道於己也此爲己之學也天命之性具此實理誠者此理之實也實有諸己故曰自成率性之道躬自行之道者行此者也躬行於己故曰自道言皆自己分內事也誠者物之根柢是乃事物之微

始徹終而無間斷者也不誠則心一虛僞有物如無物矣是以君子必鑒此而以誠之爲貴此誠之字如前章誠之者之誠之誠之正君子事也誠固曰自成然非徒自成己而已也既自成己則必成物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成己所以爲仁而體以立成物所以爲知而用以行成己而不成物是有體而無用矣仁知乃天命之性中固有之德也成己之仁存於內而道自行於己成物之知發於外而道亦行於彼固無內外之殊所以合內外而同一道也誠亦成物豈彼自成而已道亦合內與外豈徒自道而已旣能由體達用由內合外則見於隨時以舉而措之者豈不皆得其宜也哉由成己之仁發爲成物之知則知固自仁中出又能合乎時措之宜則義又從是而生而義亦自仁中出矣仁也知也義也一以貫

添又僅理
一字獻

存從氏說
疑王此

之皆實理之條目也通考史氏伯璿曰誠者自成是理之自然未說到人力上下句道自道方是當著力處陳氏實此者也實有諸己之言則未免有攙說人力之病蓋未達誠自成只是物物各具一太極之實理而已之意也其曰率性之道躬自行之亦似未當躬自行之亦非所以言率也其曰誠之為道云者此則饒氏誠者天道之意而誤爾東陽許氏曰前自成謂自然而成後自成謂自已成就也仁知皆性之德合內外之道也時措之宜即時中也性之德合內外之道總仁智言程氏復心曰成己仁之體成物是智之用何氏潛齋曰合內外而為仁智者誠也甫田王氏曰誠者非特自成一己而已也又所以成物也故章句以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

彼矣以釋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章句以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以釋之所謂克復為仁以成己知周道濟以成物也性之德也指誠之成己成物故章句言是皆吾性之所固有者此也合內外之道也指仁知故章句言而無內外之殊者此也故時措之宜也言誠一也以其成己謂之仁以其成物謂之知而時措之無不可合言之則誠而已矣故章句言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章句之謹嚴又如此黃氏洵饒曰故時即時中措之宜聖人地位吾性之固有謂知行既得於己指實理陳紫峯曰誠者自成也二節言理本實而人當實心以成己也誠者非自成一節言人能成己則自能成物也蔡虛齋曰章句體之存用之發者猶孟子言仁義為並舉體用意耳非以知在外也

[illegible]內而發于外耳若說在外則非性之總矣○合內外之道道字意輕先儒皆以為與道自道之道同殊未可曉不抑此豈有當行意邪此據理之本然而言彼以理之當然而言林次崖曰成己則能成物理之自然也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為而自然及物也成己而能成物者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也蒙引既成人子且有以致親允若而成吾親之說似未是依此則下文時措之宜辨說○成己固性也成物性之發用處也故曰性之德○總是一心但有所存所發之異故曰合內外之道知權度本公正體也以此稱物度物用也雖有體用之分總是一箇權度以此來看便覺明白王氏註可玩或曰仁知特就見成性體指出名目就成己處指而名之曰仁就成物處指而名之

曰知猶謂之中謂之和二謂字非成己須仁成物須知也○不合外原無所謂內合內外猶云無外無內合者渾合之謂○成己仁也五句俱是發明誠者非自成己二句意只作咏嘆說無工夫但合處固是性體都根自成自道工夫來本性既合內外仁知而性自成自道者能使所合者不離故時措之皆宜措如置物一般隨置在那裏系皆要貼也與辭初曰聖人之道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非合之也吾性中無離物獨成之己亦無離己兼成之物故盡其性即所以盡人物之性盡人物之性乃所以自盡其性無二道也中庸語自成自道恐人之誤以為偏于成己而道專于內乃以所以成物合內外之道申言之豈推而極之之謂哉

故至誠無息

[illegible]同存疑數陳氏此

徵知[illegible]反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陳氏曰凡假偽底物久則易間斷眞實自無間斷

問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雙峯饒氏曰人之誠有至有不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至不至

雲峯胡氏曰首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以故字先之

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道

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

通考史氏伯璿曰論語集註一貫章有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則似不必拘也但

此處言聖人配天地之意則是說聖人而非指天地爾

林次崖曰東陽許氏謂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是也陳氏凡假偽底物久則皆有間斷及蒙引難乎有恒之說皆不可用如顏子未免違仁于三月之後謂之假偽虛誇可乎

或曰無息不專以靜時言事來即應應時即化原是不息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朱子曰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二日工夫如何有徵驗○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

北溪陳氏曰道理眞積力久克實於內自

按上文久則徵說來

存疑從校蒙此說

然著見於外如睟面盎背之類是徵驗處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朱子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著見諸家多作進德節次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不可易○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悠

遠是自今觀後見自無終窮之意又曰悠是擬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

蛟峯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乎峻則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

朱子曰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間反不如他說得分曉譬如爲臺觀須大微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積氣蓄於下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自徵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是皆功業著見如此故云德著於四方

蔡虛齋曰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illegible]

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〇至誠無息不息則久都是說內邊久則徵方說出來孫中發外也皆于中則驗于外矣既驗于外則其所驗者益悠遠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非悠遠如何有積亦猶非不息如何有久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非其積之博厚高明從何處發達亦猶久則徵意故博厚高明亦不可截作兩件事只是統說聖人功業積得來博厚又從博厚上起高明其載物覆物亦因博厚而分其類所屬耳非真有一高明以覆之一博厚以載之如天地設位然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三山潘氏曰久是久於內悠是久於外潛室陳氏曰不息則久久是誠積於內徵則悠遠是誠積於外下却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者問以存諸中者言則悠遠在高明博厚之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朱子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末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北溪陳氏曰初頭本是悠遠方能至於高厚令又由高厚以至於悠遠也物至久則成而不壞不久則雖成而易壞至此則與天地同用矣此處似說得太高妙然至誠

分屬仁知勇非是

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象著見於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推堯舜爲然蓋堯舜在位日久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久氣象也

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所以劈頭下箇故字蓋盡性仁之至前知知之至而無息勇之至也又自無息推之曰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巳自關了悠久字意在其中言積之久則驗於外悠有長之意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博厚則發達之盛而高且明此推其無息之故故其序如此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故先博厚高明而後悠久〇不息則久久字指誠而言是在內悠久指功用而言高明博厚皆是見之於外便見得悠久是指外面底

新安陳氏曰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爲而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

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徵則悠遠以下以爲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於悠久成物處云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固宜亦有斟酌饒氏直指爲無以異則言之太快而不免有所遺矣至謂下一裁指其成德而言尤未當蓋至誠巳是成德事了下文但言其常於中而驗於外者如此耳非如此而後德始成也雙峯乃曰下一截指成德而言然則上一截非成德之事耶此固所未喻者又曰悠久之悠即悠遠之悠此指驗於外者言也悠久之久即久則徵之久此指常於中者言也兼內外者外主悠言內主久言如此則兩久字皆在內章句無可疑矣令曰上久字是在內下悠久是外而底則一久字求有不同矣不唯不足以釋學者之疑又且勇於背章句之旨亦獨何哉蓋朱子皆以久爲在內者其意若曰惟其常於中故驗於外者悠遠而

博厚高明惟博厚高明故又如此之悠久悠久則驗於外者又未嘗不常於中也首尾相應如此況同一久字不應頓有內外之異若以久亦可以言外耶則上文久與悠遠分內與外又何為而不可易耶以此見朱子之精密

黃氏洵饒曰徵則悠遠以下言由體而達用博厚所以載物也以下因用以見體

蔡虛齋曰小註悠是久于外久是久于內此說未當蓋久字自兼內外也或曰然則悠遠亦兼內外否曰露出久字見兼內外悠字帶說故曰悠久即悠遠主于外而合乎內者○已自悠遠說到博厚高明却又于博厚高明後着箇悠久字天下豈有無體之用哉但曰驗于外是何物驗之但曰施于外是從何處施來內外體用便不相離

或曰悠久即博厚高明至于悠久耳成物

即嘗覆嘗載故物成耳離却上二句說成物者非

芑山張氏曰悠久兼內外言三山潘氏分屬內外悖理宜刪蒙引說是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龜山楊氏曰配合也與孟子配義與道之配同

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以持載

問此章以博厚居高明之前後章以持載居覆幬之前何也雙峯饒氏曰博厚持載指仁而言高明覆幬指知而言以入德言則知先乎仁以成德言則仁先乎知此博厚持載之仁所以居高明覆幬之前也而悠久無疆代明錯行又仁知之勇也

新安陳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

款物贊如章成說長
及變其北變滿邑

疆即天地之無疆

蔡虛齋曰上文言聖人之功用到此方露出天地字下文則專以天地之道言末方合言之以見一理蓋非天地無以擬乎聖人非聖人無以配乎天地耶子已言之矣○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就用上說也蓋亦體用一原之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非至此始與天地同用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此始與天地同體也看言字其實博厚便載物載物便配地豈略有先後耶

或曰博厚載物節重在及物此節乃言所配之量微有分別謂載物覆物即是配地配天者非也

芑山張氏曰博厚持載果專指仁而言乎高明覆幬果專指知而言乎信如饒氏之說則天有時而不仁地有時而不智天地之道亦多缺陷不能全矣此條宜刪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為一般無為而成有所為而成尚有形迹無所為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亦悠久無疆之言也

問以不見指博厚不動指高明易曉無為而成與悠久無疆似不相貫雙峯饒氏曰悠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動便是無為

惟其博厚高明悠久所以能成物不見而
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
爲而成是各正性命
雲峯胡氏曰無息便是久久便自然證驗
於外不息則久是存於中者久也悠久成
物是驗於外者久也凡功用豈無積之博
厚發之高明者其博厚高明未必能久無
能不自眞積力久中來也推實於中者久
故證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
始此誠終始悠久朱子曰博厚高明猶人
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有旨哉上章之成
已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物誠者之
事曰成物曰無顯曰無爲而成皆指悠久
之成功而言皆指博厚高明之悠久而言
東陽許氏曰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爲
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
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
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

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博厚配地云云言聖人
配天地如此者不見而章以下專言天地
以明聖人
陳紫峯曰雖有章變成之異要之章則無
不變變則無不成而不見不動亦即所謂
無爲也聖人之治天下有田里學敎禮樂
政刑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無所
作爲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
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
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
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者也
芭山張氏曰此節只就上文贊其如此不
是進一步說不見而章三句總言其自然
神化分屬配天配地似未渾融本文語意
不如此陳氏饒氏諸說功用昭著偏屬地
變化萬物偏皆不可從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
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
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
其所以然者。
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
新安陳氏曰不貳者一也一即誠也惟其
爲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
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
今夫天以後詳言之○自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至貨財殖焉專言天地之道觀此

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皆是
說聖人之道
或曰不測言物從不貳生出不能測其所
以然非生之多不可量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
有下文生物之功。
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
博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
而有生物之功如下文所云也
或曰總是箇不貳貫徹其中故能博厚高
明悠久如此博厚等字面上文俱見此只
指出天地亦如是耳正見至誠配天地處
專說贊天地者非是○博厚等不分屬天
地蓋博也厚也云云總是天地之道着一

一處中亦有全體在

道字。在天地之施功用處說。不在形體。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朱子曰。管中所見之天。天也。是天。地。大。底。也。只是天。〇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曰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效自是如此。三山陳氏曰入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具此實理。無駁雜。無有間斷。故能有此功用耳。

通考史氏伯璿曰至誠則自然無息無息則自然實於中驗於外而與天地同其體用非至誠之後猶有待於不息而後能與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力辨諸家之失皆爲其如此〇按章句上文日此四條皆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此日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兩意字正相應蓋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則未嘗不自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以天地山川積盛而能生物者爲喻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義其辭則似以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者而實則非有此事也故章句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黃氏洵饒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云云是兼言天地聖人〇不貳不息發出則盛大不貳不息體也盛大用發見於外也或曰說昭昭說撮土說一勺卷石此正見一物備萬物之體。正見不貳之妙。正見語小即語大處。〇即昭昭之多亦是天。即撮土之多亦是地。可見無一處而非天地也。非先言至小以形盛大之謂。〇入山水二段。是子思立言妙處。蓋天地大矣。即就其中舉一山木。便完備天地之理。更就山木中隨舉一物。亦莫不備天地之理。

於音烏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

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黄氏曰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

西山眞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僞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間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雲峯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天地之道曰不貳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互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天之所以爲天也

新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維天命之流行實淺遠難測而萬古不已釋之曰此天之所以爲天也淺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爲天惟在至誠無息焉耳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貳也文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淺意亦在所以字文王所以爲文亦在至誠無息焉耳遂揭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之德之純之純字總紐之曰純亦不已下一亦字妙文王維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道之於穆不已焉乃王之所以爲文非把文王之謚來詠狀所是文不在玆乎之文道之顯者謂之文所謂豈不顯者即此文之顯也作[illegible]此分擬玩味意了然矣前之不貳此之純皆以至誠言不已即無息不息也聖[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天道合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illegible]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雖專言文王實借一文王以證羣聖人也或曰前段爲物不貳即是不已意已說明天之所以爲天至誠無息即是純德已說明聖人之所以爲聖引詩只作證佐不是推出天地聖人所以然處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葉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爲天道

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哀公問政章至此爲第四大節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也○此十二章除誠明章統說起外自盡性以下五章是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自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也前五章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說此則雙峯之所言以後六章爲中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何以知之章句以發育峻極爲極於至大而無外以三千三百爲入於至小而無間以存心爲極乎道體之大以致知爲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大小非即費之大小乎下二章皆承此章言之則亦莫非費之大小而已然此皆言費而隱在其中亦猶前章之意爾繼此則仲尼祖述章發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言小德大德非隱乎川流敦化則費矣下二章又承此章而言前章承小德川流而言即費意後章承大德敦化而言即隱意十二章中前五章先天道而後

下教節俱也在於不止包兩節而言

人道者是欲學者先知天道以爲造道之準的然後由人道以求至乎其極耳後六章先人道而後天道者是又欲學者先得人道以爲進道之階梯然後可以盡乎天道之極至耳前五章言天道人道以一章間一章爲序者因三達德而分也後六章言天道人道以三章間三章爲序者因費隱大小而分也皆是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而天道人道又不過皆所以發明中庸也又嘗因此一節十二章之旨以推前二節十九章之義則似乎有相合者何則中庸除首末二章始之終之外中間分三大節前十章是一節言中庸次九章是一節言費隱合而觀之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其實皆所以明中庸之義也後十二章是一節皆言天道人道折而辯之亦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前則析爲二

節而詳言之後則合爲一節而統言之是後一節之中却該前二節所言之意也前二節則主於立本用工以立其本故但言三達德與費隱以發明中庸後一節則主於致用成功而致其用故分別天道人道以發明中庸其實天道人道亦但於達德費隱上見之此其大略也其詳于第三十三章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雙峯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

通考黃氏紹曰中庸爲傳道而作一書所言無非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君子之道蓋自其公共者言之人人皆可與知而能行也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體此道者聖人所獨也

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

黃氏洵饒曰此大哉包下文大哉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朱子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

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大處流動充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雙峯饒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

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于天者天之所以爲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于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

蔡虛齋曰峻極於天謂其高際夫天也凡盈穹壤間皆道也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也張子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此程張二夫子之言皆是極道之全體而言也所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謂禮儀威儀至小可乎

者於此可見。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
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格菴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
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問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
大哉言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
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朱子曰、得之。○禮儀
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
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
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
有三千條
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小處雖三千三

百之儀而無物不有蓋入於至小而無間
也
雙峯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
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
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
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
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
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就若語大而
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爲言然
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太山之高以
衆土之積滄海之淡以衆流之會使是道
之中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
見其爲大之實哉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
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不
以優優大哉發之耶
通考黃氏洵饒曰峻極于天其大無外威
儀三千其小無內○峻極于天高不可測
主道之功成儀三千畢不可抗至道之具

合小成大支峻不可徉

○此一節言小無內而言大哉者贊之也
或曰中庸明言大哉聖人之道、又曰優優
大哉何以謂之小。且禮儀威儀、何以入。何
以無間。蓋言道之散見于倫物間。廣博周
偏克足有餘、若此其優優大也、非可以小
言也
或曰洋洋優優二節。只是反覆形容聖道
之大、而其作用工夫、在待人而行修凝後
事也。○發育峻極二句、不對言、此道發育
乎萬物、其峻亢通極于天也、峻高大之意
○禮儀威儀便當道說若謂更有所謂道
者以貫此禮儀威儀。是岐道與禮而二之
也
芑山張氏曰聖道小大兼該、雖就小處見
大、非合小以成大也、謂指小以形容其大
則可、謂不合衆小無以成大則不可。饒氏
說未確。

是下非祭上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
行、
饒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
道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
成也、

朱子曰。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
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
緊。若不能凝。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
得。又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修德事

雙峯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已也道之小
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
至斯爲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
至道而爲已有否則道自道已自已判然
二物豈復爲吾用也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
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
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
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
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
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
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
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
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
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
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
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
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
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

學者宜盡心焉

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
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
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
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
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往而不
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
便須道問學以盡於小
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萬理具致知則逐
物皆當理會
通考黃氏洵饒曰尊德性是小支致廣大
以下節解
朱子曰致廣大謂心胸開闊無此疆彼界
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
此纔汩於人欲便卑汙矣
雲峯胡氏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

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
以移解廣大愚謂二者雖總說尊德性亦
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
爲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
止於意而爲物所昏無所謂高明者矣所
以方可言自累
朱子曰極高明是言心中庸是學底事
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爲物所蔽累是
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
庸厚是資質朴實敦是愈加厚重培其本
根有一般人實是敦厚純朴然或箕踞不
以爲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
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
以學禮
東陽許氏曰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
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
句尾言下四句
朱子曰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渾淪

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一截無下一截只管渾淪則茫然無覺若有下一截而無上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則又空無所寄

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

雲峯胡氏曰讀此者往往因陳氏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故知新屬知殊不知章句但曰存心致知未嘗曰力行致知然乎不曰尊德性所以力行而必曰存心何也大學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卽致知之事末後五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卽存心之事也若謂存心便是力行下文有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謂之非力行無以致知可乎大抵先要看本文大字與尊字道體至大心體本亦至大尊之則能存此心之大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大恐未便說

到力行處竊以爲存心不過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之卽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卽謂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微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窮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雖溫故亦不能以盡精微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雖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卽是精微之極致究其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粗疎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常然者要之存心不

上四者說已知此言未條

大故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篤乎此足矣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若致知工夫其中却自兼行而言非十分細密不可也或曰書以中庸名自第二章以後提起中庸言者凡七皆孔子之言也中庸之道在知與行子思於此以道中庸偏爲學問致知之事何也愚謂首章子思所言未發之中也卽此所謂德性是也戒愼恐懼卽此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此以道中庸屬學問之事何疑曰尊德性以下皆有而字見得存心致知是兩事末於敦厚崇禮不曰而曰以何也愚謂下而字則重在下股謂存心不可以不致知下以字則重在上股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以上四者皆爲存心之屬下四者皆爲致知之屬者蓋上四

者皆是已如此者常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未如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詳玩章句之旨可見上曰不以自蔽不以自累涵泳已知敦厚已能曰自曰已便見得皆是已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已在倉者不須多用得力但須常常照管使倉不至破敝穀不至散失毋爲雀鼠所耗毋爲盜賊所竊而已何莫非存心之事乎下曰析理不使差處事不使謬曰知所未知曰謹所未謹曰不使曰所未便可見皆是未如此之意曰不使有差謬曰知謹所未知謹便可見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未得入倉者便須著力搬運使先後接續入倉未穫者穫之未收者收之無有顆粒之或棄不爲他人之所得必至於倉實而後已何莫非致知之謂乎或疑故是舊所聞乃得之於外者與廣大高明本自如此者不同

何乃皆爲存心之事曰廣大高明是得於賦予之本然者故是所已知厚是所已能若是得於前日學力之已然者二者雖有不同然既皆爲吾心所有則但皆爲存心之事而已况性無內外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亦不過復其賦予之本然者而已○又曰胡氏說正爲破雙峯分知行而發極爲精詳可謂度越諸編但以分字以字分配章句二句之義則未必然章句此三句乃通釋五句之旨非存心無以致知即非尊德性無以道問學之謂存心又不可不致知即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之謂下四句皆當以此意推之○嘗有問中庸溫故知新與論語所言知何於朱子者朱子答以中庸溫故重主於尊德性而言所謂得其本而末自順也今如通之說則溫故反爲輕耶況存心是本子思豈應前四句皆重下股耶假如子思前四句重下股末一句重上股則章句亦當先說存心不可不致知後說非存心無以致知也謂此章中庸謂已發之中則可謂孔子言中庸皆已發則未可朱子釋篇名中字之義何嘗不兼未發之中言哉子思又何嘗不取夫子所言以名篇哉○又曰謹按章句存心致知之分固無可疑然四句上半截皆屬存心已無可疑下半截皆屬致知則似聖賢之學偏於知而不及行此所以不免諸家紛紛之論也意者於下截四句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如此則上句尊德性後備只是存心道問學却是兼知行爲下四句之綱尊德性是存心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兼知行統四句下半截亦與章句無背蓋知所以造其理行所以履其事而心則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故致知而不先有其心則具衆理之體不立而無以爲造理之本矣力行而不先存其心

則應萬事之用不行而無以爲履事之本矣故能存心則不以私意自蔽而後可以盡精微存心則能涵泳其所已知而後可以知新此皆存心以致知也存心則不以私欲自累而後可以道中庸存心則可敦篤所已能而後可以崇禮此皆存心以力行者也有所以爲知行之本者如此若以知行相對言之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與崇禮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饒雙峯陳定宇推不察此意故以知行互有先後爲說饒氏猶知其不可爲訓強說先仁後知之序陳氏併不達雙峯之旨但直以知行先後交互爲說行先於知天下寧有是哉按章句於致廣大言私意私意所蔽則有害於知故不以私意自蔽則能盡精微而知可致矣於極高明言私欲私欲所累則有害於行故不以私欲自累則能道中庸而行之力矣於溫故言已知於敦厚言已能以知對能而言正與論語學而章或問之言有异何嘗不帶行意但曰已知已能則是心所得非求知求能之事則溫之敦之但當屬之存心爲知行之本耳故已知者溫之則能日知所未知而致知之工愈容矣已能者敦之則能日謹所未謹而力行之工愈至矣觀其釋道中庸爲處事崇禮爲謹節文二者亦皆帶行意思又可見下截兼知行未必不合經註意處至其以知行相對而言之復者蓋以上截存心言之則致廣大極高明是以得於賦予之本然者言溫故敦厚是以得於前日之學力之已然者言

朱氏公遷曰學以會其畢則學字屬乎知學以習其事則學字屬乎行惟觀其對待之語何如耳○致知力行與存心致知其先後次序不同必也明此理而後能盡此必此致知所以居力行之先也必使一念

全而萬理具然後可使念慮精而萬理明
此存心所以居致知之先也蓋存心是全
此理之統體致知是各隨其理而察之故
與知行之序不同
何氏潛齋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
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如今世俗學本
末兼該精粗畢備此所以爲聖賢之學也
董氏夔曰率者所以循此性之自然通上
下而言盡者所以盡此性之極致指聖人
之事言尊者所以奉此性之大用指賢人
之事言
黃氏紹曰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
先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節朱子又以致
知居存心之後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
先而誠正之功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
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
道體之細
蔡虛齋曰此章致知帶有力行非謂學問

只是知一端不用行也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不見於行何以凝道○既曰莫詳于此
則不但有致知而力行亦在其中朱子豈
不知問學不只是知一邊工夫耶又豈不
知欠力行一邊工夫爲未詳耶史氏之說
痛快若無力行豈足以盡修德之事耶此
是大關節所在朱子宜不至有差悞也
林次崖曰尊德性是本領工夫道問學不
過是理會尊德性裏面事尊德性極重道
問學對不過日知道體之細亦不出乎道
體之大外則極道體之細工夫豈出極道
體之大底工夫之外乎章句非存心無以
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似於尊德
性反輕而道問學反重矣豈此章之旨乎
原來章句是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
致知之說然程子是爲大學格物致知而
發初非所以施之此篇也朱子平生受用
處全在此意其作病亦在此觀其論持敬

涵養處多有讀書窮理意夫持敬涵養固
有在讀書窮理之先者亦有在讀書窮理
之後者今論持敬涵養輒曰如是方可以
讀書方可以窮理其說不亦偏耶意其見
非於陸子者以是爾今說修德凝道之功
而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
不致知似皆重在致知而尊德性乃爲致
知而設似亦是平生之病而非所以語中
庸尊德性道問學之旨也且以尊德性道
問學分存心致知似亦生箇意思來說道
中庸崇禮分明是行亦屬之知可乎語錄
引程子涵養致知之說此致知豈彼致知
乎凡此皆愚之未能釋然者也姑記所疑
以俟知者
或曰以存心致知言之固無容議如何存
心止能極道體之大致知止能盡道體之
細又以下文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爲
存心之屬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爲致

知之屬恐未穩然致廣大極高明敦厚三
者謂之存心之屬是矣而溫故亦可謂之
存心之屬乎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謂之致
知之屬似矣而崇禮亦可謂之致知之屬
乎此五何乃窮理修德之事而爲凝道之
本不必分存心致知說未有不知而能行
之者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
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與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朱子曰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言小大精
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

新安此說誤

如此○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背叛與加貴與能之與○明哲只是識天下事理理而行自然矣害不及其身公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雖說明哲學聖旁觸無獨遺於不虞以保天命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說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尊德性所以克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新安陳氏曰引詩以證無道默容于思其亦有感於所逢之時而有是言歟通考東陽許氏曰前面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最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科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

字而已○史氏伯璿曰詳味語錄明哲是曉天下事理之言云云正是爲豫章陳氏識見而設何爲而又自爲此說耶愚竊以爲引詩是通證上文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歟今以爲但證隱居默容誤矣況烝民之詩爲仲山甫作山甫乃宣王中興之位豈但默容也耶蔡虛齋曰此言其於道之大小精粗皆理會貫微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然亦只是素位而行意非有巧術也乾九三進德修業却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正是此理又何嘗有甚巧術機關在故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味朱子此語又見得明哲保身之爲通管上四句不專謂默足以容也朱子此說所救甚大下文又以楊雄所言者爲是占便宜法故終被他說又云若到舍生取

史氏此條宜刪

義時又不如此論其所救又甚大○至此則道理爛熟之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境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者也非聖人而何○新安陳氏以明哲保身只是默足以容史氏援語錄以破之極爲詳明痛快○問國有道足以興何獨以言曰此對默而云也國無道而默循默之類而推之其所退藏收斂處固多也國有道而言循言之類而推之其所直前敢爲處尚多也聖賢之言蓋多是舉一隅而在學者之以三隅反

或曰隨境咸宜正是道所保合凝萃之身所謂成性以成身者也身之保便是進之疑莫在利害上說○上節只在此節見此節只是上節事其斯之謂與直指上一節芭山張氏曰陳氏云引詩證無道默容史氏云通證上文按史氏論確鑿引說宜玩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雙峯饒氏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道綱目備而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也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兼費之大小而言而隱在費之中是以此發明人道也發育峻極便是教化處發育即化意峻極即敦意三千三百便是川流意此於川流意自易見皆只言費之大小雖費中有隱然未說出以示人也下文自尊德性道問學以盡乎下二章所言皆是但言費而隱在其中且至仲尼祖述章方說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小德大德正是隱川流敦化則費矣或疑大德爲萬殊之本以爲言隱可也小德爲全體之本亦以爲隱可乎曰萬殊之本

即萬物統體一太極全體之分即物物各具一太極亦不離乎陰陽即物而亦不雜乎陰陽萬物統體處與物物各具處皆如此不離乎陰陽者即費也川流敦化是已不雜乎陰陽者非隱乎含大德小德將何以當之蓋費有大小大處小處皆有隱大處之隱非即敦化者之大德乎小處之隱非即川流者之小德乎若但以大德爲隱小德爲隱則是造費之大處有隱費之小處却不無隱也化本原上有隱事物各具上却無隱也而可乎盍亦以天道流行人性感通之理而驗之乎蓋以天道對人性言之則天道即是全體處所謂萬殊之本也非大德而何人性即是萬殊處所謂全體之分也非小德而何然天道之流行處便是敦化之意固費也人性之感通處便是川流之意亦費也天道之冲漠無

朕處固是費中之隱即大德是已人性之寂然不動處亦豈非費中之隱乎不謂之小德不可也以此推之則費隱之義尤爲易見

朱氏公遷曰率性謂道是兼人物言故推原其本大哉聖人之道是就聖人而言故贊美其大體道之極則位育之功無不臻其妙道無不體則身之所處無不適其宜戒懼慎獨是動靜兼致其功而於道之體用無不盡也尊德性道問學是明誠兼致其功而於道之大小無不凝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烖占災反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不制度之制字活字作也

陳氏曰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當聽上之所爲生今世而欲復古道烖必及身冀時不可爲自用自專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意而引此

東陽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烖及其身

通考史氏伯璿曰如此者之此字是通指愚自用賤自專今反古三者言則烖及身是三者之通戒陳氏之言似欠明潔兼之愚自用政是有位無德而欲作禮樂者亦以爲當聽上之所爲亦欠分曉但曰承上章末意而引却可備一說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

也、度品制、文書名、

禮記云禮也者猶體也

朱子曰書名是字底名字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是甚麼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收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裁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

通考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立其字形及讀之音聲

趙氏德曰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論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

音文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今曰字又外
史掌達書名于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讀
之古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
字字者滋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
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
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
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
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
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
禮應

何氏潛齋曰行同倫故禮可議也車同軌
故度可制也書同文故文可考也

或曰夫子目擊當時諸侯大夫陪臣有不
忍言者特舉此萬萬不能改者辭其粗以
告之使知大一統之義耳今天下三字內
止有位字時字尚未有德字蓋今天下就
守府之君言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
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朱子曰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
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
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居今世反
古之道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
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同軌
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

蔡虛齋曰禮樂即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
考之文也謂之禮樂者禮樂通套字要之
禮一字盡該了不可謂樂在制度內以樂
爲制度只說得樂器樂却有聲容情文度
字如何該得

或曰不敢作非與日用不知之民同遵王
制而已孔子不倍此本戒懼深心本節有
德二字不可略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
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
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
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

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
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如
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問前輩
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
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此章吾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
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
以爲盡當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
耳曰得之

雙峯饒氏曰無德是愚無位是賤作禮樂
是自用自專問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
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何也曰此章爲在
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
箇樣子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
但從周而已曰當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

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

雲峯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第十八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章末數語較之論語有三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曰杞不足徵而有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杞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歟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逸而文籍猶有存歟或先哲凋謝而賢者猶有存歟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設言其或用禮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下之所通用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狥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術時王之制此所以爲孔子之時中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論語言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焉先儒之意以謂自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自杞宋二國言之則杞比於宋尤不足徵是也愚謂以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可歎已對時王之禮言之則夫子殷人也不恐言宋之不足徵也故夏禮曰說殷禮周禮皆曰學有宋存焉然雖有僅存而非當世之法也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親親而尊尊有哀傷不滿之意焉

蔡虛齋曰此節夫子之所感者深矣一以見先王一代制作其良法美意不得盡傳于今二以見己不得取先王之遺典集其大成以垂大法于後其曰今用之吾從周者不得位而交爲下不倍之道耳不然只說從周便了何必遠引夏商云云蓋其意甚遠其抱負甚大但此意非中庸此章之旨中庸所重只在從周一意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小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人能寡過者謂堯舜之世民仁壽桀紂之世民夭鄙而人得寡過矣之人天下之人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三山陳氏曰上乎周爲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

問程子以上焉者爲三王以前下焉者爲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蛟峯方氏曰上焉者無徵則夏商也經已言之下焉者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

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朱子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已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巳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

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闊處蓋大而議禮制度小而考文莫不有以新天下之視聽而能一天下之心徵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諸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者其功用如此宏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人主一身上前章曰有其德此曰本諸身章句曰本諸身者有其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災必逮身此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事有不本諸身而為之者其末也災不逮身者鮮矣。

東陽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為徵驗爾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修德

通考黃氏洵饒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與天地同體質諸鬼神而無疑與天地同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或曰道當因革便是三王的因革。道當升降便是天地的升降至屈伸損益之道即鬼神後聖之道君子自信周如此不必迹合也。

或曰百世以俟猶云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猶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必之我并必之

百世以後也。不惑乃我自信其必然耳。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朱子曰此段是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

北溪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天道之至所以不惑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上文四句下文兩句即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即後聖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

史氏伯璿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淸所章先生皆謂不謬不悖不是知意，無疑無惑正是知意，故以此結之也。但上文六句而此只言四句，抑有說乎？蓋本諸身而未徵諸庶民，無以驗其德之可以通天下之志與否也；徵諸庶民而不考諸三王，則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亦豈足爲信從之正哉？故必考諸三王不謬，然後身所本、民所徵，皆合乎前聖之成法，自然有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之必然者矣。此所以但以四句言也。

黃氏洵饒曰：二十章知人知天與此章一意，但知人彼以知人之賢否言，此知人就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上說。

林次崖曰：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人之

至也。然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人之至則知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惟知人而至于天，故制作合於人而又合於天，不可分說。○聖人制作皆是因天地自然之禮度文而爲之，故能盡善而合於天人。若一毫不出於自然，安得盡善？然不明於天地之自然，禮度文亦不可得也，此所以貴於知天知人也。○聖人議禮制度考文，一拜一揖、一分一寸、一點一畫，都是隨物稱量過，使不差毫釐。若非窮理之至，衆物之精粗隱顯無不盡，安能如此？故蒙引曰：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盡善。或曰：此節只作贊詞，不必說繇于知天知人。存疑推原云云，非本文語意，須知知天知人道理却包括在本諸身三字內，此特指出言之耳。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三山潘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也。

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斁之心。

雲峯胡氏曰：上文言質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故申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

蔡虛齋曰：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于號令議論者也，而人皆法之；行是三重之自盡于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而人皆則之。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寡過矣。

惡去聲射音妒詩音斁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有望；在此無射，是應近之則不厭；庶幾終譽，是應世爲天下道三句意；蚤有譽，又總結以永終譽意。

新安陳氏曰：永終譽，要其終而言；蚤有譽，由其始而言。蚤有譽尚易，永終譽尤難。君子之道本不欲干譽也，自然有[illegible]乃諸身之驗，所謂徵諸庶民是也。

如之指諸以六大已不又許說
身下事款詳必采氏

史此是
氏說

雲峯胡氏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徵諸民也庶幾夙夜本諸身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振鷺二王之後助祭之詩引之則謂在彼無惡即遠之有望之意在此無斁即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行此民之敬而愛戴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何氏曰引詩無惡無射所以證上文而結之此令聞令望所以著於天下也史伯璿曰竊意未有不如此而下蚤有譽當看未有二字正是謂必有本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却不是有未能有此六者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不蚤即先之意對不字而言故饒氏以爲猶有遠也陳氏以蚤有譽爲始爲易不知子思之意正是以爲無蚤有譽之理黄氏洵饒曰是故君子動字是小支衍而世爲天下法是小節解行言即動天下法天下則即天下道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新安倪氏曰按鄱陽李氏云章句取二十七章結語分屬後二章以愚好自用章言爲下不倍然有位無德則居上不驕者也以三重章言居上不驕然下焉者雖善不尊則爲下不倍者也妄謂此二章皆平應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二語不必分屬二章李氏斯言亦不爲無理但聖賢立言自有實主前章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與章首愚好自用一句相應而相反是因以居上而言然全章除此諸外於賤者特詳貫則主爲下不倍而言也此章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而民不從以對上焉者雖善無徵是因以爲下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王天下之君子尤詳實則主居上不驕而言也以是觀之何用必疑於章句之分屬哉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大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朱氏公遷曰中庸二章章前章爲在下位者言之故重在位後章爲在上位者言之故重在德有德有位斯可用損益之營矣

襲音習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朱子曰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所謂安土敦乎仁無往而不安北溪陳氏曰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道之極也效法文武之法三代法度至周而備也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自然之運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定之理朱子謂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其律天時如不時不食迅烈必變其襲水土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乃其事也其律天時如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其襲水土如用舍行藏遭遇皆安乃其行也行以內言本也事以外言末也蓋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所以精處如此粗處亦如此潛室陳氏曰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

在其內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小則飲
食寢處襲水土者大則坎止流行小則隨
山釣水細底道理爲本爲內粗底道理爲
末爲外
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
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
雲峯胡氏曰中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
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天時水土亦只
是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
天時曰上律於水土曰下襲便見夫子之
時中遠宗其道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其
法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本末而
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
時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逢掖是末安土
敦乎仁是本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蛟峯方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
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
通考韓氏古遺曰仲尼祖述堯舜之道內

黃氏此條一定之理本乎自然四句與韓氏大同小異宜詳

也本也憲章文武之法外也末也然文武
之法本乎堯舜之道堯舜之道見於文武
之法則內外兼本末該也所因天時之運
內也本也所襲水土一定之理外也末也
然水土一定之理本乎天時自然之運然
天時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則內外兼
本末該也
黃氏洵饒曰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文
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遠宗其道則內兼
外本該末近守其法則外兼內末該本也
天之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地之一定
之理本乎天之自然之運法其自然之運
則亦內兼外本該末因其一定之理則亦
外兼內末該本也皆兼內外該本末○道
無非法法無非道遠宗其道法在其中近
守其法道在其中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
理一定之理本乎自然之運○道是法其
自然之運是內本因其一定之理是外末

該本末者道無非法法無非道言道則法
在其中言法則道在其中此下標註之意
尤詳
黃氏四如曰聖聖相傳者道自堯舜而始
明夫子所以遠宗而法在其中道之所寓
者德德至文武而後備夫子所以近守而
道在其中帝王一中庸也天時天運行之
節夫子後天而奉天時所以上律天時律
即法也水土地生成之常夫子安土敦仁
所以下襲水土天地一中庸也既法帝王。
又法天地。亦循中庸而已。
勿軒熊氏曰此言夫子作聖工夫祖述憲
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
天地之道
史氏伯璐曰或疑經文祖述憲章上律下
襲四者章句既曰皆兼內外該本末而或
問但言上律下襲二者不及祖述憲章之
意蓋目雖有四事不過二堯舜之道文武

之法不過即於上律下襲之中見之堯舜
文武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何者不是上律
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於上律下
襲而已或又疑或問所言夫子上律下襲
之實不知當以何者爲本爲內何者爲末
爲外耶曰事理本不相離精粗初無二致
若本自本末自末內自內外自外則理爲
虛器事爲粗迹精粗皆不相干矣姑以行
夏時贊易一端言之則以建寅之月爲歲
首與爻書象數皆其粗者所謂末與外也
至于正之所以當建寅爻畫象數之所以
生生不窮則有至理存焉即其精者所謂
本與內也推此一端餘可見矣
陳紫峯曰承上數章言天道人道之事盡
矣。下此復以仲尼之事終之以見中庸之
道盡于羣聖而集其大成于仲尼也。
或曰聖人之德已盡于此節下節特形容
極贊之耳。不可以此節爲道。下節爲德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沉

雙峯饒氏曰此章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

新安陳氏曰此所取譬上二句以天地之

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

通考黃氏洵饒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道變通之用辟如以下四句是夫子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底意思夫子得道之高明故無不覆得是道之博厚則無不載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道內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有盈昃愆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為大而天地為小

勿軒熊氏曰就後兩截看上一截是言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全體同其大

林次崖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畢備衆理兼該之也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仕止久速微彰柔剛動靜語默迭運而不已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北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違悖也

新安陳氏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於一本者也

朱子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矣

黃氏曰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卽小德之川流大德敦化是體小德川流是用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底亦做不得小底出來

雲峯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聚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所以聚然者所以育並行而聚然者巳包於其中聚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聚然者全體之分卽所謂率性之道卽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卽所謂天命之性卽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卽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卽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卽天地且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所以爲大大于其卽太極矣乎

通考黄氏洵饒曰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也小德川流本乎大德敦化大德敦化見於小德之川流孟子論語言大德小德皆中庸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皆大德之敦化小德川流如夫　之一貫小德者使萬物各得其所全體之分此一物一太極也大德者至誠無息萬殊之本此萬物體統一太極也

貢氏四如曰並育指無不覆載言並行指錯行代明言小大德二句此章綱領大德者夫子得是道之體如無不覆幬並育並行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之用如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盡中庸之道所以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

勿軒熊氏曰此下一截是贊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妙用同其化此天地所以爲大一句總結上文

東陽許氏曰此章三節一節言聖人工夫二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三節言天地之大而辟如既以天地比其經又以四時比

其緯祖述憲章卽攷諸三王而不繆上律下襲卽建諸天地而不悖

蔡虛齋曰此節主天地言不主萬物及日月四時也故不害不悖處便見是小德之川流。並育並行處便見是大德之敦化。

或曰不害不悖不就物與道言就天地之統物生時行言。

林次崖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者以一物各具一理初不相混也此小德川流也則各隨其性以生矣何相害乎○不相害只是各成箇物都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鱗甲意不是物相殘害○看來大德小德只天命之謂性一句便了自命處說一則曰大德敦化自性處說則曰小德川流一自源頭說一自承受說○聖人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皆小德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天地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皆小德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竊疑章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當時若不分貼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似更好

蔡虛齋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爲大之實也不要泥所以字要看爲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萬物與日月四時俱就迹上看大德小德則說裏面所主張之者也

或曰天地之所以大只在萬物四時日月聖人之所以大只在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非別有一德以主之而後成其大也推進一步說者非是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東陽許氏曰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

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兼費隱大小而言蓋小德大德隱也川流敦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敦化是費隱之大者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就天地分上言包人物於其中故交互分費隱詳見三十二章之末○又曰許氏云中庸分四大節前三節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節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大舜顏淵子路三達德為入道之門其後則曰吾弗為之吾弗能已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節言費隱其下歷叙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繼羣聖之後也第三節言誠盡覆於天道人道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二章至聖至誠亦就此章而言其極爾此說深有助於章句顯見饒氏以哀公問政章為不全是孔子之言與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自為一節不可分天道人道者之不然耳

朱氏公遷曰此章因論聖人而以天地之道明之但前章因至誠無息而言故以流行不息者為體發育之盛多者為用此章因小德大德而言故以發育流行之各有條理者為用發育流行之渾浩無窮者為體也○自天地之道言之則其道為至極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自道之全體言之則雖天地亦有不能盡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密也察明辨也

朱子曰仁義禮知之知與聰明睿知便是這一箇禮知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擴充得較大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文理密察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

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禮知寬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執牢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智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細破分條貫說來

雙峯饒氏曰章句以四者為仁義禮知之德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又言五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智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加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一陰一陽相為配對

新安陳氏曰唯至聖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禮智之體故見於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之用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

黃氏洵饒曰聰明睿知此是小支足以有臨包下文四者而言寬裕溫柔以下是節解

蔡虛齋曰。此條歷舉聖人之德在此。未說到行處。故一則曰足以。二則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文方說積中而發外處。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遍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朱子曰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

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

新安陳氏曰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林次崖曰淵泉二字俱重淵靜深也泉有本也故章句曰靜深而有本蒙引曰淵泉二字是假借非譬喻

見音現 說音悅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當其可也

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說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克積極其盛指天淵發見指見言行當其可指敬信說

林次崖曰不是至此方如天如淵至此方言其如天如淵也見而民莫不敬亦然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

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爲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蔡虛齋曰舟車以下蓋極言之不可謂極言敬信悅也若曰敬信悅則自聲名洋溢乎中國處便是極言了此謂極言天下去處也○莫不尊親謂亦知所以敬信悅也

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但仰其德
處便是他德之所感非必是聖人施德至
此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爲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此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爲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爲大德之敦化章章明矣

通考史氏伯璿曰饒氏云此章言小德即是費愚謂言費則隱在費之中矣亦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小德川流是專就聖人分上言故但爲費

朱氏公遷曰此章配天與高明配天溥

博如天之天兼形體與理言但所指之天以形體言而聖人與之相準相形相似者以理言蓋理之天未嘗離乎形體之天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朱子曰經綸是用立本是體大本即中也大經即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即是盡此中庸之道

北溪陳氏曰經是分疏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即是中者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

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唱和兄弟之相友朋友之相切磋琢磨此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爲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法之

雙峯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而理之君仁其臣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比而合之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牽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處必盡其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共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

小德不皆然此固至誠者之能事而[illegible]
之德都在其中又曰無所倚只是至誠自
然流出不須著力去做底意思
北溪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知
所瞻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
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脗合交契
渾融一體所謂知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所性之全體謂天命之
性盡其當然之實謂建其有極立之即致
中
問夫焉有所倚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
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
自知化育不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如此
知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日用間底
節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倚著
人只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
法則只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化育
是日知得節相與何用靠他物黃直卿云

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更不靠心力去思
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更
不用心力○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
而其結語一曰贊化育一曰知化育與
知如何分曰盡其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
去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
也經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如修道之
教是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
不中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
雙峯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
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
所自來也
雲峯胡氏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
曰性曰道由體之隱達於用之費也此章
言聖人之所以爲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
曰命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前曰費
化育此曰知化育費云者至誠之功有溢
於造化也知云者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

也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
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敦化是未發之
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
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
欲之僞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
通考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聖人之事也
至誠前知言至誠之能事至誠贊化及至
誠經綸言至誠之功用至誠無息言其德
徵則悠遠以下指其驗於天下之氣象功
効而言也無息則與天地相配贊化則與
天地相參知化則與天地相合無息則與
天地合其德前知則與鬼神合其吉凶
林次崖曰所謂經綸亦只是各盡其當然
之實而已各盡其當然之實經綸之義自
見如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父止慈爲子
止孝各盡其道是經也君仁其臣臣敬其
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以道相與是其綸
也兄弟夫婦朋友皆然

蒙引說大德敦化似費詞九思謂上章臨
容執敬別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流乎
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
德敦化乎

肫之純反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
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
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朱子曰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
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
鄭氏曰肫肫懇至貌程氏曰厚也呂氏曰
純全之義一云渾厚無間斷之貌
北溪陳氏曰經綸大經須加懇切詳細之
功不可有急迫躁切之意

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如何以配經綸大經蓋仁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以爲人

北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此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

潛室陳氏曰如天如淵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即聖人便是天淵

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問性命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也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前章曰如淵如天猶是聖人與天地相比並至此曰其淵其天則聖人與天地爲一矣

通考黄氏洵饒曰肫肫之義即書所謂五禮五惇哉之惇義同前章天淵承溥博淵泉而言故先天而後淵此章天淵承經綸立大本知化育而言故先淵而後天○其孰能知之與知天地之知同

東陽許氏曰前言如天如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博淵泉以爲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眞是天眞是淵非但如之而已又曰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衆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任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聖知之知字發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玉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

新安陳氏曰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言思曰睿作聖睿進一步即聖也此章言至誠見至誠即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睿言聖直括其爲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包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

通考朱氏公遷曰睿知聖知以質言仁義禮智以性言睿知聖知是生知之質若知者過之則是氣質之偏又藏武仲之知亦由資稟而得之知雖可稱而未必天理之純全也

陳紫峯曰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此功用字只作能字看即所謂至誠之道也與前

章以博厚高明爲功用者不同其淵之淵字只當靜深字看其天之天字只當廣大字看與其仁一例不可謂即淵即天也即字與如字無異語意若曰肫肫然其懇至淵淵然其靜深浩浩然其廣大也首一節備言至誠之道肫肫其仁三句中明其意也末節深贊其妙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

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朱子曰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此見於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聰明睿知却是那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也○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爲德故自家裏面却眞箇是其天其淵推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唯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

就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如此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
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爲五大節
通考史氏伯曦曰許氏云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積於內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實仁義禮智之德雖見於外實溥博淵泉積之於中者之所發也知化育立大本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天其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亦互相發也此於語錄表裏之言章句道德之說甚有折衷又曰饒氏云此章言大德即是隱愚謂離言隱而未始離乎費也經綸大經不可不謂之費至於立大本知化育則費之未嘗不本於隱可知蓋言費則不假言隱而隱在其中上章是也言隱則不可有離乎費此章是也離乎費而言隱則將論於空寂而非所以爲隱矣其實此章亦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大德敦化亦是專就聖人分上言故但爲隱○有以上十二章是第四大節皆反覆發明費隱天道人道之旨包前第二達德第三費隱二大節之意於其中亦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也通三節之意推之則前後皆是自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但前二節十九章主於用工而言所謂知大舜仁顏淵勇子路是達德所謂費隱是達道其相承之次是以達德而行達道學者事也此一節十二章主於成功而言所謂仁盡性知前

知勇無息是至德所謂費隱是至道其相承之次是以至德而疑至道聖人事也合而言之則達德衆人之所同具至德聖人之所獨全達道擧其通行者言至道要其極致者言具此達德則皆能行此達道行達道而有得而後有以全此至德而疑此至道誰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乎若又以至聖至誠兩章貫全篇之旨言之則至聖之德即達德至德之德但言章論達德至德處皆分知仁勇而各言之則知行猶二也此則會衆德於一章而總言之故中庸論德必至於此章而後爲聖之至也至誠之道即達道至道之道但達道猶有待乎人之行至道猶有待乎行人之疑則體用猶二也此則道之已行已疑於人者故中庸論道必至於此章而後爲誠之至也德爲聖之至則知行兩盡而德外無道矣

道為誠之至則體用兼全而道外無德矣德外無道道外無德此其所以相爲表裏也此中庸一書首尾相應之大畧也其詳于下○此第四節章句以爲言天道人道今皆以爲發明中庸何也日自第二章以下十章章句以爲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費隱章章句亦以爲中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下八章又皆以明此章之義者然則亦承第二節以發明中庸可知矣況下章即言庸德之行舜大孝章章句又以爲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致其極後二章亦此意然則此九章皆爲以費隱大小發明中庸又可知矣以此二節言三達德費隱皆爲發明中庸之意推之誠明以下十二章言天道人道處是申言三達德費隱而巳大抵三達德與費隱不外乎中庸而天道人道又不外乎達德費隱○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其理雖無二致然德則存於天人之心道則散在天下之事德是人所能知能行之器具道是人所當知當行之材料所以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上去者蓋必有能知能行之器具然後可以施之於當知當行之材料也今以前後所言推之則自第二章以下十章論三達德處皆反覆言擇守知行之義蓋先以人所能知能行者言也直至第十二章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其下即以夫婦之所與知與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與天地猶有憾者繼之此所謂知即達德知所能知之知此所謂行即達德仁所能行之行爾以見斯道之用自一事以極乎全體皆夫人之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章或言費之大或言費之小大小雖不同皆是全體中所該何莫非人所當知當行者乎末

後二十章所以終十章之義者又彰彰然以達德所以行乎達道者言於章中其意尤爲易見自二十一章以下論三達德處亦皆反覆分別誠明明誠難易深淺之不同蓋亦先以聖人學者所能行能知者言也直至六十七章說大哉聖人之道其下即以道體之大無外小無間者繼之此即申言費隱之義所謂大小即費之大小爾然後言尊德性道問學以下五句爲學者修德疑道之方其事不外乎知行兩端而巳德性即知仁之用也以見道之全體皆天人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二章反覆乎不驕不悖之義又何莫非全體中之事亦行道者所當知爾知行之至必如仲尼祗述章取譬之意與下二章所謂至誠非至聖不能知至聖非至誠不能爲之意而後於道之全體無所遺耳然則前後皆自知仁勇說人費隱上去者於此不難見矣○三達德與費隱是道理之名目天道人道是聖者之等級前欲指道理之名目以示人故不容不分達德與費隱爲二節而詳言之後欲明聖賢之等級以示人故不容不致意於天道人道之分別若達德費隱之旨則巳於前一節之詳此但申言其理以顯天道人道之同異處爾○道理之名目其義實聖賢之等級其義虛將欲明天道人道之同異以示人而不就達德費隱上言之則義之虛者懸空無所著落共不陷於老莊之窮眞昏默者幾希故必就達德費隱上分別出天道人道之同異然後義之虛者於義之實者上見而聖賢之所級明矣○中開三大節前二節主於立本後一節主於致用大抵中庸一書專爲開來學而設故於學者立本致

用之意爲詳其說聖人事與至誠之功用亦不過皆爲學者立本致用之準的而已唯前二大節主於立本故於入德之工夫爲詳而於聖人之事爲畧其發明中庸所以致詳於三達德費隱之義者蓋以學者立本之要非三達德無以爲入道之門非費隱無以見道不可離之意也唯後一大節主於致用故於成德之效驗爲詳而於下學之事爲畧其發明中庸所以反覆乎天道人道之同異者蓋以聖人之功用學者之致用有難易深淺之不同也前二節亦有言聖人之事處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舜大孝文無憂武王周公達孝誠者天之道不勉不思從容中道之類皆所謂以爲學者立本之準的而已者也自此之外則皆學者入德之工夫也何莫非主於立本而言乎後一節亦有言下學之事處如明誠致曲道自道尊德性道問學至敦厚崇禮之類皆是言此以引起致用之意故致曲自形著動變以下道自道自成已成物以下尊德性以下道自道自成已成物以下尊德性

人之道而君子則爲學者期之也所謂於入德之工夫爲詳於聖人之事爲畧也後一節唯主於致用故其論達德處於聖人之事則言仁盡性言知前知而又言勇無息以見聖人雖無所賴乎勇而亦未嘗無勇也於學者事則但言仁致曲言知成物而不言勇以見學問之極功卽是聖人之能事至誠能化時措之宜皆是自學者至聖人處其勇亦統於至誠無息之中矣其論大小費隱處則以聖人之道發其端道雖無異於君子之道然聖人則非學者所可稱也所請於成德之效驗爲詳於下學之事爲畧也所以前二節中雖有聖人之事亦是爲學者之法不過主於立本皆以人道言之故但當以先知後仁爲序也後一節則分天道人道而言其說天道處則是自誠而明固當以先仁後知爲序其說人道處則依舊是學者事雖則主於致用既是自明而誠由教而入只當以先知後仁爲序耳饒氏乃謂自誠明章後皆以先仁後知爲序其亦誤矣雖二十章介在立本致用之間故其說最爲詳備所以知仁勇天道人道之言皆於此章說出以此見得此章正是承前起後所在也或者猶疑舜大知聖人事也而亦統於學者立本之事可乎曰舜雖聖人好問用中則學者入德之法也○中庸之與達德費隱非有二知所以知此中庸仁所以行此中庸勇所以强此中庸者也費卽中庸之用隱卽中庸之體也中庸卽知所知仁所行勇所强而體之隱用之費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者也中庸之與天道人道亦豈有二哉天道特自然盡此中庸人道特用力求進此中庸者也達德費隱之與天

道人道非有二也天道之於達德性焉
安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自然與
之一矣人道之於達德復焉孰焉者也
故其於費隱之體用始循與之爲二終
乃與之爲一矣又細分之則三達德與
費隱亦豈有二乎哉三達德之具於性
者體也非即體之隱者乎三達德之見
於事者用也非即用之費者乎如此則
中庸一書首尾貫通義理明白
黄氏洵饒曰中庸極功只到三十二章
其下一章又是小中庸
林次崖曰語錄表裏之說恐深不然以
知至誠之道而時出之凡有血氣有不
尊親乎而至聖之德溥博如天淵泉如
淵非達天德亦孰能知之且凡有血氣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而堯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也非夫子不能知之當時之民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謂人之尊親

爲自其表觀之則易可乎

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

下[illegible]反

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

又慮學者馳騖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

通考黄氏洵饒曰極指無聲無臭

朱子曰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同洗括加絅與檾同是用檾麻織疏布爲之

朱子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不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

陳氏曰衣錦而加絅衣以蔽之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絅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已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揜衒衣錦尚絅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

不厭不必就人說疑誤人當作日

新安陳氏曰君子爲己不求人知雖闇然
若暗昧而美實在中自日著而不可揜如
尚絅而錦美在中自不容揜於外也小人
爲人惟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暴於外而
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失泯沒而已君子
小人之分爲已爲人之不同耳君子有若
無實若虛有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爲有
虛爲盈有與盈豈能有常日亡必矣常情
淡薄無味則易厭簡畧則無文采溫厚渾
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不厭雖
簡而自有文雖溫而自有條理淡簡溫皆
尚絅闇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在中
意也
朱子曰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
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
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
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
二知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

四書大全辨　中庸章句卷一　三十

以達外也
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爲己又能知道理
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之著見
於風化者由身始故自身而謹之有諸內
者甚微而見於外者甚顯故自微而謹之
知此三者而致其謹則可與之入德矣
新安陳氏曰下文言謹獨意已萠於此
通考黃氏洵饒曰的然者彰也簡而文訓
日章則暴謂昭著見於彼見於外本乎內
也微之顯此自心言○有諸內者內有得
失必形於外事之是非本乎身之得失身
之得失本乎心之邪正中庸首尾言戒懼
慎獨而中言知行是知行在存養省察中
大學誠意正心在格物致知之後修身之
前是存養省察在知行中也夫微之顯卽
理言由體以達用此就心言莫顯乎微亦
就心上言
雲峯胡氏曰中庸分君子小人而言者凡

二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
爲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
其所以爲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
淡而無味其味最長簡而無文其文自章
溫不求其理而無有不合於條理者此君
子爲已之學也不求其文之著而自不能
不著者也小人則反是矣中庸旣擧其立
心之始當如此而又提起三知字曰知遠
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下文遂以愼
獨戒懼之事繼之卽章句所謂知其在我
者則戒愼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章句之
旨融徹如此學者不可不細翫
通考涂氏潛生曰首章之顯微以事言十
六章顯微以理言末章顯微以心言然心
與理相涵理與事相貫能知此之之顯微
而愼其獨則事之微者不敢忽吾心之理
與鬼神造化相爲流通尚何彼此之聞哉
何氏潛齋曰微卽潛伏顯卽孔昭風卽敬

四書大全辨　中庸章句卷一　三十一

信之效自卽不動不言底
蔡虛齋曰詩傳下箇文之大著大字有對
酌且中庸意要有錦無錦則內空跡無物
是淡而厭簡而不文溫而不理矣○或謂
此一條通是就衣錦尚絅一事說謂衣服
飮食皆道之所在此說亦能惑人然看日
章日亡字便說不去有錦着在裏面只可
說章如何說日章日章者日向章明也無
錦着在裏面只是裏面無文耳如何又說
日亡○就衣服一端而言亦是君子之心
但下文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則已說開去
所該者廣曰日章者言其德日以光顯也
此豈特指尚絅一句邪○君子之道立心
爲已外面自然是淡不尚高遠玄妙然是
實心所存自有耐久之味自然是簡平易
徑直不見有許多皎潔光采處然是實心
所存應酬自有其度自然是溫不露圭角
外亦無區別不見有許多莖齊詳贍處然

是實心所存，妍媸自不相混。此皆據君子一段爲己之心，詳言其理之必有者如此。盡實理元自帶來，有莫之爲而爲之妙，不必說君子之道何處是淡簡溫，何處是不厭文且理，總是形容君子闇然日章之意耳，非是實事。○見于彼者由于此，此指吾身言，而內含箇心在。風之自，自則純以心言也。風則自此而之彼者也，知風之自動所由也。微之顯則自其心之形于身，感于物者言也。○彼指人，此指我，此字兼身心，不可全指心。蓋對彼字言，是人己相對身之中便有心也。至下句風之自，則以形于身而加于人者爲風，而其所以形于身者則心也。故語錄曰知遠之近，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此與章句正同。又曰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也此句即有可疑，何也？得失以身言，邪正以心言，則章句此句內無心了，恐非本文

大意，而先儒遂以爲自身而謹之，恐未免于誤也。

惡，去聲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

筆數氏說理存淹達者
引此合從疑說說非

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戒謹恐懼意。

新安陳氏曰：人所不見，人所不知也，己之志向，己所獨知也。

東陽許氏曰：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引此就心上言；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於人不及見而能爲慎獨工夫，是他人所不見，愈加慎也。

蔡虛齋曰：潛雖伏矣二句，正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君子能于此致其謹，故內省不疚而無惡于志也。不可以內省不疚做謹獨工夫，此以己能如此者言，故下贊

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三山陳氏之說非也。本文不曰內省不疚，故無惡于志。

或曰君子之所不可及二句，是危詞。見含是更無入德一路，作推原說者非。

相，去聲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並言其效。

朱子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爲窔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所漏入也

朱子曰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

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

北溪陳氏曰抑詩即是首章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意屋漏是人跡所到之地此處蓋已之所不睹須是眞實無妄常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怍君子爲已之功至此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蓋於未應接之前無人處已無非敬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眞實無非信矣○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懼後說謹獨是從內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

雲峯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爲巳

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爲已之學首章言愼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是獨內省不疚即是愼獨內省而少有一髮之疚則是胸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爲已之功也首章言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即是戒愼乎其所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是恐懼乎其所不聞諸家以敬信爲民敬信章句以爲已之敬信與下文篤恭別應此又爲已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愼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愼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其爲已之功可謂密矣

東陽許氏曰不動敬不言信是信敬在言動之前

通考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尚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爲圓竅以通明則其

下又暗人處共地則非獨人不見已分說自說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而愼之於已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愼接此發得已所不知之意分曉愚竊以爲首章以隱微並言隱是幽暗之中微是細微之事惟幽暗之地有細微之事故有所謂獨此處說不愧屋漏則屋漏但是幽暗之中未有所謂細微之事故但爲已所不知之地能不愧於此即戒懼不睹不聞之謂也

或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躬行之恭也民自從之不待賞怒耳非倂賞怒而無之也堯舜雖聖不廢刑賞說入道家無爲滿淨者非是

假格同鈇方無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莝音剉

詩商頌列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新安陳氏曰。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修有謹獨。戒。懼。之。本。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

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朱子曰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自章首尚絅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當別爲一義與前章不同

陳氏曰篤恭是中解不顯二字雖無人之境亦恭是篤厚其恭也

東陽許氏曰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朱子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

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說學須爲已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說人致敬於已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五節說不顯篤恭其功効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

雲峯胡氏曰此兩引詩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效也唯其不言亦信而所以無言而人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其不動亦敬故篤恭不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爲已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如此夫德顯而百辟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妙殆有不可測者要之中者性之德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戒慎恐懼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此所以爲至德之淵微而有自然之應也

新安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絅闇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

通考東陽許氏曰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尋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即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効至此已盡下段只是形容不顯之妙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此四節皆以承上

文言之則似饒氏前節効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之說疑於兩兩隔越不見章章各自相承之意而通說似乎可取但章句於相在爾室節云則其爲已之功益加密矣則是潛伏孔昭之詩爲已之功猶未如此之密也於不顯篤恭節云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則似奏假無言之詩德猶未如此之深效猶未如此之遠也其意若曰有前二節工夫則有後二節效驗工夫已密慎獨而加密戒懼故效驗已遠奏假靡爭而愈遠篤恭天下平惟通以爲已之功加密與德愈深而效愈遠二句以爲此章對首章而發故以此二節效驗皆承不動不言之意而分殊不思奏假靡爭爲篤恭天下平之效分明一淺一深不動不言同爲戒懼之事若如此分則不言之效淺不動之效深恐無此理況經文先不動後不言過乃倒置其序以爲此二

此論合理

節相承之次可乎天下固無能愼獨而不能戒懼有靡爭之效而不能致天下平之理但此章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說工夫自當自踈而密說效驗自當自淺而深雖有漸次正不害其爲有則俱有也然則雙峯之說似乎得章句之旨通者分二節效驗承不言不動之意固支離而不可曉若以此章對首章爲工夫踈密效驗遠近之說。如所謂首章是致中而後致和篤恭是已致和而益致中之云。則是天下眞有兩等戒懼眞獨工夫。首章本章。互有先後果是二時做工夫。先後如此不同邪。殊不思戒懼只是一樣戒懼。愼獨只是一樣愼獨。特君子無時不戒懼。亦無時不愼獨。謂先戒懼而後愼獨則戒懼之前又未嘗不愼獨。愼獨之後。亦未嘗不戒懼也。蓋動卽愼獨。靜卽戒懼。動靜無端。故立言之序。互

有先後。無所不可耳。

黃氏洵饒曰上五條詩始學成德踈密淺深之序下三條詩贊不顯惟德功効○大學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卒歸于天下平中庸始於戒懼愼獨而卒歸于篤恭而天下平

芑山張氏曰。史氏辨正雲峯以致和而益致中之說甚確。小註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數句宜删。

輶旧酉二旨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

輶輕也　倫比也

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

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别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朱子曰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歎。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夫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爲形容如此。今爲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遽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自衣錦尚絅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

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未曾做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曰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學者能如此收斂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方能以愼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首章是自裏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貫相表裏也

雙峯饒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

王氏曰此章是結尾舉一篇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蔽於密者也

雲峯胡氏曰此篇當作四節看節節意相承第一節承上章極致之言恐學者騖於高遠引尚絅之詩言下學立心之始結之以知微之顯第二節承知微之顯之語引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以資之自愼獨說歸戒愼恐懼而結之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第三節承不動不言之語引詩云無言不顯以極其效如此第四節承不顯之語三引詩至于無聲無臭以形容不顯之妙至如此朱子又恐學者因無聲無臭之語而又騖於高遠也故結之曰非此德之外有此三等然後爲至也蓋所引之詩似有等級然其妙非杳冥昏默之謂非虛無寂滅之謂也故必提起德之一字言之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潤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耳妙無聲無臭之天即吾不顯之德而不顯之德即吾渾然未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末人約而歸之於此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以爲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愼獨戒懼始終焉

通考東陽許氏曰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發於虛無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愼獨又

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耳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又曰詩中言天道之無聲無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無臭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也然上天之事無聲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則此一句亦不是虛引

史氏伯璿曰載之訓事事猶道也不過言天道之妙無聲臭之可聽聞耳事豈有所作爲之謂哉唯定字以文害辭以辭害志故有未的當之疑耳如邵說則天未是道道是天之所載也不曰天專言之則道乎如定字之云則天道始然而終不然也不幾於道在太極之先之謂乎

朱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該動靜貫始終非八德成德功夫效驗而言之中庸首末

兩章不同先言存養是體道之功先言省察是入德之序一則由體以及用一則繇費而歸隱也大學誠意專欲審夫實與不實之幾故以省察爲主焉然涵養用敬已在致知之前矣

林次崖曰此與首章語同而意不同者首章言體道之功是始學事此章言入德之序是成德事言體道之功則先戒懼而後謹獨而其意周以切言入德之序則先謹獨而後戒懼而其意益以密在學者用功之初必常存敬畏而尤致謹於獨然後工夫周匝而於道無少離若工夫向成處則必謹於獨知以至於已所不知然後工夫細密而於道益以深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蒙引似未分曉其動靜之分皆是先儒之說愚未敢以爲然

陳紫峯曰中庸一書始之以天終之以天夫學所以學爲人而始終以天焉者天人

一也不天不足以盡人故始以天命之謂性自天而人也終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則自人而天也

或曰至矣是言德之至非以詩言爲至也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正歸到微之極微處

芑山張氏曰全章只是引詩咏嘆以見君子近裏工夫無往而不與中庸合即無往而不與天命合也位育自戒懼始學者不可躐等此意于言外見之說一節密一節者非是蓋中庸前此道理都說盡無復進步處逐節引詩皆收拾議論不即不離就工夫實說便呆甚

第三十三章

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于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溟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

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爲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爲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者的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如之歎吁豈易哉

雲峯胡氏曰右須看極致馴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事即所以上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朱子教人之深意備見於篇首所採子程子之語及此篇末之語學者當合始終而參玩之以求無負於朱子之教云

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此章爲第六大節

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凡八引詩自爲

一支首章之畧散為三十二章之詳括
盡於末章之畧○此無節解之一支
韓先生謂末章當自為一支章句於本
章之下註作大字書意亦可見
史氏伯璿曰右一章是為第五節

道以由行之用言

當去鋒下自同

 經正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中庸或問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

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常有所

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

朱子曰在中是言在裏面底道理未動時恰好處纔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非以在中釋中字新安陳氏曰此以不偏不倚與無過不及交互發明以見非截然而二朱子曰未發之中是體已發之中是用

格庵趙氏曰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卻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大過不及處

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

安見程子所云不易不包平常二字

禪時戰反

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

非平常矣

朱子曰譬之飲食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珍異不常得之物則可暫一食焉能久乎北溪陳氏曰程子以不易解庸字亦是謂萬古常然而不可易但其義未盡不若平常字最親切可包得不易字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平常然後可以常而不易若怪異之事人所罕見但可暫而不可常耳平常不易本作一意看新安陳氏曰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與高明對君子中庸小人無忌憚者反中庸朱子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問堯舜禪授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曰堯舜禪授湯武放伐雖其事異常然皆是合當

如此。使只是常事。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便即是經。

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

新安陳氏曰、未發之中、乃古人所未言之精義、

朱子曰、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〇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理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

曰張子之言如何、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眞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

張子曰、學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曰呂氏爲己爲人之說如何、曰爲人者程子以爲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亦及乎此、則是以爲人爲及物之事、而涉獵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爲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已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

瑩、乃似聖人强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强立、而未發之際、亦豈若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藍田呂氏曰、爲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乎功名、爲人者亦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有未及乎爲人、而濟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人導之、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尤喜怒哀

荀揚釋子論性詳見孟子告子篇案註

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修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

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

此言性與道之全體　此言性與道之大用

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雖鳥

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爲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

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

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踈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

無知愚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

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

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

朱子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格菴趙氏曰天於賦予處屬流而不已斯之謂命人於稟受處該全而不偏斯之謂性。黄氏曰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特殊其名以別天人之分耳○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統四端制萬事哉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就爲利於時爲秋物之斂藏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

地元亨利貞之理真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北溪陳氏曰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又曰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淡須就渾然一理中看得界分不相亂。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狼虎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化書曰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師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孟春之月魚上水獺祭魚詩傳云雎鳩水鳥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

朱子曰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裏面做出底道理○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覺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問虎狼蜂蟻之類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而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加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潛室陳氏曰飛潛動植各一其生而不可換便是率處若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即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陳氏曰因人生氣質之異而有過不及之
差故於性有所稟而不能全而所謂道皆
亦乖戾而失其本然也聖人清明純粹出
理分明故因其性之自然者爲之品節而
歸之中使無過不及以爲天下後世法使
萬世皆得以通行是謂之教○辨其親疎
之殺如爲之立五服自斬衰至緦麻之類
別其貴賤之等如爲之立君臣上下長幼
之序爲之制度文爲如三千三百之儀輕
重疎密各有等級之不同爲之開導禁止
如司徒教民以任卹睦婣之行及糾民以
不孝不弟之刑因其材質之宜制其取用
之節如教人春耕夏耘秋斂冬藏穿牛鼻
絡馬首之類
新安陳氏曰所固有謂道所本無謂私欲
所至難謂異端之空寂所甚易謂吾道之
教
陳氏曰釋氏以空爲宗以未有天地之先

爲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爲幻人事都爲
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真空老氏以無
爲宗以道爲超乎天地形器之外如云道
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
有箇虛空道理都與人事不相干涉不知
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又曰老氏清虛厭事
釋氏屏棄人事世儒或訓詁解析而理不
則或詞章綴緝而義不通管商功利之徒
雖做得事業亦只是權謀智術之私而非
物中義理去做皆非所謂教矣
西山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
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爲性以虛無爲道
管商以刑名功利爲教者真妄是非不辨
而明矣
朱子曰因其所固有謂今人把學問來做
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
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因其所甚易是
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

守著這一箇物性。新安陳氏曰學問思辨致知之事也持守推行力行之事也
曰率性修道之說不同孰爲是邪曰程子
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
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
以得名非指修爲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
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
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爲私
意小知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

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爲道
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爲之後而反由教以
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
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
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
之病也至於修道則程子養之以福修而
求復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獨其
一條所謂循此修之各得其分而引舜事
以通結之者爲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

覆音

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呂
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
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
於此又推本之以為率性而行雖已中節
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
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
以又當修道而立教焉則為太繁複而失
本文之意耳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為言似
亦不親切也

程子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理天命也順
而循之則道也又曰天降是於下萬物流
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是所
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
馬底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底性又
不做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
朱子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
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
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
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
在人曰性也○程子說物物皆有箇道理
卽此便是道循性者是循其理之自然○
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
道也
藍田呂氏曰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
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蕞爾之形體常
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

所賦遂至乎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
得於天者不良則何患乎不中節乎故良
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
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
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
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
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
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
輕自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
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
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
朱子曰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
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
潛室陳氏曰呂氏只就人性起蓋不見天
地大化故其說性說道說教皆不周普流
通此朱子所以不取
廣平游氏曰天之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
具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
則道在我矣若出於人為則非道矣
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
命之理而已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
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修焉率之而
已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
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
之生卻是修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敗以取禍又曰修道
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
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修之
有
程子曰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
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
而不與焉者也
朱子曰修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修之
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

然非聖人不能盡。故程子以舜事明之
陵陽李氏曰此人自其性之本然者而推言之所引論語雖非本文之意大率以為一節其本然非私智所能與耳
藍田呂氏曰循性而行無物挠之雖無不中節者然以稟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無小過不及故品節之斯之謂禮閔子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切切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侃侃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不及者不可以不修此先王所以制禮
藍田呂氏改本云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為法於後世不可不修

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為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真以為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為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裎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為王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為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性為非性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

龜山楊氏曰臨川王氏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廣平游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天命也若遁天倍情則非性矣
龜山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

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觀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

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慎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

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而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

新安陳氏曰持守持戒謹恐懼

瞭齊訂

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

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

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爲已遏人欲存

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

三山陳氏曰君子必欲存養持守以保全之者亦爲其不可離而去之如饑食渴飲之不可無也

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云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朱子曰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要於未有兆朕可睹時先戒懼耳〇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只是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要塞其來路

朱子曰、隱微顯著、未嘗有異、豈息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至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陳氏曰。此兩節是做工夫處。見得聖賢體道之功甚密。新安陳氏曰體道者以身任此道如文言所謂體仁

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即爲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

朱子曰戒懼是未有事時相在爾室尚不
愧於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時謹獨
便已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
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又就裏面剔出這
話來教人又較緊密
陳氏曰潛雖伏矣一節申明首章謹獨意
不愧屋漏一節申明首章戒懼不睹不聞
意
程子曰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
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
屋漏與謹獨道是箇持養底氣象

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

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爲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識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

朱子曰莫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已不睹不
聞處○不睹不聞是提其大綱說謹獨乃
密其細微方不睹不聞不惟人所不知自
家亦有所未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已
所獨知極是要求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
與謹獨只是一意無分別則便不是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謹
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
之際其謹可知也
陳氏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道不可須
臾離可離非道句君子必慎其獨對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句惟其道
不可須臾離可離非其道所以戒慎其所不
睹恐懼其所不聞惟其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所以必慎其獨

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耶曰以理言之

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

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
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
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
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
乎人有不善而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
理甚著不可欺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
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

也誠以爲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毫之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愼其獨者知爲己而已異乎游氏曰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知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龜山楊氏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自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爲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謹其獨也問程子擧彈琴殺心處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己自知處言章句是合二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已固先自知亦不能揜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則己必知之己既知則人必知之

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爲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悞之甚哉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擧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

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其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

藍田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

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絶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惑也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暫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朱子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邪爲二邪爲主邪爲客邪爲命物者邪爲命於物者邪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其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邪龜山楊氏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乃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邪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

問龜山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竊謂手持足行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或謂不然其說云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耳不審如何朱子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爲道是認欲爲道也伊川云夏葛冬裘饑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些私否心宋〃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將物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說這形而下之器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饑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月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類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得行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是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是和非只認得這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道理方是道龜山云伊尹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之伊尹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附纂黃氏洵饒曰而實相爲體用即是已發之中具於不偏不倚之體未發之中見於無過不及之用其變無窮即中庸而非乎常矣節經也獵涉徼幸又下一等入昏

蔽錮雜說本性說乖戾判逆說所行說學問思辨知工夫而益致其持守行工夫

曰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疑矣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為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為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修之别本也陳公之序蓋為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胸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今瘠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況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從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碔砆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物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

不必致中屬戒懼致和屬謹獨

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

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

朱子曰、未發時是那靜、有箇體在裏了、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或失其體、則大本便昏了、已發時是那動、有許多用、若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或失其用、則達道便乖了、○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潛室陳氏曰、戒懼於不睹不聞時、此則未發時工夫、謹獨於隱微時、此即已發時工夫、非戒懼何以見其致中、非謹獨又何以爲致和、血脈相承如此、格菴趙氏曰、愈嚴愈敬、是自其未發之體而存養之、愈精愈密、是自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朱子曰、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新安陳氏曰、中者心之德、吾之心通乎天地之心、正則俱正矣、吾氣順和之驗也、以吾之和氣感召天地之和氣、順則俱順矣、○由位育推其本於致中和、故曰萬化之本原、自致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用、究極之、惟大聖人能與於此、乃聖神之能事、降聖人一等而論之、由教而入者、果能盡致中和之工夫、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也、

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

陳氏曰、體用未嘗相離、有是體方有是用、有是用方見是體。

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

必天翻地覆、然後爲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

有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爲破碎之甚邪。

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

樂記曰、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殰音獨、內敗也。殈音壁、況狄二反、裂也。朱子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即吾身之天地。應變曲折之萬變、即吾身之萬物也。黃氏曰、如達而在上、固是堯舜事業。窮而在下、只如在一鄉、不擾便是一鄉萬物育。在一家不擾、便是一家萬物育。

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也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

朱子曰中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

北溪陳氏曰未發之中是就性上論已發之中是就事上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也

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為未當、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為定也、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為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為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

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為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為是也、

藍田呂氏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

也、惟觀其所先何如耳、
藍田呂氏曰、中卽性也、程子曰中也者所
以狀性之體段、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
方圓卽天地、中之爲義、自無過不及而立
名、而指中爲性可乎、
謂渾然在中、恐是喜怒未發、此心至虛、都
無偏倚、停停當當、恰在其中間、所謂獨立
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朱子曰在
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
處、于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
合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
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
者之所爲、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
及也、○如喜不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
喜之中無過不及、怒哀樂亦然、故謂之和、
問程子曰、中所以狀性之體段、猶天之圓
地之方也、故謂天圓地方則可、謂方圓足
以盡天地則不可、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

則性也、愚意亦謂性與中一物耳、自天之
所命則謂之性、自四者之未發則謂之中、
若如程子所論、豈謂性是虛物、中是著實
些箇、其不同或在此、潛室陳氏曰、四者未
發、當此境界、卽是人生而靜處、故晦翁指
此爲性、蓋發則爲情、非以中爲性也、中只
是狀其未發之時體段如此、若便以中爲
性、則是稱圓爲天、稱方爲地、而可乎、
藍田呂氏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
謂允執厥中者、又曰聖人之學、以中爲大
本、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
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
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喜怒哀樂未發
之時而已、
蘇氏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程子
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
又却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思與喜怒哀
樂一般、纔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問呂
氏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
也、恐無著落、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
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朱子曰、程子纔思卽是已發一句、能發明
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
但有所思、卽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
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

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爲已發、何也、
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
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
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乃因其發
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僞、又不足以

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爲然矣、是以程
子雖改夫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赤子之
心爲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
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爲異乎赤子之
心矣、然則此其爲未發者耶、曰聖人之心、
未發則爲水鏡之體、既發則爲水鏡之用、
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
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
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

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旣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爲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卽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純

陰而不爲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纊、雖曰欲其不得廣

絇音劬　紕[illegible]反　湮音因　[illegible]

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爲眞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約以爲行戒、尊之有禁以爲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眞爲旒纊所塞、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

從旁竊記、非惟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其間紕漏顯然、尚可尋繹以別其僞、獨微言之湮沒者、遂不復傳、爲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爲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

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

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邪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剌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

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

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爲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爲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蘇子問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朱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藍田呂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求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

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朱子曰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謂未遠乎中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

蘇氏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如何程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朱子曰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郤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也

蘇氏問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程子曰雖無聞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

蘇氏問中是有時而中否程子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郤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郤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

朱子曰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此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邵子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

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程子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造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自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

若主一〇問某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須是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旒音流冕之前後垂者黈他口反黃色冕兩旁纊也纊音曠綿也蓋以綿爲圓而其色黃名曰黈纊也

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不昧或引程子語纔有知覺便是動爲問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新安陳氏曰絇謂之拘以絲爲之著舄屨之頭以爲行戒禁者承酒尊之器名禁者以爲酒戒也

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程子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勿字便不得也

朱子曰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故前旒黈纊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節無見聞也

藍田呂氏曰人莫不知義理之當無過無不及之爲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果何爲乎回也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撓乎其間乃所謂空由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貢聚聞見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蓄有素所應有限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

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
無毫髮之差然人莫不有是心而不能者多其
故何也由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小知撓
乎其間故義理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權度
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錙兩分寸
之差也此所謂性之□出於天道之自
然非人私知所能□也□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
朱子曰孟子乃是論心自度非是心度物
○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
得那事來方而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
便怒如何執得
莊子與□□論云然之而不喜傷之而不
怒者惟同乎天地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
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
龜山楊氏曰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
心驗之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焉能執之○
又曰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

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謂孟
子之喜因其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
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於物
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
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爲則
爲出於無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
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也一人橫行於天
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
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
又曰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
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
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
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
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

[illegible]

應平聲後凡言不應者同

無爵死無諡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
已矣周人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諡而諱
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
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
乃直以字而面命之況孔子爵不應諡而
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
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
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
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

問子思稱夫子爲仲尼朱子曰昔人未嘗
諱其字程子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
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稱明道字
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
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
命人心之正也惟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
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
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
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
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

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

章之語脉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所據而臆決也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奸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

漢書胡廣字伯始位至太傅性溫厚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云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唐書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贄治春秋貞元末擢進士第後進戶部員外郎藻翰精富一時推讓性險躁譎詭好利妄言宰相李吉甫陰事憲宗貶均州再貶道州後從衡州　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遭貶柳州刺史　程子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意有淺深則可謂之小中庸則不可　藍田呂氏曰君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

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要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惟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好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惟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得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爲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朞月守者證之何如

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朞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

於此，則其次第行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繆，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

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諷誦朞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疎濶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

朱子曰，民鮮能久，緣下文有不能期月守之說，故說者以爲久於其道之久，細考二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只合依論語說。陳氏曰，子思此書分章亦有次序，皆是相接續發明去。新安陳氏曰，此數句乃讀中庸之要法。

程子曰，中庸之爲德，民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藍田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所共行，猶寒而衣，饑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不可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于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河東侯氏曰，民不能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故能久。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

去聲曰此正分明次互說 揣初委反

嗜時利反

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愚之過
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
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
何也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
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
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
中也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爲不
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
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

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汙苟賤
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
乎中也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爲
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
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
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
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
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
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

条不程頗此子阿說知

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三山陳氏曰惟鮮能中庸者久故知愚賢
不肖各隨氣質之偏而失焉
陳氏曰人莫不飲食是人間日用不可闕
處在人鮮能知其味譬如道乃天之命於
我性之所固有底不可以須臾離是人不
自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何也曰此亦承上
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
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
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
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爲

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爲
優程子以爲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
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衆論不同之際
未知其孰爲過孰爲不及而孰爲中也故
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
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
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
識彼兩端者之爲過不及而不可行哉
三山陳氏曰上章既嘆道之不行此章遂
以道之行者則之知者過之又鮮能知味

程子此說背理

此道之所以過則道行矣不行也若舜之大知知而不

藍田呂氏曰兩端過與不及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爲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龜山楊氏曰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蘇氏問舜執其兩端註以爲過不及之兩端是乎程子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猶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或以二句各爲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朞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爲知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爲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爲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

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

張子曰顏子未至聖人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藍田呂氏曰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在前後而不可爲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河東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此云擇者如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勉而中思而得者也故曰擇乎中庸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

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爲絶學無爲、而楊氏亦

謂有能斯有爲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爲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第、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

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饒子游氏曰其斯以爲舜則絶學無爲矣新安陳氏曰楊氏之說或問中已可見茲不更出餘見下章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强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强不能、而所謂强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强也、蓋强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强也、南方之强、不及强者也、北方之强、過乎强者也、四者之强、强之中也、子路

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爲强、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强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惟强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强也、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爲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强爲矯哉之强、與

傃音素嚮也

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爲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爲未然耳。

三山陳氏曰南北之強雖不同要之皆偏耳至於汝之所當強者此則義理之強得強之中矣

問言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如何是無依朱子曰中立最難譬如一物直立於此中間無所依著久之必倒去問若要直立得住須用強矯曰大故要強立

潛室陳氏曰中立者四邊虛則立不住易得求倚惟強有力者不假倚自然中立

藍田呂氏曰矯之爲言猶揉木也木之性能曲能直將使成材而爲器故曲者直者皆在所矯人之才有過有不及將使合乎中庸則過與不及皆在所矯

河東侯氏曰南方之強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君子居之北方之強子路之強似之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爲強故曰強哉矯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爲傃、固有未安、惟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呂氏曰素讀如傃猶素其位之素也

廣平游氏曰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

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

恆胡登反 釐陵之反

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

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書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

通考趙氏纂曰韻書費字在八未者芳味切注散財用也其音如論語惠而不費之

滑肴潤與襞 音晛也去

費又同韻及六至所收二費字悲位切乃魯邑名及姓如固而近費及費惠公之費不費隱之費則當讀如惠而不費之費蓋費者散也散乃廣之義故朱子釋以用之廣者正如財用之散是費有費之義又有用之義焉

朱子曰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日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褻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愼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爲夷惠之徒、既已失之、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淆諸物、於聖人有所不與、則又析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爲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爲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爲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爲言、正以其

緊居忍反 爲去聲

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爲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邪。

張子曰聖人若夷惠之徒亦未知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入於偏 潛室陳氏曰使所謂隱者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聖人亦不足貴矣謂小而莫能破者爲隱則小之爲義非與費之謂也謂之費而隱者費中有隱非費之外別有隱也

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

潑首居反

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爲精密、然但爲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爲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爲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爲

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邪、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

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

程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子思開示學者切要之語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意亦猶是也、有得於此者、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無得於心者、役役於見聞知思、爲機變之巧而已、朱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畧無滯礙耳、若見得彼、則即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

敬峯方氏曰、或問中舊說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句、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其曰必曰勿者、非有人以必之勿之、蓋謂有主張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爲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直謂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二說不同、如何、曰程子必有事焉謂鳶魚之飛躍、必有所以然者、必有存主處、勿正心謂無勉强期必、非有心著意也、活潑潑地是指天理呈露處、此朱子舊說之意、就鳶魚上言、今說却就看鳶魚之人上言、謂就費窺隱、必自存其心、則道理躍如矣、朱子謂只從這裏收一收、這箇便在、朱子兩說皆精、但前說恐人無下手處、故改從後說之實、

潛室陳氏曰、今做工夫人心不曾放去、又多失於迫切、不做工夫人心裏自在、又却都沒一事、

問引君臣父子爲言、此吾儒之所以異於佛者如何、朱子曰、鳶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亦言其發見、但渠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理、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鳶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奎

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

靡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爲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爲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似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爲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

爲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爲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爲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爲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

長吉也上點
皆段字無

分至則遂兩矣其說
常說費竟段呂說

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爲隱則其爲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瞀迷惑而無所底止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惟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爲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

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

藍田呂氏曰此以上論中此以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爲至道

上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眞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子思之意言上下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

謵修涉反一音習　滑音骨

私意也、

邪生徐無鬼篇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七聖者方明一昌寓二張若三謵朋四昆閽五滑稽六及黄帝也此六名皆寓言迷謂迷失其次之道

廣平游氏曰惟費也則良知良能所自出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而能行焉惟隱也則非有思者所可知非有爲者所可能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蓋聖人者德之成而衆人之大也過此以往則神矣無方也不可知無體也不可能此七聖皆迷之地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蓋事父母之心雖夫婦之愚不肖亦與有焉及其至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則雖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此此中庸所以爲至矣

龜山楊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光輝之大致知力行之積也人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智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耳故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祁寒暑雨之變其機自爾雖天地之大不能易其節也夫道之不可能者如是而人雖有憾焉道固自若也又曰鳶飛魚躍非大體物不遺者其孰能察之

新安陳氏曰侯氏說已見章句但其問本有人如聖人而不可知之神之語蓋侯氏亦以此爲聖人所不知之事實則非也朱子於章句已刪去此語矣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

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

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爲絶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

朱子曰、此處主意立文與大學絜矩一章相似、人多誤讀、

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土者多稱君、其下皆稱臣、凡卑之於尊、僕隷之於主、便有臣義、

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辨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謂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名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

之違、非背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强爲之說之過也、夫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

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爲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

謝氏以爲猶形影者已可見矣今析爲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爲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言之而非正爲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耳呂氏改本大畧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

在外以下爲未盡善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違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已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

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已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已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一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蓋爲此也如此然後屬

闔户臘反闢婢亦反　忮支義反

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雖纏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爲得其文意也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耳其曰不恕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忮

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illegible]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爲人者既以忮心失恕而自絶於天矣爲天地者反效其所爲以自已其於穆之命也豈不誤哉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

無物我之間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己忘物則爲己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楊氏又謂以人爲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爲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爲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爲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

又將使道爲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爲道者反爲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爲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爲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之差而已也侯氏固多疏濶其引顏子樂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爲若止謂恕己

讀音豆此許攝滴張氏子部之說

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
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
得其讀、而輒爲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
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怨之人也、嗚呼此非
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
之言、於是乎驗矣、
朱子曰、論語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
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
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
教有許多等級分明、
慶源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忠恕也
動以天者聖人之忠恕也、曾子一貫之忠

恕雖借學者之事而言、其所以異者只是
動以天耳、所謂動以天耳者、蓋於己上已
全盡了、不待推而自然及物也、如所謂以
己及物仁也、此則夫子之一貫、所謂動以
天也、
陳氏曰、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學
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
聖人之忠恕、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
是人道、
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上蔡謝氏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
出來、
朱子曰、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
○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
片、則爲二物、蓋存於中者旣忠、則發出外
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
心不十分眞實、故發出忠的心、便是恕的

事、做成恕的事、便是忠的心、
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
何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
盡能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
得盡、如博施濟衆、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
其施直欲至於無窮、方爲博施、然必安得若
是人脩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
人人如此、亦安得如此、又曰、虛者仁之原
忠恕與人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藍田呂氏曰、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
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
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
若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
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外之別、非
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爲道也
敗執斧之柄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
不遠矣、然柯猶在外、睨而視之、始得其則
若夫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睨視

之勞、而自得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
治衆人也、以衆人之所及知、責其所知以
衆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畋、而後止、不學
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
心而不自欺、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此
道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者
所以言違道不遠者、其治已道以求乎人
者、反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
皆衆人之所能、盡人倫之至、則雖聖人亦
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
瞍底豫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
事兄弟、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
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
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
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
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形不
行而自棄、故行顧言、
廣平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

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
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
上蔡謝氏曰以天地之理觀之忠譬則流
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知此則可以知
一貫之理矣
河東侯氏曰忠恕一也性分不同夫子聖
人也故不待推
上蔡謝氏曰程子云天地變化草木蕃是
天地之恕天地閉賢人隱天地之不恕
或言天地何故亦有不恕曰天地因人者
也若不因人何故能與天地爲一故有
意必固我則人與天地不相似
廣平游氏曰夫道一以貫之無物我之間
旣曰忠恕則已違道矣然忠以盡己則將
以至忘己也恕以盡物則以至忘物也
則善爲道者莫及焉故雖違而不遠矣
龜山楊氏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
豈嘗離人哉人而爲道與之二矣道之所

以遠執柯以伐柯與柯二矣爲道之譬也
睨而視之猶以爲遠爲道而遠人之譬也
執柯以伐柯其取譬可謂近矣睨而視之
猶且以爲遠況不能以近取譬乎則其遠
道可知矣故君子以人治人攻而止以人
治人仁之也致而止不爲已甚也蓋道一
而已仁是也就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則道
其在是矣然則道終不可爲乎曰自道言
之則執柯伐柯猶以爲遠也自求仁言之
聖惟忠恕莫近焉故又言之以示進爲之
方然乎學者可與入德矣
河東侯氏曰爲道如言顔子樂道同又曰
父子之仁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兄弟亦仁
也朋友亦義也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
謂恕己以及人則望人將使天下皆無父
子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

刺郎苦反反也

慤克苦反

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
者尤爲切至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
其大體則皆平正慤實而有餘味也游氏
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
善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爲不願乎外則本
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謂遇得禽亦非行險
徼幸之謂也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
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
指意乖刺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但侯

氏所以自爲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
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
而已則豈不明白虛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
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只說不尤人一句
藍田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
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在不驕不淫不
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
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濫不
爵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音也文王內
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
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
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正上臨所以

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其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爲己力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由吾巧之不王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己行有不得亦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

貴下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其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飯糗袗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蓋君子誰能備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

龜山楊氏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無出位之思素其位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何願乎外之有故能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居易以俟命行其所無事也行險以徼幸不受命者也詭遇而得禽者蓋有焉君子不爲也射有似乎君子者射以容節比於禮樂爲善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射而失正鵠者未能審固也如射者豈他求哉反而求諸吾身以正吾志而已此君子居易之道也其之行險以徼幸者一有失焉蓋思所以詭遇也則舉於是矣

附纂黃氏商饒曰行險徼幸乃全是不好

脩經老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對河東侯氏曰是不識語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爲釋氏用在吾儒爲不成說話閒百默識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識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同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人於道猶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自得也豈可名爲所得所識之事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爲詳實然亦不察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藍田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登高者謂孝

子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事
乎妻子兄弟者也[illegible]
于文王刑于寡妻[illegible]
必自妻子始

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

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魄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

徂叢胡反[illegible]也

綜子宋反

識之矣

問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或問引之朱子曰夫子答宰我鬼神之說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氣歸于天精魄歸于地所以古人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又問其氣發揚于上至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烟這下面薪盡則烟只管騰上去新安陳氏曰又一係傳昭明君蒿悽愴已見本章章句下問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門氣也者神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

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朱子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而之良能是其靈處〇口鼻噓吸以氣言之目之精明以血言也耳之精明亦何以故以血言醫家以耳屬魄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為魂血為魄〇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書舜典云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朱子曰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言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來又問子思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

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爲鬼矣子孫盡
精神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豈非鬼之神邪魂者陽之神魄者鬼之
神見淮南子註○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
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
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魂歸
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
陳氏曰鬼神之義甚博程子就陰陽二字
發用之迹顯然可見者言之張子亦言二
氣自然能如此大綱只是往來屈伸之謂
耳○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
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爲變乃鬼之歸也
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徂
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
崇氏存中曰禮記祭義篇之說朱子已及
之易大傳即繫辭也或問所引以明此者
不辱出
新安陳氏曰錯綜以言即朱子神之神䄙

之鬼一條已載章句下
葉氏曰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
暮若寒暑若榮謝大綱已明却反驗之一
身自父母成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晝
夜作息夢覺熟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
上蔡謝氏曰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
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

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爲
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
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
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
復爲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說則
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
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便是而以其他
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侯
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
誠也按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
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
爲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
誠自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今侯氏
乃析鬼神與其德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

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
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
其謂此類也夫

藍田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
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
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
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
舉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
張子曰形聚爲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遊
魂爲變歟
藍田呂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
不亡所伸者無息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
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
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

理自然不已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亦不斷續易以物生物經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既返之氣後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散之形既反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源假吸復人以爲呼氣則息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皆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有來

格麽趙氏曰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謂以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其輪廻之說而非

理之本然也

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推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神聖人所以神明之也○或問死生之說如何曰人死將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日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盡討看此便是答的語又曰横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開妙別須是將來數箇題日人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又閒日沈理滯鬼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曰方與道士圖恭又自外來道士將一把柴于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知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

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至日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說都是窮處也曰不是鶻矣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昔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而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影便無了豈是這月飛上這天去歸那月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

廣平游氏曰道無不在鬼神其道之妙用

也其德固不盛數夫欲知鬼神之德者反求諸其心而已神將來舍則是神之格思也若正心以度之則乖矣所謂不可度思也正心度之猶不可又況得而忘之乎所謂不可射思也不可度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射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夫微之顯如此以其誠之不可揜也誠則物物皆彰矣故不可揜微之顯者其理也誠之不可揜以其德言也

龜山楊氏曰鬼神之德惟誠而已誠無幽明之開故其不可揜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尙何顯之有知此其知鬼神矣已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河東侯氏曰只是鬼神非誠也經不曰鬼神而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鬼神之德誠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鬼神亦器也形而下者也學者心得

之可也。問鬼神之德如何。朱子曰、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爲一物、其德自爲德、侯氏析鬼神之爲德、謂鬼神爲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爲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爲德、不成說中庸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爲形而上者。雙峯饒氏曰、鬼神之爲德與中庸之爲德語意一般、所謂德指鬼神而言也。

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

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朱子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凡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乎鬼神也、體物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至於顔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爲顔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爲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顔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顔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爲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

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爲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爲栽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未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爲異說以汨之哉。饒氏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illegible]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illegible]之見求之、便爲差忒、天命不可易也、然[illegible]可易者、雖有德者能之

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所天永命、常人之
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
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命、命天德、氣之
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
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
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藍田呂氏曰、天命之所屬、莫驗于大德至
於祿位名壽之皆得、則人事至矣、天命申
矣、天之萬物、其所以爲吉凶之報、莫非因
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
末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
先發、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
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又有
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
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是亦我者培之之義與、又曰、命雖不易、惟
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
命、

龜山楊氏曰、孔子當衰周之時、猶木之生
非其地也、雖其雨露之滋、而牛羊斧斤用
尋於其上、則是濯濯然也、豈足怪哉、

河東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此所謂
必得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
亦德爲聖人也、而不得者、後天而奉天時
也、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
常者舜也、不得其常、孔子也、

龜山楊氏曰、顏跖之天壽不齊、何也、老子
曰、死而不亡曰壽、顏子雖天、而不亡猶在
老非大知性無天者、其孰能讓之、

河東侯氏曰、天之生物、必固其材而篤焉、
裁者培之、傾者覆之、非謂如孔子者也、孔
子德爲聖人、其名與祿壽、乾與焉、固以培
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歟於人爵哉、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
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
讀者詳之可也、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爲文
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然歐陽
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郊禘呂游不同、
然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說也、

藍田呂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
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
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
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
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
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
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爲
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
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
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
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
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爲父爲母
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已、天子達乎庶
人一也、父在爲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爲三
年之喪、但爲父爲夫屈者也、故與齊衰期
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
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
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
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則包后
亦爲三年也、〇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
人綸也、親親之義也、父爲昭、子爲穆、父親
也、親者適、則不可不別也、祖爲昭、孫亦爲
昭、祖爲穆、孫亦爲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
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

以爲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侯、男祔于皇祖考、女祔于皇祖妣、婦祔于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于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于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士可以祔于士、此昭穆之別、于祔者也、有事於太廟、子孫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祔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爲宗而詔相、孰可以爲祝而祝嘏、孰可以祼贊獻、孰可以執籩豆至于執爵氏、豈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

四書大全辯卷　中庸或問　卆

下爲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以其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爲之序也、祭則貴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閒、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

龜山楊氏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也、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序、所以辨貴賤也、玉帛交神明也、祼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祼、則玉帛尊於鬯也、故太牢贊之、鬯則太宗伯涖之、祼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謂尸之獻、下待羣有司、更爲獻酬、此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旣終而以燕毛爲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恩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況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況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附之賁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

廣平游氏曰、武王爲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大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大王、王季以其末受命、而其序有未服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

四書大全辯卷　中庸或問　垄

奠、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如是邪、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因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新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奸雄、遂巡於歆帝之上、而不得一逞、彼蓋知之、利害之則貴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昧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假之五年、非僞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

歐陽氏曰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伯夷叔齊讓國而去顧天下皆不可歸往歸西伯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彼二子者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是以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已改元年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不改元年者妄說也

格庵趙氏曰按省山二蘇氏說與歐陽氏殊不同朱子所引未知何蘇氏也當考

附纂蘇氏本三蘇文論管仲處說

諸田呂氏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謹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

廣平游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illegible]子道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也何有

曰昭穆之昭世讀爲韶今從本字何也曰

祧音挑

晉避司馬昭諱

佋與韶同

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

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

禘音祫大合祭北

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

孫鏞曰、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内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朱子曰、古者世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於夾室、道之考趙氏德曰、按三禮辨云、宗廟昭穆、或問之說詳矣、但謂祫于太廟室中、則羣昭羣穆之主、皆入列于牖下、則小誤耳、逸禘祫禮、昭穆各用一尸、蓋周之中世先王先

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使南北用向、各列牖下、假以先王考室之時言之、后稷東向、先公不窋以下十一尸、先王大王以下十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十六豆籩九俎八簋六鉶、及尸與主賓獻酬之地、蓋比明堂三倍之廣、而二十餘尸、各十一獻、又有三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愚因李氏之說而攷之、陳祥道禮書言祫祭之禮、大王王季以上遷主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階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共賓太祖廟三尸也、其五齊

祔音附

酳音孕漱口也以酒曰酳以水曰漱禮祭義號爵而總

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外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祼尊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祼獻用兩象尊、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面、餘尸主如室中之左右也、合祭時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釋祭則同一日、愚因鄭說推之、禘之迎主不迎主、固不可知、若謂昭穆各用一尸、以及禮文之殺、恐亦或然、故杜預云逸禮祫于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以此言之、則祫祭之羣昭羣穆雖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合七廟之主而言、則九尸、合五廟之主而言、則七尸、既不備、則籩豆簠簋之殺、恐亦當如鄭氏之說也、李氏云尸各十一獻、此因賈公彥之說也、賈曰祫有十二獻、禘九獻、祫之十二獻、此必因少牢饋食禮尸有十二飯而言、禮器云一獻質

再獻文、五獻察、七獻神、七獻祭先公、此言可招者、以此例之、則先王或是九獻、若曰十二獻者、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既酳尸畢、衆後長兄弟洗觚爲加爵、獻用爵、加用觚、加在獻數之外、加爵之時、籩人加籩之實、醢人加醢之實、以此推之、則亦恐九獻之[illegible]必子姪兄弟羣昭羣穆分之、於理亦順、則無妨於一日所行矣、

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

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邗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旣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

朱子曰、遷毀之序、則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

穆皆移、而昭不動、○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是也、○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爲祖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禮記祭統篇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與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于事父之道也、格庵趙氏曰、后稷至文武十五六世、文王於廟次爲穆、故謂其子爲昭、管蔡郕霍者、文王之子也、武王於廟次爲昭、故謂其子爲穆、邗晉應韓者、武王之子也、

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

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

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

朱子曰、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爲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爲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遠進而居王季之處也、附纂、黃氏洵饒曰、此四時之祫、又曰三年祫五年禘、左右爲尊卑、大祫則已毀皆陳

廟制不以左右爲尊卑、朱子曰、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飾、易其屋檐而已、新安陳氏曰、所引春秋傳見穀梁文公二年、

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

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康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

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

書舜典云、受終于文祖、大禹謨云、受命于神宗、商書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新安陳氏曰、三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朱子曰、韋元成等書謂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已、○歆謂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

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告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格菴趙氏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通考趙氏德曰文世室武世室蓋本於禮記明堂位之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名敖疏云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按記禮者之意謂周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故魯有伯禽及武公之廟得以象文王武王不毀之廟也後儒因明堂位之文遂以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三禮辨曰武公之廟蓋已久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牽之戰有功而立之春秋書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譏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氏謂之太室公穀謂之世室武煬皆稱宮無所謂武世室也諸儒或引此以證文王武王之廟爲世室誤矣

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不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且程子晩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爲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

朱子曰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

格菴趙氏曰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先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故朱子以歆說爲是朱子曰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太甲太戊高宗爲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祭祀如何毀得通考按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其除謚法程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也

殺，色界反，下同。適，音的。

複，音福。

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也、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畧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衍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

梏，姑沃反。厭，於甲反。

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二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旣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矣、宗廟之禮、旣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惟窮鄕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

祁字旋孫作子邪子

乜女一反止也

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僭，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狥流俗之爲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

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尼其事而晉其傳耶。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琥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格庵趙氏曰：山節謂欂櫨刻爲山形，即今之斗栱；藻棁者謂侏儒柱畫爲藻文，即梁上短柱也。複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洒壁。黝，黑也；堊，白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斵，削也；礱，磨也。倉楹者，蒼其柱也；斵桷者，磨其椽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禮，天子宗廟山節藻棁，複廟重檐。穀梁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楹，傳曰：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二十四年刻桓宮之桷，傳：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斵木。

此考趙氏德用曰：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未爲禮。晉武泰始二年春正月，即用魏廟祭禮，司馬公所謂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蓋可知

矣。裴秀、傅玄之徒，尚欲其君遵漢文以日易月之制，褻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不能已於言也。原廟謂又一廟也。胡致堂云：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佗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乃築複道於武庫南，於禮褻矣。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也。其後漢明帝遂有朝原陵之失，此舉蓋生於原廟。

朱子曰：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子孫之心，宜亦

自所不安哉
前漢書叔孫通傳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擧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後漢書明帝紀十八年秋七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埽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惟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洒埽勿開脩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

朱子曰不起寢廟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別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禮之輕重又非如三子者之所正者而已祧又曰如李氏所謂署於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則不爲木主而爲之象不爲禘祫叅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氏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共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徙故祭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
余予曰神祖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盍將以遠追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不未及嘗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後世今獨其見於左氏之文者爲可考爾○但謂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謬哉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說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爲昭哉且必如側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爲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近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于其所未應入之廟乎○號謂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側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
通考吳氏徵曰古者天子祭七廟初受命之主爲太祖其廟居中東三昭西三穆凡六廟東西之南二廟爲禰爲祖東西之中二廟爲高爲曾此謂之四親廟東西之北二廟祭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爲二祧廟

親廟四祧廟二合之爲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主親盡廟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穆之北謂之宗百世不毀與太祖同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太祖二宗三昭三穆謂之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所封之君爲太廟高曾祖禰爲四親廟是曰二昭二穆無二祧亦無有功德之宗故其祫祭也但有貴祫而無太祫貴祫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祭於太廟太祫者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大夫三廟初爲大夫者居中曰太廟一昭一穆則祖禰也上士二廟推祖與禰無太廟也中士下士一廟禰廟而巳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父於其寢而已中上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禰若欲祭祖則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曾祖則於祖廟中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太廟祭之又所朱子所謂二主者此言繼禰之宗子載其考

妣之精神常與神主相依不別立祠版之類也于祫及其高祖者所謂由下而達於上也高祖本無廟若或立功於國君寵錫之則合祭四代上及高祖大夫則祭於其太廟上士則祭於其祖廟中下士則祭於其禰廟又曰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始然亦無害於義但是有廟者有主其無廟者其主埋於墓所若欲追祭則設席依神而祭於有主者之廟況如今廟制皆非古則只當循伊川所定之禮行之

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之爲果蠃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而不從耳曰

沈說固爲善矣然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爲蜃而其傳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爲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爲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爲蒲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爲變化則又不必解爲果蠃矣況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邪

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咈也此人之禀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

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禀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

說之下李莫其予此

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困知勉行爲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爲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爲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爲足

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爲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爲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爲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强而爲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爲智、三行爲仁、而三近爲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

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令、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歛、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旣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隋者勉而能者勸矣、爲之授節以送其

委[illegible]子反　貢謂下貢上賜謂上賜下　竭[illegible]

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

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

夾古洽反辟婢亦反聃他談反　珠崖在南方海中洲居

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

西山真氏曰齊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心正則容正故曰一其內所以正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

於將然動靜兼用其力也然蔽以一言曰敬而已內外動靜無不敬身安得不脩乎前漢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詔問捐之對其畧曰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脩文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元帝不行三山陳氏曰有好賢之心而為讒諂之人貨色之欲奪之則好賢之心衰而賢者去矣故必去讒遠色賤貨而惟德之為貴然後賢者肯為我留也○庶官無曠則為大臣得以總其幾於上而以道佐人主若官少不足以備任使則大臣將親細務而不暇於佐主矣○士者百官之總稱待之以誠則士不肯盡其心仕有時而為貧使仰之不給則士必不肯盡其力此勸之之道所以既先忠信而又富重祿也

吳言異 妒悔故乃

格庵趙氏曰苟無忠信而謂爵祿足以驕
士則士有守死而不食其祿者所得不過
庸士耳
三山陳氏曰使民以時而薄其稅斂則民
有餘力餘財而樂於勸功矣
新安陳氏曰時使不盡人之力薄斂不盡
人之財
朱子曰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顧留於其
國者也
西山眞氏曰繼絕如周武王立夏殷後興
滅如齊桓公封衛
書蔡仲之命篇云乃致辟管叔于商
左傳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
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
豈尚年哉五叔謂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
霍叔處毛叔聃也
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
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

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
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妒賢
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
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
此正坐不知此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
此義而能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
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
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

今又下之數有類此者

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
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
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
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
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
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
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
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
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

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
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
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
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
呼危哉
史記趙高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丞相
恃恩專恣以私怨殺人指鹿為馬殺二世
望夷宮子嬰殺之
南史朱异字彦和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
貪財冒賄欺罔視聽茂弄朝權輕作威福
死贈尚書左僕射
隋書虞世基字茂世隋煬帝朝官至金紫
光祿大夫參掌朝政鬻官賣獄賄賂公行

宇文化及弑逆世基亦見害
唐書李林甫事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
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擯大臣蕩覆天下
閹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死賜太尉揚州
大都督
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以讒
見禽乃從獄中上書其畧曰百里奚乞食
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
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
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
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
史記范雎傳范雎魏人也秦昭王號爲應侯說
秦昭王曰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
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
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
主不悟故失其位國

上、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爲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爲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況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長遺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邪、

周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
親、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
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
以待施惠、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
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
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
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懷方氏掌
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
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之也、此其不同

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邪、然楊氏他書首尾衡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

龜山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
器也○九經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然
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若謂意
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
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爲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

廣平游氏曰惟至誠爲能定惟前定爲能變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

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以謏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眞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

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慶源輔氏曰始則大學之次序中則中庸之極功

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

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

龜山楊氏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

曰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為天也沖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

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

淸[illegible] 氣純 [illegible]

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内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淸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

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節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閒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

藏才浪反　分扶問反

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

陳氏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眞實處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靑黃黑白萬古皆常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缺者常缺圓者常圓脩者常脩短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實理自然而然

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中便形見於外然誠者眞實無妄安得有惡有惡不發於妄乎朱子曰此便是惡底眞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

新安倪氏曰誠字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則惟天理得誠之名而人欲不可以謂之誠以實心言則君子之

實於爲善者固可以言誠而小人之實於爲惡者亦可以言誠也

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程子無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

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朱子說具通書解中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朱子曰無妄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故次之○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人力去做底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

程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

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

陳氏曰學不止於博覽羣書凡天下事事物物道理皆須一一理會故曰博問不可[illegible][illegible]須是詳審凡事物之理紛紜交錯輕[illegible][illegible]深看端的可疑是何處然後問乃能[illegible][illegible]友之情而疑可釋故曰審思不可泛濫而失之放蕩須是謹思則能精而不雜然後實有得於心實有所得則可以辨別衆理毫分縷析自然精明不差自學問思辨至此見得道理真實分曉然後篤力而行之則可以踐其實而不爲空言此五者不可廢一然亦有次序須從博學起又須經四節目道理方實知所謂至善所在知行端的確然不可易然後守之方可牢固

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

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决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

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將以造其約而不可以不博學以聚之聚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學之道造約爲功約卽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節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

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人異端去

藍田呂氏曰學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有成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如問之審審而知則進孰禦焉

藍田呂氏曰不致吾思以反諸身則學問聞見非吾事也故知所以爲性知所以爲命反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名仁知所以名義反之於我何事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愼其所以思必至於得而後已則學問聞見皆非外鑠是乃所謂誠也

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

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

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眞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己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陳氏曰自天地以至人物小者大者皆是眞實道理如此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爲誠明、似不親切、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爲得其訓、乃顏子好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

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張子蓋以性教分爲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卽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爲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

所以申實然之說也、然其過於游楊則遠矣、

程子曰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文曰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

張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于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于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于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於天性也

程子曰張子言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言

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

藍田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誠明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德者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此出也天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

廣平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自外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無不明明者致曲故能自誠[illegible]由

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爲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禀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

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爲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又况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爲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

理一之義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
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
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乃
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至於
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
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
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
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
其事而言、則其親疏遠近淺深先後、又不

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呂游楊說皆
善、而呂尤確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
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
身、又有所不足言也、胥失之矣、

程子曰盡己爲忠盡物爲性極言之則盡
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
者無僞而已於天命有所損益則爲僞矣
○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之類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
助之有又曰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
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
命也○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
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
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

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止
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
張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
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
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既盡得
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
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
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
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序今
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
謂之至也
藍田呂氏曰至於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
固有者不越乎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
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
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
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别而爲
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柔強至於理之
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

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
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
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
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
明偏而不正故知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
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
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
有不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
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
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
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民之析因夷隩鳥
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無不與知則所
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
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
地並立爲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析仲春
民分散也因仲夏因春析而又析也夷暑
退而人氣平也隩民聚于室也孳鳥獸乳
化也尾交接也希革毛希而革易也毛毨

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毨毛鳥獸生細毛以自温也

廣平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非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當則盡人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

龜山楊氏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非夫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內耳又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唯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為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眾善之意又以形為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為已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若張子之說以明為兼照動為徙義變為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

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已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為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為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為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為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

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發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

問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朱子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得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雖發一端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假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意須待擴而後充曰然

程子曰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于誠

左傳成公十六年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

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

程子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問程子說致曲先於偏勝處發似未安如此則專主一偏矣朱子曰此說甚可疑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

程子曰誠則形誠然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誠能動人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張子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費乎游氏曰誠者不思不勉直心而徑行也其次則賢言而必思不敢盡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間節詳不苟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著則內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有以動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汙以為清革暴以為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

龜山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用

志不分故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不可揜也故形形則有物故著著則光輝發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雖天下至誠為能化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端之說

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然
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
爲眞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
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
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
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
爲一哉。

藍田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蓍龜而

蓍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

廣平游氏曰：至誠之道，精一無間，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臭，而天地之間物莫得以遁其形矣，不旣神矣乎。

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

程子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又曰：前有董五經者，隱者也。程子聞其名，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意，復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矣。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
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
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且又老莊
之遺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
亦惟程子之言爲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
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爲言，
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
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

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
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
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
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
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
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
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
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
實心之所爲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

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
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
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
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
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
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
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
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
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

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
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
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
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
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
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
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
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其
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爲實理而不

知其在人爲實心是以爲說太高而徒然
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
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
事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
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
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
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爲成德入德之
殊而已也楊氏論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
字爲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

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
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
誠則轂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
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轂而後無
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
亦轂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
理喻夫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
切與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
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
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學者不可以不誠

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廣平游氏曰誠者非有誠之者自成而已其為道非有道之者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藍田呂氏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為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智何也夫盡己性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新安陳氏曰不厭不倦者進德之事子貢蓋主知而言故以智為體而仁為用成己成物者成德之事子思蓋主行而言故以仁為體而智為用也仁智之所以相為體用者仁即乾之元時之春智即乾之貞時之冬也仁如元之始春之生義禮智皆仁之推此仁之所以為體而智之所以為用也然智以知之而後仁以行之如貞下之起元冬藏之蘊夫春生此智之所以為體而仁之所以為用也龜山楊氏曰其為物終始天時也誠則形形故有物不誠而著乎偽則有作輟故息息則無物矣由四時之遇已成物之功廢則尚何終始之有故以智則不察以行則不著以進德則不可久以脩業則不可大故君子唯誠之為貴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為繁雜，如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後能無息邪。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言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

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詳未覺其語之更端耳、至謂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或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煩碎穿

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廣平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彊也、若顏子之三月不違仁、是也、

龜山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

葉氏曰、雖變文云不息、若就聖人至誠言之、只是自然無息、不可以不字爲學者用力事也、

老子云、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

廣平游氏曰、其爲物不二、天地之得一也、一則不已、故載萬物、雕刻衆形、而莫知其爲生、故生物不測、

藍田呂氏曰、天之所以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爲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

藍田呂氏曰、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一卷、水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爲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于聖、然所以至于聖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責之與華嶽振河海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鮫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

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

龜山楊氏曰、積而至於博厚高明、則覆載

成物之事備矣、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無疆言之、所以著明之也、然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其爲覆載成物之功、則無二致焉、故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所謂一者誠而已、互相明也、精一而不二故能生物不測、不誠則無物矣、

龜山楊氏曰、誠之一言、足以盡之、不息之積也、若夫擇善而不能固執之、若存若亡而欲與天地合德、其可乎、故又繼之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逐句爲義一條、甚爲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爲得之、唯優優

夫哉之說爲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智爲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爲德而欲以凝夫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爲虛無恍惚

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則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程子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

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尊德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問得者學行得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爲一義上言重下

言輕
藍田呂氏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
貴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illegible]
之事而已道之全體者貴大而已不先充
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流或蔽矣道之上
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
者同汙合俗矣
廣平游氏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
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
矣故繼之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
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
之體使無不該徧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
則無以極深而研幾故繼之以盡精微然
後能極高明始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
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智廓
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
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
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

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德也
龜山楊氏曰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致廣
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
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而固執之入德之
序也
格庵趙氏曰張子言逐句為義呂氏因之
只游氏逐句相承接為說楊氏以逐句上
一節承上一節下一節承下一節為說兼
讀其義始備
貴下許氏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
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
[illegible]上際于天下蟠于地也優優大哉言
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
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
其人然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
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
矣人尊其德性而道問學人德也致廣大
而盡精微[illegible]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

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邪、曰
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
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
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
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
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
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
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
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

也自人而天則上達矣
龜山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
禮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
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
闔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
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
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僞皆不知天者也
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
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梏於
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
何至道之凝哉
廣平游氏曰溫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
說之也敦厚以崇禮所以守約而處中也
龜山楊氏曰溫故而知新道問學之事也
敦厚以崇禮道中庸之事也

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
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
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
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
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
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
杌陧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
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
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

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
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
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
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
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
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
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
書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
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通考吳氏程曰正謂歲之首也朔謂月之
一日也周以建子爲正以夜半爲朔商以
建丑爲正以雞鳴爲朔夏以建寅爲正以
平旦爲朔漢律歷志十一月子爲天正十
二月丑爲地正正月寅爲人正此言月之
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
人統受之於寅初此日之朔也蓋正者歲
之始故古者每以歲首寅月爲正月而周
人亦稱歲首十一月日正歲每與歲終對
言則者月之初凡朝會發命則必以是時
行之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
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官外
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
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
書其令○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
首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
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書

名所以同其文故使瞽史諭之聽音聲
三山陳氏曰按魯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
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是時列國雖強
猶用周制至秦吞併後始用六爲紀而輿
六尺是改革之軌損於周者六寸矣又命
李斯陳邈更制小篆隸書而後書之文始
不同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
程子亦因鄭註然於文義皆不通唯呂氏
一說爲得之耳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
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爲是矛
盾也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

言宜不得為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為霸者事邪。曰以王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

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饒子曰：三重即三王之禮，此即鄭註之說。藍田呂氏曰：上焉者雖上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之本，不驗之於民之行事，則徒言而近於荒唐；下焉者謂下達之事，如刑名度數之末，隨時變易，無所稽考，則臆見而出於穿鑿。二者皆無取信於民，是以民無所

[illegible]

適從。三山潘氏曰：通天下一理耳，無生不在，無時不然，是以達幽明、貫古今而無所不通。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

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

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麗
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
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
哉

得夏時出記禮運篇詳見論語八佾篇禘
自既灌而往章下
述職方以除九丘見尚書序職方即周禮
職方氏也
記儒行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掖即深衣也章甫
商之冠名宋商之後故用其冠
史記黃帝本紀云迎日推筴註策數也迎
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
禹禮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註
體所分也經謂爲之里數
十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
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
爲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
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
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經
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
經綸之爲致和立本之爲致中知化之爲
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
貫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爲不得其綱領
耳游氏以上章爲言至聖之德下章爲言
至誠之道者得之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
皆善

龜山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乂易曰
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睿知人君之德
也故足以有臨寬裕溫柔仁之質也故足
以有容發彊剛毅以致果故有執齊莊中
正以直內故有敬文理密察理於義故有
別
廣平游氏曰聰明睿知聖德也寬裕溫柔
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
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
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爲仁或執以爲義

或敬以爲禮或別以爲智惟其時而已此
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
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
而民信行而民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
不心悅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地之大
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可
名於經而民彝爲大經綸者因性循理
而治之無汨其序之謂也立天地之大本
者建中于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
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
○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
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
也非道同志一莫窺其臭故曰苟不固聰
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
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
爲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

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

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

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乃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

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之自爲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爲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爲人敬信之，以貨色親長達諸天下爲篤恭而天下平，以德爲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程夫子不能

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畧同、而其取

證又皆太遠、要當以取呂氏改本去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爲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侯氏說多疏闊、惟以此章爲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爲得之也、

新安陳氏曰、詩意本謂豈不顯、此則直謂其幽潛不顯、如詩敬止爲語助詞、大學則謂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程子曰、不愧屋漏、便有箇持敬氣象、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尙不愧于屋漏、是敬之事、○聖人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至祀天享帝、○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平天下之道、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中庸之語、其本至于無聲無臭、其用至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于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

藍田呂氏曰、此章首言德成反本、以盡中庸之道、○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蓋要其所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

怒而威、豈有他哉、之德而已、○德輶如毛、謂之德者、猶誠之未至乎誠也、若至乎誠、則與天爲一、無我、非勉非思、渾然不可得而名者也、入之於形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上天之事可知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乎於人而忘乎言動矣、然猶有德之聲色存焉、至於不大聲色、然後可以入乎無聲無臭、而誠一於天、○以見聞之賞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如風之自歟、○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知微之顯歟、○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人敬信、○君子之善、與人同、合內外之道、則爲德非持成已、將以成物、故君子言貨色之欲親長之私、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豈非篤恭而天下平者哉、

朱子曰、呂氏却是作用是性之意、於學無

所統攝
廣平游氏曰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此淡也然因性而已故曰不厭○無聲無臭則離人而立於獨矣○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簡也然脩理而已故文○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知遠之近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不謂近矣乎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可不謂所自乎欲脩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夫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常不離心術日用之間可不謂顯矣乎○所謂德者非甚高而難知也甚遠而難至也與之則是故曰德輶如毛既以有所樂矣可、思而得勉而中是人道而有對故二乎循有倫若夫誠之至則無思無爲從、、道是天道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龜山楊氏曰世之、風皆有所自清之監卯之不恭知其自、君子不由也藍田呂氏曰墨子兼愛楊子爲我其始未有害也其風之末則不、無君無父而近於禽獸伯夷之不屑就以爲清柳下惠之不屑去以爲和其風之末不免乎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則其端不可不愼也故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知風之自歟○德輶如毛未至於無倫猶有德也而未化非其至也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爲至河東侯氏曰自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敍入德成德之序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卷二終

紇下設　陬側鳩反　史記索隱司馬貞作　樴音特又式二反　杙餘式反　犧其[illegible]反　高昭子齊大夫

四書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illegible]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

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

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
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鄆汶陽龜陰之田十二
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
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
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
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
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
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
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讐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

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
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
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
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
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
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
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

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
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
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
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
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
敘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
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

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

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

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新安陳氏曰司馬遷史記有孔子世家朱子纂其要於此

新安陳氏曰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爲名若字

通考詹氏道傳曰史記關天下者爲本紀有國統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畧入序說疑者不入愚按元衡陽蕭元益編洙泗大成始作先聖本

紀泗水侯沂國述聖公至衍聖公以下作世家充國復聖公顏子至宋元儒及許文正公衡皆爲列傳并贊又以六經孔子之言作字訓又作八志並倣史記凡例云

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絶遂遷于魯

通考仁山金氏曰宋殷後子姓自微子微仲五傳而至哀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祀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別爲公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爲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自孔父生爲華氏所殺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郰大夫追封啓聖王母顏氏名徵在顏父弟三女追封啓聖王夫人愚按元封先聖父母制曰闕里有加系出神明之冑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然率覩人文數求往哲惟孔

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刪堯授舜傳之周文王語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甫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大極之生天地如絙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旁流宜視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于以敦典而敘倫宗廟之禮爰其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德尚爲其慶以福斯文齊國公某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大夫人某氏可加封啓聖王夫人

新安倪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

通考吳氏程曰公穀記孔子生襄之二十一年公羊特書十有一月庚子於是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月之後而世家稱二十二年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屬明年故誤然則孔子實生於二十一年己酉而世家逐節所紀歲數皆少一年序說史記生年而附公羊月日於下似亦以十一月爲歲首不與春秋同例胡勝涉編年郊奕夫通攷徒見集註引用史記欲相附會而不察朱子之意與朱子所由誤反移穀梁月日以就次年可謂誤中大誤丹陽洪慶善闕里譜系番陽程登庸年表辨正議論正當援據的確程氏反覆數千言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但穀梁解春秋月以夏正則其月建亥乃左氏公羊之十二月也往往孔子以十月生而公羊用春秋書法書作十有二月庚辰朔彼豈不知十一月之無庚子哉可見轉寫之訛明矣

通考仁山金氏曰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餘聚待頒賜共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喪紀之薪材軍旅之委積館室旅之賓客其聚散之多如此

雲峯胡氏曰此以後多用論語證以經證史也此二事論語無所見則證之孟子亦以經證史也

周禮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朱子曰老子曾爲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聃雖知禮然其意以爲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滅之

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朱子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

朱子曰聖人欲往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思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以終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略略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這些自是好

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朱子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爲之亦須別有箇道理

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爲大司寇爲其議政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爲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

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故墮之易爲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而久於其仕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爲則雖不墮成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彊而成亦邊齊之域也孔子用於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朞月而可之說無乃已虐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爲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以土地甲兵爲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朞年而始日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爲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可也學者忿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地誅正卯墮三都爲誇皆未爲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

通考仁山金氏曰荀子云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如此而於此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

問設若魯亦致膰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乎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

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爲相也與聞國政而已非爲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其不足與有爲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

朱子曰夫子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做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浼我而已

新安陳氏曰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

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孔氏云書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蓋卿大夫所當得底地謂之采地如這箇却是君之所特與故謂之書社言以此養其徒也便如齊王欲中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相似

雲峯胡氏曰讀此者要看太史公書法又要看文公刪後書法如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他國反魯及在魯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攷故不書邪然去魯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六十八矣言外微數之意於書法可見也

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爲否朱子曰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我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爲矣

通考仁山金氏曰按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云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縚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孺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孺顏辛伯虔公孫龍曹卹陳亢叔仲會秦祖奚箴公祖茲廉潔蘧瑗宰父黑公西箴壤駟赤冉季石處左郢狄黑商澤任不齊榮旂顏噲秦冉秦非漆雕從燕級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欬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箴顏相又[illegible]史記家語所載問有不同凡七十七人[illegible]

按蘇子古史謂孔子弟子七十七人以太史公書及諸子家語考之皆同泰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不錄之凡七十九人

通考吳氏程曰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按大衍曆則己丑乃十一月杜氏謂是月無己丑蓋長曆之誤是年孔子七十有四

敘載孔子生左氏載孔子卒

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朱子曰以何晏所叙篇數考之則信為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為爪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耳

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註三論始合為今定本

程子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若是

問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

朱子曰程子之說蓋出於柳宗元其言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弟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

按此條論讀論內
朱數嘗人論法

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攷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為此說此所以不若柳說而獨以程子為據也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為明驗至於閔損冉子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華也與

程子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雖讀盡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愽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博厚不可涯涘也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餂人者讀之謂

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蔬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已不已而有鄙實之患者讀之孰知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謝爾諄諄聽我藐藐者讀之孰知同不情師書紳為至誠服膺過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

朱子曰學者須著實循序讀書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覆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今學者於論語二十篇中尚不科頻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斫得如此長遠工夫耶

慶源輔氏曰嗜之而飽餐充足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是以見於手舞足蹈也

雲峯胡氏曰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初是全無知者第二是畧能知者第三是知而

窮行二字不可忽

孔下論解論語

好之者第四是好而樂之者
程子曰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舉皐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始能無疑今人多於言上認了又安能疑
問論語如何讀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
慶源輔氏曰程子言雖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之變化月異而歲不同矣
和靖尹氏曰論語之道通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己親炙于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
延平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讀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爲士君子也
朱子曰所謂深長意味也別無說只是涵泳久自見得
論語讀者越見意思無窮今日讀得些意思明日讀又長意思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仔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
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胸中如謝氏說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
集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
論語集註如稱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
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其於論孟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小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
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
讀集註只是要看無一字閑若意裏說做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
集註至于訓詁皆仔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
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
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爲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爲言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也
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集註內載前輩之說於下句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
胡氏曰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可以分斷者逐節註之一章之後又合諸

節而通言之欲學者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註後或因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爲一段以附其後亦欲學者先明本旨而後及之也

此朱子采二程十說

讀論語孟子法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新安陳氏曰、程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朱子先以明道伊川爲別、次以伯子叔子爲別、後以其學同、其說同、更不分別、總稱程子、河南人、

謂六經得以少何也

朱子曰、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

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二書、所患不精爾、果能熟讀精思、使其言皆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脉絡條理、始終洞然、而無纖芥隱昧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言、固可以類推而無不明也

新安陳氏曰既治之治去聲不當之治平聲按鄒晉昭曰此字本平聲借用乃爲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平聲者修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今自此以後亦依陸氏例云○語孟既治、學正識精、由是而治六經、根本正而易爲力矣、非謂真可不必治而自明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作經之意不過欲學者
此理以曉人其所以用心而至爲聖人之
則二書固無不具也至若吾之所以求至
聖人之地未得聖人之心者亦惟用心與
二書背戾而不合耳
陳氏曰到經明後方知得作經之意識聖
人之心體方知他所以用處
新安陳氏曰當味五箇所以字
朱子曰平其心只是放教虛平易其氣只
是放教寬慢闊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今人
多要硬把捉教住如何得有箇難理會處
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
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
陳氏曰平其心者是虛其心如衡之平不
可先立一箇定說纔先把一說爲主於中
便如秤盤先加一星了到秤物時如何得
銖兩之正易其氣者欲見得聖人真意味
須是和平其氣雍容和緩自然而得之乃
能默契

雲峯胡氏曰讀聖人之書者當知聖人所
以用心然非自平其心不可也朱子易贊
有曰讀易之法先正其心意亦須此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
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
自已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
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
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
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
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甚但
患自家不去用心
新安陳氏曰今學者看程朱先生語錄皆
當以此法看之觀問辭如出吾口聽答辭
如入吾耳
朱子曰有人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
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初不以爲然看來亦
是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
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
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子七篇中言語真能
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孟子肚裏
穿過孟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
雲峯胡氏曰氣質得於有生之初此曰甚
生氣質何也曰生來氣質有好有不好涵
養成後生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非自稟
賦中來乃自學問變化中來也
新安陳氏曰學之功至愚者明柔者強偏
駁者純粹不特能變化氣質雖無好氣質
者今生出此好氣質也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
人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
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朱子曰論孟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
了須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
熟不同方是切實○二書若便恁地讀過
只一兩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已事玩味
體察一日只看得數段或一兩段爾○看
論孟須是切已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看
時曾將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
○或言看論語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
實而無一毫人欲之妄學者之用功尤當
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曰大綱也是

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慶源輔氏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己體察則定無一任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耳

又曰論孟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

朱子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論孟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貫通慶源輔氏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

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賢言近而指遠故其意思自然厭飫飽足若以語言解著則意便死於言下自然局促褊淺而有枵虛不足之意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

朱子曰聖人言語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語孟恁地揀擇子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看得○問山與范濟美言學者當以求仁爲要曰須要將一部論語粗細精理會過自然有貫通處却會得仁方好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說繫辭恭解語孟和訓詁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爲咀嚼過○問

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此最不可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

慶源輔氏曰人讀只將二書緊要處看便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天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者蓋姑取其向學求道之意耳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於偏枯蹇澀豈復有優游厭飫貫通浹洽之意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朱子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著氣力只是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若孟子便用著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爲聖賢之別也○論語之書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飫涵泳諷味孟子之書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見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

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
克之於此等語玩味便自可見○孔子教
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當得意
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
性善早不似聖人了○論語多門弟子所
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
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
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
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輙亦不傳○論語
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
心之病○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
孟子只管拈人心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
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
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
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不如古故
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
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
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

字耳○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
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
答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
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推之其他道
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
擇善固執之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
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
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
謂同也○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
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
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
理○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
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
魯齋許氏曰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孟未
嘗言此及子細讀之然言無非有體有用
者如忠告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用
也雖有善為說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
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言道

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
哀寬敬哀其體也禮立而後用行無此三
者則夫所行之得失與夫繁文末節皆無
足觀矣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
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
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洞然無所疑非後
世牽合勉强所可擬也程子於論孟中反
覆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末有體有用聖
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先儒讀
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
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朱子曰語孟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
且如老蘇輩只讀二書便翻繹許多文章
出來譬如攻城四面牢壯只消攻得一面
被時這城便是自家底了如今學者若先

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
力觸處便見
慶源輔氏曰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
補輕重理義可以別是非能知道則何書
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哉
新安陳氏曰理義可以別是非如尺度可
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也

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
奚以為
朱子曰人之為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
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
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何益且
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
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顏子之賢而
尚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

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

慶源輔氏曰,讀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著心玩味,未嘗至誠涵泳,未嘗切己體察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

讀論語孟子法終,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一

明 張日稹
張自烈 定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朱子曰,此一篇都是先說一箇根本,

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于學者記之,故以爲多務本之意,

新安陳氏曰,揭君子務本一句以爲首

篇之要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已采入賢賢易色章下,於此又自標之,如首章以時習爲本,次章以孝弟爲爲仁之本,三章忠信爲傳習之本,道千乘章以五者爲治國之本,皆是餘可以類推,

慶源輔氏曰,道者人之所共繇,必有所從入,德雖在我之所自得,必積而後成,凡此篇所論務本之事,乃道所從入之門,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

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

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適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學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已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

覺軒蔡氏曰學而名篇專以學言而所謂學者果何所學耶朱子首發明學之所本惟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

通考程氏復心曰道者人所共繇之路德者已所獨有之理如孝弟忠信是人所共繇之道能孝弟忠信便是已獨有之德才知有孝弟忠信便是人道之門能孝弟又能忠信便是積德之基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謝氏名良佐

通考吳氏程曰爲言言詞也謂此字之詞即彼字之義也釋經之例凡曰某某也皆正訓也有曰某者某也某猶某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也如政者正也而又曰政猶正也政之爲言正也其意只一般又曰古學字今效字學記效學同一字

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問學之爲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曰正是如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

勉齋黃氏曰集註言學而或問以知與能並言何也曰言人之效學於人有此二者先覺之人於天下之理該洽貫通而吾懵然未有所知也於是日聽其議論而向之未知者始有所知矣先覺之人於天下之事躬行實踐而吾悵然未有所能也於是日觀其作爲而向之未能者始有所能矣人知讀書窮理要當盡聖賢之意備事物之情非吾好爲是詳復也理當然也世之學者意念苟且思慮輕淺得其一隅便以爲足則其爲疎率也亦甚矣學者一觀于此亦足以得養心窮理之要矣曰若是則學之爲言固無所不學也今集註于此乃以爲人性皆善必學而後能明善而復其初何也曰學問之道固多端矣然其歸在於全其本性之善而已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初則復其本性之善也於論語之首章首舉是以爲言其提綱挈領而示人之意深矣

雲峯胡氏曰、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覺有先後、氣質之性也、必效先覺之所爲、或以所爲爲所行、朱不知女爲周南召南集註曰爲猶學也、論語曰爲之不厭、孟子記夫子之言曰、學不厭、是以學字代爲字、集註于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是以爲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爲猶曰學先覺之所學也、大學章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許多工夫說、物格知至、即是明善、意誠心正身修、即是復其初、

新安陳氏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學字、朱子挈要指以示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所爲不過知行二者、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知言也、復其初者復全本性之善、以行言也、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復全本性之善而已、朱子所謂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能指行而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

通考仁山金氏曰、王文憲以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原其所當學、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指學者之方也、明善復初則學之效驗、第一句訓下一句、此看集註凡例又曰、朱子于或問中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合言之、覺知也、爲能也、明善知也、復初能也、

勿軒熊氏曰、學者復其本性而已、學以明善明德之事、以善及人新民之事、

朱子曰、說文習字從羽從白、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

辯請總註學分人謬
效人不已皆屬己

飛、只是飛了又飛、○問、學是知、習是行否曰、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是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去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己、○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爲言效也、以己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温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温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奧而無窮盡、如此、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聖人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爲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爲學之道是如何、○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

胡氏曰、學之不已者、學與習非二事也

厚齋馮氏曰、習鳥雛欲離巢而學飛之稱學謂學之於己、習謂習其所學、時時而習恐其忘也、凡曰而者、上下二義、學一義也習一義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習字於六書屬諧聲謂形聲也

勿齋程氏曰、未知未能必放諸人、是之謂學、已知已能必熟諸己、是之謂習

朱子曰、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然說喜不能自已、今人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己用功處、○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

學貴於時言可直斷

習之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
且枯燥生澁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
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
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
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
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有自得於心
而不能以語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
味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喻其美矣此
學之始也○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
說後便自住不得

雙峯饒氏曰習字訓重故重險謂之習坎
朱子曰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
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
久則透裏皆濕習而熟熟而說脉絡貫通
程子所謂浹洽是也
南軒張氏曰學貴於時習
程子曰時復思繹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
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

通考吳氏曰重習者更互反復之意繹抽
絲也思者如之
雲峯胡氏曰時復思繹則習於心將以行
之則習於身
新安陳氏曰上一條以知言此一條以行
言采程子二說以見學習當兼知行言也
勿軒熊氏曰坐如尸立如齊出記曲禮如
尸註曰視貌正如齊註曰磬耳聽謂祭祀
時
朱子曰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
之功如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
之義似皆偏了
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
謝氏此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姑以坐立
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
時之意異朱子姑采以備一說耳
紫峯陳氏曰悅者悅于學也註中其進自
不能已句正貼悅字

芒山張氏曰新安陳氏云知行皆從性分
上用工此說最確效先覺處正全吾性分
處若離却已性擬效他人特優孟衣冠耳
程氏勿軒專以效諸人屬學熟諸已屬習
非也善體註者須知效先覺之所爲乃
可以明善讀二句須一氣讀去道理自明○
伊川上蔡之說未嘗不兼知行思繹內寓
力行道理在坐立時寓講究道理在但朱
子偏看耳本說原不偏也新安陳氏謂程
子二條兼知行言足駁正專思索而無力
行一句然疑謝氏此條推以時習于行言
則又拘矣

樂音洛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

心樂主發散在外

朱子曰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
也吾獨得之雖足以說矣然告人而莫信
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一人不得與於
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
九人不下咽吾之所說雖深亦曷能達於
外邪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衆
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
所得不獨爲一己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
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懽欣宣暢
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
此學之中也又曰近者既至遠者畢來以
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
得而悅於心者彼亦將以得而悅之則
可以見夫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其立之
俱立成不獨成矣○善不是自家獨有人
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樂未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
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
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
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
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
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
其衆如是安得不樂○信從者衆足以驗
己之有得然己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
爲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
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慊吾之意至於
信從者衆則豈不可樂○問朋來之樂奈
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
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
纔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
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
南軒張氏曰有朋自遠方來則己之善得
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己講習相資其
樂孰尚焉樂比於說爲發舒也

新安陳氏曰以善之善即上一節人性皆
善及明善之善習說則善方成己朋來則
善方及人矣
朱子曰程子非以樂爲在外也以爲積滿
乎中而發越乎外耳悅則方得於內而未
能達於外也○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
則充於中而溢於外
慶源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悅樂是
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
雙峰饒氏曰說與樂皆是在中底今此樂
字對上文說字而言則是主發散在外言
之
次崖林氏曰朋來之樂此見得聖人欲人
同歸于善處當以孟子樂得英才而教育
來參看以善及人信從者衆二句意相足
語錄云樂其信從者衆非是
芑山張氏曰有朋節程子專言及人南軒
兼言資己按南軒之說與孟子善與人同

樂取諸人二句推發明或病其推深一層
非也蓋聖賢學問無窮雖善足以及人人
之善亦自有可以資己處謂人莫己若與
悅不若己皆學者淺狹之過耳

慍紆問反 尹焞字彥明河南人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
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
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
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
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
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
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朱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
也人不知而慍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
而信從者衆則樂不己知則不慍樂慍在
物不在己至公而不私己
新安陳氏曰己誠有所學人之知不知何
加損於己朱子云爲學是爲己當然之事
譬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既飽何必問外
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關也尹氏解此
一節正意故居先
雙峰饒氏曰朋是專主同類人兼指衆人
上而君大夫亦是
朱子曰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
私己之慍
雙峰饒氏曰說之深然後能樂樂之深然
後能不慍
雲峰胡氏曰說是喜意慍是含怒意喜怒

樂三者皆情也皆性之發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

新安陳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於心引此語解不知不愠甚切此條聯樂與不愠言故居尹說之後

通考仁山金氏曰有自得之說則有及人之樂有及人之樂則有君子之成德、

問稍知爲已則人知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朱子曰人待已平平亦不覺但彼人做全不足此數看待心便不甘便是愠愠不是大故忿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愠便是裏面動了○人不見知處之泰然略無纖芥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此學之終也○今人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見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已事而亦爲不平況其不知已乎此不知不愠所以難也○問不愠之說孰爲得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爲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

覺軒蔡氏曰程子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愠然後君子也朱子謂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如程子之說朱子非正解本句特統而論之耳所以纍於尹氏程子之後

慶源輔氏曰順謂理之順逆謂理之逆曰順日逆皆理也但處其順者易故及人而樂者猶可及處其逆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悶非成德之士安土樂天者不能及也

問集註言君子而復歸於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何也勉齋黃氏曰學而至於成德又豈有他道哉其所自來者亦不過是而已非體之之實孰能知之哉

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始學始終三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也又慮夫敏者躐等而進怠者半途而止昧者又戒離析以求之或失其正而陷於異端故復發此義而使之正其始之所學然後時習以熟之則夫說之與樂可以馴致初不待外求而得也又曰不極其至則無以成其德故又以此說終之

雙峯饒氏曰集註謂德之所以成亦在乎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此言極有意味○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皆是效驗

雲峯胡氏曰此章重在第一節而第一句時習二字最重故上文釋習字曰學之不已此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又曰不已焉於此見朱子喫緊教人處

新安陳氏曰此推本所以爲成德之繇不過自學習說中來然學必貴乎正習必貴乎熟說必貴乎深而又加以不已焉學之時習而說乃後二節之本亦務本之意

通考仁山金氏曰逆而難進步言學之正推本言程子此條順進而言也

朱子曰惟樂後方能進步不樂則何足以爲君子

新安陳氏曰集註凡推說本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此又以三節下二句發明餘意也必繇成之已之說方可進於及人之樂然非造於樂之地步又不足以言成德君子也夫學者所以學爲君子學繇說以進於樂而至於能爲君子學之能事畢矣朱子云論語首曰學而時習之至不亦君子乎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深有意蓋自首篇首章至末篇末章皆拳拳以君子望學者宜乎朱子以爲深有意焉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言爲學之道學兼

知行言首言學欲熟之於已中言學欲推
之於人終言學者畢竟所以爲己又曰四
書所言君子甚多其等第不一今畧取其
的然有所指者以爲發例此章不知不慍
與不器之於天下也病無能疾沒世而民
不稱矜而不爭貞而不諒之君子以德言
爲成德之辭正言之也不重則不威食無
求飽博學於文有九思尊德性而道問學
之君子以德言爲學者之稱亦曰以學言
也君子修己以敬先行其言不憂不懼之
君子以德言徹上徹下之道因其人而言
之也所過者化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廣
土衆民君子欲之依乎中庸篤恭而天下
平之君子以德言爲聖人之稱也君子篤
於親正其衣冠君子有大道之君子以位
言凡以位言者必有其德而後稱其位故
聖賢凡以君子爲爲人上者之稱必言所
以爲人上者之道微意可見也侍於君子

有三愆之君子兼德位言之也餘不能悉
舉者可以類推

虛齋蔡氏曰人不知而不慍此全是學力
所到恠人于不知而慍則解矣不慍者惟
知學爲分內事說焉日有孜孜略不以在
外者爲欣戚作輟也德之成也可見
芭山張氏曰合三節見一學之全而始終之
序在其中不必重在第一節也若專重第
一節便失聖人語氣下二節雖根時習來
仍宜三段看道理自相融貫雙峯雲峯說
未確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
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
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
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新安陳氏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
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
朱子曰只少有拂戾便是犯上不必至凌
犯乃爲犯如疾行先長亦是犯上○干犯
是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
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
爲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爲犯然
諫時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
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
本與

與平聲 [illegible]慶源曰專用其力而爲之也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
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
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旣
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
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復扶又反

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
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
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

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
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
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
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
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
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
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
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
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一　十四

心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
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理智
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理是根
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
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
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
愛之理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
仁昌黎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爲性了周子
說德愛曰仁猶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
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
把博愛做仁了○仁便是本了更無本了
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
以將爲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
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
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仁
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
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
是第三坎也問爲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

物否曰只是推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
求仁
勉齋黃氏曰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
理乃所謂德也於虛靈洞徹之中有理存
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義禮智亦一心
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
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能包四者故心
德之名獨仁足以當之也故仁之爲德偏
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惟一事專
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
諸葛氏泰曰泥愛字則不知仁之體捨愛
字則不知仁之用故即理以明體於以見
理具於愛之所未發即愛以明用於以見
愛本於仁之所發見無體何以有用無仁
何以能愛因愛心之形而指其在中之理
故曰愛之理集註於孟子首章又倒置其
語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何也論語言爲
仁是以偏言者言之故以愛之理在先孟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一　十五

子兼言仁義則以專言者言之故以心之
德在先然亦互相發明而非有二也
通考吳氏程曰愛之理是偏言之仁不涉
義禮智信而義者宜之理之屬各自見之
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包義禮智信皆在其
中二句小大不同各含體用蓋心該衆理
言雖心體理用然謂體全而用偏則不可
朱子曰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
所以集註下一凡字○本立則道隨事而
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
可移於長
朱子曰其爲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
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
雲峰胡氏曰上文是泛言爲仁此節則專
言君子本立而道生又是汎言君子之於
凡事皆用力於根本孝弟爲爲仁之本又
言君子之行仁孝弟爲之本
雙峰饒氏曰孝弟順德也犯上是小不順

上作亂是大不順底事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非謂孝
弟即是仁之本蓋謂爲仁之本當以孝弟
猶忠恕之爲道也
朱子曰爲仁以孝弟爲本事之本守之本
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天下
之大本之類是也爲仁以孝弟爲本仁字
是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爲孝弟之
本仁字是指其本體發用處言之二程子
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其所
以生乃爲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
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爲行仁
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二字足
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意已
具乎其中矣讀者不可以不深思也性中
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語
亦要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
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

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
凡慈愛惻隱皆在所包故不止孝弟也猶
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
不曰江淮河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樲棘非
有彼而無此也○問孝弟是爲仁之本義
禮智之本如何曰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
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
有節文皆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所以
然者智之本也○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
發故是行仁之本○仁是理之在心孝弟
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
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與做孝見於事兄
便與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
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
親至於愛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仁之本
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爲羞惡之
本禮爲恭敬之本智爲是非之本自古聖
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只一箇性性

只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
自有許多般樣○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
孝弟本出於仁論爲仁之工夫則孝弟是
仁中之最切緊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
生也○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
物方從孝弟做去或問如草木之有根方
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根本則枝葉自
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
本依○問爲仁以孝弟爲本即所謂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
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爲
仁以孝弟爲本曰是道理都自仁裏發出
首先是發出爲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
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
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源頭漸漸流
出○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
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行仁

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
箇物事○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
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
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
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
弟爲本○問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既以仁
爲愛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矣仁之章又
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而
包四者惻隱仁之緒也而貫四端故仁之
爲義徧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所言之類
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
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問既
曰本猶根也然則孝弟爲仁之本仁爲孝
弟之本同乎否乎慶源輔氏曰本之爲根
則同而其所以爲根則異行仁以孝弟爲
根以其施於外者言也論性以仁爲孝弟
之根以其發於內者言也行仁不以孝弟
爲根則其施無序而無以極夫仁民愛物

經是有之四字疑其

之效論皆而不以仁爲孝弟之根則其
無所而無以充乎孝親弟長之實○或問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晦翁謂
鮮是少若說鮮矣則未以爲絕無孝弟之
人猶有犯上之意邪潛室陳氏曰孝弟之
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
等麄暴氣象縱是有之終是罕見到得麄
惡大過可保其決無言孝弟之人占得好
處多不好處少
雲峰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
程子以仁爲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
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
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
新安陳氏曰言仁爲論語一書之大綱領
南軒張子嘗類聚論語中言仁處爲一編
名曰洙泗言仁錄此其首章云
通考仁山金氏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
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

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
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爲行仁之
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
用又曰爲仁爲字重讀朱子恐人不曉爲
仁是行仁之義而倒看性情體用故圈外
收程子辨仁說過詳有子言仁之事集註
言仁之性仁字訓詁發例於此
朱氏公遷曰仁以德行言自推行仁道而
言則孝弟皆是愛親故爲爲仁之本自良
心之發見而言則仁主乎愛義上乎教故
爲仁義之實況有子止言仁仁足以兼乎
義也吾友汪國用曰有子言務本是用功
即孟子智禮之實也其言本立是成功即
孟子樂之實也但孟子專主事親從兄而
言有子則言孝弟可以推之於仁民愛物
其意有不同耳
芑山張氏曰。與字無謙退不敢質言意。不
必穿鑿。如子曰。會問子貢章。可以託六尺節。

已數個與字。豈皆謙退不質言耶。蒙引云
質實也贊其。性中曷嘗有孝弟來。此語
未免窒礙。觀孟子所謂孩提知愛稍長知
敬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可見。天下無性外
之物數語宜玩。又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
一句非本章正意。特發明道理耳。時儒直
將此一句與爲仁以孝弟爲本句竝說。非
也。新安陳氏曰。上段解此章正意。下句別
是一意。又推本言之。按此論自確。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仁字以心之德言乃專
言之仁也
朱子曰巧言亦不專爲譽人過實凡辭色
間務爲華藻以悅人觀聽者皆是○只爭
一箇爲己爲人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
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以悅人則不可
○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一向
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巧言令
色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
已害人然後爲不仁也○人有此心以其
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使不是仁巧言令色
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
求人說便到惡處亦不難○容貌辭氣之
潤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

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
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
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切。
求仁之要。復何病乎。又曰小人許以爲直
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
其矯情飾僞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
聖人惡之○問修省言辭誠所以立也修
飾言辭僞所以增也發源處甚不同夫子
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而察巧令之病所從
來止是有所爲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飾
人脇肩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爲也。
日有所爲之說甚善
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朱子
日夫子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
程子懼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之中求少
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以解害辭之惑
也○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語其所以爲
之者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

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引二者於
首章之次而其序如此欲學者知仁之急
而識其所以當務與其所可戒也
勉齋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
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而無私當
理者即仁也
雲峯胡氏曰上章好犯上作亂是剛惡此
是柔惡聖賢深惡焉
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
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
之意爲多○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
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爲仁然此只
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
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
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太
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
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
違理皆非仁本註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

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 通考朱子[illegible]

辨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
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illegible]於[illegible]外
徒人隨事致察而立心[illegible]
林次崖曰巧言令色[illegible]測
故曰鮮矣仁。觀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可見。註人欲肆。當如此看。後篇左丘明
恥之註曰深戒學者使立心以直。亦可見
巧言令色是外面如此心中不可測者。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
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
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

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
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
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
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
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
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仁山金氏曰曾子名參所金反字子輿本
史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輿蓋輒車輢

新安陳氏曰[illegible]

往若曾子而字子輿則參乃服參之參七
南反
吳氏程曰所金反一音七南反字子輿蓋取參乘之義立則參前音所金反往往音
雖二而義則一
朱子曰三省謂即宮省之省從少從目蓋官庭之門規察出入不令泛入故謂之省所耿反借作省察之省悉井反又云三字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分然自然者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可平聲故三仕三已與三黜無以異而三仕已無喜三省三嘆與三思三復皆使然而集註於省嘆皆闕凡此之類二音皆通

新安陳氏曰程伯子云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大學章句已采之集註乃采程叔子之說勿齋程氏謂叔子之言爲切

朱子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盡已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

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著表裏之謂也○發於心而自盡則爲忠驗於理而無違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爲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已爲忠見於物爲信○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修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實在內告子義外便錯了

陳氏曰從內面發出無一毫不盡是忠發出外者皆以實是信

問曾子三省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爲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有在所當乎朱子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

朱子曰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

新安陳氏曰易蹇卦大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程傳曰君子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集註二句之所本蓋在此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非深知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三失將又生矣豈日省勉勉不已之誠心乎無則加勉四字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

朱子曰謀不忠則欺於人言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爲人謀時須竭盡自已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是箇待

人底道理日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爲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使俑與他思量便盡已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爲他謀如鳥豕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只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爲人謀而不忠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汎說人自爲謀必盡其心到得爲他人謀便不于細致契他事便是不忠若爲人謀事一似爲已爲盡心○問爲人謀交朋友是應事接物之時若未爲人謀未交朋友之際所謂忠信須如何教工夫曰程子謂舜難鳴而起孜孜爲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

勉齋黃氏曰爲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

實用其力益篤于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與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及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

朱子曰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爾

廣平游氏曰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歛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而歛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問曾子三省之事何故只就接物上做工夫南軒張氏

日若是他人合省之事更多在曾子自省察則只有此三者當省也不是下爲已爲實工夫不能如此

雲峯胡氏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晚加三省之功愈可見其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推己及人因人反己之學即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爲一唯在三省後非矣

新安陳氏曰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雨化之章朱子訓釋非不明白謂曾子於聖人泛應曲當處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即應之速而無疑孟子謂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其一有如時雨化之者如農人種植之功其力已盡惟待時雨之至即浡然奮發而收成朱子以孔子之於顏曾當之參二章以觀三省章此正是隨察力行處其

悟一貫之旨而一唯正是人力已盡而時雨化之之時如何反以悟一貫爲早年事加三省爲晚年事乎

通考莆田王元善曰詳集註則三者蓋曾子平日誠切功夫初非有早晚之可言也

虛齋蔡氏曰要看三箇乎字有自循自疑之意正所謂省也朱子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亦從乎字生

芭山張氏曰須知傳習却亦有忠信工夫在三者之序忠信爲傳習之本是本節餘意非正旨也○內外分不得兩截未有外而不本諸內者未有見于物而非有于已者必謂有于已爲忠見于物爲信忠專就心上說信專就事上說未免分析朱子既知內外一理既知信出于忠而循以出乎內驗乎外分言之何與○三省只就接物處做工夫離却接物工夫便落空便非聖賢實際學問觀顏子克已只在視聽言動

處可見○新安陳氏謂三省在未聞一貫前此說自正紫峯淺說與新安合但以聖人俛焉日有孳孳之心推之曾子雖既聞一貫三省工夫終身不敢少懈雲峯胡氏之說亦自合理雖不駁可也○蒙引自述勉人句非是纔說勉人便寬了自已會了求毋自欺耳全是反躬自責不必涤勉人一層

道乘皆去聲　隙乞逆反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

勝氏名時字中立　新安渠氏曰詳見諸侯之謂可致堯舜之治言近而指遠也

力本謂農事

包氏名咸

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或問道之爲治何也朱子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之心言也曷爲不言治曰治者政敎法令之爲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心也非事也

朱子曰車一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此等

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

遲考吳氏程曰千乘八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爲八十萬戶矣自古軍無實稱故雖魯衛陳蔡皆號千乘之國

東陽許氏曰三代之禮不能詳攷所以集註只泥說諸侯之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槩言之若馬氏謂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爲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爲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爲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比上數爲少包氏以九十家賦一乘其賦爲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雖曰有方然山林川澤都邑巷巷必三分去一然後爲田之數如馬氏謂方三百十六里者言亦未備也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爲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爾

朱子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

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此章敬字乃是主動而言。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爲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爲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爲主○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

徙正則處可不其同節
之門詐未與欺民曰

商君之徒木亦其類也
胡氏曰發於已敬則施於民者信矣
朱子曰。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爲。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反治具故曰務本
慶源輔氏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時事之間是也。○前四章是爲學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
新安陳氏曰所存謂爲政者之心未及爲政之條目如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乃爲政之條目也楊氏此說本於伊川伊川曰敬

事以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
朱子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修已以敬是最緊要處
問反復相因朱子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敬信方能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時是下因乎上然有敬於已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於人而自奢後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儉嗇而不能愛人者故節用了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時使不以時却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覆推之方見曲折
潛室陳氏曰晦菴說五者反覆相因如何是反覆相因處蓋從敬事而信起說作下去是如此而後能如此知人能敬則做事專一自能信既能信則必欲所行乎於民自然能節用既能節用自然不傷財而至於愛人既能愛人自然能使民以時這是如此而後能如此是自上而下相因如此如自下面說作上來則是如此而又不可不如此如以敬去做事使不敢苟簡胡亂去做須要十分好方此既得好便不至於苟簡變更這便是能信然做此一事時久或昏或爲謹勢所移或爲利害所動前日出一令既如此令日又變了如彼這便不是信便有妨於敬所以著別下工夫於信去補這敬然只知信或出一政堅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更不可移易此固是好然而自家奢侈之心或有時而生不能節用要如此廣用則是所令又反其所好却有害於信故又須著去節用方得然只恁

底節用不知有箇中底道理則或至於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心下已有所吝嗇則凡民有饑荒不能去發倉賑廩恤貧濟乏至於築城鑿池思患預防不可已底事亦吝嗇了不損財以爲之是知節用而不知所以愛人則節用又成落空了此節用所以不可不愛人然既愛民又須使民以時如春來當耕夏來當耘秋來當斂便當隨時使去做至冬來閒隙之時方用他得不然則所謂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此自下相因而上如此
通考仁山金氏曰五者反復相因此補胡氏之意論有本則一節自生一節是下因乎上論全備則一步須進一步是上因乎下
虛齋蔡氏曰敬訓主一無適而寬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于此忽又一事有重于

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于彼矣。
不害其爲主一而無適也。
紫峰陳氏曰又復相因是餘意。蔡虛齋蒙
引亦言味朱子在此五者之句。可見又復
相因之說是餘意。
芭山張氏曰。真能敬未有不信于民者不
能信到底不可謂敬。真能愛人未有復妨
農事者不能使民以時到底不可謂愛人此
朱子信了又須節用。節用了又須愛人。此
二條尚近理。至如敬了又須信。愛人了又
須使民時說得未甚曉徹。不必附會。陳潛
室別下工夫于信去補這敬。其說尤不可
從。高氏問辯綠云。伊川言敬事以下諸事
皆言所存未及禮樂刑政。豈以敬信只任
心而所行者尚未敬信乎。節愛只在心而
所行者尚未節愛乎。時使只在心而所行
者尚未時使乎。蓋所存所施舉在于是安
得云未及爲敬也。按高氏此論自確。或必

欲附會朱子所云夫子此言者心也非事
也二句。以證伊川之說之是。其說不可從
○五者皆本之心而達之事。不是偏就心
上言○愛人人字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
人君子皆是。但是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
專指民字言。使民以時之時謂農隙之時
朱子云古者四時之田皆于農隙以講武
事是四時皆有農隙也矣崖林氏云使民
以時之時與不違農時之時異。使民以時
之時是農隙之時。四時皆有可使之時也
不違農時之時是春耕夏耘秋收之時。此
時則不可使。按此論俱廢。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

為去聲

洪氏名興祖字慶善丹陽人

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朱子曰。謹信言行相顧之謂
通考朱氏公遷曰。信以學言。此與有諸己
之謂信相對。但此以用功言。信之見於言
者以實之謂也。彼以成功言。信之存於中
者無自欺之謂也。
問汎愛衆。朱子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
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
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
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
他自當汎愛○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
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
及不自占便宜之類皆是也。
朱子曰。汎愛而不說親仁。又流於兼愛矣。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
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
朱子曰。只是行此數事外有餘剩工夫。便

可此工夫去學文非謂行到從容地位
而後可學文也
朱子曰無弟子之職以爲本學得文濟甚
事此言雖近眞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
詩書六藝之文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
無之所以難又曰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
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
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問行有餘力而後
學文夫豈以講切爲緩哉曰書固不可以
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
言行有餘力而後學耶
南軒張氏曰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
仁皆在已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
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
以學文爲心則非篤實爲己者矣文謂文
藝之事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推言爲
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爲

聖爲賢蓋不外是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
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爲本推而達
之也
雙峰饒氏曰尹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
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
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學文爲致
知與力行爲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
理發明文字甚重三者互相發明蓋但知
文之爲輕而不知其爲重則將有廢學之
弊故不得不交致其抑揚之意
趙氏曰德固不可一日而不修學亦不可
一日而不講也
雲峰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每
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
六事畢然後學文也若必欲盡行此六事
行之不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又按熊
氏謂此章是小學自孝弟忠信入故先行
而後文子以四教是大學自格物致知入行

好去聲下同

先文而後行蓋以弟子二字專爲小學
之事然則十五入大學者獨非爲人弟
人子者乎大抵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
爲先故爲弟子之職者力有餘則便當以
學文爲重集註力行而不學文以下正自
該子以四教章之意在其中
新安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
則行爲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
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爲先故四教
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
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進可見矣
通考朱氏公遷曰言小子之學此章知行
兼備而行爲重也大抵大人之學先乎理
小子之學先乎事此其次第所以有不同
也
紫峰陳氏曰學者講其說而習其事也既
有以敎其本又有以廣其益弟子之職于
斯盡矣

邑山張氏曰離事何處見理離理言事事
特粗迹耳大人之學先乎理而事在其中
小子之學先乎事而理在其中徑將事理
分作兩截便有缺陷在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
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
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
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

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程門高弟

吳氏名棫字才老建安人

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

也

問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集註何故取范氏好色之說朱子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爲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僞爲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范說爲長

朱子曰不有其身是不爲己之私計也

雙峰饒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賢賢取友雖均屬朋友之倫而賢賢爲重集註以四者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此意

新安陳氏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

朱子曰人固有資禀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者然使其爲學則亦不過之此數

者耳故曰人雖以爲未學而吾必以爲已學也

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者之事也

新安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也

朱子曰子夏此言被他說殺了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正有道可謂好學之類方爲聖人之言○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耳○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言該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

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

胡氏曰以未學爲生質之美者人固有得氣質之清粹而所爲與理暗合然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

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然子夏務實行而却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

芭山張氏曰子夏此言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不同是朱子看煞了不是子夏說煞了能盡此數者其中却有寬地學問在若資禀自好但偶合耳不可謂能盡也○子夏見俗學專尚文辭躬行倫誼往往闕失故發此論救之必謂之學云者以爲此非

務學者不能如此。能是四者則學有其中無徒事尚文辭爲也。非兼生質之美而言。子夏既不謂質美不必學。其流弊亦何至于廢學。集註添出苟非生質之美句。非子夏正意。○周子云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朱子云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按此言與子夏之意相發明。士苟不能盡倫敎行。雖自謂能學。終是口耳粗淺學問。終是聖賢罪人。○曾子傳習處皆其務寔行處。雖不廢講習詩論。非專就文學上著力。勉齋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一句。直將傳習對文學說。便似傳習只是文學工夫。便淺看了。傳習此處毫釐千里。學者宜深思之。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問既曰君子何故有不重不威朱子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
慶源輔氏曰人不重厚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壽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必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以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
朱子曰忠爲實心信爲實事○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心乎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或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誤爲之如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非爲學亦是且誤爲學交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眞能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主忠信是誠實無僞朴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
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爲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
問伊川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朱子曰以人言之則爲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
西山眞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

主人也
新安陳氏曰不誠無物不者人不之也人
不誠實則無此事物集註所謂人不忠信
則事皆無實卽不誠無物之意

無友不如已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

無益而有損、

問必擇勝已者爲友則勝已者必以我爲
不如已而不吾友矣朱子曰但不可求不
如已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我求勝
已者爲友不如已者又來求我卽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也○朋友纔不如已便無
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無友不如已
者與勝已者處也○人交朋友須求有益
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大凡師則求其

賢於已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
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已者今
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
者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

須知重厚不專就外邊說

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廣平游氏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
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
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爲善可
勝計哉
朱子曰。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
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
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
子。
雲峯胡氏曰、此過也、而集註以爲惡日長
者、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勇
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
爲惡、

龜山楊氏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
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爲物
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已也尚友取
諸人也取諸人以爲善而友非其人則論
胥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已者合志同方營
道同術所謂如已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
善則相戒故能相勸而善也過憚改亦不
足以成德矣
勉齋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
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
慶源輔氏曰苟安則未至於聖人孰能無過倘
或畏難而苟安則過益大志益以惜不
惟勝已之友將舍我而去而忠信之德亦
無以自進矣。故以過勿憚改終焉。要之自
始學至於成德。雖改過爲最急
新安陳氏曰君子之爲學當以重厚爲質
尤當以忠信爲主而輔之以勝已之友終
之以改過之勇焉四者之中主忠信爲尤

易去聲下同

亶能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必能實於重厚威嚴以堅其學實於取友改過以進其學矣

紫峰陳氏曰。四項各自說。不必牽連過文。亦不可以首節爲一截。游氏總註。未必是夫子正意。

芑山張氏曰。須知外重厚。必根內面說。非尊在衣冠瞻視之謂。蔡虛齋云。威重雖就外面說。其實與內面相關。故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按此論甚正。〇毋友二字。最斬截。然不能却不如己者之來。朋中界限自嚴。必不與他相俯昵耳。朱子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二句。語意欠分曉。

〇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人子所宜愼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愼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亢音岡大陳

曾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已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爲不爲化民而爲之能如此則己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

蘇氏曰忽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

雲峰胡氏曰古註云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罕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爾豈有增益之哉

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愼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愼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

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爲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〇愼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〇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通考吳氏程曰亢兩問子貢一問伯魚無請問夫子之事家語雖收在弟子中而史

易去聲下同

記却無故兩其說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
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
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
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
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
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

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
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
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
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
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
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
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
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
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

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西山眞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
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
慘暴也厚不刻薄也

朱子曰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易乎易坦易
直如曰直無險詖子諒慈良也

西山眞氏曰莊主容敬主心自中發外故
曰恭也

朱子曰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
之意

西山眞氏曰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
而裁制

西山眞氏曰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
以歸人

新安陳氏曰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固不
止此此乃盛德之光輝發見於接人之際
者

林氏少穎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
見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
恭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以其德之著者
言之也

朱子曰子貢謂夫子之求之此承子禽之
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
如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

新安陳氏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出
孟子謂聖人身所經歷處則人皆化心所
存主處皆妙無不通也德言盛禮言恭
出易繫辭不願乎其外出中庸

朱子曰此五者皆謙退不自聖賢底
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看此五字是
如何氣象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
人而人自來問底意今人却無非是求學
者且去理會不求底道理方好

通考新安吳氏程曰過謂身所經歷化謂

人無不從存謂心所存主神謂意無不違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也悳盛禮恭則禮之所以恭者又未嘗無其本也觀其言則引而不發其意則有所不足於子貢之云者其旨深矣

仁山金氏曰此章緣子禽求之之問甚低故且就其接人一處言之而反其求字之意而其言遂欠內一層故集註曰盛德日過化存神曰德盛皆補其內而本註亦字及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

東陽許氏曰過化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未易窺測而獨說子貢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不願乎外却是關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內本註皆是依經文說無一字閒慢無來歷讀者須子細把注字一一體貼經文看不要作剩字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若朱子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觀之一節耳

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雲峰胡氏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子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以其得聞國政始以其光輝接物者言爾必如子貢與蔣綏來動和等語乃足以見失子過化存神之妙焉按饒氏謂此即聖人中和氣象又謂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說三亦字皆敍寓抑揚之意夫苟是中和氣象則謝不當下亦字以謝氏為敍寓抑揚之意則其不足以盡中和之氣象明矣饒氏前後二說自相反不可不辨也

通考按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

慶源輔氏曰好德之心固有而易發私欲之害蔽深而難除此所以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求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一芑山張氏曰五者雖就接人處說而內一層自寓非欠內一層待集註補之也仁出說外甚觀大學誠意章德潤身一句可見

○集註敬信二字待就時君一時感乎而言緊連德容如是四字說不宜看得深下若邦君果能敬信則委國以從治效果見非僅得聞其政而已

溫良恭儉五字或分析觀之或渾淪觀之總見聖人一身四時之氣俱備雖是可觀之一節而全體亦在其中朱子謂子溫而厲一章纔見全體畢竟膚甚

行去聲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

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新安陳氏曰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之志者行之未形者行者志之已形者也

慶源輔氏曰就事而言雖是就心而言對

不得爲孝矣
雲峰胡氏曰不忍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
言可未改以時言
延平李氏曰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
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卽
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
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
者能如是耶
朱子曰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
意思必有爲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
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父在時子
非無行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
而其所主在行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
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之事雖在所當
改但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
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
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改者則
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
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善讀者推
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
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
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不忍之
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爲孝尹
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
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此章只是折轉
說上一句觀人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
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
以未攷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饒說三年
無攷便是這事有未是處若父道已是何
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大意不忍改
之心是根本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
盡之○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爲
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爲然雖無甚
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
肖雖欲爲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
而從父之爲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

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爲賢矣至於父沒
則已自得爲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
見矣○問志者志趣其心之所趣者是也
行者行實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
專於行事而其志之趨向可知故觀其志
父沒則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實暴白故
觀其行然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
皇然望望然若父母之存而庶幾於親之
復見豈忍以爲可以得行已志而遽改以
從已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
者若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
爲孝矣若夫其心自幸只爲於是可以行
已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已意者則遂遽改
以從已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
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
沒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況謂
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三年
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
如志幸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
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
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
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
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耳曰此說得之
○或問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
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
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
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
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爲難
南軒張氏曰若悖理亂常之事孝子其敢
須臾以寧不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
惡乎曰父之道耶固非悖理亂常之事也
西山眞氏曰爲人子者當隨所遇而裁之
自人君而言則武繼文志則終身無改宜
承厲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若可繼雖不
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所謂三年無改

新安陳氏曰此字貼

斯字指禮之和而言

者也。三年之間。惟盡哀慕之誠。如其改爲之迹。不亦善乎。東陽許氏曰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之一節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可爲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朱子曰、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天下有常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

勉齋黃氏曰、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爲節、此是文、如冠如婚、此是人事、若冠禮裹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

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義謂容儀、有粲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

胡氏曰、天理其體、故先節而後文、人事其用、故先儀而後則、

通考吳氏程曰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上言經禮下言曲禮、節文謂品節文章、

新安陳氏曰、因用而遡其體、惟禮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爲貴、從容不迫、蓋從自然中來、

朱子曰、禮之用和爲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願、非由勉強、勸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纔出勉強、便不是和、○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敬而和著意做不得、纔著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眞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

有自然之節文、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是有箇和、須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是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不和、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是嚴敬中順禮而安泰者也、

覺軒蔡氏曰、有子專以禮之用言、朱子兼以禮之體言、之用固貴於和、論禮之體則禮中本有自然之和、非禮之外又加從容也。

次崖林氏曰。斯爲美。斯字輕帶過。詳此其所以爲美說是。新安陳氏謂指禮之和說非是。

芑山張氏曰。和之行于禮中。猶春氣之于

新安陳氏曰節即天理節文中本然之節

爲物融泱充周分。析不得。或謂禮嚴則强。强則齊之以和。便似禮先有不和的病痛。必借和來齊他。有是理否。學者當以朱子小註爲正。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繇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繇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朱子曰。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

新安陳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此章本即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

樂字以言和字耳

朱子曰。須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便是禮樂之正。○和固不可便指爲樂。是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處。又是樂中之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又曰。如人入神廟。自然敬肅。不是强爲之。禮之用。自然有和意。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之節處。便是樂之禮。○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强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又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纔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强而安。纔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問禮之體雖截然而嚴。然自然有箇撙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爲貴。苟徒知和而專一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今人行事莫是用先全禮之體而後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是。○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問伊川曰。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如何。曰禮主敬。敬則和。這便是他同體處。又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

須知西山所云大和和字非和爲貴和字和爲貴和字是

本然影

二節敬二更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纔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氤氳磅礴氣象。○恰好處皆是和。○問禮樂之用相反相成曰且如而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爲之皆合於理而自和矣

西山眞氏曰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反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是就情性上說

雙峯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爲發明之

朱子曰自心而言則心爲體敬和爲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爲體和爲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繇生和有樂底意思

新安陳氏曰嚴謂禮之體嚴泰謂自然之理及從容不迫此指上一節和謂知和之和節謂以禮節之之節此指下一節程范皆樂字以形容和字朱子要歸之論只言禮而不及樂的矣嚴而泰和而節六字斷蓋一章大意

雲峯胡氏曰集註前一節分體用後一節獨說全體何也前章是因有子言用而推原其體後總說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在其中矣知天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泰如四時陰陽中和有節氣有中氣此便是和而節此固自然之理而禮之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不泰人則有嚴而失其中者矣未免倚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和者未嘗不節人則行和而失其正者矣未免倚於和之一偏亦不可行矣一偏字與全體字相反夫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人之偏也乃如此人之於理有毫釐之差則失之故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敬程子借樂記二語提掇說起此章全體范氏因程子之言而言就禮中自有樂然敬是禮之本體朱子又進一步說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

芑山張氏曰程子云先王之道以斯爲美突地添出以字便覺着像便失却上下文渾然語氣只說斯爲美却隱寓自然意思說以斯爲美似先王有意要用和了此處毫釐千里。

近遠皆去聲

汪氏炎昶曰尚禮云約信曰誓約信二字本此

中去聲

行去聲

恭平聲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見尊長不拜直恩卑恭非恭不近禮

慶源輔氏曰此信字本是約信若只是誠
信之信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哉
勉齋黃氏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
其實者也約信與人期約而求其實者也
胡氏曰信爲約信恭爲致敬皆指人之行
此而言非信恭之本體也
雲峯胡氏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
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
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
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恭當輕下一字
也
朱子曰此言謹始之意始初與人約便須
思量他日行得方可諾之若不度於義輕
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如今人
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
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之不合義則不言
之期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
事且鶻突恁他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一 卅四

義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
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
故
朱子曰恭只是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不
近禮○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
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爲人所恥辱有一
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
可辱者在我矣○近猶合也古人下字寬
亦大綱說雖未盡合禮義亦已近禮義了
○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
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不及也與下
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
及必取辱矣
雙峯饒氏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於
禮義皆以近言集註恐其寬緩故直以合
義中節言之不用其辭而用其意也
朱子曰因之爲依旁款而交淺如先主之
依劉表是也宗之爲主彼尊我賤而以之
爲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遽伯玉顏讎
猶是也依失其親若未甚害所宗而失其
親其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所而
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必求不失其
親焉則異日亦可宗主之矣○因如因徐
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
又較重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
其初審其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
問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恭交際是依人朱
子曰大綱如此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
○此章須用兩截看上一截言近義恭近
禮因不失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思慮到
底下一截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久後
無弊之效當初便當思量到無弊處○問
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
猶因循苟且是且恁地做一般
雲峯胡氏曰此章皆謹始之意與其悔於
終孰若謹之於始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一 卅五

東陽許氏曰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過
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因不
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理下一節
要知人則皆無失上兩節言行是修己之
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三者皆明理者能之
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辭
芑山張氏曰離了本體信恭禮義便屬虛
爲信爲約信恭爲致敬雖指人之行此而
言未有離本體而言信恭者集註雖說義
者事之宜而心之制在其中雖說禮節文
也而天理在其中遺却心之制何處得事
之宜遺却天理何處得節文集註豈離心
而專言事宜乎豈離天理而專言節文乎
獨言事之宜獨言節文者省文耳安得謂
集註所云禮義者非指本體而言乎胡氏
不善讀註如此○此處因集註不言天理
獨曰節文便謂禮非指本體言如生事之
以禮三句註云禮即理之節文獨遺却天

新安陳氏百忘

字又粹如飾並註謂集註未嘗標下一字
乎善讀註者當觀其大意○須知前此書
有窮理工夫在道字下失字特臨事更加
審度詳慎耳若平時無窮理工夫當事初雖
思量到無弊處只是懸空思量究竟見之理
不明究竟不能無弊況意須于言外見理
○明理知人合三事皆不可無蓋惟明理
方能知人耳況近義近禮亦自有知人學
問在因親雖屬擇交知人求可宗處正就
葩惟恐失身處三者總是修己寡過工夫
東陽分析謬甚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
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
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
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

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
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繇者也○尹氏
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
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
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
好學可乎
朱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
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緊底道理此類自

在學自不暇及子求安飽

不暇及
朱子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
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
有餘
雙峰饒氏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
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
新安陳氏曰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有餘不敢盡集註取以訓此
朱子曰不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事謹言
是其用工處須就正是方得有許多工夫不
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無許多工
夫雖然就正有道亦徒然○此章須反覆
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
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
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
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
類如此
朱子曰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繇則謂之道

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
雲峰胡氏曰學而篇言道者三前兩道字
泛此一道字切父之道是父之所繇先王
之道是先王之所繇故集註獨於此釋之
曰人之所共繇道猶路然人所繇者謂之
非路不可不若人之所共繇者則大路也
新安陳氏曰此有道字指有道之人此人
之身與道為一能繇人所共繇之道者也
朱子曰楊氏以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
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名以自高然不知
義者制事之宜處人倫事物各當其所乃
合於義令但知有已而已使人皆如此潔
身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
墨氏見世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
天下而盡愛之然不知仁者心無不溥遍
而施則有差等心皆溥遍者仁也其理一
施有差等者仁中之義也其分殊今親親
與仁民同是待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

樂音洛好去聲

此學者所以必求正於有道也
勉齋黃氏曰尹氏所謂篤志爲不求安飽而言也所謂力行爲敏事愼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總之以集註不敢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爲好也
雲峰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就必敏愼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學以行言亦曰以行言而知在其中前章言進德之事此章言篤志力行之事是皆主於行而言但致知力行皆爲學而學問思辨亦爲事故學則不固是統言之敏於事亦是兼言之其所包者亦廣矣
虛齋蔡氏曰好學意思在無求字敏愼字就正字內面見得有汲汲不自已之意須合三節意方說得是好學尹氏全重在末句意欠周匝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慶源輔氏曰爲貧所困則氣隨以歉而爲卑屈故多求而諂爲富所張則氣隨以盈而爲矜肆故有恃而驕
漢董仲舒策孔子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君子
慶源輔氏曰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之實

新安陳氏曰忘其貧不自知其富則超乎貧富之外矣
東陽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繇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繇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既安舒烏得有邪屈心既樂循理烏得有矜肆却稍隔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
龜山楊氏曰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溢與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
朱子曰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腳定是入門便差了○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爲之所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

其爲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爲富也○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爲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盖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又曰今人未能無諂無驕却便要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子貢却盖得無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問子貢問貧無諂富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註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生産作業矣曰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亦是把貧富煞當事了

厚齋馮氏曰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然猶有所用力焉功少不逮則諂驕復形樂止好禮則貧富兩忘矣盖知樂天循理而無復事於人事也

磋七多反與平聲 澳於六反 復扶又反下同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朱子曰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好禮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爲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淺深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無諂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也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皆先略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子貢擧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盖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或問大學傳引此詩以道學自修養之與此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已之志或疏

或密或同或異盖不能齊也

勉齋黃氏曰若謂無諂無驕爲如切如琢樂好禮爲如磋如磨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子貢言無諂驕夫子言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磋琢磨治之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此之謂與

西山眞氏曰凡製物爲器須切琢成形質了方可磋磨既切琢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

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巳之實病也

朱子曰所巳言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謂學問之功

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巳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疏密

通考東陽許氏曰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義。是一事。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

雲峰胡氏曰。常人二者之病。與學者切巳之實病。當看兩病字。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諂。富者病驕。必除諂驕之病。然後可到樂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巳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

新安陳氏曰。切必貴磋。琢必貴磨。此正意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加磨。此餘意也。

壺齋蔡氏曰。子貢非以巳事爲問。夫子亦就其所問。張[illegible]之耳。註云許其所巳能。勉其所未至。此是言外意。○其斯之謂。謂此詩所言、其即貧不以無諂爲足、而必求至于樂。富不以無驕爲足。而必求至于好禮之謂也。勉齋之言。略可疑。集註所謂及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云云。觀又

知二字。便見得引詩所云。乃夫子所未言者。何謂告往知來。一句說不得。蓋斯之一字。當有所指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巳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巳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朱子曰。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不能辨益友損友。○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巳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巳知。求爲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爲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自爲昭昭之行。以斷人之必知。○先得道理明。自然辨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illegible]知人是隆師親友。日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巳甚高

慶源輔氏曰。人不知巳。其病在人。巳不知人。其病在巳。君子之學爲巳。不暇病人之知病。而病巳之病也

蔡氏曰。學而末章與首章人不知而不慍意實相關。里仁憲問衞靈篇又三致意焉學必專求在巳無無所慕於外[illegible]

雲峰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慍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illegible]君子[illegible]終以無以爲君子也[illegible]則結以患不知人終[illegible]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illegible]門人說矣豈無[illegible]斷

東陽許氏曰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

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illegible]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專[illegible]學者言、則上句不患人不己知、便當自可[illegible]後章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所理餘身自知精義使有可知之貴則難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諸、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未嘗指定也、若推而言之、則上下皆可通、上句論其極、則雖君高貧其處己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中否則宥諸道于譬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化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舉賢材爲用、爲宰輔而進退自官、非知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混淆、分朋傾軋、而亂以至矣、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自學者立心處言之、或聖其心而使之不近名。或定其心而

使之不近利。此其所以不同者。中庸末章所引尚絅之詩。亦宜與不患不知之類相屛也。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一終

經正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爲政第二

通考勿軒熊氏曰。五章言政。皆以德爲本。曰孝友。曰孝慈。自一身一家而推之。言孝四章。行之於家者也。言行二章。行之於身者也。餘多言學。凡讀書觀人之法。君子小人。吾道異端之辯。亦具焉。末後二章言禮樂。爲後篇起頭。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

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寡上聲）而能服衆。

新安陳氏曰。首訓正字。本夫子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

新安倪氏曰祝氏附錄本如此他本作得於心而不失也○胡氏通必主得於心而不失之說膠於胡泳伯量所記謂先生因執扇謂曰德字須用不失訓如得此物可謂得矣纔失之則非得也此句含兩意一謂得於有生之初者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一謂得於昔日者不可失之於今日先師謂此說縱使有之亦必非末後定本深思細玩終不如行道而有得於心之精當不可易也朱子訓德字蓋做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而言初作得於身後改得於心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覩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也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為一斯可謂之德有次第有歸宿精矣今日得於心而不失則得於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不必遽云不失不比據於德註云據者執守之意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又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此兩不失字乃自據字上說來況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其證尤明白若遽云不失則似失之急又近於然大學序所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於心也以而後參觀之而祝氏定本為尤信

通考仁山金氏曰德字訓詁發例於此集註初本因第七篇志道章解德字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其後改從此蓋道固人心所同有而人鮮可謂之有德者或暫悟而不能存之於心或徒知而不能體之於身是又皆失之所以不足謂之德也

勿軒熊氏曰德者得之於心行之於身心正即身正身正則家正而天下莫不一於正與徒法而為政者不侔矣

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於心如為孝是心中得此孝為仁是心中得此仁若是

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不得凡六經中德字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史伯璿曰二說當以定本為是

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土也天無星之處皆辰也。

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似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都不動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他近那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子北辰便是中央椿子極星便是近椿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椿子便轉得不覺沈存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弦上轉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又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躔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有似於環繞而歸向之也

通考朱子曰以其居不動衆星環向為天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在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北上是為北極一頭在南下是為南極又曰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又曰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耳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衆星亦皆左旋惟北辰不動在北極星星之旁一小點是

此評可作辭絲爲而合誌郝

史記天官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

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
轉此獨爲天之樞紐是也又曰帝座惟在
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
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
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雖欲動而不可得
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
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近其北距
天極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
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
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一刻之或停
也
程氏復心曰樞門臬也天常轉動北辰却
是天之北極中間不動處如門臬相似故
爲天之樞也仍不是不動只勁時還在元
處二十八宿爲經星金木水火土爲緯星
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爲
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爲政是自家有這
德人自歸仰如衆星共北辰北辰者天之

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
不動者正樞星位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
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
也其後一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
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北辰亦是
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德與政非
兩事只是以德爲本則能使民歸○爲政
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
新安陳氏曰爲政以德本也無爲而天下
歸之效也無爲而天下歸之本文未嘗明
言此意只是政象於北辰其中含此意北
辰爲天之極譬爲政以德之君爲天下之
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爲衆星共之譬天
下歸之也
朱子曰不是塊然全無作爲只是不生事
擾民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爲而
天下自歸之不見其有爲之迹耳問是以
德爲政否曰不是欲以德去爲政不必泥

曲禮篇首云毋不敬

物古蓋文

以字只是爲政有德相似○爲政以德人
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字上却在德上蓋
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豈無所爲但人
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爲而天
下歸之如衆星之共北極也
慶源輔氏曰爲政以德非不爲也衛天下
之斂而行其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爲政而
遠欲無爲則是息情廢弛而已
慶源輔氏曰范氏推廣程子之意併舉其
效言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
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
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

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
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
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
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
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
邪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
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朱子曰蓋知以一物蓋盡衆物
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魯僖公牧馬之盛

由其心思之正如美衞文公秉心塞淵而
駉牝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
之旨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是以
取之蓋斷章稱可云耳
朱子曰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問思
無邪莫是作詩者發於情性之正否曰若
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皆是情性之正
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情性之正可乎只
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太史公說古詩
三千篇孔子删定為三百看來只是采得
許多詩夫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聖
人刊定好底詩便要人吟詠興發其善心
不好底便要人起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
邪○問集註以為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
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
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
惡頭面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
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存

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
雙峯饒氏曰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
註以為詩之功用能使學者如此夫子恐
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
使人之歸於正故於其中揭此一句以示
人學者知此則有以識讀詩之意矣
延平李氏曰詩人興刺雖亦曲折達之
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删而取之者以
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即邪也故三百篇一
言足以蔽之只是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與
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
問直指全體朱子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
邪思然但逐事無邪惟此一言舉全體言
之□□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
百篇只是□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
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思無邪一句便當
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
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

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至
心上○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
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
盡○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
行皆無邪矣○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
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有
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特指思無邪以示教
焉
勉齋黃氏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
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
而義該也
慶源輔氏曰微謂委曲詩人主
於諷詠規諫其言不直截說破常有隱微
委曲之意
朱子曰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
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
有修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於思
無邪可謂誠

雲峯胡氏曰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又曰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聖人事夫子言
詩之用不應遽以聖人望人集註所以引
此者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事也
讀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學者事也
集註引程子之言卽繼之以學者必務知
要蓋可見也
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說是論誠非論詩
東陽許氏曰誠是實理在人則為實心而
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皆出此誠字以
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
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也
禮器篇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
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
大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註經
禮儀禮也如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
大節有三百條曲禮禮記也如冠禮經加
再加三加坐如尸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千

餘傑

雲峯胡氏曰執中二字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亦不可不知

苞山張氏曰程子思無邪者誠也一句精汎論道理耳非遠以聖人望人集註引此備其說使發明道理耳繼之以范氏知要之說與上引程子之言不相屬非慮學者不能遽至于誠而亟以知要示之也雲峯胡氏說近甚

道音導下同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

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朱子曰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恥矣問政刑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為矣

通考黃氏震曰集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或問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為非真有免於罪戾耳豈冒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戮之謂故二說似微不同實於經文推言免字恭言苟免以發之恐後學看苟字粗淺故於或問兩發以足之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治去聲輔治出治音同　遠去聲新安陳氏曰朱子謂刑本謂徵禮

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是以禮字之理而言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

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

朱子曰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也○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之不齊雖是感之以德自有太過不及底故齊一之以禮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

勉齋黃氏曰義理人心所同得故善之當

爲不善之可惡皆人心所同然者教之以德禮則示之以所同得者故惡不善而進於善有不待勉而從若徒以政刑强之彼但知君上之令不得不從初不知吾心所有之理尚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於善耶

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德率民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已立但民之感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一之使淺薄者無不及深厚者無太過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也

新安陳氏曰固不可無德禮亦不可無政刑所謂不可偏廢也

新安陳氏曰禮記經解篇云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集註本此句所之而分輕重焉

朱子曰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耳聖人之意只爲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亦以有此言聖人爲天下何曾廢政刑來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爲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

雲峯胡氏曰此篇首章言爲政以德政與德爲一此章分政與德爲二前章專言古之爲政者皆自躬行中流出此章則言後之爲政者但知道之以法制禁令而不能躬行以率之也故言政刑不如德禮之本如此而集註以相爲始終合言於先又以本末分言於後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文公恐讀書者謂聖人之意前一節不如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政刑故於圈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意非文公强合爲一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集註淺深言進德厚薄言應事

新安陳氏曰心之所之說文中語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卽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矣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朱子曰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動搖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志方是趨向恁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得而守之無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腳下已踏著了然猶是守住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朱子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朱子曰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

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事物物上須知他本原來處譬如一溪先知得溪中有水後知得水發源處○又曰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者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爲性性之所具爲理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爲性理之所以爲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

通考勿齋程氏曰所禀厚薄所遇盛衰是

曰天命

朱子曰命者天理流行賦予萬物之謂也然而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之不易自其氣之運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無端不可窮也

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指其命之在天者而言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和靖尹氏曰六十而耳順聞理即悟

朱子曰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得耳順則不思而得矣聽最是人所不著力處今聖人凡耳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纔聞言便曉也○或問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六十耳順是知之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

饒氏曰所知至極而精熟微表微裏故聲纔入心便通是非判然其貫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也

陳氏曰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從如字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

須知聖人亦不廢學非徒勉進後人

二意甚確　累魯水反　近似二字疑增　放詳上

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
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
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
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
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
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
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
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
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

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
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
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
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
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
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
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
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
屬意皆放此

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體[illegible]
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
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
朱子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
不止是用工處不惑知天命是意誠心正
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
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將半生爲學進
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
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
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爾年止七十
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路不是至七
十歲便盡住了
新安陳氏曰道言渾淪之體義言隨事適
宜之用
史記夏紀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
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
朱子曰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極好儘用
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

得箇本心日用之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
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爲
不要埋沒了他如修齊治平皆要此心爲
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
人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括將自
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
新安陳氏曰聲卽天地中和之聲自然可
以爲律身卽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以爲
度以此形容不踰矩也
慶源輔氏曰亟者則躐等而進怠者則半
途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逐級而進
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
學者實兼此二意
新安陳氏曰苟自謂吾學已至則便不是
聖人
新安陳氏曰自爲立與不惑等名
問此章如何分知行朱子曰志學亦是要
行而以知爲重立是本於知而以行爲重

須當知此看並諸說確

志學言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言知之至立言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十五志學是一而學一而力行至三十而立與行之效也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心所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聖人也畧有箇規模與人同知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胡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問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空說也不得但學人自有聖人底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累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爲學之序方可○問自志學而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者次第等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大學所云乃論學之規模

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章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爲辭而終以獨覺其進爲說

雙峯饒氏曰矩字尤爲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立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者何此心之天則是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則有方脈闊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圓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謂體即道用即義義宜正爲矩字而發

雲峯胡氏曰自堯舜以至夫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夫子年十五時其心已自斯於

聖人到七十時其心猶不敢自謂是聖人若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豈聖人之心哉要之志學者此心所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此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乎爲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十年一進聖人之心聖人自知之故即其近似以語學者欲學者皆心夫聖人之心也志者不用其心知何到聖處

新安陳氏曰聖人所志之學大學也大學之道知行爲要此章分知之始知至行之始行之至朱子一係盡之矣聖學自心學而始至從心不踰矩而終始終惟一心學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念念在道大本立矣心之所願謂之欲從容中道大用行爲其中節次自志學而以序進自有欲罷不能者常人肆其心之所欲皆私欲耳烏知其所謂矩賢人制其心之所欲始能隨遏而不出於矩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欲之累隨其心之所欲皆天理大用之流行自從容而不踰於矩學者苟能卓然立志以志乎聖人所志之學循其序而知行並進爲學與年俱長德與年俱進豈不能漸造於純熟之境而於希聖其庶幾乎

通考仁山金氏曰矩心之天則也朱子於本文之下但隨文解義而其終總處最盡蓋聖人固是有聖人之資然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人所可窺測耳立是聖人之誠不惑可以想見聖人之貫知天命可以想見聖人之一不惑者小德之川流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大德之敦化是於一本處觀萬殊耳順可以想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可以想見聖人之神

東陽許氏曰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進不可

背音佩　爲去聲　語去聲

分作兩節說文公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氣象之全

巴山張氏曰聖人未必然一句程子懸臆測度聖人處非至論也愚意已則不然徒勉後人爲人立法方托諸己殊非情實聖人不如是況進德之序在聖人亦有然者程子說未必然到底看不透不必從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朱子曰無違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爲而爲同爲不孝若當爲而不爲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或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理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

新安陳氏曰無違二字簡要而涵蓄大有深意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分去聲

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仲改爲孟者庶子自爲長少不敢稱與莊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爲孟杜預作公子譜云仲慶父弒君故改爲孟

新安陳氏曰恐其以從親之令爲無違則失其本指

新安陳氏曰冀懿子得聞之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此理字即指前不背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先王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

朱子曰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濶人人可用不特爲三家僭禮而設

陳氏曰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爲敬親之至

矣然若何而能一一於禮其中節文纖悉委
曲是多少事皆不可不講
蕭田黃氏曰若不以禮便是不以君子之
道待其親便是違背於禮
通考東陽許氏曰三家僭禮如視桓楹而
設撥葬禮之僭也八佾舞於庭歌雍以徹
祖祭禮之僭也葬禮諸侯用桓楹於椁前
後立二碑如大柱穿其中而爲鹿盧以繂
貫其中以下棺變植謂之桓諸侯用四繂
貫二碑大夫二繂二碑而柱形小視桓楹
是用四繂貫大楹也撥者引喪之紼禮諸
侯斬而設撥磧車也三家亦以撥引轜僭
諸侯也輴敎能反
朱子曰爲所得爲只是合做的大夫以大
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
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子之子昭七年僖
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
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

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樊遲爲
孔子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
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及巳久而懿子
猶問孝可謂賢矣僖子嘗令二子學禮孔
子不過即其忝歿所命以教其子爲時三
家習於禮非不欲以尊親也而不知適以
陷其親於惡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而悉
以孔子所教生事而死葬祭之則凡其所
用皆覲所得爲而傳子之心慰矣奈之何
其不然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到學者
所宜細玩
新安陳氏曰孔子此言雖若告衆人實警
孟孫雖警孟孫仍可用於衆人含蓄深切
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東陽許氏曰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
註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
是蓋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
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

所當爲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
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
者謂推廣之無不包也
巴山張氏曰說即南宮敬叔按左傳昭公
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侵祥泉丘
人有女奔僖子宿于薳氏生懿子南宮敬
叔其事不可信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
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
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
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

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
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爲孝亦通
新安陳氏曰此五句朱子發孔子言外之
意方見子之孝凡所以守其身者包涵甚
濶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
之大者
新安陳氏曰前說爲佳後說以衍餘意則
可以解正意則迂晦矣
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朱
子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
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
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
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
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
母
雙峯饒氏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

養去聲別彼列反　畜許六反

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慮不獨謹疾而已○凡所以守其身下一凡字蓋不獨謹疾而已愚謂已包後說之意在其中矣

雲峯胡氏曰夫子聖人也於疾且慎况凡爲人子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

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於二字其上所該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僕以下至犬馬也

問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以敬耳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怠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犬馬而不自知也

宵玩淺愛一字卸氣愉色保根

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延平李氏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爲孝雖孔門學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

朱子曰子游是箇簡易人如灑掃應對便忽略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

慶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

雙峯饒氏曰是謂能養皆能有養看兩箇能字便見是說養親之人與養犬馬之人言養親之人能養而不能敬則與養犬馬之人。無所分別。非謂父母與犬馬無別也集註云與養犬馬者何異。即是人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食音嗣通考異氏程曰饌當離脫離戀二反曾音增集註讀如字下篇曾謂同○程氏復心曰曾音層與曾謂泰山之曾同音釋文嘗也又不料之詞反詞也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

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
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
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
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
少温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
而告之故不同
新安陳氏曰愉悅也色見於面者婉順也
容舉一身之容儀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
篇之文色非可以僞爲也惟深愛之心根
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
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
新安陳氏曰後說添承順父母字方可解

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
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僞爲故子夏
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朱子曰此說亦好
朱子曰告懿子無違意思闊若其他所告
則就其人所患說然聖人雖是告衆人若
就孟孫身上看自是大段切雖專就一人
身上說若於衆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
子游上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
法度依本子做觀灑掃應對之論與博學
篤志之說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
依本做故必用愛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
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
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問如
何見子夏直義處曰觀其言可者與之其
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北宮黝似子夏是
箇持身謹規矩嚴的人問嚴威儼恪非所
以事親曰太莊太嚴厲了○問子夏能直
義而或少温潤之色直義莫是說其資之

剛方否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
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只
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
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
中間須是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
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恪
之謂以此爲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雖小心
畏謹便是敬○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
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意乎
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情性上覺其不使
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然如此
看恰好
勉齋黄氏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
也而以色爲難者色非可以强爲也非其
眞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之
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見於顏面也哉
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
或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嚴

威愛則病於乖順今其告二子者如此得
無舉一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
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
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
之所强爲也然發之各有節而行之各有
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故聖人
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
其有餘也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
二則不辱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
四者而淺體之事親之大義盡於此矣述
論語者聚而次之警人之意深矣
新安陳氏曰問孝四章乃記者以類序次
之一則欲不違禮以事親二則欲謹守身
以不憂其親三則欲其敬親四則欲其愛
親學者合四章而淺體之事親之孝可得
矣聖人之言如化工隨物賦形凡一部論
語中其教人不同及問同答異者皆如此
不但此四章也

背音佩

師指李侗即延平先生

省悉井反

芭山張氏曰舊說承順父母一句不必入集註蓋深愛根于中便自有愉色婉容而愉色婉容中便包得承順父母之色意思了色難色字就人子身上說較親切有味

〇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通考仁山金氏曰吾與回言終日六字爲句愚按吳程以不違讀如愚句張師曾參校張達善點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註取李氏之說始讀爲句絕文意俱勝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爲句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

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語發明之也 慶源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宏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 通考仁山金氏曰深潛純粹四字只是形容顏子資稟氣象如此程子亦曰顏子於孔子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近聖人氣象深潛帶知見意純粹帶踐行意深潛是於不違如愚見之純粹是於私亦足發見之深潛知上氣象後篇吾言於無所不說者也純粹行上氣象後篇三月不違仁者也

致堂胡氏曰夫子久已知顏子之不愚必日退省其私者以見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夫子與言終日則所言多矣今存者[illegible]哉

朱子曰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資高顏子只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是九分九釐所爭只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爲其言而不再問也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退

省其私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爲見識之所獨見皆是與中庸謹獨之獨同〇不違如愚不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註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也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〇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啓發也始如愚人似無所啓發今省其私乃有啓發與啓予之啓不同〇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〇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遠是顏子於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〇省其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illegible]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

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對本
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
之際尤見須了踐履之實處又曰與之言
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的及退而觀其所
行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
不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如今人說與人做
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
之全然似不曉的及明日做得來却與他
日方說的更無分毫不似
南軒張氏曰亦足以發其請事斯語之驗
與點識心融此於聖人耳順地位雖未幾
及而已同是一致趣味矣
覺軒蔡氏曰發者固是發明此理而疑亦有
發見沾溉滋之意夫子再以不愚而信之
所以深喜之也
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說而自喻其
意心融是不待思維而自與之爲一觸處
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中蹊

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吾心
目之間也
雲峯胡氏曰顏子之資隣於生知故無難
疑答問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顏子
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燕居獨處而亦足以
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
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
也與惰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時
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
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
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則
不徒發之於人所共見之時而能發之於
已所獨知之地顏子蓋眞能發夫子約禮
之教而爲愼獨之學也
芑山張氏曰退就顏子說亦可蒙引云退
即孔子退也承吾字來謂顏子退則下省
私字在愚意退就顏子所值之時說言省
就顏子心意之避向言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朱子曰大綱且看這箇人是爲善的人是
爲惡的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
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
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朱子曰爲善的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
若本意以爲己事所當然無所爲而爲之
乃是爲己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
是意所從來已不善了如齊桓伐楚固義
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
潰遂伐楚則所爲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焉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
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
不變哉
厚齋馮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
觀觀詳於視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
察於地理察詳於觀也
程子曰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
心之所安也
朱子曰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
樂與不樂安是中心樂於爲善自無厭倦
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

免於爲○問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爲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彊做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爲善果是爲己果是樂否○所以是所爲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爲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煞多般有爲己而讀者有爲名而讀者有爲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爲己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彊者故又察其所樂○問聖人於人之善惡知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爲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係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略略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

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的鐵定是好人不好的鐵定是不好人又曰初間纔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的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所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彊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偶做勉彊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係做了心方安、勉齋黃氏曰觀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觀之觀其所由則先之爲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蓋所以既爲小人何必復觀其所由所由既未善何必復察其所

安　勿軒熊氏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洪氏曰此夫子觀人之法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

新安陳氏曰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知言如

孟子我知言能知人言之是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方能如聖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朱子曰記問之學溫故而不知新只記得硬本子更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

件只是十件化得百件只是百件這箇便死殺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此却是知新重○溫故方能知新不溫故而求知新則亦不可得而求矣○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爲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得亦不足以爲人師所以溫得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爲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知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便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爲人師○問不離溫故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漸漸上達之意○道理即是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又曰昔之所得雖日既爲吾有然不時加尋繹則亦未免有廢棄遺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見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尋繹其所已得而每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譬之觀人昨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於以爲師其庶矣乎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知是而爲師有餘也

范氏曰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無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爲爲人師者言之溫故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故是聞於人者中庸之所謂故是存於己者論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衆理之無窮中庸是全其統體而益見脈絡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

程子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

朱子曰君子才德出衆德體也才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耳○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徧如夷清惠便亦只做得一件事○問[illegible]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甚通上下[illegible]是成德全才之君子問子貢次器也喚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偏處

南軒張氏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

勉齋黃氏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爲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爲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是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

雲峯胡氏曰士君子之心虛有以具衆理是其體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無不周也格致誠正修齊

治平有以充此心之體而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局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士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效大也

周氏名孚先字伯忱毗陵人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朱子曰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卻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

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卻不是杜撰臆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說好

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

慶源輔氏曰行之於未言之前則其行專而力言之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而信正君子進德修業之道也

雙峯饒氏曰君子行在言前言隨行後自然言行不相違矣

朱子曰只為子貢多言故云然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舍上聲幾平聲

朱子曰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疎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卻是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曰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暱

於暱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亨其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並不是周若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己必親愛之善人與己異必傷害之此小人比而不周也○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

南軒張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蘊其心無不薄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也所謂比也

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朱子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著於事上看便

合彼取此
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章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察焉
新安陳氏曰通書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所謂上文公私之際即所間毫釐之差即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兩微處而取其公合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三章皆當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
通考朱氏公遷曰四書君子與小人並稱者凡十七章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喻於義坦蕩蕩成人之美易事而難說也不仁者有矣夫上達懷德求諸己不可小知有三畏固窮君子中庸居易以俟命闇然而日章皆以德言
雙峯饒氏曰所謂小人有數樣硜硜小人

以其器量之淺狹也樊須小人以其所務者小也無爲小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也至以小人與君子對言者則指其心術渾然不好底爲小人宜與君子每相反也愚謂以君子小人對言之正以明其德行心術之不同均可謂之以德言者蓋德有以有吉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緝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所學者祖述耳恐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纔效其所爲便有行意。○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這等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固然而已、固似令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穌則臬兀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去射也。如何得○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能耳○問學謂規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祖述耳、徒思而無蹊履之實則殆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耳學而

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曰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爲聞見之益而言
慶源輔氏曰學之義廣矣雖不專謂習其事然此之謂學則指習事而言凡徒學而不求諸心則內外不協外雖勉強而中無意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不習其事則無事爲二理雖若有所得事則扞格而無可即之安故危而不安
新安陳氏曰學而思則理益明而不局於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五者中庸誠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耳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
雲峯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爲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爲求諸心是知之事至若學而時習之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繹則思又是學習之事若存

異端不比是楊墨佛老道箇是異端之人者

不同者要之專言學則學兼知與行思繹亦是學分學與思則思字屬知學字屬行中庸五者朱子謂學與行是學之終始問與辨是思之終始是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新安倪氏曰周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

或問有以攻爲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如何朱子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强則彼弱熟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祛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辨之問則可見矣○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問集註云攻專治也若爲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之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楊氏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

慶源輔氏曰常言一事一件皆爲一端與端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爲一件道理也楊氏以爲我爲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兼愛爲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爲異端

西山眞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老耼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是闢墨潔身亂倫之訓已是闢楊矣

胡氏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耼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

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時楊朱未肆故集註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何所指乎孔子謂鄕原德之賊孟子謂其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鄕原亦異端也老耼不正同時而孔子於禮曰吾聞諸老耼則老耼在當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今之老子書尤儒

謂後人託爲之蒙莊出而祖老氏自此以爰始爲虛無之祖而爲異端不可辭矣按揚子雲曰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於凡非聖人之道者皆異端云

道考勿齋程氏曰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

汪氏炎昶曰程宋之時儒學亦有流於禪者故集註有取于程說之痛切今學者絕口於此程朱之功爲多

問何以只言佛而不及老朱子曰老便是楊氏孟子闢楊便是闢老如隱遁長往不來者皆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所見與之相似○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爲我兼愛做得來也淡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問佛氏所以差曰窮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郤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郤是實

勿軒熊氏曰韓愈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後漢時流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誘愚民而已後來其說心說性辟聰明之士亦爲之惑學者不可不力察而明辨也

新安陳氏曰程子之時明公高材皆爲佛氏之言所陷溺蓋其近理所以害甚集註采此條而中庸序亦曰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皆所以闢端也

通考按程叔子云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又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此數語皆所謂其害爲尤甚者也

女音汝 好去聲 强上聲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朱子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爲迂卻那箇知處也不知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出求其知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畫○聖人只爲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終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爲知於不知者以爲不知而不强以爲知此便是知了只爲子路性勇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爲他說如此○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爲知用是欺人亦可矣本心之靈虛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知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意誠心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淺處甚多要當步步以自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

寃敢不书欺亦句
覺人衍是人可況

說甚善

南軒張氏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

新安陳氏曰强其不知以爲知非惟人不我告已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辨此必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箴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必改此失矣然終有見義而欠透徹處是以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不知者以爲不知則人必我告已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

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

芑山張氏曰陳紫峯云是知也只貼入無自欺之蔽一意此說甚善○知之爲知之二爲字是胸中體勘到極透徹處正知與不知毋自欺處非徒知的說是知不知的

說是不知也集註以爲二字。不宜淺看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雲峯胡氏曰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爲子張干祿發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新安陳氏曰人以我爲尤故曰罪自外至我自知其非理而悔之故曰理自內出

新安陳氏曰夫子分聞見言行疑殆對言之朱子合而解之學不博則無可擇多聞多見學既博矣必於多中精以擇之闕其所未信未安者則非泛焉騐雜之博擇之既精然後加謹愼以言行其餘之已信已安者而所守方得其約約字與博字對約字又自精字來不精則其約也非切要之約而苟簡之約爾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九字斷盡此一章三者不可闕一如此則言必當而人不我尤行必當而已無可悔矣

新安陳氏曰祿在其中餒在其中仁在其中直在其中樂亦在其中其詞皆同

朱子曰此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爲意蓋言

行所當謹非爲欲干祿而然也若眞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耶○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行處見亦互相發亦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聞見當闕其疑殆然又勿易言易行○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緊是令他自理會身心上事不要先嚮利祿之心。又曰。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爲利祿動○祿固人之所欲但要去干不得然德行既修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然待干而自得○多聞多見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己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

傷人矣○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困學者蘇
說聖人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
正是要人抹殺了他干字○又曰人處己接
物莫大於言行聞見所以為言行之資也
自寡聞見而積之多聞見而擇之精擇
之精而於言行猶曰必謹焉其反身亦切
至矣猶曰謹見以寡尤悔而已未敢必其
絕無也君子亦修其在己而已祿之得不
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本為此而反
得彼之辭豈真教之以是干祿哉○問學
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測
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
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
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求能謹其
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曰是大
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
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己必有悔己既有悔
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

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
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是得祿之道理
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
餒然耕亦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
學本為道豈是求祿然學既寡尤悔則自
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凡言在其中
矣者道理皆如此
蔡氏曰擇精守約固重學傳亦不可廢聖
人所以好古敏求多聞擇從多見而識皆
欲求其多也不然聞見孤寡何據以為
擇精守約之地耶
新安陳氏曰子張有務外求聞之失故夫
子教以反求諸內也
通考吳氏程曰其餘蓋不疑不殆者理自
內出謂心悟其非
果陽許氏曰經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必如
此順辭也圖外註言在其中謂如此此邪不
如此反辭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妨○

按延平問答云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計之
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
事爾此為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
所以求之之道一萌焉則外馳矣故夫子
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
則反求諸己也切矣
新安陳氏曰顏子終身章鄭閔子騫辭費
宰並有此問
雲峯胡氏曰學干祿即修天爵以要人爵
者富貴在天無可求之理言行在我有反
求之道學者惟當求其在我者則祿將不
求而自至故在其中三字正為干字而發
芑山張氏曰今人只知干祿故不去求寡
尤悔的工夫此聖學所以日弊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
尊君也錯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
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
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
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
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新安陳氏曰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
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謝氏之論蓋本於此
至情即性之發也
新安陳氏曰居敬窮理者明吾心以照枉
直之本而居敬又為窮理之本本文無此
意乃謝氏推本之論也大居敬法公羊傳

君子大居正之文以居敬爲大而又窮理爲貴也

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欲得擢衆錯之權哉使公復問孰爲枉直而付擧錯之柄於夫子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誅而卒以族死哉朱子曰當時哀公擧錯之雖不在已開了只恁休了道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問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至情苟擧錯得義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苟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矣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者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之錯而擧錯本末[illegible][illegible]宜矣曰此說得分明。

莊非專洪參獨偏嚴說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擧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擧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慈則皆子四字淺甚

朱子曰莊只是一箇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做箇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一齊有民方忠於已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於衆而無孝於親樣子亦不得善者擧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能便勸惟擧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問康子之意必要使人應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爲而民自應者方其將莊孝慈擧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爲做得自己工夫則民有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吳氏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厥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衆矣在已事上接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已難矣哉。慶源輔氏曰先聖賢之言與事其有本效感應處皆當以此意推之則庶幾無謀利計功之私矣

新安陳氏曰不期而然乃自然之應何暇於使之然哉莊孝慈擧善而教不使之使也

芭山張氏曰孝順德也未有孝而不慈者若只孝而不慈句礙理了況孝親寔有一段真精神竭盡子道處非責民忠已纔去盡孝的道理孝是箇做樣子便似說向外面去失聖人當日語意○教不能三字不可怨朱子云若善者擧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是不解便勸惟是擧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槩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辟朱子此論推之學者看集註亦須尋繹聖賢語意不可泥集註而害白文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新安陳氏曰吳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虎作亂三也史記云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虎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以爲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位家臣陽虎作亂則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虎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新安倪氏曰書言孝友而起語獨言孝者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

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

輗五兮反　軏音月　任音壬　載去聲　軛於革反　乘去聲

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句是亦爲政政不是國政又曰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又曰政一家之事也故不止是使之孝友耳然孝友爲之本也〇此全在推字上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爲耳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正以不能推此心也

新安陳氏曰孝友兄弟行於家者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書之本意不過如此朱子特發出推廣以爲家政之意

南軒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篤於家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爲政而家庭間躬行孝友爲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爲政之事夫子告以爲政之道也

芭山張氏曰須知明皇友兄弟處未免僞而不真之病非獨不能推此心而已真能

友兄弟未有復慘刻寡恩一日而殺三子者范氏說未確後世讀史爲前人所欺類如此

〇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横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通考吳氏程曰鉤衡木也端猶前也大車之轅直且無撓駕馬則揉而向之其最前

鈎衡者爲郭而亦通謂之轅軏爲屈木以
駕牛而聯於横木上曲句轅長一丈四尺
四寸平居與下由其末而上鈎於衡者與
言之則其上面曲處皆爲轅之前鈎衡轅
前之横木也缺去亡寸以扼馬領於前使
不得出謂之軏其平處爲衡合言之衡卽
軏也轅所以鈎而與之牛力全在肩馬力
散在一身韁靷鞅轡之間故轅軏有不同
或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朱子曰人而
無眞實誠心則信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
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問
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
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
行何也曰信是言行相顧之謂人若無信
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
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
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
雙峯饒氏曰行之之行指車言人無信之

不可行亦猶是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輗。軏。是車。與。牛。馬。接。處。
信是已與人接處此喻最切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
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爲一世之世不
同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
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
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
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
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
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
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
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
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

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
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
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
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
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
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
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
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
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

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
矣。
朱子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誠確無
質可言矣○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將去
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
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
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
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
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前漢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萌色
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
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
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
朱子曰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
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
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人始於此故
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爲正
新安陳氏曰正謂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
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迭建以爲正月故
曰夏正商正周正康節分十二會詳見皇
極經世書
通考吳氏詮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
紀也十一月黃鍾爲天統六月林鍾爲地
統正月太蔟爲人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
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蔟寅爲
人正三正本於三統故集註合言之亦以
馬氏之意本在於三正故爾又曰天以十
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物而人以
正月與事此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
也
東陽許氏曰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
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
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
新安陳氏曰損其過而益其不及

朱子曰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爲制度
那大體是變不得底○所因之禮是天做
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
做底故隨時更變○問夫子繼周而作則
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
前代忠質而爲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
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
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
弊○問其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
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
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
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
柔弱故秦必變爲強戾周恁地纖悉周微
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
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
定是寬大○繼周者秦果如夫子之言否
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常
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
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子
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這自是有父子兄
弟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
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是
損益得太甚耳○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
益亦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
繼周雖損益有所未當然三綱五常終變
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卑臣秦人因之但
尊者益之而過尊卑者損之而過卑耳古
人亦未嘗不德刑並用秦人因之但德則
損之而又損刑則益之而又益耳
新安陳氏曰讖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
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厭勝
風角等皆是
新安倪氏曰書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三
綱五常即天叙之典天秩之禮也
新安陳氏曰天地之常經以所因言經也
古今之通義以所損益言權也

新安陳氏曰綱常亘萬世而不易時變隨非世而變易數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

芑山張氏曰損益不專指正朔服色質項或謂損益合宜處不過易尚忠而尚質易建寅而建丑易尚質而尚文易建丑而建子耳此說尤淺不可從○改正朔易服色殷周亦自有變通宜民處非徒新觀聽而已若僅以新一時觀聽而樂于變更則王者亦甚多事其去後世無故而紛更者一間耳許東陽此論外甚○溫公稽古錄秦論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秦之謂矣愚意秦滅三代之法昏闇恣睢非獨不能守而併不可謂知及溫公之說既不待辯而知其謬至如朱子秦只是損益大甚云云其論亦未確蓋損益不能離禮離却禮便顛倒錯亂不可爲訓必秦棄禮毀法其所因周者特尊君卑臣之迹耳要之本寔先擬

父子兄弟之禮天地之常經皆漸滅殆盡豈僅損益大甚乎○或問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是否東里高氏問辯錄云三綱天下達道五常天下達德非常王相因之禮曰夏禮殷禮者謂夏之禮殷之禮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朱子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其歷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爲他祭自古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所在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爲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曰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

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已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朱子曰此處要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

勉齋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爲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一則不當爲而爲之則當爲而不爲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媢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爲無勇敢直前之志也

新安陳氏曰知義而不爲是無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之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爲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嘗驗之天下之人其諂責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諂責於鬼神二者常相因云

臨川吳氏曰非其鬼謂所不當祭者也義言宜也謂事理當然所當爲者也非所當

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爲而不爲是不爲其所當爲者不當祭而祭求媚而已當爲而不爲其懦可知一過一不及也夫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苟於鬼神知所遠而於義知所務焉庶乎其不至於祭所不當祭而不爲所當爲矣

通考吳氏徵曰非其鬼謂非其祖考所不當祭者也義謂義理所當爲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爲而不爲是不爲其所當爲一過一不及也

芑山張氏曰吳氏徵一段與臨川吳氏說大同小異宜删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二終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三

經正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八佾第三

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凡二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首言夏殷周之禮次言夏殷不足徵而後有從周之說周衰禮樂廢壞於魯蓋傷之言禮二十一章言樂三章通言禮樂一章夫子出處一章

佾音逸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餘倣此 邢氏曰僭于家廟舞之 自八殺其兩而爲六以下倣此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

萬舞名象音終

忍字亦出就孔子上說一一僭可酌

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爲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爲三氏也

左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預註云人如佾數疏引服虔云每佾八人

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爲佾者何如朱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是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

洪氏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云爾者正君臣之大義春秋撥亂之意也

雙峰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二義而敢忍之義爲長故集註以容忍居後

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

雲峰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

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爲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

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未敢忍爲之向事不可敢忍爲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

朱子曰爲人臣子只是一個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

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佾。尚忍爲之。則是已絕天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爲之矣。○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之心。

南軒張氏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自睹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忍爲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繇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制度上說故以容忍爲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爲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爲之矣○謝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極其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容已者

○廟制室外爲宫、宫外爲庭、祭法大夫三廟、今曰舞于庭、則廟制亦僭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

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
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
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
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
雍徹故仲尼譏之
朱子曰八佾直是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
就其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
引詩以曉之曰故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
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
詩
雙峯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
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
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

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
無禮無義
通考仁山金氏曰堂廟堂也上文庭亦是
廟庭蓋廟制室外爲堂堂前爲庭
西山眞氏曰子無父母則無此身已因父
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臣無君上
則無此爵位已因君上而有此爵位則事
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爲之事
非過外也
朱子曰這箇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
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
不是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
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
他人又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
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
胡氏曰按禮記明堂位篇云成王以周公
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
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

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
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
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
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
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爲經制辨
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
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哀
乎
賈氏曰未嘗有天子之容未嘗有辟公之
相魯爲諸侯之國自不當用而況於三家
之陪臣乎季氏非僭然不知其不當用蓋
一念之無君由之而不自覺則乾侯之避
豈得昭公而後知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
其失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爲國者其可不明禮分於平時及其權歸
而勢得而後從而禁之亦已晚矣
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
於私家非禮也繇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

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
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
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爲之矣
升庵楊氏曰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
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
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據此以解皇皇
上帝皇祖后稷之文程子曰周公之功固
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
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
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
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
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詞也不可
以詠成王伯禽自漢儒附會之大過宋儒
考究之不請使成王伯禽受誣于千載之
下可數孰甚皆求王命君陳孝孝以遵周
公之獻訓爲古獻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
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魯惠公請
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

天子蓋平王也使平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者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是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追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誦之則其不出于成王之賜蓋明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于非周公孔子而不敢于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芭山張氏門楊氏此說與程朱異然頗近理存以備考訂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須程天之理句是人與說字天說
知子下正一一自欲心而不在下

朱子曰人既不仁自是心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猶不肖了自與禮樂不相干禮樂須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便不奈禮樂何勉齋黃氏曰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曰人心亡矣心於仁之義最親切慶源輔氏曰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仁可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游氏說當本孟子之意觀朱子曰程子說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者本心之全德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致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

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著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兩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絶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差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華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為二物若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曰是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獨以仁言者蓋謂專言之而包四者之仁也陳氏曰禮樂無所不在如兩人同行纔長先少後便和順無爭所以有爭只緣少長之序了又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見禮先而樂後無序則必不和朱子曰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李氏言人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所

序字亦可就心上說

以存其心則在人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禮樂正指玉帛鐘鼓言
故以李說終之
雙峰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
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
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
與禮樂之意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
禮樂之本李氏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
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
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仔細看○
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上說
則當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
無以為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
儀文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之節不足
黜
勿軒熊氏曰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言程子
專指禮樂之體李氏專指禮樂之用
新安陳氏曰借禮樂者即人之不仁者也

本文無此意但以次於前二章之後故云
然
通考東陽許氏曰游氏正說收為本註程
子說凡事上說李氏主人言故在圈外程
子說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李氏
前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
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
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
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
有本末而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
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
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便以儉戚為本

恆當育反

新安陳氏曰此禮字兼吉凶言中者無過不及也皆未合禮謂

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證之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
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
矣
問禮之全體朱子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有
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
行得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
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
問大段契夫子之心
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其
中蓋文之與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
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
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
皆在其中也

雲峰胡氏曰須看在其中三字得禮之本
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
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
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
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
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
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

汙烏瓜反 抔蒲侯反

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飮食故汙尊而抔飮爲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

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朱子曰、治田須是治得無窒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冠昏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

朱子曰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汎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

擗音璧 蕢苦怪反

爲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質

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而實而失於理矣夫理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

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爲是言本非以儉戚爲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

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爲不遜儉爲固與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猶爲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爲小過謂

過者小而得者大也

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飮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注云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飮手掬之也蕢讀爲凷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

記檀弓下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微情者節哭踊也以故興物者衰絰之制也徑情直行者哭踊無節衣服無制也

朱子曰楊氏謂禮始諸飮食言禮之初本在飮食然其用未具安有鼎俎籩豆也方其爲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雖縷繁而質減矣故云與奢寧儉又曰楊說喪不可徑情而直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飮食之語謂喪止於哀戚而爲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謂其本則戚而已

慶源輔氏曰祭與喪皆禮也范氏與其不若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宜然引之爲說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流於末也此常情之弊也物事也盡而儉則是事之末有文飾也喪而戚則是心之誠實自然也故爲質之本

雙峯饒氏曰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不告之以禮之大本以其不切放故也

雲峯胡氏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爲枝葉枝葉出於本根而亦能芘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必有夫禮始於儉末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爲反本之論也

或曰易字疑具字按擅弓云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行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嘆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厚齋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

鄭氏曰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疾之之辭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孰不可忍疾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鄙之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痛之也百世之下誦其言迹其心猶見其凛凛乎不可犯也則程氏註以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以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何如朱子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南軒張氏曰夷狄雖正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攝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爲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樂之所繇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

新安陳氏曰夏所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居中國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

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訊書中亦尚錫羨不必逐節分別

新安倪氏曰祭山曰旅書曰蔡蒙旅平九
山刋旅
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
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
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
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
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南軒張氏曰林放能問禮之本泰山豈
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
所不安神之享之意當冉有爲其家臣
將適有旅祭事故夫子欲其正救之
陳氏曰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最好誠
只是眞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
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
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散
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十四

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
涉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
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
吾之精神旣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
有來格底道理
雲峰胡氏曰林放一魯男子爾猶知厭其
禮之末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
夫子爲是言豈林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旅
泰山之時歟抑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
問歟
問自八佾舞至旅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
天理於將滅故其哀痛一切與春秋同意
朱子曰是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爲諸侯大夫强僭
而發而其薛則有輕重不同孰不可忍責
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譏之也夷狄之有
君傷之也嗚呼於泰山之旅不觀於旣灌
之後嘆之也五世三世希不失以至三桓

不必深出非若小人之爭一句

子孫之微則皆然戒之微意而見聖人微亂之心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
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
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
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
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
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
若小人之爭矣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十五

胡氏曰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
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
而後升堂也
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
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衆
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
弟子洗觶酌奠於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
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
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
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
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所謂勝
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通考吳氏程曰勝者至飲也作一句謂勝
者揖之以升而飲也或於乃揖字句亦通
但不見我同升而彼飲之意又曰只可於
下者字微讀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立
飲謂不勝者坐取觶立飲也
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

朱子此說可刪

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
燕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八畿內諸侯四畿
外諸侯六大夫二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
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
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而揖行
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止
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
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
位侯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凡飲酒賓客
必拜以送爵。令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
飲之意。以是爲罰。
朱子曰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
是不爭也畢竟爲君子之爭不爲小人之
爭爭得來也君子語勢當如此
慶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客
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
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
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三　十六

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
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
之則信乎君子之真無所爭矣○或問孔
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
勝己者反求諸己此是全無爭潛室陳氏
曰惟其不怨勝己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
而非小人之爭既謂君子之爭則雖爭猶
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
氣
雲峰胡氏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
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
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己之心勝者亦
略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
揖讓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芑山張氏曰。其爭也君子。猶云當其爭也
仍依然君子耳補出非若小人之爭訖足。
語勢不如此。○或曰射以觀德。正是消融
爭心的方法。若訓必也射乎何爲惟于射
而後有爭。大誤。愚按此說自正。或又謂此
說牽强。非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
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
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
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
飾故問之
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爲絢兮一句
夫子所刪也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三　十七

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
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
自一詩而今逸矣
新安陳氏曰口輔面頰也易咸其輔左傳
輔車相依
雙峰饒氏曰巧笑美目二句賦此素以爲
絢一句比也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
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
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
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

謂之散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

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朱子曰起予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爲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蓋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無緣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新安倪氏曰記禮器云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理不虛道道徒行也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

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信當先而禮文在後乎白受采可證繪事後素而忠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必以忠信爲質亦本禮器

新安倪氏曰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師善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開悟也

新安倪氏曰孟子云固哉高叟之爲詩也爲猶云講治固謂執滯不通

新安倪氏曰學記云教學相長也謂教者與學者交相長益

南軒張氏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文之爲後可謂能黙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

芭山張氏曰謝氏之說因子夏以及子貢發明可與言詩大意耳非詁本章正旨也

林次崖存疑乃云因論詩而知學正所謂起予子貢因論學而知詩稍未切獨何與○考工記後素功之旨與朱子之意異按考工記註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今註皆依鄭玄之說蓋古人以素爲白采亦是五采之一朱子以素爲粉地乃先五采而施者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

足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又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杞國名東樓公諡號也微子名啓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

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爲夏小正坤乾爲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問夏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曰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耳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

潛室陳氏曰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爲隨時損益者何限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料臆說也

雙峰饒氏曰杞宋二國文獻雖皆不足然以杞較宋宋去殷近尤有存者杞去夏遠且不能自振想見尤甚所以孔子又言吾說夏禮杞不足證吾學殷禮有宋存焉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不知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有者聖人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況周之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忠質之變但無徵不信不信則民不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杞宋可證得聖人論著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爲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杞宋既不足以證二代之禮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于戰國干戈與暴秦坑焚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嘆也已

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能有闕耳雲峰胡氏曰夫子既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其謹重如此此凡三見禮運以爲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庸則以爲杞不足證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雖於宋略有存焉者然其爲文獻要皆缺略而不完也故夫子論之

通考詹氏道傳曰東樓公武王封之杞微子武王封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僖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賤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

芑山張氏曰包注云徵成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此說不必從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

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嘆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則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禘指後。世。之僭而。附會魯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吾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煑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

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膋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

慶源輔氏曰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

新安陳氏曰魯存春秋時為諸侯望國周之典禮儒書在焉

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朱子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嘗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或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王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說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

慶源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

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禮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延平李氏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獨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

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他祭與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身未相遠總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大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入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况其他○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

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

黃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謂之孝真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祭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爲說精微深遠豈或人所能知況又魯所當諱乎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

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意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理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祖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

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
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
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
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
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
其他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
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
厚齋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爲郊
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
也
雲峯胡氏曰於禘而洞幽明之理者理當
無所不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誠者誠當
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敬之至未獨曰
誠仁孝敬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
敬當無不至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夫子謂不知者諱之也
謂不欲顯者歎之也爲父母之國而諱之
爲先王之禮而嘆之皆所以正名分爲世
道計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
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
祭祀之誠意
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上單一祭字
爲祭先祖也
朱子曰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
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竭盡孝心以
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
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
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
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

諸但㑹決若道來不天何者忍須
淺不然地論理有與地開網自

之誠則一○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
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
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
於何所寓邪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
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
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
止息氣之只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
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
自昭斯而不可聽此其血脈之較然可觀
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
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
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
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廖子晦云
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
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
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
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
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
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
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先主此
國來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
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
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
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
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
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
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
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
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
亦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
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
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
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
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
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

僾音愛 [illegible]

便與他相通如祭奠列許多籩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為之○問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問非所當祭而祭則為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

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理為虛也

慶源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又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之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陘音刑

朱子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神明不可見惟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體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雙峯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慶源輔氏曰禮為虛非言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為實有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

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

通考東陽許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名室爲霤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五祀之主戶中霤主北向門行主南向竈主西向

朱子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爲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冢人爲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閽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爲尊以主爲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

雙峯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尸竈之類乃祭之主而奧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爲卑賤夏屬火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卽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朱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理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故蒼蒼者卽此道理之天

慶源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無對

吳氏曰天雖積氣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天而禍及之矣

新安陳氏曰天卽理也一句是昭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逆理卽自欺此心之理是卽欺在天之天而獲罪非自外至矣

朱子曰緊要是媚字不好

雲峯胡氏曰纔說媚字便已非理非理則獲罪於天矣

朱子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雖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祈

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
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
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
亦使之得罰天下有正理也
南軒張氏曰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奧
媚竈皆何所益蓋胸中所存一有不直則
爲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
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
亦無不盡矣
西山眞氏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
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不曰媚與竈之
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如對陽貨
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既非
阿徇又不違忤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常
人之於權貴非迎逢苟悅則必激觸使怒
雖直言激獨者不失其正然比之聖人氣
象猾未免陷於一偏然此非勉強可及苟
欲師慕其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平氣和

則庶乎其可近爾程子謂讀論語者要識
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
象可見矣又曰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傷
然自省平日所爲拂理得罪於天者已多
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亦不
至觸之以招禍○王孫賈衛之權臣觀聖
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微之深矣然他日
稱衛靈公之不喪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
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
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惜而知其善之意
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郁於六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

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問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
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
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
之輅是也朱子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
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
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
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聖人固當從
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
夫子得位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
從周也蓋法令沈詳豈可更略略則效究
愈淡矣○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
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
括然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若答
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
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
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禮則從周

其問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韶舞則有之
矣
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爲始終
而前後相爲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
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
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爲損益至此始集其
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
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
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
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
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
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
子不得不從也其亦與時宜之唐虞官百
夏商官倍周三百焉周盛矣夏后氏五十
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周富
矣燔黍捭豚汙尊抔飲必其時可也陳其
犧牲備其鼎俎以至玄酒在室醴酒在戶

紇下沒反　大音泰

粲說在堂澄酒在下不用於此時不文矣質悖上鼓者亦必以其時可也琴瑟管磬不用於此時不文矣此周監於二代所以郁郁乎其文也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邑山張氏曰按小註法令既詳三句深于治道非膠柱者可同日語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鄹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

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

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拜謂周公及其子伯禽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

朱子曰觀或稱鄹人之子知其爲少賤之時

朱子曰呼聖人之子是與孔子之父相識者

朱子曰是禮也謂即此便是禮也

朱子曰入大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孰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愼又如此也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問每事問尹氏謂雖知亦問敬愼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尹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僞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爲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入太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南軒張氏曰禮以敬爲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爲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

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氣數之末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

吳氏曰邑大夫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夫如文九年許人是也傳稱新築人仲叔於奚亦此例之子少賤之稱春秋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也章賊夫人之子皆謂父之子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於夫子齊黎彌曰孔某知禮而無勇則夫子以知禮聞可知矣

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

厚齋馮氏曰或者鄹稱聖人以鄹人之子而且以不知禮爲譏自常人處之其辭必厲否則置之不足以辨今語宗氣和如酬答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倨也夫子之德量宏哉

新安陳氏曰於此略無不平之詞尤可以觀聖人氣象　芭山張氏曰朱子云呼鄹人之子是與孔子之父相識者愚謂此無明據語氣尤迂甚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

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為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為儁故謂的為鵠　通考仁山金氏曰侯本侯射的之堠謂侯人射中也從厂從矢象形即告字謂告人以所當中之處也取射會聚之義故加鳥　東陽許氏曰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犴凡侯皆以布為之形必方

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布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於中為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皮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為正今隸註凡言畫布為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言棲皮為鵠是以大射之侯言

禮記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樂記註散軍則不廢農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射穿甲革所以毛皮也

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

不貫革何益○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顯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若以貫革為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本於觀德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　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雖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若主貫革則唯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

慶源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則射主貫革、二者固各有所宜、然貫革之射可暫而不可常、武王之事是也、

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當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古也、

虛齋蔡氏曰、射不主皮[illegible]上[illegible]禮[illegible]貼他說、若武射如何不主皮、但當時尚武、雖禮射亦主皮、故夫子嘆之、或曰、邢昺論語疏云、古之射者不主皮、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科、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按此說穿鑿、不可從、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胡氏曰、周禮大史頒告朔於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司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即特牲也、必於祖廟者、亦不敢專、且

大子小折頁鴨

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識也、明以後不復識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爲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爲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大抵處事之際、有利害者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貨殖之心、猶未脫去歟、

通考仁山金氏曰、告本取牛口之楷下之告上則日告、如牛口加楷、有譛止之我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

東陽許氏曰、朔之爲言蘇也、謂月之晦已滿、明皆盡、至晦日而死、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左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此章是魯事、故集註止言諸侯之禮、

無實二字宜玩[illegible]音[illegible]也記其爲告朔羊也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也、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

朱子曰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
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存者禮所
存者大也
南軒張氏曰夫子之意以爲禮雖廢而羊
存庶幾後之人循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
則羊雖虛器而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
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臨侯而少味矣
勉齋黃氏曰當時諸侯雖不告朔而羊尚
在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有一節存也有
一節則一因此一節以復其大體若去羊則
是併此一節之禮去之矣
學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
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芑山張氏曰子貢去羊有激乎其言之猶
云禮既廢矣安用此具文爲哉非惜費也
集詩惜其無實而妄費宜細玩無實二字
總是維禮之意特不逮聖人語氣深婉含
蓄耳胡氏既妄謂子貢未脫貨殖而蒙引

復附會其說皆悖理之甚必不可從也
按告朔與視朔不同周禮太史須朔于邦
國諸侯藏之祖廟每月朔以特羊告廟而
行之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故謂之視朔
文十六年四不視朔是也朱註以視朔改
告朔誤矣古者每月當行之政皆載于册
加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關係最大蓋
以萬幾之煩一人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
于近習故簡其節敬其事月朔朝廟遷坐
正位合羣吏而計之事敬而禮成是豈可
廢哉愛人者喜空谷之足音愛禮者喜先
王之遺文羊之存即禮之存也司世教者
覩之而欣然慕矣是謂愛禮不必說後可
復而愛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
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
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
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
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
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葉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
時人以爲諂也
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貿以駭俗內
交以媚君也亦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已矣
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
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
慢反以爲諂
新安陳氏曰按黃氏就盡字上深味之程

子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
氣象可爲味聖言之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
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
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
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
臣事君以忠

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章爲定
公言警君之意也君爲臣言則君雖不以

禮臣豈可以不忠

朱子曰爲君當知爲君之道不可不使臣
以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
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
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
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
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
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

說

厚齋馮氏曰以尊居卑者易以簡當有節
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
義合名分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
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諱伐則非禮
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
不倚與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
本末兩盡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
孟子國人寇讎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

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
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如鹿鳴之詩既飲食之
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
賓得盡其心以是觀之君不以禮則臣雖
欲忠不可得也然臣子之分到當盡忠處
却自不可不盡此又言外之意
已山張氏曰蒙引言事君以忠恐泛言平
時不必擬到杖節死義處愚謂忠字中却
自有仗節死義意思在但後儒偏以死義
盡忠字道理則非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
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
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
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
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
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
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
識其性情之正也

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宮中人作所以形容
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樂止於琴瑟
鐘鼓是不淫也若沈湎淫泆則淫矣憂止
於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
矣此是得性情之正○問關雎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
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

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
之卒章也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
有但今不可考耳
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爲也而其理具於
性哀而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之流
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
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
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
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
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
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略可
見矣
慶源輔氏曰哀樂性也未發則性也由性
之正故發乎情亦正
雙峰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
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
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

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
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
惟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
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
性情之正指此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
識性情之正是指關雎之詩而言蓋樂不
淫哀不傷是詩人性情之正也如鄭衛之
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
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
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後可以叅看
勉齋黄氏曰先生晩年再改削集註止於
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

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
都豐鎬宜栗○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
主朱子曰只是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
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
之類
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爲主今也以石爲
主非古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夏言后氏殷周言人
何也得非禹本揖遜而得天下且承虞氏
之後故曰夏后氏殷周本征伐而得天下
且襲祖父之封故曰殷人周人也歟舜帝
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

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爲虞氏
禹爲夏氏言氏所以別於禹況禹自有天
下而都於夏湯武由殷周以有天下固不
可例論也
趙氏德曰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
人心而征伐故言人
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
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
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
之於社也
通考趙氏德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二曰
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
武王勝商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
戒故魯有兩社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
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誓
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視周社
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
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

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
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是
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爲
說反有妄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illegible]

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欲使謹於言耳、

慶源輔氏曰宰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鑿流於妄者或不能免此大凡巳所未曉之事而妄言以語人不惟無益而失巳欺人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又見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模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問孔子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曰是○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

勉齋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修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

胡氏曰局量規模以器言褊淺卑狹以小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不立也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器小之驗也效之不至也無是本則無是效也

於苑說集明校並刪

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八事先以修身爲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既明行事自然件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爲所不當爲踰禮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彊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朱子曰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不是不儉此一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二事說

厚齋馮氏曰以歸尺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

通考仁山金氏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其自相乘凡爲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爲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爲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二分損二爲

中方之數合上下中十尺凡幾千尺以高尺統之用積冪法得方直積尺之數凡幾方尺謂之三歸法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之多爲非儉爾、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

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蓋小墻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

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古註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爲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此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適考東陽許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下爲之人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爲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理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故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酢畢覆爵于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

者必秘觀於管仲家故設此題之二章皆管仲之僭

慶源輔氏曰禮大則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而惟義理之是行

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濫也

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新安陳氏曰功業無本宜仲僅可沒身且楚於亂也

問使仲器局實闡須知我所爲功烈如彼其早豈肯後熟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朱子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奢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爲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illegible]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已後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桓公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不返二事便見遂只得如此休據當時憑陵中夏歷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葢

纔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了[illegible]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攢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纔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如蘇氏說見得不如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卑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

慶源輔氏曰大其功所以從衆而揚其善也小其器所以即事而名其實也○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爲者謂之才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局於氣奪於私是以奢而犯禮苟免幸濟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此之卑也使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後事焉則其器之小者可以大而其才之能爲者亦將光明盛大矣

齊氏曰器小借其度量不可以大受雖動勞如周公猶且赤舄几几自視欿然況僅以其君霸乎然則孔子何爲大其功曰功較之召忽則有餘量較之周公則不足大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爲仲惜爾

劉氏彭壽曰以霸者之功効計之則仲亦得爲春秋之仁人以王道之軌轍範之則仲不免爲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而小其器

歐陽氏玄曰器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誣者仲唯器小易盈不能使已無三歸之奢君無多嬖之溺齊政不旋踵而衰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北使能擴而充之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量矣

厚齊馮氏曰齊桓入國在魯莊九年仲始獲用三桓之僭魯乃在昭襄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之僭奢葢先諸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斥

之以曾西之所不爲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畀霸圖始㤉向微孔孟之天地之正誼或幾乎熄矣

雲峯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塞門反坫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總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嗚呼是時大學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學之書矣然未聞有行大學之道者何哉

芑山張氏曰涑水司馬光云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于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蹈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特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紀綱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跡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假然自以爲天下莫已若朱絃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氏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按涑水此論未確先儒謂管仲不勉桓公以王欲其以王道致君耳非必篡周天子之位而王于所也淵公妄駁先儒之說蓋如此須知孔子小管仲非責他不能勉君以王先儒此說亦不合聖人本指或謂之不行王道畢竟是器小正解非也雖齊氏之說衛之又王制公云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下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器小者也按此說亦自合理學者宜詳玩之○器小是管仲定評與下二節不相拈下二節不過隨疑隨解非爲器小作諺仲雖能儉能知禮終無解于器小此器字原與不器器字訓是指其體明容受心之最微處一切功業皆繇此出聖人有破管仲心量只緣他矜詡意思未化耳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

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成如書所謂韶之九成記所謂武之六成是也

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

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

覺軒蔡氏曰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也始作翕如則八音合矣從之純如則合而和也皦如則和而又有別也繹如也以成則別而又不失於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太師而可與語此其亦非常人也歟

雙峯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

純和純和之存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
方是作樂之終
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皦所
謂無相奪倫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
新安陳氏曰八音不合則不備故始必翕
合然不可拘迫生澀故從之欲其和然和
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欲其皦然分明然
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貴繹如而樂於
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和而明明而續
必兼此四節不可闕一則樂之始終條理
盡矣
通考程氏復心曰翕如者五聲六律翕然
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傳純如者五音之中
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清而宮極濁宮
極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懸
絕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
各有分數又須使宮自宮商自商不相陵
奪而後可繹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脈

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宮商相續纍纍
如貫珠故至於成
東陽許氏曰本註止具訓詁不言旨意謝
說章意皆具而置圈外蓋始終成為作樂
三節翕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翕
之後繼之以純皦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翕
繹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
謝氏五音為主以翕純皦繹皆指此意而
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於
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
次崖林氏曰翕如與純如有先後純如與
皦如繹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

請見之見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
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
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意夫子失魯司寇去歷聘

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
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
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
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
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
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
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
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
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

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
于道路也
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為畿封而植之左
氏傳所謂潁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此
類
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
狷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
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
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
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
下位者也
張氏存中曰喪欲速貧出禮記檀弓詳見
孟子滕文公上篇
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于朝
齊氏曰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
舌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

之不同也

朱子曰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高處○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爲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

慶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贊夫子則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巳然而得其將然不推有以見聖人之當乎[illegible]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

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喪斯世可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

慶源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

雙峰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

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朱子曰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以處然

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

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

朱子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問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曰也要就他本

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强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樂便是德之影子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巳

朱子曰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文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强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王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

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北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人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

西山眞氏曰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爲未盡善論泰伯文王皆稱其爲至德此非貶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爲此不獲已之舉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爲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

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無所憚也聖人立言爲後世慮至深遠矣

通旨朱氏公遷曰自樂之中兼聲容情實而言之盡美言其文盡善言其本集註於開部之下言有以極其情文之備情則其盡善者文則其盡美者也

芑山張氏曰程伊川云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蓋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愚見此論雖出爲武地。恐非聖人發言初意或云孔子門人於武王之事不欲明言只一二微示其意如稱泰伯稱文王稱夷齊謂武未盡善皆微意也今人又從而掩之此聖人之微意不見于天下矣且只看舜與武王是一様否則其樂自可知矣按此論自正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朱子曰居上而不寬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爲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泣擗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敬哀了却就寬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雖有其他是處皆在不論量之限矣○如寬便不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其本方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寬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爲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麽去觀他重在以字上

南軒張氏曰居上不寬則失所以爲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爲尚何觀乎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也

雙峰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不是更把甚底去看他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三終

經西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里仁第四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七章言仁、餘多言學、本之一身、達之一家一國、大略具焉、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朱子曰、擇字因上句爲文、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爲證如何、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又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

而遷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爲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

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賙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

勿軒熊氏曰、學而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者、居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益、皆資於人者也、

雲峰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

新安陳氏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不自亡、非有所理而不自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

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雙峰饒氏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

南軒張氏曰、不知者勉强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

雙峰饒氏曰、濫如水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淫、久約者爲饑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爲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

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

吳氏曰約與豐對樂與憂對舉之互文也

不仁者不可一日處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以久長言之爾

雲峰胡氏曰仁義禮智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此於不仁則直曰失其本心集註之精密如此

東陽許氏曰不仁者久約則憂患而諂詖卑屈之態[illegible]立邪僻之行作久富而貴則佚樂而驕[illegible]之氣長踰節陵分之事與約者日流於卑下樂者日過於僭躐是濫與淫意思

朱子曰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仁者安仁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深謂仁者淺謂知者仁者之心便是仁知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着的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

慶源輔氏曰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所守斯而弗去是也

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閔損汶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

雙峯饒氏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我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是仁不過利於仁耳

慶源輔氏曰存言其體理言其用知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仁有所經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而然

雙峯饒氏曰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或是泥他仁熟處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於他處或近不能理唯仁者內面如此外面亦如此處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治錢穀甲兵等事存是心存理是事理

朱子曰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仁智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或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惟聖人自誠

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

勉齋黃氏曰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不以物欲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

吳氏曰易繫論語多以仁知並言樊遲亦再問仁知大抵學問不出知行知主知而仁主行也

雲峯胡氏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者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嗚呼安之者不可遽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芑山張氏曰集註不為外物所奪一句正見仁知能久處約樂處勉齋說甚確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

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
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
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
所以能好惡也

程子曰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

朱子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正也
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公
正今人多連看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
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
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
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
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
一

程子只著公正兩字解這處某恐人理會
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
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
人無私心而未必好惡當於理然惟公而
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
偏向處

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

雙峰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
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
由心而達於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
於理

通考程氏復心曰蓋有無私心而或不能
當理者非仁也令尹子文是也有當理而
或不能無私者亦非仁也陳文子是也人
之於好惡亦猶是耳即此言之則公正二
字豈無內外體用之別哉

朱子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
此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
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
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
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之得善
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
好能惡

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純是義理纔有
纖毫私欲便是不仁不仁則其好惡自然
與義理相違悖矣

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
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偏而不知其
善愛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
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
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
理之所當惡也

雲峰胡氏曰好惡人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
能之大學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皆須
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
能好能惡也

芑山張氏曰世或有正而不公者未有公
而不正者也世或有好惡偶當于理而未
必無私心者未有無私心而好惡未必當
理者也程子但言仁者用心以公而不更
言正與游氏但言仁者無私心而不復言
正其說自確朱子獨謂公正二字不宜連
看公而不正好惡必不能皆當理又謂人
有無私心而好惡未必當于理皆支離之
甚周子通書云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
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繇此言以
推之學者當以朱子後段所云廓然大公
好惡無不當理數句為正程氏復心所會
無私心而或不能當理之說引令尹子文
作證妄謂公正二字有內外體用之分尤
不合理必不可從也○慶源雲峰諸說在
朱子游氏範圍內可刪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爲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爲言者此章及苟子不欲之類是也

朱子曰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

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惡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有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

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

勿軒熊氏曰論語言志有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仁則直指本心尤親切矣

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涵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於爲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

朱子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慶源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一之動志無惡則志爲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

通書解曰。有心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雙峯饒氏曰君子去[illegible]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也

朱子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

勉齋黃氏曰博奕鬬很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爲水火盜賊詿誤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

程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爲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

朱子曰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

其道決是不可受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貧賤有汲汲求去之意○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仔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便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富貴不以道得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

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

葉氏曰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

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慶源輔氏曰貧字與審字相反厭字與安字相反

新安陳氏曰名者實之賓因名字而邇其實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朱子曰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過信爲次亦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苟且是暫處非如大賓大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簀之時○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是無處而不仁

西山眞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粗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日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若無粗底根基豈有遽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爲本然後能進于此乃爲功之序也

朱子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

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動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遺缺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

雙峰饒氏曰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所同惡者莫如貧賤然君子之心亦無以異於人也然人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鮮有不因是而喪其所守者惟君子則不然於富貴未嘗不欲而得之不以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處於貧賤未嘗不惡而得之雖不以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何君子欲惡之與人同而去取之與人異邪誠以富貴雖可欲而所欲有大於富貴者貧賤雖可惡而所惡有大於貧賤者千乘萬鍾得之若可以爲榮然義之不度而有害於吾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爲辱不得之若可以爲戚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乃所以爲樂人能知此而於二者之間審所擇焉則天理人欲去取之分判然於中而存養省察以全吾本心之仁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戰戰兢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以留於其間而有終食之違焉造

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顛沛之地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使此心之仁無頃刻之間斷無毫釐之空闕而後爲至[illegible]此其所以動靜周流隱顯貫徹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也蔡虛齋蒙引曰富貴不苟處貧賤不苟去卽仁也卽所以爲君子者也故繼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以上皆就取舍大分言至於無終食之間違仁以下則存養之功蓋袞矣集訖所謂存養蓋兼動靜言芑山張氏曰造次二句是就無終食之間一句內捐出事勢最難存養處想見君子不違仁心境說著不妨一步深一步不妨說首節袵未節細下妨首節與末節分三節看須知事會難潤頃刻變還終食間亦或有造次顛沛在若果認終食是暇境造次顛沛是變境如眞西山之說則未免着係矣至若時與處二字如環無端脫離不

得終食屬將而終食將所値的境界獨非處乎造次顛沛屬處而造次顛沛處所遭的時候獨非時乎圈外注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一句合時處渾說便無窒礙必云無終食一句是無時不仁造次二句是無處不仁析作兩截終非至理雖出朱子不必附會也○眞西山謂首節猶是粗底工夫蔡虛齋謂不苟去處卽仁與眞氏說相反細看蔡氏自合理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非略略恁地知好惡底○好仁者如好好色奉天下之物無以加尚之若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若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使是不

曾好仁惡不仁者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其身好好色惡惡臭皆是已身上事非是事言好他人之仁絕他人之不仁抑○好仁惡不仁之人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訖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又曰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眞是暨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潛室陳氏曰性各有偏重顏子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然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然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

雙峰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爲仁故曰其爲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爲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深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故也

芑山張氏曰蔡氏云惡不仁者不如好仁之渾然其言近理若云論工夫好仁不如惡不仁之有力則謬之甚蓋好仁至無以尚工夫豈有些子欠如何說個不如惡不仁有力蔡氏妄爲析別何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朱子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爲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眞個要求仁豈患力不足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嘆息之也

朱子曰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正以明人不肯用力之意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

雲峰胡氏曰好仁惡不仁者利行之事用力於仁者勉行之事皆未之見可嘆也用力而未至者亦未之見蓋可數也此不必謂必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絕望之意焉其勉人也切而待人也厚可於此觀聖人之心矣

芑山張氏曰首節只是歎爲仁者難下二節說爲仁甚易是鼓舞激勸人我未之見其詞意若謂亦有力不足的我却未曾見是甚言無力不足之人也註中偶未之見恐非本旨古註疏云蓋有能爲之者矣但我未之見也其理自勝然後學宜仍以集註爲正

柴俞
紺反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久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朱子曰君子過於厚與愛雖於過然亦只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絶謂之仁可乎

○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伊川只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矣劉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爲仁也○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人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慶源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歎耳蔡氏曰聖經渾涵宏博但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而厚薄愛忍自無不包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過於厚處即其仁可知過於

屏音丙
遺去聲

薄處即其不仁可知觀其人之過可以知其仁不仁矣中含不仁字○或曰聖人只說知仁尹氏又說人之仁不仁可見何也雙峯饒氏曰他見各於其黨兼君子小人而言故下句亦作仁不仁說要之上文雖兼兩邊其意實重在道一邊觀過知仁恐只說這一邊好底言雖過也然因其過猶足以見其仁如周公孔子之過是也若小人則無處不薄無處不忍何待其過然後知其不仁矣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惟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勉齋黄氏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

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體者之意亦可服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也雲峯胡氏曰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芑山張氏曰雙峯謂其過猶足以見其仁語意自明潛室云中含不仁字兼仁不仁說似添出不仁二字了細看雲峯胡氏所云觀過猶指君子而言蓋見尹氏之說不必從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

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胡氏曰、夫子但以夕死爲可。而今兼生順言之者、爲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新安陳氏曰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吾順事没吾寧也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朱子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或未眞耳若是知得眞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一卽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如會歘然是以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不可不聞耳蓋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聞道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

潛室陳氏曰此聞非謂耳聞謂心悟也卽程門所謂一日融會貫通處爲學若不見此境界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若已到此境界雖死無憾亦不虛了一生也

厚齋馮氏曰人不知道有愧於生道乎得

非謂必死朱子已言之馮氏此句可刪

聞人無不死使誠聞道雖死何憾曰可矣非謂人必至於死也

齋氏曰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如曾子之唯而後能聞爾

雙峯饒氏曰人不聞道則動作云爲是非皆不知冥行而已枉在天地間做人既聞道方知爲子必不可不孝爲臣必不可不忠每事順理而行生既順理則俯仰無愧其死方安問如曾子得正而斃方死而安曰曾子唯聞道所以須要易簀曾元唯未聞道惟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幸至旦爲請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

雲峯胡氏曰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眞有得乎此理朝聞道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爲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繼使有長生不死之說不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通考問朝聞夕死得無近于釋氏乎朱子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當然之實理彼之所謂道則以爲幻爲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清淨寂滅者也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生忘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

東陽許氏曰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在其中非專爲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

虛齋蔡氏曰聞兼行說蓋既聞道則宜其無悖于道者矣故生順死安

芭山張氏曰胡雲峯補出平日積累在聞道前一層說此言最足提醒後世學者宜玩○孫奕示兒編云孔子豈尚未聞道者苟聞天下之有道則死亦無遺恨矣蓋憂天下如此其急邪昺疏云此章疾世無道

也設若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憾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按此說穿鑿不可從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於外何足與議也

華陽范氏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未能忘外也徇其外而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問志道如何尚恥惡衣惡食朱子曰有這般半上落下的人也

志得不力只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循有此病何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泛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

陳氏曰志方求而未真有得安保其無外欲以分之

西山真氏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為戒也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斷斷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

葉氏曰心一而已役於物則害于道篤於道則志於物天理人欲消長之幾聖人之所深辨而學者之所當加察也

王氏曰未字見聖人待人寬厚處兩何足字是先儒鞭迫緊切處

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無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勵為士而識趣卑陋者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註二公子重耳夷吾也尨音蒙以狐腋為裘貴者之裘也尨茸亂貌言

貴者之多也蒲州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鼎立爲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爲二公子所怨堅之則爲固仇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適從

勉齋黃氏曰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無不然惟義之從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

朱子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

慶源輔氏曰道是體義是用聖人之學以道爲主而隨事汎應有義存焉處物爲義心無適莫只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道義變動不居未嘗有所倚著故也無適莫而不主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莫而義之比則步步着實也

雙峰饒氏曰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住著似乎無適莫然無義爲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儒只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實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爲而此理已具巳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從

東陽許氏曰無適莫者有義爲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爾心無任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常有同也

邑山張氏曰蒙引謂無適莫三句語勢要相連說言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無適無莫不是任語處若無下一句亦不成說話

按蔡氏此說最善體貼但細看只有一義句稍着倚纔說個有便就中有個方隅在本文只虛虛說個義之與比覺此義在活潑潑地如珠丸盤矣只有二字滯甚○程明道謂王荊公曰天下事非一家事願公

處上聲 惡烏路反

平氣以聽之深得此章之義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爲心哉朱子曰無慕於外而自爲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爲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飾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爲其知有所畏也所謂君子者非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爲君子如此則爲小人也○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必以刑言則管仲所謂畏威如疾中公丞臣所謂慎罰務去之之謂大抵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爲善惡亦各有深淺矣○問此章君子小人所懷不同與周比和同相反者無異否雙峰饒氏曰懷土懷惠固皆是爲利然與邪爲惡的小人又似少異但用心既殊其終亦必至於相反

雲峰胡氏曰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

多他章多指其所爲者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爲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所微也

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爲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註曰溺其所處之安又曰苟安其相去遠矣

東陽許氏曰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猶其私心惟思自遂不能遷善以求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朱子曰放於利而行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

勉齋黃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者謂之多則其怨之者不但一二人而已惟其放於利所以多怨

雙峯饒氏曰事事依利而行則利己害人處必多所以多怨多字從放字上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爲國乎

王氏曰讓以心言故曰禮之實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朱子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拳曲跽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僞爲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僞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事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先王之爲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爲國則是禮爲虛文耳其如禮何○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爲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讓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方能以禮爲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

爲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讓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爲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何以爲國

雙峯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謂後義先利不奪不饜此正是不讓處如何爲國夫子是以春秋之時禮文雖在然陪臣借大夫大夫借諸侯諸侯借天子故有爲而言

雲峯胡氏曰能字亦緊要行禮非難能讓爲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書首稱堯爲克讓讓者禮之實能則實於讓

新安陳氏曰世人於辭受之際始或虛讓而卒也實受非讓也必以辭讓之實心行辭讓之實事始可以言讓有禮之實則爲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爲禮且不足其不能爲國意蓋在言外也

通考黃氏紹曰國之不治起於爭爭起于

不讓而無禮。使有禮則上下之分截然。亂何從起。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爭何所生。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何有。

芑山張氏曰。林次崖存疑云。此爲當時上陵下僭而發。詞雖若指人君。其寔臣意居多。當時季氏據國。政由己出。正是不讓。故聖人言此以寓箴規之意。魯君失政。公室四分。讓已過矣。若更規之以讓。非以水濟水乎。愚謂聖人只槩論致治之道。不專規切季氏。况讓雖主退遜。與委靡怯懦迴別。以魯君失政。公室四分。而謂之讓。認禮讓道理不明。併失却聖人當日立言大指。存疑此說舛甚。禮讓爲國。惟聖人實能盡此理于一身。故其見天地萬物無一之可傲。在在依理而動。則天地萬物總在吾和氣中。堯之允恭克讓。皆其實然之理。至誠充塞者也。此處不止是上下截然。亂無從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

朱子曰猶言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

朱子曰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聖人所說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

南軒張氏曰患所以立求爲可知皆爲己者之事也若有患無位與人莫己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爲徇於外矣不患莫己知而求爲可知則君子爲己之學益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

勉齋黃氏曰。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祇自愧而已。

慶源輔氏曰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立乎其位者爲患人情惟患莫己知耳君子則以無可知之實爲患此正爲己之學也

芑山張氏曰。兩段皆指學者說。蒙引前段指從仕者。後段泛指學者。非是。葢學者于未有位時。患無位。亦人情之恒。安見前段專屬從仕。後段專屬學者。蒙引此論迂甚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去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葢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

新安倪氏曰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謂眞誠之積用力之久

通考勿齋程氏曰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及其動也泛應酬酢隨事發見是之謂用貫乎始終不息不雜是之謂一

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衆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這一箇生氣流注貫去也○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曾子之中問喪之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一理會過來○一一到萬而言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萬上理會若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貫如散錢一如索子曾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今若沒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今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便言一天資高者流爲佛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問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是子思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人舉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二物爲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明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曰所引中庸易傳之言亦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如是

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說聖人應事處須要識得聖人之心是合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

通考勿齋程氏曰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衆理而應萬事寂然不動此理固存感而遂通非由外鑠仁包四者該乎萬善求仁得仁斯爲一貫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

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

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
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
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
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
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
學上達之義
新安陳氏曰譬則天地至誠數句就聖人分上移上一步借天地之道之體用以形

容聖道之體用○朱子曰自此之外固無
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
慶源輔氏曰聖道之體用與天地一則至
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之外固
無餘法者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故曰亦
無待於推矣
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
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之功用之謂恕
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
此也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忠
恕二字之意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
道而以忠恕爲言乃是借此二字綻定一
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己推己不足
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
恕曉之○一貫自是難說曾子借學者忠
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
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

一貫分貼忠恕可乎

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耳
曾子所言忠恕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
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
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微。四
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專以太虛
無形爲道體。而形而下者爲粗迹也。○一
是忠貫是恕體一而用殊○忠只是一箇
忠一片實心做出百千個恕來○忠在一
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只是一個一分
着便各有一個一老者安之是這一個一
少者懷之亦是這一個○莫非忠也恕則
自忠而出所以貫之也○夫子言一貫曾
子言忠恕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
分殊只是一個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
緒只是一個渾淪眞實底流行貫注他更
下不得一個推字曾子假借來說貼出一
貫底道理要知天地是一個無心底忠恕
聖人是一個無爲底忠恕學者是一個着
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乃是忠恕正名正

位固是一個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程子
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此
語極是親切○忠在聖人是誠恕在聖人
是仁仁與誠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
少一個不得○問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
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
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一物之萬未嘗虧
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
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
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
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
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
覺軒蔡氏曰盡己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
十分盡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
謂之忠推己之謂恕須是推己心以及大
如己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一處推不到
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著力之忠恕也

下文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誠能由此着力之忠恕亦可做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

新安陳氏曰此曾子就聖人分上移下一步借學者忠體恕用之名以形容聖道之體用

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忠即是實理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道之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爲牛馬得之而爲馬草木得之而爲草木○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灑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而

慶源輔氏曰集註又舉天地之體用而釋之雖不言聖人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道之用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也○萬殊之所以一本者指用之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之實散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散於用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西山真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着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

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曉未得故降下一等言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

雙峯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在心道之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嘗看道字門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是會有這一盡得恕便會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

東陽許氏曰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二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事各得其所爲道之用

朱子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見周禮疏如比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

慶源輔氏曰中心爲忠謂中心所存本無一毫之不盡也如心爲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

朱子曰以己是自然流出不待安排布置推己是著力便有轉折只是爭個自然與不自然○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因我之饑寒便見得天下之饑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也如此三反五折便是推已及物只是爭個自然不自然

朱子曰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

只是自然○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之人道忠是自然恕是隨事應接略假人為所以有天人之辨○問推程子動以天之說則聖人之忠恕為動以天賢人之忠恕為動以人矣又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何也且盡己推己俱涉人為又何天人之分曰彼以聖賢而分此以內外而分盡己雖涉于人為然為之在己非有接於外也縱橫錯綜見其並行而不相悖則於此無疑矣又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

潛室陳氏曰忠恕是對立底道理故以體用言其體無妄故曰天其用推行故曰人

○黃氏曰以聖人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

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畢竟忠是體近那未發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恕是用便是推出外去底故雖聖人亦有箇人

陳氏曰中庸以中為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以忠為大本則是就心之存主真實無妄處言之徹首徹尾無間於未發已發程子只是借大本達道四字言之其意自不同

通考東陽許氏曰圈外第一條作四節看以己及物仁也是一節言聖人事推己至不遠是一節為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是一節發明聖人忠恕此與遠道以下是一節繳上三節此字指忠恕一貫以下言違道不遠繳第二節動以天又繳同以己及物一句上

朱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不待推而恕

也

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不已即無息也此摘詩二句以言天地之道至誠無息即天地之道之忠也出乾道之變化以生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此摘易二句以言萬物之各得其所即天地之道之恕也朱子謂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及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等語皆是祖述程子此條而敷演之皆是即天地之道以形容聖人之道派源於程子而盡發於朱子淵乎徹哉○曾子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程子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提起說

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

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體顯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以子出門人問之親之當時侍坐非必一人獨呼曾子語之惟曾子為能達此耳

新安陳氏曰曾子之才能達一貫故夫子以一貫告之門人之才未達一貫惟可告以忠恕故曾子以忠恕告之此所謂教人各因其才所以曰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

朱子曰忠恕名義自合依違道不遠乃掠下教人之意欲學者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曾子卻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是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或問曾子未知體之一處莫是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否曰不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緣他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

行之妙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曰而已矣者謂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孝則真能行此孝爲人謀則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爾惟曾子領略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又曰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得到○曾子父子相反曾點天資高明見得甚高却於行上工夫踈畧曾參天資未曾合下不曾見得却是日用間積累做工夫去一貫之說皆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辨之

潛室陳氏曰聖人一心渾然天理事物各當其可猶一元之運爲化自隨初無著力處至於學者須是認得人已一般意思却安排教人塗轍須是下工夫方可要知忠恕是一貫意思一貫是包忠恕而言忠恕是箇生底一貫一貫是箇熟底忠恕又曰易所謂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

雙峰饒氏曰忠恕爲說蓋有三焉一謂忠爲天道恕爲人道者此以微而天道顯而人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人事之際莫非天理之流行非顯微一以貫之與二謂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者此以內而存心外而行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之行事莫非此心之無妄實爲之非內外一以貫之與

三謂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者此以靜而未發動而已發分忠恕也而聖人已發之和皆未發之中實爲之非動靜一以貫之與是三者各以兩端相爲對待而以此貫彼脈絡相因亦猶忠之所以爲恕而恕之本乎忠也

程子謂忠恕違道不遠下學忠恕所以上達一貫此論不可易曾子用功處不必他求只看大學所說便是問大學所說如何是忠恕曰修身以上忠之事也齊家以下恕之事也問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不言忠恕而言仁恕何也曰此先言仁恕之別且先教人識恕字之本義然後言一以貫之之忠恕與違道不遠之忠恕不同蓋違道不遠之恕正推己及人之恕而一以貫之之恕則是以己及人之仁與推己及人之恕有異故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王氏曰朱子之說是言一貫而忠恕在其中程子之說是言忠恕而一貫任其中朱子於夫子之意詳程子於曾子之意詳程子言以己及物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

雲峰胡氏曰曾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似程子則即天地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眞末舉中庸違道不遠專爲學者言也本只是下學之事未說到上達因論語之一貫而及中庸之忠恕則中庸之言乃下學上達之義蓋下學忠可以上達聖人之一下學恕可以上達聖人之貫也大抵不說出天地之忠恕則人以一貫爲淺近而忽聖人之道以爲易不說歸學者之忠恕則人以忠恕爲高虛而畏聖人之道以爲難此程子朱子教人之意也

新安陳氏曰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觀集註隨事精察而力

行之之語精察則致知也況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權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

通考仁山金氏曰首一條伯子語夫子之忠恕後條叔子語造化之忠恕違道不遠學者忠恕以己及物仁也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此是提起一級明夫子之道下學上達此是放下二級明曾子之意

通考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子於此著明之而於大學尤推廣之修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為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為用也此一貫忠恕為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芭山張氏曰或問先儒以忠為一以恕為貫何如曰若然則是夫子曰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以恕之也語意殊欠渾融況一者實理貫者虛位忠恕皆實理也安得以忠為一以恕為貫乎○周濂溪太極圖說云主靜立人極朱子註云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行又周子通書聖學篇云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合周子此論觀之一貫忠恕的道理自見不必紛紛立說忠恕自無欲主靜始無欲故體立體立故用行體用合則無不一矣古今聖賢殊塗同歸以此程勿齋說仁眞西山說誠其義一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

小人反是

朱子曰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

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義者無所為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者

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

雙峯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而

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
王氏曰篤好在喻後志習在喻先
陳氏曰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然無所爲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爲而然也
新安陳氏曰君子喻義未嘗求利然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義之和利自在其中小人喻利雖專求利然謂利必背義不義之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次必審其取舍至深喻其趣味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雙峯饒氏曰省謂警省非徒察也
程子曰見賢便思齊有若是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
鄭氏南升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己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爲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
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通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爲己之學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閙做○問幾諫是見微而諫否人做事亦自有驀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

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己意也
朱子曰又敬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要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至觸其怒者亦非也
新安陳氏曰不曰若諫而曰孰諫孰字有深味純孰以誠終欲諭父母於道而已
問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幾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見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

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
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
然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
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
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
親也朱子曰推得也好
西山真氏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孰者反
復純熟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罪
於州閭等而上之諸侯不諫使親得罪於
國人天子不諫使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
孰諫也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怨況下於此
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起敬起孝
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亦豈容有一息忘
乎
巴山張氏曰全要看事父母三字靜思我
所諫者係何人的過失便不忍徑情指摘
幾諫正人子成親苦心處徹底只這箇念
頭須想他委曲深至意思○幾諫前非不

敬不違時非不諫又敬只是猶乎其初非
有增益開口只說事父母不說諫父母事
字中便含蓄敬字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
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
忘也遊必有方如己告云之東即不敢更
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
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
爲心則孝矣

慶源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
能盡其精微剖析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
體之○又曰有親者遠遊固不可近遊亦當
有方○問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雙峯
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又
有處變之道聖人言常不言變
朱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
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
胡氏曰遠遊特事之至近者爾推能即是
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爲
矣范氏之說深得其旨
新安陳氏曰朱子十四歲喪父韋齋先生
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
老杜曰頗覺良工心獨苦信哉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
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
又恐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南軒張氏曰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
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
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言意深切
雲峰胡氏曰人生百年期曰期而能百年者
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
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猶可
喜也而期者僅十年況可懼也故可喜之
中政自有可懼者存焉
新安陳氏曰愛日者懷來日之無多惜此
日之易迴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王安

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得愛日之意。心涵者。吳氏程曰。愛日謂及時奉養。無懈怠。芭山張氏曰。一則以喜二句。一氣直下。宜連看。不宜截看。喜懼非兩平。非兩時。喜處便有懼的意思。雲峰胡氏說得之。○存疑云。不是空空一個懼。欲及時盡力以事親也。故曰愛日之誠。自不能已。按此非添說。語。說到盡力。懼字精神。纔充足無欠闕。◎朱子語類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衰。後差些。如此卻是兩事矣。按此說親切宜玩。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朱子曰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及此○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厚齋馮氏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

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一所不知恥之、何哉、芭山張氏曰。兩句一氣順遞。謂古者言不輕出。兢兢恥躬不逮耳。而今則反是。意在言外。若說古者言何以不出。恥行不逮。其言。便似下句釋上句。集註所以不出為此故也、非語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夫規矩之中放則逸於規矩之外朱子曰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或曰約恐失之吝嗇。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以禮約其情則約字輕○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為不差錯。曰說得甚分明。南軒張氏曰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芭山張氏曰關尹子云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此特守拙避患作用耳。少字與約字迥別。約只是自身有制節謹度之意亦自有言行智能在非俗言行智能而皆少之也。時儒引關尹釋約字殊甚當以朱子之說為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或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朱子曰然致堂胡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頻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繇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南軒張氏曰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自修無一毫徇外之意也雙峰饒氏曰此即矯輕警惰之法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朱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問鄰是朋類否曰然非爲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與易中德不孤不同彼言敬義立則內外兼備德盛而不偏孤不孤訓文中大字新安陳氏曰秉彝好德人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德行道有得於心者指有德之人而言之陳氏謂行道有得於心者皆是因人用功處論如孝弟忠信之類是也愚謂行道有得於心不能有加於明德懿德德性之外正以復其明全其懿盡其性而已是得於天者其本然之統體行道有得於心者乃其脩之復之之條目也○已上得於心者與行道有得於心者其不同如此若知德者鮮不恒其德之類則又混言義理之得於已者其所包者又甚廣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勿軒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

新安陳氏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東陽許氏曰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爲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芑山張氏曰非教人諫不行便當去善不納便當止須知諫何以不行善何以不納總繇我精誠不足感格他徒用曉曉故自取疏辱二數字病其口舌有餘精誠不足耳見事君處友當有委曲相成之道不可徒止徒去也集註胡氏云云非子游語意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四終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五 合藏書不宜外借

公冶長第五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葢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十三章言孔門弟子十四至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通論古今賢人末三章一言夫子之志夫子之學一言改過

記者之微意

程氏復心曰不說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人似非為己之學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通考東陽許氏曰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

朱子曰雖嘗陷縲絏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縲絏為可妻也

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不幸而遇无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怨也

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絏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絏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

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眾矣

東陽許氏曰擇婿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縲絏自是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絏不足汙行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縚音滔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葢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

見餐遊文

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朱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言行相表裏謹言必能謹行矣又曰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　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參

以三復白圭章故云　厚齊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絏也縲絏之不免聖人所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爾　芑山張氏曰集註既云長之爲人無所考則在縲絏一事亦未有明據看本文雖在二字猶言長卽使在縲絏中畢竟非其罪非謂長實有是事也。東陽許氏曾在縲絏可泥甚。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說苑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　朱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　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爲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

故夫子歎之如此　朱子曰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　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　雙峯饒氏曰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

賤故以已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
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因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
程子曰瑚璉可施禮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
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
南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
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

曰董銖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爲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
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爲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之君子歟
雙峯胡氏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illegible]山張氏曰論語非史家編年此節合上節無年月日時可考不必上下章連假令[illegible]將子謂子賤節置此節後集[illegible]說後儒腐迂不合理者莫此[illegible]引附會集註謂賜也何如[illegible]端問不起故朱子直以爲子[illegible]子賤云然則自此節[illegible]子貢問孔文子子

張問令尹子文。哀公問弟子。季康子問仲由。果皆有因而後問耶。蒙引說亦不可從。蓋朱子晚年再改削集註。止于關雎樂而不淫一章。故此節不無拘泥。若更改削至此。必删此數語。使朱子而有知。當不以鄙論爲妄耳。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程子曰有便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故學不貴佞

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辨又曰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諂是箇口快底人却未問是不

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

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爲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爲重厚簡默也人情狥外而不事內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爲賢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

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
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
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
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
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
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慶源輔氏曰佞人恃口以禦人浮淺躁妄
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必如
此心口旣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
新安陳氏曰口才雖俗人所賢而實正人
所惡
厚齋馮氏曰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

爲才衛以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顏子爲邦
之問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木訥者近
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爲
賢也
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
佞夫子不輕許許弓以仁反喜其不佞
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
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毫之間愛之理心之
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爲甚切全體不息
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爲甚大只此十字之
約不推諸篇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
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
會於十字之中矣
勉齋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
於師者而言此章卽巳之所見而言全體
二字巳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
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巳
間而發其所獨得故子文文子章雖引師
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
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
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
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爲詳且密也
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
之私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
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
西山眞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
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
雙峯饒氏曰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卽君子
體仁之體仁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
以不全
雲峯胡氏曰全體而不息如眞蔡之說則
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是以人
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
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
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
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

也
新安陳氏曰胡氏通主仁者之人之說自
是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此體仁
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爲
巳任弘也死而後巳毅也仁者本心之全
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卽弘
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卽毅
也必如此始足以叅透全體而不息者之
語歟
通旨朱氏公遷曰愚承先君子之教曰仁
之一字以成德言者不易言蓋無所不體
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
有息者亞聖者也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
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
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遂以爲仁則非惟未
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又
按指仁之全體而言則爲自然之德性自
人能全體不息之而言則爲體道之成德

此皆專言之仁皆可謂之以德言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

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新安陳氏曰未能眞知此理而無毫髮之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

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自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曾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善帝之降衷便是

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闕

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朱子曰人唯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亾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爲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

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含

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爲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

胡氏曰謂之見道分明者凡毫釐之未信皆自知之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明於知人何不能知但其未信之實毫釐纖悉處與意味曲折不若開自知之精耳

朱子曰據他之材已自可仕只是他不欲如此小用了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問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否曰也不止說一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須是眞見得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略行不義略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

罪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曾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如是信處耳○開所謂斯是他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潤只是践履猶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點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居爲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工夫○點見得高却於工夫上有疎略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規模大開尤縝密○論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慶源輔氏曰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知者明則其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其進進不已之意不至於大而化化而不知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就果可量乎

雙峯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按程子遺書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註采之以曾點事在後不欲學者躐之故去上二字雲峯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益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徵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略於細使二子之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已字當如此看芑山張氏曰斯字諸說紛紛如朱子語類云此章當於斯字看斯是指箇甚麼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象山語錄云古人觀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陳潛室云斯乃指心而言心者蔚用之源淮海近語云不曰道而日斯蓋天地間只是此理而已再無別物故直指之曰斯或又云斯字論語中多有此等如知及之之字一樣學者須要理會若云指此理而言便是贅語愚按諸說非失之泛即失之泥或謂斯字直指仕言言仕則心與理皆在其中心能明理然後所以仕此說亦自合理若模糊恍惚以爲不可名言特腐儒囈語耳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

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時閔道之心蓋有不得自已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爲必行而喜其與已其平日所爲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夫子所以教之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之不我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夫子之

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已可謂直情徑行而
無所忖度也
注氏炎昶曰集註能不能字是揚而抑之
處所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者學力之
未至也
新安陳氏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
事理以適於義何也葢勇於義是略見大
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
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決行之者故其
仕於衛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從
之是勇於義不知食出公之食爲非義是
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迂山張氏曰。總是言外抑揚裁成子路意
好勇過我非美無所取材非譏佞諂分析
未確○浮海非寔話存疑云浮海不是泛
往冀有所遇耳謂道不行無所往矣吾將
乘桴浮于海海上島夷之君或者有所遇
乎按林氏此說迂甚蒙引看浮海句得聖

人語意宜從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葢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亾不
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
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
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
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左氏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朝音潮

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三十
一年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
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
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
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
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
是不仁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
爾○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
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
曰不然葢纔說箇仁字便是以全體言若
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
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
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
以三子當不得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聖
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修身也苟求只
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了所以加其未仁
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
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
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
能有諸已也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
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
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
少有間斷則是心亾而無其仁矣將以爲

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
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
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
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
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聖
門所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
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
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

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
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
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
之也
朱子曰明睿所照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
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
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
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
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
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
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
故無所不說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
知來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
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

又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體昭著不待
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漸
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
胡氏曰顏子之於吾言無所不說可為知
十之驗子貢之告諸往而知來者可為知
二之驗又曰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
以況顏子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耳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
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
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
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

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
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
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
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朱子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
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
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
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
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
己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己至此夫子
所以許之
朱子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
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
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

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口口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疏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口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杇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牆雕畫之工無施力處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夫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覺軒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

慶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

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離糞土之牆不可杇正以喻其志氣昏惰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逆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

芑山張氏曰始今非兩時猶言吾原是要如此而今不爾也須一串說觀行正欲使行者自省言者如此言者何獨自安怵然有不樂觀的意思總是提醒宰予意在言外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

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耳

問慾欲何分別朱子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

新安陳氏曰孟子集註悻悻怒意自好自愛其身也

程子曰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

朱子曰剛是堅强不屈卓然有立不爲物慾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爲未見○凡人欲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些慾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

節齋蔡氏曰范氏謂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欲天下萬物不能易也蘇氏謂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志嘗傷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其圖之師曰剛者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不詘於慾悻悻者外雖有崛强之貌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

□更是慾了

胡□□剛則巳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巳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

西山眞氏曰所謂勝慾者謂立志堅强不爲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妖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悻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爲物掩之謂慾言昏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爲物遮覆掩遏而不能出也

雙峯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等人外面雖似剛其中心不過爲名這便是自好便是慾即所謂色厲而內荏也

厚齋馮氏曰棖之剛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慾得以屈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爲外物所奪爾

雲峯胡氏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眞申棖惑其剛之似而夫子識其不剛之此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

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
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
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朱子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
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
之事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遽作此言故夫
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
朱子曰此章程子曉年仁熟方看得如此
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
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
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覩當底
是仁有計較有覩當底是恕
雲峯胡氏曰本文無字是子貢說勿字是
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
貢所言是仁之事

芑山張氏曰非爾所及也語氣微婉正賴
策子貢進步處存疑云直曰無過于自任
矣故夫子斥之非是

見賢遍反下同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
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
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
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
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
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
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
也
慶源輔氏曰威儀德之見乎容貌者文辭
德之見乎言語者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
孔子說邪朱子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如
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
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
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
章得
陳氏曰聖人教不躐等平時只是教人以
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illegible]
新安陳氏曰堯之文章朱子釋以證來法
度與此不同者堯達而在上其文章見於

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惟見於
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
以威儀文辭言也
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
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
貞仁義禮智是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
至微而難言
西山眞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
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粲然有文章者蔚
然有章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底
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
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
若性與天道則淵與精微未可遽與學者
言恐其臆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躐等而無
所蓋故罕言之論語備有性相近一章亦
已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贊
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

謂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芑山張氏曰。性相近一語。渾淪說來。而性之本在其中。謂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畢竟見得不確。却非聖人論性有滲漏處。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朱子曰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此古人爲己之實處。如人之飲食珍羞羅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南軒張氏曰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然此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慶源輔氏曰人之有勇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之勇用以力行真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悝之難或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爲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爲兼人而退之何也雲峯胡氏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推敘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陶成之惜也芑山張氏曰子路之勇亦有用于非所當用者。如喜從浮海。死孔悝之難是也。輔氏專謂其用以力行未確。

圉音語　娣大計反　遺疾之弟　子朝宋人　嬖夫　犂衛邑　孔姞文子之女　疾使遺室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春秋左氏傳云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其弟遺使室孔姞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

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出於人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

朱子曰此章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問孔姞事如此不好便敬此學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諡法甚寬所謂節以一善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略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諡只有三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爲諡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爲諡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如織布絹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經天緯地是一橫一直皆是文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五 二十五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緯天地之文

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花卉地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緯地之文也天文粲乎上地文陳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之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爲用也厚齋馮氏曰諡法之爲文者六而勤學好問居其一殆取諸此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慶源輔氏曰首稱恭爲莊敬此又釋爲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緒緣此下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己爲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爲宜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旐當時鄭國多強族分食都鄙必多侈僭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五 二十六

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侈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蓋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之須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斬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并之患故使民封土爲疆通水爲洫以正經界止侵并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爲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識有取我田疇之疇廬田開民舍井九夫爲井所謂夫三爲屋三居爲井伍蓄五家爲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有鄭則相及廢賞罰相共以此節觀之于產治國之才非常世所可及然則循之亦畢人行裘世之意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illegible]氏諡問都及迺鄙車服尊卑各有分

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
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
朱子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
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
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爲國時衣服
有定制不敢著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
褚之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
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義字有剛
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義惠與義
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
鄙有章處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
○或問四者亦有序乎曰行己恭則其事
上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
使之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矣
新安陳氏曰事上之敬即行己之恭之所
推使民之義又所以濟其養民之惠也
張氏存中曰左傳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

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
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
不知也又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王肅
云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
行客故爲不仁傳曰廢六關未知孰是詩
併錄之僖是閔兄嘗爲臣位應在下下晏
僉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于朝也六關
塞關陽關之屬所以禁絕來遊而廢之織
蒲與民爭利也作虛器謂居蔡之室山節
藻梲也逆祀聽夏父弗忌躋僖公也爰居
海鳥也
厚齋馮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
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
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人之
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猶其所長之多而
所短自不能掩爾
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
言者子產爲政三年輿人頌之曰我有子

[illegible]

栱音拱　[illegible]

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及其卒
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
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以頌之夫子
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義孟子所謂惠
而不知爲政。苟指濟人一事而言爾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
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南軒張氏曰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
終日貞吉以爲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爲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不
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
人於人雖一善必錄天地之心也
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

以威儀相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
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
執袂以爲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爲生
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
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
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
故知其如此
新安陳氏曰一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
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
以爲善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
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
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

文仲以為神故命人祭之

於務也嘗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朱子曰卜筮事聖人因欲人信之然藏龜須自有合當處今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安得為知古說他僭若是僭便是不仁了今只主不知言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立此說藏文仲在當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

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為其明見理之

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為知故於文仲有惑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意然諂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務民義者必不諂瀆鬼神二者常不相關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朱子蓋卽答樊遲問知之意以斷文仲歟

朱子曰三不知皆是語瀆鬼神之事○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巳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巳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勉齋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巳無喜慍物我無間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通釋上兩節

通考仁山金氏曰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為令尹三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為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為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則是卒又為令尹也卒而子文繼之三仕三巳別無所考子玉之為令尹也子文先為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蔿呂臣為令尹其後子上又為令尹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子文太宰執其政以代其缺歟又曰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

圍宋子文治兵於睽不戮一人子玉復治
兵於蔿終日而畢謂子文欲令重於子玉故以
其事蔿賈曰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之
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據此傳政之
說者謂敗由薦之證但子文之舉政子玉
乃以令尹賞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
以此所以皆子玉好戰而致敗也其他
事蓋可見矣
或謂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
曰子文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此等之
忠恐得時便是仁也○問令尹子文之忠
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
仁否朱子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
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
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
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
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
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

私行耳
通考張氏師曾曰未知焉得仁當爲二句
集註於令尹子文始之以未知終之以未
許於陳文子始之以未知而終之以不許
各爲兩節且又有輕重於其間必讀作二
句然後文義方通而得集註之意
若由張氏曰集註喜怒不形數句只就
事氣象紛略言之耳子文生平精神未必行
遂至此若果物我無間知有國而不知有
身即此是忠便即此是仁如何又說他焉
得仁○觀勉齋朱子說自見

乘去聲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杼直呂反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
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
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
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
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
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
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
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

當去聲同下 行去聲

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
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
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
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
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
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
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事齊
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
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并去聲 復扶又反

棠公棠邑大夫　拊芳甫反　隊與墜同　若未必無私恐事不能當理

通考仁山金氏曰四馬共一車因以四匹爲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有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披不爲其無冠乎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也問去聲間晉之難而伐之也爲崔子問公也間隙間也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也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聽他命也說文掫夜戒有所擊也

朱子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皆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

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注當謂合禮義也

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之則是仁否程子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覩而其本心或有不然

也子文三仕三已略無喜慍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文子有馬十乘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之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爲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爲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此于夷齊之忠清是就心上說比干夷齊是有本底忠清忠清裏有仁二子之忠清只與做忠清

問子文文子之事程子謂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忠清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爲仁乎

胡氏曰不知其仁謂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也仁則吾不知謂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克伐怨欲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殷有三仁謂三人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夷齊之仁謂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也夫全體者無虧欠也不息者無間斷也全於外若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根萌猶在焉亦不得謂之仁必其見於事者皆當乎理而發於心者皆無所私然後可以謂之仁也

雙峯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皆是以德言也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言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顏子於仁可言全體仲弓

便不可謂之全體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
而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
同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
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為仁乎
通考程氏復心曰全體不息大段從體上
說來當理無私大段從用上說來全體不
息是盡仁之實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子
路冉求文子子文一偏之性事偶當乎理
者也不可以外著之似而許其仁也仁體
乎事事當乎理固可因用以見其體之該
性即理而理無不在也仁根乎心心雜乎
私不可以用而許其仁之全情出於氣而
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許人以
仁其罕言也欲求之事物之實而不虛慕
其仁之名也其不輕許也不因其事為之
小而遂與其仁之大也知此可以知心德
之全矣
涂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有不

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有不清。忠與
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
在其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
而真無私心故不許其仁者以其出於一
時之勉強耳
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鬭穀
於菟為令尹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
陳取焦夷子文以為功使子玉為令尹子
文為令尹凡二十八年注杜氏曰按莊公
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二年
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二
年僭稱王當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
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
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
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
鬭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
銜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
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鬭

上不能規立莊公次不能討杼

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
人以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
之諸侯會宋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
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
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歿二
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此僭王
猾夏之事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楚自熊通僭號是為楚
武王至胥莊公三十年子文為令尹僖公
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連年侵
伐於是齊為陽穀之會信之四年齊桓有
次陘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
有滅弦之師以威江黃道栢又明年楚人
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之十一年伐黃明
年滅之十五年戍徐齊桓公救徐而楚卒
敗徐于婁林及齊桓公卒僖之二十年子
文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
年宋襄公為盂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

又明年敗宋師于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
無諫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誠頓
而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
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玉之權以遭之卒以
致敗然猶爭霸不已凡此皆僭王猾夏之
事朱子云如管仲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
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
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通考仁山金氏曰崔杼之弒君申鮮虞責
問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故死不能
死申鮮虞尚以責嬰況陳文子為大夫其
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晉許之如楚楚亦
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
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
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注杜氏曰按
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是時陳文子

時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存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于齊凡二年通考仁山金氏曰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經書齊崔杼弒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子弒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預其大政而傳不明言其反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爲杼攻崔氏盡俘其家杼至無所歸縊而死傳不言陳文子與謀與否二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于朝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羣公子殺殯莊公尸崔杼于市焉其後文子卒其子無宇用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桓子弒簡公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令子文仕於蠻荊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爲之而不知其爲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禦亂又不能先事而絜身至於篡弒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者平日之所爲而止於如此其不得爲仁也明矣然聖人之不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人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于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

雲峯胡氏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

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爲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

芑山張氏曰人固有無私心而處事未必當理者蓋心雖無私見理未甚融徹便不能免應曲當耶未亦事當於理而其心未必無私者若果私心未除處事焉能當理當理而無私心一句正見仁者體用兼該處宜一氣渾淪看不宜兩截分析看○清與忠特就子文文子之行事言之未可與聖人同日語若聖人爲之忠清裏便有仁朱子說是程子云亦只是清忠非也南軒分疏程說反贅○夷齊求仁得仁殷有三仁雖言事而德在其中饒氏云皆是以事言并理之甚聖人當日尚論夷齊微箕輩却是就事而求其心非遺心而專言事饒氏說宜刪

三去聲　父音甫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

篡初患反　爲去聲

斷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註聞晉侯疾故既而晉襄公果卒

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思之未得者須著子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豈止於三曰横渠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多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

潛室陳氏曰若爲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爲應事言之耳

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惡太子視其母弟殺視不書諱之也平州齊地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於公與齊會而位定

通考仁山金氏曰季文子從襄仲殺適立庶於是聽宣公之怨黜苟濟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巳位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惟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

問再思可矣只是就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學者窮索義理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淺而愈淺豈可以教限而君子物格知至者萬事途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諸將方致其思不畜此語只是文子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爲可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爲惡一邊說也朱子曰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爲衆人之通法參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

雙峯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

陳氏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

新安陳氏曰務窮理明也貴果斷決也明于方思之初決於既思之後若不斷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處上聲

牂弃 歂叙 日直 父音 逃 鍼其廉反 城濮宛濮皆衛地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衛侯遂驟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註楚成王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適陳自襄牛出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也復衛侯者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也甯俞時從衛侯在外故與衛人盟衛侯不信叔武故先期入甯子先者患公之欲速故欲先安喻國人長牂與甯子并載而入也歂犬華仲並衛大夫衛侯遂驅者掩甯于未備也會溫討不假訴衛許也與元咺訟者爭叙叔武事也生獄爲坐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坐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于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也深室別爲囚室也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已職橐衣囊饘糜也○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

欲學 名瑕 衛公 子適 數晉 甬 甯遂 莊子 也武 于逃 之于

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杜氏曰按左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即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則莊子嘗逮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即成公即位之三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當死于成公二年左右而後子俞爲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註謂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時與比少異傳公爲之請魯僖公也公與衛同好故爲之請穀與珏同二玉相合曰珏王許之襄王許之也新安陳氏曰○朱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爲沈晦者蓋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朱子曰邦無道特全身退聽人皆能之武子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罪得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爲愚不可及也又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邦與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成公失國在智巧之士必且隱避不肯出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惻怛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愚得來好若使他人處之縱免謂是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他人於邦無道時要正救者不免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武子之愚既能辭難以免也又自是不失其正此所以不可及○問甯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謂族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衛又豈可去此事最難嘗權其輕重雲峯胡氏曰武子於衛爲公族比干於紂爲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已不諫之而誘于沈晦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是時中之義

果欠臣材聖人如何說他愚不可及

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
南容不廢免刑戮遂伯玉仕卷懷等例之
則有道而知當是發舒以自見無道則愚
當是韜晦而無爲今殆以武子之時有事
無事可見反謂之知盡忠濟難反謂之愚
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易處無道而濟
變者難武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知者行
所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成公之失國
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此知者
所避而不敢爲乃若愚而冒爲之非真愚
也柳子厚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爲
愚者也不得爲真愚是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愚謂迹之似愚也患難
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
其不可及也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
比干是王族少師甯武子是九世公族邦
無道之時皆當正救維持甯子以沈晦維
持遂能有濟而且免患但衛侯出入始終

以亂亦是甯子欠臣救之功不無失諫之
過蓋文公不禮重耳之時甯已失諫文公
背華從楚又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
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其再入也賂殺元
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一務
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
以愚爲尚亦有不當者故又出此下一條
以補此章之意
芑山張氏曰武子無所謂有道時亦不見
何者是智只聘魯時湛露彤弓之對足見
智處焦漪園云註以有道爲文公時誤
武子莊子之子公族之適父死子繼成公
初年莊子會盟于向三年武子始盟宛濮
緣何遂事文公有道無道總是成公有道
是復國以後無道是失國以前○責武子
失諫者五非諭世知人者蓋當成公時欲
諫而不可得非可諫而不諫也聖人說箇
愚不可及自是設身處地語信如仁山之

斐行匪　從游亦在具中未必指在發者言　前此未嘗無成就後　學意始欲二字泥其

說則聖人妄許甯武矣。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
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
畧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
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
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
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

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
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
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孔子凡三至陳有匡人
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魋之難主司城
貞子家後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
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卒三則又
自葉反適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
此言蔡蔡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北
章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
極明備
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狷者朱子曰狂底
却有軀殼可以驅策狷者只是以守得些
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
成章是有首有尾雖狂簡非中然却做得

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故一壟人雖謂其狂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眞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眞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人成○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曾晢之徒弔喪而歎全以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慶源輔氏曰大凡學者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爲已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墮於此失志意高遠即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即其略于事者也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任故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略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

微庵程氏曰狂簡者志大而略於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于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于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矜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亦協且有琴張曾晢牧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新安陳氏曰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中正矣狂則必貴於裁裁則不終于狂也芑山張氏曰何故不及狷者一此拘泥甚聖人不嘗曰必也狂狷乎此章偶舉狂節耳非謂狂的可以驅策狷者只是自生有所分別斬截於其間也朱子說不必從

个特有辨說
紙而分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

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諡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朱子曰伯夷介者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淸之好處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張氏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爲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于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

豈夷齊之心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狥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朱子曰如此求之如此與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曰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諧至易得之微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得當養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發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地得失晦氣象一便見得雖處氣象曰然

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知乞醯以應人之求為不直則抑所以為直矣

厚齋馮氏曰人謂申棖剛夫子以慾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夫

子知人之道於衆好之而必察蓋如是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卻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意

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

○左丘明所恥巧言左傳必非其所作

慶源輔氏曰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陰巧譎詐以取悅媚謀傾陷則甚於穿窬

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過謟以事人匿怨而友人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有甚於穿窬也

朱子曰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此二事相連者微生高之心久而滋長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

勉齋黃氏曰巧令足恭諂人也其可恥者
卑賤而已藏怨外交姦人也其爲險譎尤
可恥
雙峯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
以直舉微生高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丘
明是要人表裏如一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
憾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
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
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朱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治箇吝
字顏子之志不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非
與物共○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
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
出來底○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
不矜己功
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
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
克其私於事物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
可謂實矣比於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
何有於己其於善也奚伐焉吾之所當爲
而已其於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
我之間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
亦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爲入德之塗
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

少去聲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
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
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
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
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

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
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
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
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
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
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
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
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
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

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今二說其義方盡。老者我養之以安而後方安於我○問孔子舉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朱子曰然

勉齋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況顏子子路皆是說作用上說。故前說爲勝。朱子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不能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意在於求仁乎○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己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已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由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是如此

趙氏曰求仁猶與仁爲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即仁仁即心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

程子曰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箇善勞在若孔子便不見存痕迹了○又曰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渾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底純熟

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

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爲人勇於爲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況朋友乎至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伐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歎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天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閒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上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

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盜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耳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

問洛沂地位儘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洛沂何也朱子曰子路學雖粗然他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往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又問洛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于路雖未至自得然亦不爲外物所動矣曰是

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以其胸次灑落非

勢利所得拘使無所滯礙則曾晳之所至
矣聖人信不可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生
於貨利之間兼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嗇
之心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
慶源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實
有不同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浴
沂之智崇共敝之行貴
新安陳氏曰人心天理本自周流特爲私
欲間隔故不得遂其與人同適之樂與曾
同利之仁爾子路之志雖未能超然如曾
點之灑落然常人認物爲己知有己不知
有人以子貢尚貨殖以子夏而知孔子尚不
假焉子路自甘敝縕而與人共其輕肥
私欲不間隔其天理之周流得人遂其與人
同利之仁豈不可亞於曾點與人同適之
樂乎
通考仁山金氏曰子路言志亞於浴沂則
曾點亞於顏子但曾子是德行曾點是見
趣耳
朱子曰以善者己之所有不自有於己故無
伐善以勞事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
施勞
問夫子如化工及羈靮之喻朱子曰這只
是理自合如此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
之理來友信少懷是他自帶得信之理懷
之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迹如穿牛鼻絡
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
得此理來
新安陳氏曰子路物與人共而不爲己私
者也顏子善與人同而不爲己私者也夫
子則廓然太公有造化物各付物之氣象
不爲己私不足以言矣
通考朱氏公遷曰四書言聖人之道德功
業言辭氣象矣謙己誨人聖人之辭凡五十
四條子絕四以心言聖人顏淵喟然歎叔
孫武叔毀仲尼以道言聖人顏子贊其道

之妙言其不易學者如此子貢賛其道之
高言其不可毀者如此學不厭智也至夫
子既聖矣以德言聖人江漢以濯之至皜
縞乎不可尚已子貢賢於仲尼二章兼道
德言聖人仲尼不爲已甚者以德行言聖
人孟子言仲尼不爲已甚孔子自言君子
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陳子禽謂子貢
曰子爲恭也章以功用言聖人以子槪於
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世衰道微至惟春秋
乎以事功言聖人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
賢於堯舜稱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
春秋宰我舉其就禮言孟子即其一事言
見其禮而知其政至未有夫子也以禮樂
言聖人豈惟民哉至未有盛於孔子也兼
資質德行言聖人仲尼祖述堯舜章孔子
之謂集大成至非爾力也兼德行學業
聖人子之所慎齊戰疾子釣而不綱弋不
射宿兼德行事實言聖人子所雅言詩書
牲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
神以言辭言聖人子溫而厲君子有三變
子之燕居寢不尸居不容夫子至於是邦
也必聞其政此五章見聖人氣象見於客
貌之問老者安之至少者懷之子入太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此三章見聖人氣
象見於言辭之間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子
與人歌而善子孔齊哀者孔子於鄉黨至
誾誾如也食不語至必齊如也席不正不
至至立於作階見齊衰者至風烈必變升
冕必正立執綏至不親指師見見至因拒
師之道也此九章見聖人氣象見于應物
之際有哀矜惻恤之仁有節文委曲之禮
所謂充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也君在敢
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至賓不顧矣
執圭鞠躬如也至愉愉如也入公門鞠躬
加也至復其位踧踖如也君賜食必正席
至加朝服拖紳此五節見聖人氣象見於

事君之際進而不作黙而誠之蓋有不知而作者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吾有知乎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君子道者三此七章見聖人自謙之辭吾十有五至所欲不踰矩十室之邑我非生而知之者德之不修加我數年文莫吾猶人也此六章聖人謙己誨人之辭

芑山張氏曰朱子老者安于我云云推到安信懷後一層非聖人當日語氣黄勉齋論甚確○聖人氣象凡見于容貌言辭者總是應物而朱公遷碎瑣分析謂某數章屬容貌某數章屬言辭某數章屬應物語氣殊覺窒礙宜刪。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内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内自訟者爲尤鮮能内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内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孰禦

勉齋黄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

慶源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是改過之幾蓄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根深力固發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

厚齋馮氏曰不曰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

雲峯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内自訟則欲勝己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通考仁山金氏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三家也

南軒張氏曰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爲鄉人而已

勉齋黄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雖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眞知義理之切身故爾

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子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爲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爲鄉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朱子答問云諸疏之讀不成文理按註疏音焉如字讀屬下文故朱子從音如字且云屬上句也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五終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

經正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

與前篇同

胡氏曰此章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二字以為之別爾

新安陳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通考勿軒熊氏曰十一章孔門弟子二章列國大夫後十五章多言學博文約禮大學知行之序斯道指此而言中庸之德即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樂之即

此學也內夫子出處一章變魯變道一章則夫子之志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明也

問寬洪簡重也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朱子曰夫子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這又無稽考須是將他言行來看如何

慶源輔氏曰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

洪氏曰語顏淵以為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

大音泰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朱子曰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為友蓋老氏之流

朱子曰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一箇簡底故以為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岡說說明某竊論 下言 可明起

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斂固。事不煩則無鑿出之事。民不擾則無不得所之民。中無主則二三。自治陳則滲漏多。大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不免於猖狂妄行矣。

張存中曰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大簡

朱子曰居敬則凡事嚴肅若要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了臨下以簡只要揀那緊要底來行○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徙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爲不簡○居敬行簡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爲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居敬行簡是有本須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只然復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謂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問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器小之患以之臨事必有怠忽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

而此敬有所據盖也以之臨事必簡而盡

印居敬則明變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

須知臨下根處已來

行必簡

葉氏少蘊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已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

雙峯饒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仲弓之在聖門以德行稱者也夫子許之以可使南面是以其有人君之德而然也仲弓聞夫子之許已而未知其所以許之之意安在於是即其氣象之類已如子桑伯子者以爲問夫子以其可也簡許之而又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其意以爲簡出於敬則其簡爲有本而無事順理而要直謂之可也固宜簡出於簡則其簡爲無本而遇事不免率意而疎畧無乃簡之過乎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簡而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盍他日嘗問仁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簡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則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若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則有仲弓之資而無仲弓之學者也大簡之失不亦宜乎○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已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

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馬牛以衣冠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易相反故書曰簡而無敬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敬矯簡之泛弊也敬而簡則爲簡發簡易之簡不然則爲簡忽簡畧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朱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爲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

雙峯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日居敬日行簡二者須是周盡其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只是須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毋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爲相毋日酬飲不視事隔攝小吏歌呼參亦酬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條謝子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過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

游沉詳察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稟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然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只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義此章各數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爲簡以臨之莊以蒞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則意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日爲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是民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illegible][illegible]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大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勉齋黃氏曰居謂身所自處行謂見於所行觀其以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居敬而後可以行簡乎

芑山張氏曰程子云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朱子云據某看居敬而行簡省臨其民它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一項這而字是別與起今固有居敬的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底今說道居欲則所行自簡恐却無此意或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云程子只說得一邊愚意程說自不悖理如朱說則居敬行簡竟似兩件事矣況真居敬的人未有反行得須悴者觀舜恭己無爲可見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

與許 妍 媸赤之反

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〇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

此下乃伊川十八歲在大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也

慶源輔氏曰心

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于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

是活物體之而動上言其本靜改十此言動

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

不必說驗

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朱子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卻不是只學此二事顏子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〇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克己上來勉齋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纇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真好學二字須仔細看新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此皆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

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
爲弟子當是時曾子尚少好學而可以傳
道者惟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
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
一已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
者之不如今也

雲峯胡氏曰專說不遷怒每自血氣而
發顏子之怒在理而不在血氣故不遷

朱子曰慊於已只是畧有些子不足於心
便自知之卽隨手消除不復萌作

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
過無身過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
於心而已

雙峯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學以至乎
聖人底方法也下文言學之道與學之得
其道皆是此意

問儲精朱子曰精氣流通儲蓄得二氣之
精聚故能生出人物

朱子曰本是本體真是不雜人僞靜言其
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

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去傷
了他

朱子曰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
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

雙峯饒氏曰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
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
的工夫禮便是工中的準能約其情使合
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
鑿

雲峯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
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卽是二五之
精其本也真而靜真字卽無極之真特
周子自本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
是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卽是凝
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

又一安下何說人怒
王怒大如偏聖無

充之一已集上謝說問
已功句見註蔡氏可

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
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
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
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
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中學者
克已之事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條兼
取伯叔子本字指五行之理真指五性靜
指未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

雙峯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
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
事於守矣

程子曰小人之怒在已君子之怒在物小
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聲以及於物
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
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舜誅四凶蓋因
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

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
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
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

上蔡謝氏曰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
好乃克已之學也

朱子曰顏子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
遷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
爲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或蹶不獨
遷於他人爲遷就其人而蓋之便見遷曰
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問不遷怒此是
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不遷字在聖人分
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無
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
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
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
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則所
謂守之非化之也○問人之義理未明而
血氣未嘗消釋物來觸著則乘此血氣之

動惟好惡之乎之怒不能得徇欲而至於有所移也若顏子則是磨得心地光明而無一毫物事雜在其間或喜或怒皆是物之當喜當怒隨其來而應之而在我初無容心不以此動其血氣而至於有所遷也但此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見以此方爲克己工夫也曰夫子當時也是從他克己效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問顏子不遷怒亦見得克己工夫否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但怒是粗而易見者爾○顏子於念慮處少差輒改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且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大小都喚做過只是晴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問喜怒發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

但不可爲其所動爾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若既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頻復之吝也二者若不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好○顏子只是見得固道理透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知緊要工夫却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是他到處又曰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查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要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是甚次第○問顏子之所學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既發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

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已無與焉怒纔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數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己只是略有些子不是於心便自知之卽痛乎消除更不萌前作爲學工夫如此可謂眞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已伊川所謂約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勉齋黃氏曰論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纔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刃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斬斷得猛烈○問顏子之不遷怒與喜怒哀樂皆得中節如何潛室陳氏曰當

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他此克己陽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固歸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子無起發人意處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爲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遷於物過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感其根則久久自然不貳覺軒蔡氏曰不遷怒朱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是就怒之已發念之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意○問不遷

趙氏曰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爲邑宰

爲曾齋許氏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
便到得且自念思難爲始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爲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荊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

君子周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

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朱子曰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者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與可以無與與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

南軒張氏曰子華爲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爲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爲其毋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共義而冉子莫踰也原思爲宰宰有常祿粟避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

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廉矣。

覺軒蔡氏曰揚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與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爲泰而士或以啇與爲吝寡取爲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況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猶與之釜猶與之庾不直拒之也原思之辭所不當辭也而夫子未嘗疾之又敎之以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鄰里則聖人寬容崇奬廉退之意亦畧可見矣然則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貪。又不可不知也。謨按朱子廣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淸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

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

新安陳氏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弟子爲師使義也自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鄰鄉亦義也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與惟視義之當否爾冉求爲請自多與以爲惠原思甘貧辭常祿以爲廉皆察義未精故也

犂利之反騂

〇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

舍上聲　中去聲

山川其舍諸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〇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而爲美則可謂孝矣

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旣赤又且角中程度也

問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一曰字意以仲弓爲犂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〇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章合然亦似有理脉曰横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敬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爾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爲法語其不肖可以爲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

此等處不必贅

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不好底人今日自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却日字此日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况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是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然慶源輔氏曰犂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子其色則騂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爲犧牲用矣固不可以其母之犂而廢其子之騂也雖欲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新安陳氏曰造仁之域如云入聖域

渾上聲斷去聲[illegible]復坑反

幾平聲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六 十七

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或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爲私欲所汨乎西山真氏曰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顏子三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六 十八

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趙氏曰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程子曰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爲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故孔子惜其未止朱子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閑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新安陳氏曰間平聲際也如孟子其間不能以寸此語本楊子問神篇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爾朱子曰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不

是三月後一向差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

新安陳氏曰心本仁也心不違仁私欲間斷之耳日月至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天理純全之時少須子克己私為仁漸熟故能三月之久心不違仁然猶未免三月之後或至於違仁也使過此而能渾然無間斷則與聖人之純亦不已者一矣

朱子曰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為客也誠知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三月不違底是仁為主私欲為客日月至焉者是私欲為主仁却為客然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時少也又曰日月至焉底便是我被那私欲挨出在外是我勝那私欲不得○以錄論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纔出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至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焉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至雖乾勤不為此意終進出來故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主有時而出日月至焉賓有時而入○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這只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自不由已只是這箇關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所謂欲罷不能如水漲船行更無著力處○幾非在我如種樹一般初間

栽培灌溉及既成樹了自然抽枝長葉何用人力問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答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學者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時而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了又云學者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原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

勉齋黃氏曰仁人之安宅也以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為賓在仁之外如身為賓在宅之外也

北溪陳氏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知內外賓主之辨常在天理內而為主不逐人欲於外而為賓非真知而足目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主勢日伸賓勢日屈其進進自不能已過此如車輪運轉自然不停非吾力所能與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

潛室陳氏曰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者於此猛省若是為客乍入復出則為無家之人後來必大可哀

新安倪氏曰內外賓主之辨朱子有二說定字陳氏嘗論此以後說為優北溪謂內外賓主之辨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的是如此所謂主焉者至於仁也勉齋仁宅之說尤精到以此觀之朱子或問初說也語錄乃後來定說也故今編存或問之說於前而列語錄及黃陳之說在後俾觀者即見優劣一遵先師之意云

通考吳氏程曰內而主則心與理一外而賓則心理猶二也勉循有不息之意

勿軒熊氏曰前說因孔子所言以為文後說言心在則為仁不在便為不仁其旨尤

切
涂氏晉生曰終食者言其存養之密三月
者言其持守之久一日者言其速日月至
焉者言其疎此皆存乎一已者也若夫漸民
以仁摩民以義教化行而禮樂興使民浹
於肌膚淪於骨髓非三十年之久不可得
朱氏公遷曰勉齋黃氏云心不違仁專以
知覺言仁人心也合性與知覺言當以
此推之凡以心與義理爲一者合性與知
覺言也以心與義理爲二者專指知覺而
言也仁義禮智根於心是合性與知覺言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專指知覺而言心
不在焉專指知覺言心正而后身脩合性
與知覺言孟子之不動心合性與知覺而
言也告子先我不動心專指知覺而言也
推此類可見嘗有部使者按事于番問集
軒吳先生論語言心凡幾處亦有異同如
何先生應聲曰簡在帝心天之心也從心

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
仁亞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衆人之心也使者愕然歎服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
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
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
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
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
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

竟與境同令平聲使去聲　費音秘爲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遂循有所取況其才之美者乎
通考吳氏程曰惟三子何下文泛言用人
之法
月恒近解曰此亦聖門器使耳古今銓選
考課諸法即此可以類推嘗攷三代以後
官得其人才稱其任與聖門器使合者莫
如國初爲盛洪武中給事有薦士者
上問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問所能對曰才
高年少勇于敢爲　上曰才高者過中勇
者少循理遂使牧民未見其可夫年少未
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
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
氣質用未晚也又嘗諭吏部曰觀人之法
有數等才德優者上才不及德者次之才
有餘而德不足又次之苟二者俱無斯勢
變移任情威福言是行非此則小人不可
用也錄我　太祖之言推之果而不馴進
于學必無以變氣質養德性卒不免孔悝

之難藝者德不足而才有餘附益季氏謀
代顓臾皆不能無過然則謂之從政何有
特因其才而器使之其間權衡軒輊微寓
兼短取長之意學者盛稱果藝達往往溢
美過情失聖人當日語氣矣自此意不明
朝廷置　祖法不講不際求器使之意
或用違其器或官非其人賢能沮而功實
廢豈足以治天下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
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
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
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

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爲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眞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朱子曰仕於大夫家爲僕家人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子夏嘗爲莒父宰子游爲武城宰子賤爲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適之宜閔子所不屑也朱子曰謝氏說得麤若不近聖賢氣象也可以警那懦底人若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遠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爲已辭此與人爲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已兩盡其道如此謝氏說由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那說得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聖人之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疑方來之變則於轇轕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爲賢也

夫音扶　癩音賴　應平聲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

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朱子曰伯牛之癩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則不可知

喪大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

通考仁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墻而南牖墻也古人室北墻上起柱爲壁西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謂之扉是牖然無北牖之名

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

問命者何也朱子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

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日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脩身之道蓋疾又無戕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

慶源輔氏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有以致疾則非正命矣伯牛非其不能謹而有以致疾之故夫子數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

朱子曰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

雲峰胡氏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

程子曰所處於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歎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斷是處富貴衛是○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爲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

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而後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爲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爲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問伊川以爲若以道爲樂不足爲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爲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照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又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人心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窣窣地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箇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又曰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別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

顏固子曾未勞此須心氣之
子是浮點當捷處下靜覩

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曰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遷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求則固在乎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爲有功也○或謂夫子之樂難在飯蔬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雅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略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

南軒張氏曰顏子非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瓢飲之貧人所不堪而不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從事於克巳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

勉齋黃氏曰顏樂之說集註以爲從事於博文約禮或問以爲無少私欲天理渾然二說不同何也或問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

所以無少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

潛室陳氏曰所樂在道以道爲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而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無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也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著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

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自有其樂三曰

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理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皆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雙峰饒氏曰人之常情莫不樂富貴而憂貧賤今孔顏之樂不在於高堂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而乃在於蔬食飲水曲肱而枕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之際夫蔬水曲肱簞瓢陋巷豈可樂之事哉是其爲樂固非富貴之謂而亦非貧賤之云要必超乎二者之外而別有所謂樂也謂之亦在其中者言雖當如是之時而吾之所樂亦未嘗不在於此謂之不改其樂者言雖處如是之地而吾之所樂亦不以此而改爾非謂蔬水曲肱簞瓢陋巷之爲可樂也周子於此每令人尋其所樂者何

事而程子述之其所以發人之意深矣○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處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

鄭舜舉曰道在吾身日由乎道安而樂矣若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身與道爲二非所謂樂之者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故貧富不能動其心顏子能克己復禮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孔顏之所以分也

芭山張氏曰程子云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愚謂樂處即其忘處若說非樂是忘便似斷駁不改其樂樂字便似忘字深樂字一爵○蔡虛齋云賢哉回也下文云云足其所以爲賢故終之曰賢哉回也愚意簞食瓢飲一畝只處處就中思像顏子活潑潑地首是所賢字詠歎從決尚有節言形谷不盡處聖人口氣最渾淪最涵蓄若云寔指所以爲賢便似以下文注上文語語

想像矣蔡說非是○凡人論造詣須看它當境何如惟當境乃是實際一些勉强不得聖人就簞瓢陋巷見出顏子樂地正是就實際想像若從懸空摹擬樂字終隔了一層袁了凡云人都說孔子稱顏子安貧予謂實取顏子之精進袁氏此說甚合理。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慶源輔氏曰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新安陳氏曰力能進而心有所不肯也朱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爲學者○問力不足者非下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只自棄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

雙峰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不能勝人欲中道而廢譬如人擔重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力盡了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常用力便說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臣須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

新安陳氏曰論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貴乎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擴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耳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朱子曰聖人爲萬代立言豈專爲子夏說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含糊去了不分界限今自已會讀書看義理做文字便道別人不會便謂强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釐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君子儒小人儒同爲此學者也若不就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

慶源輔氏曰子夏資質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有近小之蔽恐或溺於私與利也故以是告之然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

〇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〇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朱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

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旣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是也按周禮註鄉大夫旣獻賢能之書歸而合其民于鄉射以五物詢問于衆而求其人養于鄉學以補所與之缺和者內志正容者外體直主皮者不失正鵠和容者進退閑雅興舞者節奏比樂此總上文賓興而言所謂使民自舉其能因入之使治民以任其事者也又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敎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註云二千五百家為一州每州有長以帥之有敎則有治政令則所以輔敎治者法則其條目也屬術合也合聚其州之民讀敎法而治之也又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敎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註云五百家為一黨正其長也州長掌其法黨正歲之以施于其黨春夏秋冬孟月之朔則讀法以糾察戒會其黨之民也又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註云百家為族師亦其長也戒以救其怠忽令所以輔戒而皆為政事設也族師於每月之朔為民讀法也又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旣比則讀法註云二十五家為閭胥則治其民者也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州社者州各有社每歲春秋舉行祈報也禜

光可近取之
言爲代人也

謂祭日月星辰水旱之類也、酺、祭神以災沴氣因合衆而飲酒也、役、田役也、政、謂賦財豐飫酒之類也、喪紀、謂族州葬埋也、所者皆聚衆無以共其事、既比人數之後、則讀法以戒飭之、不以民少而忘教也、詳見周禮地官

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明非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

問楊氏謂爲政以人才爲先如子游爲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朱子曰古者士人爲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爲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爲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問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雙峯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苟賤爲羞則枉巳徇人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爲邪媚所惑則賢否邪正皆不復能辨矣

雲峯胡氏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焉爾乎按字義如是爲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人焉有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取於斯道者

芑山張氏曰大學衍義云二者雖曰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由徑其行巳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謟諛之風息矣。愚按此言足爲後世法。然人主既爲天下擇相。尤不可不慎。其利害豈獨繫一邑哉。

殿去聲　還旋　操平聲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朱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儒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朱子曰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無伐善底意思相似

南軒張氏曰奔而爲殿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時也反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揜其功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爲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之以教

門人也
朱子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是去得私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為法○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是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恁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汝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設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孟之反不伐與焉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為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歸他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殿後之功若焉異乃是戰

將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他却不自言也

雙峯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為好勝之心蔽了天理有些小功能自視不勝其大容著不得只管矜伐若能捺伏此心則私意消天理明便是有莫大功業亦只如一點浮雲何足矜伐哉上蔡平時用力夫箇矜字所以說得如此痛切

高中玄問辯錄曰孟之反當時或是如此亦未可知。但曰故為此言以自掩其功則甚不可不情爲心害甚大學者不可不察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厚齋馮氏曰其不竹過雙峯饒氏曰何字中有齋意

問謝氏疑而字爲不字東萊呂從伊川說謂無鮀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

南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爲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嘆也

雙峯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

通肯仁山金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遊之

芑山張氏曰范氏云有朝之令色無鮀之巧言猶難免于當世據范氏主意乃在疾時之好佞媚菴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不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朱子曰但幾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何莫之云猶何莫學於詩耳若直以由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由必矣又何以該之邪

南軒張氏曰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信以至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

故曰誰能不出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謂未
有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出於道乎道
不可離如此是以君子敬以持之顛沛必
於是造次必於是惟恐其或失之也
西山眞氏曰事親事長人之所同也然
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人道不然則非
道矣此嘆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
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
新安陳氏曰。夫子怪嘆時人。蓋曉人以道
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
子此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

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
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
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
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
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
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朱子曰史掌文辭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周
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
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
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
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
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職多

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
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
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
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
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爲
野文大過則爲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
蓋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
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學者與
成德而言蓋始焉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
爲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之
補之而後文質始相稱也
程子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
朱子曰文質是不可以相勝纔勝便不好
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
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
偏了
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則質有餘而文
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學

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
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
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
子又曰野猶近本史則徇末矣
芑山張氏曰成德則體全用矣。須兼治身
治世論。或云文質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
默威儀文辭皆是。此所以屬之成德之君
子。若說到世道奢儉制度文爲上去。則便
當屬制作禮樂之天子矣。何以屬之君子
愚意文質若偏就學者一身看。豈古今作
禮樂人便無言動語默威儀文辭耶。安見
言動語默威儀文辭與主持世道人無涉
必偏屬之學者一身耶。聖人立言原自廣
大原自體用兼備。本末具是。雖就世道說。
脫離學問不得。偏就學者一身言。脫離了
世道。學問終覺缺陷。然則專主世道與專
主學問說者。皆非也。學者不可不知

道此誠也罔哉洪
直書謂經曰雙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龜山楊氏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焉耳

朱子曰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罔只是脫空作僞欺人不誠實以非爲是以黑爲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與兄却與人說我弟

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于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其粗至於以鹿爲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發出來存順這節行便是直若是見人井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這便是罔○此章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兩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循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耳○如本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

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與游魂爲變者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耳

通考黃氏震曰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爲人者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祗圖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歟

程子曰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知之者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爲己之所有

朱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

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曰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爲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已分上有得力處

慶源輔氏曰尹氏之說卽張氏之說食而知其味故嗜之嗜卽所謂好也然其未至於樂者則雖嗜之而未能得飽滿饜足蓋猶有嗜好之意焉至於樂則飽滿饜足自得於心有不可以語人者矣張氏以人之食五穀爲驗其曉人尤更明切故具載之然則知而不能好未能知其味也好之而

未能樂未能與之爲一也纔到樂處則然息無二學者苟未至於樂則當益勤其後自强不息以求之必期至於自得而樂之之地則不能自已耳

雙峯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學物格知至是知之者誠意如好好色是好之者意誠而心正身脩則心廣體胖而樂矣

雲峯胡氏曰知不如好、知之深自能好。好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苟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既有所得之後。

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爲至非眞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非篤好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果能樂之則所知所好者方實得於已其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强不息者蓋如此

語之上並去聲 易去聲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或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朱子曰且不裝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强似一日一年强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以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遽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又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清明

剛徒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
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
也
西山眞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
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
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
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
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
明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
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
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使學者
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
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泛
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
李氏曰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智而於上
智爲近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則於上智
爲遠驟語以上則將妄意躐等非徒無益
而反有害矣

雙峯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
上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
漸可以語上矣
新安陳氏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
上者可教以精深資之凡下者且當教之
以淺近苟遽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之
漸終爲凡下之歸已就若且語之以淺
近使由淺近而漸入精深矣

知遠皆失豪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
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
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
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
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
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
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
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朱子曰常人之所謂智多求人所不知聖
人之所謂智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
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爲智然果能專用
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
則眞箇是知○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
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爲祀典之正又何以

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
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
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
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
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
雙峯饒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
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
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爲善去惡
人道所宜也不務善而專諂神以求福不
務去悉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知也
朱子曰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也然正其義未
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
心耳樊遲益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以
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問知
之事仁之心曰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
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處
做將來然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

程子曰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
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爲知
慶源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
之不可數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
苟可褻是可不謂之知乎
問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而更須克己
耶朱子曰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已
無私乎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若又計其
效之所得乃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
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闊本不但言克
己程子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舉甚者
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
朱子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
得那道理分明則須着如此又如卜筮自
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
若於事有疑故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
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
卜筮亦不能遠之蓋人自有惑人道所當爲

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謟事鬼神便
是不智又曰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
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所當
做者却不肯去做纔去做時又便生箇計
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常以此提撕
則心常得其正矣○民者人也義者宜也
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卽人之義也此則人
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
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
福此豈謂之智者哉○此鬼神是指正當
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
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纔泥著便不是
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爲山
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也○先難
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
如是○獲有期望之心學者之於仁工夫
最難但先爲人所難爲不必有斯至之心
可也○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效反下一字音洛好去聲

哀非爲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
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
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
是求仁底人○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
之有志若跣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
心不易之謂日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
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
上心心念念只是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
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其處這
便是求獲
雲峯胡氏曰集註言知者之事便見務民
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
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爲先者心
之所當急○又曰義者人之所宜爲鬼神
在幽隱之間務其所宜爲而不惑於幽隱
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不
可有爲而爲之一有所爲而爲則非仁者
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
知者樂仁者壽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
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
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
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
之。
慶源輔氏曰此體字乃形容仁知之體段
非體用之體

新安陳氏曰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
結也動而無結閡凝閡之患也
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體而言世間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或謂寂然不動爲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豈無此數者蓋於動中未嘗不靜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仁者靜而不動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靜乎○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爲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爲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見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挿看如閔之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

○仁者雖有動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仁主發生知周事物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

雲峯胡氏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

雙峯饒氏曰體仁是以身體之如君子體仁之體夫子體仁知之深者

程子曰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

朱子曰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illegible]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樣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知便有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知者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擾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問此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問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曰所論體用甚善

南軒張氏曰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無所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知之義非深體者莫能識也

廖源輔氏曰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
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滯於一隅其理與
氣皆與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水仁者安
仁故渾厚端重外物不足以遷移之其理
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山知者
隨事處宜無所凝滯故其體段常動仁者
心安於理無所歆羨故其體段常靜樂壽
以效言效謂功效此所以言其功效也括
結凝也動而無所結凝故其效樂常悠久
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效壽
新安陳氏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
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深者蓋指孔
子也全體仁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
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壽亦樂
其天豈偏於知與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
而已哉
月恒近解曰。後儒看壽字頗主長生言。非
也。徐幹中論云。詩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
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令德之謂也。錄此
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愚意如此說。語意
幾員活。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
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
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
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
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
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
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
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
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
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
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
之序亦略可見矣
雙峯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
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
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
初猶為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
慶源輔氏曰秦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
法而富強者難變俗以政革政以道協致

有美惡故俗有醇疵至於變而之道則盡
善盡美無以復加矣
雲峯胡氏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
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嚴矣道王
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
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
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
集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
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
魯齊王氏曰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
魯猶秉周禮哀十二年季孫欲用田賦使
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
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
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
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為政制國為
二十一都注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
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

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

朱子曰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却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寖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已壞了底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却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其規模盡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

○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桓公管仲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任功利上魯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爲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如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時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强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昇以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問施爲緩急之序如何曰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則成簡僕了就在

新安陳氏引此

上出光來

潛室陳氏曰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鳥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强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元氣却未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渾然本來箇人齊元氣已耗於鳥喙醫欲治之定須先去了鳥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魯則中間廢壞不肯修葺不曾改易周公法制故聖人變魯一番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變爲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了重新修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故變魯只用一許多氣力變齊須用兩許多氣力

新安陳氏曰魯有變易之資聖人有能變之道亦嘗用於魯矣而道終不得行所以深可爲魯惜也

芑山張氏曰聖人不獨望齊至魯而止至魯正是至道的階梯幾進第一步便要進第二步歇腳不得此處却分不得緩急但變處施爲有緩急次第耳非謂至魯在所急至道在所緩也朱子說稍泥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

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
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觚物之有稜者也
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此夫子
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
厚齋馮氏曰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
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
孔子嘆卽此也竊謂觚爲酒器見於禮經
爲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爲簡屬者秦
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
文從觚
朱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
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界方而六面
卽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人所以恁地
方時緣是頓得穩

朱子曰、夫子之意、本爲觚發、而推之則天
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
觚哉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
南軒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
矣、其得謂是名哉、聖人重嘆於觚、意所包
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
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
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
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
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

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
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
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
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
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或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
可陷而言否朱子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
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
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不問欺罔之別
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者乘人之
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
愚之也夫人之墮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
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雖或未必眞有而

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
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
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
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
矣曰仁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
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
氏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無益
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爲也。惟君父在險則
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
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
之要以窮力所至。
雲峯胡氏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
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
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
罔之使陷於井也
新安陳氏曰好仁不好學其蔽固愚然徒
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
仁者不當如是之其愚、是。故貴。夫。學。也、

夫音扶 要去聲 背音佩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為無用約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

勉齋黃氏曰博文約禮語兩言之以博對約則約當為要然約之謂為要之已覺不順若謂約我為要我則尤非文理故或以約為束文義順矣又非博約相對之義嘗思之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則於文義庶得之

朱子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理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博學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便是離畔於道也○博文約禮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如何做得須是平時窮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以禮○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曰聖人之言本無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鐻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六 三十七

○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相似否

潛室陳氏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於約然非博亦不能遽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

雙峯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闔恐人躐於一偏也固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為二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為反約之地耶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之序則必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六 三十八

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
吾所自得者以爲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
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
非禮之禮爲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
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
新安陳氏曰徒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
陷於支離不博文而欲約禮亦徑約而流
於徑妄博文屬知約禮屬行交勉並進始
可以弗畔於道矣
通考吳氏程曰汗漫渺茫貌言其無歸宿也
芑山張氏曰蒙引云博者在外約者上
身來愚意文雖從外邊說若博學則讀書
窮理工夫仍在裏面豈可謂博者在外乎
虛齋認博字既粗淺而林次崖存疑仍載
此說不爲駁正皆外謬之甚學者妄相附
會何也○博約工夫是隨時並進的非先
博學了文然後去約禮博學于文只是隨
日用事事物物上討出箇性靈來却不使

他散漫無統即反約于吾心歸于天則至
當恰好處全是內外合一之功至近至切
步步皆寔地可行者小註前之博而今約
之分兩時兩項非是

說音悅 否方九反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
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
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
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
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
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
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
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
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
而深思以得之也
厚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
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
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
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
稽首再拜環珮璆然子曰吾鄉爲不見見
之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
齊氏曰南子嘗以車聲轔轔止而復作知
其爲蘧伯玉之賢況於夫子乎其欲見之

也秉彝好德之天也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
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哀姜齊襄公女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
以見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
贄俱見○或問見其小君禮歟朱子曰是
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
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
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
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
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
朱子曰矢誓辭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
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莊公立景
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
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
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

其自氏曰從心所[illegible]不[illegible]行[illegible]人豈有出格事

子抄答易其辭因自軟
夢峯饒氏曰禮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事
物當然之理
程子曰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
雖妾靈公既以夫人之處之使孔子見於是
時豈得不見○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
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
得而拒之
朱子曰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
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
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爲已
甚這樣處便見○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
路不悅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
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
想當時亦無必皆見之理如衛靈公問陳
時也且可以欽欽與他說又却明日便行
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
妨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

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
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了
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此指誓只怕
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爲
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
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
難說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
或問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
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爲見之曰能磨不
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
慶源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德全
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故無可無
不可義之與比而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
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豈懼彼之能
汙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能測識子路
學識不足以知聖人想其於所不悅必有
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之所
爲若不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必厭之而

棄絕我矣是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感
子路者至矣蓋欲啓子路之信以致其思
而使之自有得於心耳
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
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
而爲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
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
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
則遠之蓋洗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
汙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
孫無救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
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已之力量觀聖人
也
雙峯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回巽
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
之
厚齋馮氏曰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
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

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
得而絕之也
邑山張氏曰楊龜山云子見南子包承者
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謂非所
以爲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
亨利則亦不足以爲大人矣王荆公云君
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
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按此二說道理甚
平易嚮者看得驚天動地謂這般所在都
難說却將聖人心事添看了却添許多疑
礙或又云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
王充劉子玄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爲誓
亦淺之乎觀聖人矣孔鮒云古者享夫人
與焉于時猶有行之者蓋衛君夫人享夫
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矢者直告之非誓
也否者塞之塞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
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
其小君是求仕也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

也子直告之日予道之不行其否[illegible]天
棄絶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與而吾道
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則
聖賢之心始白而王待之徒亦無所奈其
犖矣

鮮行去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四書大全辯［卷］上論卷六　六十三

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
後去之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
著於書程子因發中一名而合二義之論
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
以無過不及言中又況已有程子不偏之
說於後乎
朱子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
著之意言平常者則不易在其中惟其平常
所以不易二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
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平常則
日用平常者便是
朱子曰中庸之爲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
多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
只是庸夷齊所爲都不是庸了○中庸之
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日君子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
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問中者天
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

之名理是道裏面又有許多條目如天道
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又
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
繁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著庸字是箇當然之
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
道理爲見不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
更放箇庸字
雙峯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
此章有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
中庸無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
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
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不能與不知
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
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
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
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
子思櫽括語
雲峯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爲

四書大全辯［卷］上論卷六　六十四

辯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
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施去聲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造七到反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廣衆自衆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衆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民不皆被其澤者

朱子曰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横○仁是以道理言聖是以地位言聖是箇徹頭徹尾物事也不是離了仁而爲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裏聖便是充這裏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仁就心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仁了

通考懼齋陳氏曰聖無不通大而化生知安行與天同德

朱子曰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盡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

限自是無可了之理○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爲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爲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衆是及之廣○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爲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見那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敎從游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夫音扶　間去聲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内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爲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問立達二字以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

○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麤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衆底功用曰博施濟衆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

通考朱氏公遷曰仁以其愛之所存而言朱子曰克己復禮是心之德立人達人是愛之理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而形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註以爲狀仁之體之意與子貢無加諸人者同皆是以己及人之仁但夫子是順言其所欲子貢是反言其所不欲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

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

後面說仁之方○或問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新安陳氏曰博施濟衆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强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爲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以學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新安陳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即己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爲己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段說是如何朱子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推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仁之方方字或作區方方字亦不必

勉齋黃氏曰或以爲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爲仁仁其可以覺言乎日所謂仁者當於氣巳不貫上求之齊氏日手足不屬巳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巳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巳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新安陳氏曰仁之功用無窮聖人之心亦與之相爲無窮程子曰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間得來事大故日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天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日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人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又日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日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乃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爲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嘗于仁仁事故特日夫仁者立人達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巳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

仁然教人不得如此猶殺○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巳者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朱子曰子貢所問爲仁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單門主賓之土聖人所以挺起夫仁者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巳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巳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服日推賢心胥此是甚氣象如先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巳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之方而巳此爲仁則同但巳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巳到底能近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博施濟衆這箇是養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方做得這事然堯舜雖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是聖大似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聖是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但克去巳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爲仁若必得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仁欲立欲達即絜矩之義于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巳度物想得于貢高明於推巳處有所未盡○問博施濟衆恐是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故揀箇大底來說否曰然然而夫子答子貢曰巳欲立而立人巳欲達而達人全於答顏子則只克巳復禮爲仁分明一箇仁說兩般諸公試說這兩般說是如何或曰一爲心之德一爲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是一箇物事有時說這一面又有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

得是一箇物事一云孔子向顏子說一則以
克己爲仁此處又以立人達人爲仁一自
已上說一自人上說須於這裏有得一般
方可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便
自那克己復禮底意思克己復禮便包那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底意思只
要人自分別而已然此亦是因子貢所問
而說○立人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諸
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人之方即孔子
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博施濟衆之問
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考疑却因
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後令無加諸
人之說也○問博施濟衆與修己以安百
姓乃堯舜盡做得底夫子猶以爲病如何
潛室陳氏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窮民
否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盡
期聖賢亦未有盡處安得不反躬自責
覺軒蔡氏曰謂此章論仁子貢是就仁之

功效及人處說夫子是就仁之本體心上
說就功效及人上說則仁之名雖大而脉
絡不貫就本體心上說則仁之實雖小而
周流莫禦故子貢問加有博施於民而能
濟衆功效普博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
夫子答此向但是仁必也聖人方能之乎
然聖如堯舜猶且病諸夫仁者只就已上
說曰己欲立即立人己欲達即達人此仁
諸之事也若未能便至於仁而能近取譬
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而立之以
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而達之如此
則雖未即至於仁而亦可謂求仁之方也
之夫既以仁之未嘗告之又以求仁之方
告之庶乎學者所序而得夫用工之要
同觀子貢功效籠罩之說茫乎無所措手
苟志於仁者豈可不深思而靜體之哉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六終

餘推以日時新
意類下此上安

權事彭祖是聃是曰王
擇無祖按彭彭老老弼

下一好信
直古而

學好
去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

…書…不准外借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温厲申天記聖人容貌不語與人歌食哭側章齊戰疾章記聖人之言行爲衞君章桓魋章夢周公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浮雲章記聖人之出處餘皆謙已誨人之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舊傳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

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

不可不知也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云

商賢大夫

朱子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

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辭

氣謙遜又出於誠實所以爲盛德之至也

問述而不作如何程子曰此聖人不得位

止能述而已

問聖人不得時不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

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朱子曰看聖人告顏

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

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

作處○問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

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

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問信而

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信而不好

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他也且恁地說信

之者雖知有箇理恁地畢竟是欠了箇篤

好底意思

湯氏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

作春秋雖孔子作然其事則桓文其

文則史孔子自謂其義則某竊取之是亦

述而已

雙源韓氏曰作者略備觀諸經可見集大

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羣聖所作

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

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

是

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修之然實

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

賞罰故春秋爲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

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

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爲之故雖述而

實作集大成者詳見孟子集註書述政事

詩道性情禮以正行樂以養德各是一衷

如樂之小成夫子合六經而折衷之如一樂

之集衆小成而爲大成

新安陳氏曰詳味此章多於述作二字

著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略之夫信而好

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

以求之又謂不如丘之好學人之所以

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

能篤於信古道所以深好古道推篤信好古

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此朱子

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一係所以

不可無也

芭山張氏曰朱子云人多信而不好或好

而不信夫子既信古又好古新安陳氏曰

惟能篤于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次崖林氏

云必信而後好不信亦不好古也愚謂陳

林氏二說較朱子尤確必泥定既信古又

好古作兩層說如我非生知節夫子但云

好古而不言信古十室之邑節夫子但言

好學而不言信學可遂謂聖人能好不能

信乎果能篤信未有不深于好信而不好

究竟不可謂信果能深好未有不始于信

好而不信究竟不可謂好白文信好各一

義先信次好者一而宗好字精神便覺醒

釀在信字裏面羅分層次仍自渾淪信好

混說者非重信輕好者非既信又好分作

兩層者尤非如必附會朱說以爲雖不可

易則失之拘泥矣按合註劉衡野亦以新

安陳氏之說爲然

邵堯夫曰孔子贊易自伏羲祖三皇也序

書自堯舜宗五帝也刪詩自禹湯子三王

也修春秋自齊隱孫五霸也是謂觀邵氏

此言事雖述而功倍于作非虛言也

孫奕示兒編云攷大有匪其彭陸音步

即反子夏作旁老彭當讀如匪其彭之彭

音旁旁側也蓋自比于老子之側蓋謙詞

也老子□之好道者宜孔子之所自此嘗考諸曾子問有記孔子聞諸老聃者多矣家語亦曰孔子問禮于老聃此說孔子欲自附于老子之側之驗也舊說以老彭爲彭祖六經所不載聖人所不道非夫子之願比者今不取愚按孫氏指老爲老聃其說未爲非然必彭讀作旁則穿鑿矣不必從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朱子曰非是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

雙峯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爲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

勿軒熊氏曰先言默識者聖門之學以沈潛淵默爲本

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實不言而心解者其意玄

□吳氏程曰識前一字音志前說近是□子於經中皆用後音後說此獨云□□□□□□之言也

□□曰默而識之于誨人不倦是三者雖□人之所未能學者亦難如乎時講貫

方能記得或因□提斷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得而□皆心非心與理契□能如此學不厭在□□又亦易厭視人□已若無干涉誨之□能不倦此三者□□是心無間斷方能□□此又曰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我還能如此默識否學還不厭否我□□□□我還如此方好○默而識之便是尋□□□□學不厭此便是加講貫□不倦便足□□於人也○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雖說學□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記者失却上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

南軒張氏曰默識非言意所可及蓋森然於不覩不聞之中者也在己則學不厭施諸人則敎不倦成己成物之不息也此亦是作知識說

雲峯胡氏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爲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勉齋黃氏曰修治也謂去其疵纇而全其善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

朱子曰修德是本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不修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不修得是理之得於我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日日磨礲勿令間斷從義改不善須與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從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速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麼物事如何喚做修如何喚做不修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修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修者好好修治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為別人說○問德之不修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

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從義改過略似修德裏面事然也別是個頭項講學自是講學修德自是修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修德又曰不善自家做得邪淫非僻底事從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從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徙究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相大節說在裏面學者皆當著工夫○問先知德不可不修方知學不可不講能講學方能徙義能徙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曰修德是本修德恰似說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學下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遷善改過是修德中業要事蓋只修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之進○德之不修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為聖任其自滿則雖聖而失其聖矣此是聖人自憂也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訊以教人之意

南軒張氏曰夫德不修則無以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夫善聞義不能徙則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

勉齋黃氏曰德以修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徙義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修身之大要也不此之務可無憂乎

雲峰胡氏曰德必修而後新學以講而益新徙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以為日新之要

新安陳氏曰修德而繼以講學如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也修德為大本講學為實功徙義改不善修德之條目而講學之效驗也修德而能講學則行已應事始能知其孰為義孰為非義孰為善孰為不善必徙之改之始可以為修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修自若也學亦徒虛言之講

耳聖人自不聖猶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

芑山張氏曰德之不修四項自應依白文分說不必牽連說不必將上一句包下三句說但細看修德必須講學講學正以修德道理亦自有相貫通處若云講學自是講學與修德不相干涉語意便覺窒礙如朱子所云致知格物是講學正心修身是修德未免分析支離之病按大學云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一氣聯貫說來便見得致知格物皆所以為修身地原非截然兩段安得謂格致專是講學正修專是修德耶至于學問思辨行中庸總言擇善固執之目闕一不可必行之既篤然後學問思辨有實際工夫可據豈判然劃定界限各不相通博學等偏屬講學篤行一句偏屬修德耶此等似是

而非慮深思之乃見必欲強相附會則惑之甚矣○朱子語類云此四句修德是本爲要修德故去講學下面徙義改過修德之目愚按要修德故講學一句說理分曉學者合小註語類觀之可也

閒音閑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爲去聲著陟略反下並同

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夭有和悅之意從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

洪氏曰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至鄉黨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與此義同

上蔡謝氏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刑蓋周旋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二三子無時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踧踖屏氣之時是以其色夭夭此之謂中節

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的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纔整肅則自和樂

胡氏曰程子以怠惰放肆對嚴厲而言於嚴厲上加大字蓋嚴厲亦不可無大嚴厲則不可耳

南軒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

慶源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愉怡而無勃如之變申申夭夭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

新安陳氏曰雖閒居時其德容亦自然中和如此此所以爲聖人也聖人閒居中和之氣乃德性中和之符程子所爲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也

復扶又反下同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朱子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

新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兆自見於

不知老之將至[illegible]他衰又不見聖人與天合徹了

吾身者
朱子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問伊川以爲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爲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爲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曷嘗無夢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動懇惻但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問

夢周公是眞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烏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人者蓋有之○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戴少望謂顏淵夭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道意思也好○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證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雖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也微得別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遲相爲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

其言兆自是恁地
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旦晝之所爲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
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
通考吳氏程曰甚矣吾衰也句註心身二字絕句蓋承上文存行之語而以身心分之雖未必程子本意然於義尤明○愚按張達善點本心身二字皆作一讀又以勉齋批點四書例推之凡者也相應爲讀則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恐當自作一句下文者字與也相應當作一讀於者字下庶得程子之本意
芑山張氏曰衰字就聖人氣數時勢上見老若論聖人孳孳行道之意與天地萬物相流通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豈有身老則

衰的道理志慮衰一句程子稍說得粗了而集註復采之何也
明儒經翼王氏曰孔子要行周公之道成東周之業豈不是好念頭此尚爲放不下的好擔子及至晚年不復夢見周公全體放下此是學到熟處所謂從心不踰矩是也愚按此說新奇後學所樂聞但白文吾衰二字說不去不必從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知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新安陳氏曰所之之往也
朱子曰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

朱子曰、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卽其事也、又曰志於道、不是只守箇空底、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

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以路言之、

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卽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

有日新之功矣。

朱子曰德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問據於德日如孝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裏○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爲忠而得此忠欲爲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

新安陳氏曰未得之志在必得之既得之方有可據守但又在守之固耳

通考仁山金氏曰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定從此第二篇德字雖改作得之於心而不失不如此章之密

吳氏程曰按德者得也凡得之稟受與進修者皆德也若必曰行道然後有得則明德達德之屬皆不可通矣今本精當如此況胡伯量得之朱子面命尤足據也

雙峯饒氏曰德字之訓前云得於心而不失此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何也曰前篇是泛釋德字得是得之於天不失是不失於已合此二者方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志道上來故云行道而有得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朱子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無物欲之

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據德是因事發見如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於德底骨子

陳氏曰志道是一心向望人路上行據德是志道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已如有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熟天理與心爲一矣據如手執杖依如身着衣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

西山眞氏曰道者衆理之總名德則行衆理而得於心者仁則心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

游於藝

閒去聲 隙乞逆反 從七容反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爲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爲之胡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妙散於日用間苟有未通亦爲全體之累慶源輔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勝一盛則一衰也慶源輔氏曰不外物以求理而常玩物理以養性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重後者輕也本與內謂道德仁末與外謂藝在彼之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

是用功無少間隙涵泳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饜飫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朱子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方有可據處地做雖然如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則不到那事時此心須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始至終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貫穿都活了游於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須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若養得這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爲之理爲君有君之理爲臣有臣之理志於道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爲小人無之不害爲君子則是大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若論本末則三者爲本而藝爲末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則游也此說的日好○問道爲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已之所自

術何也曰若爲父子而得夫仁爲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以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奈何曰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曰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矣蓋志據依遊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疏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于外詳味聖人此語而後以身體之則其進爲之序先後疏密皆可晉亨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際滲矣

勉齋黃氏曰道者義理之總名德者吾身所學而有得之善仁者本心之德藝者六藝之事是四者皆人所不可不留意者但三者最重而藝稍輕四者之序則志者向之而不忘據者守之而不失依者隨之而不離是三者皆不可須臾捨也游則若用力若不用力而已上三者則互舉並行而不相悖游藝則有不必專心致志耳○間志於道一章古人八歲即教之以六藝之事明爲學之所當先也今於此章末言之而朱子復以爲學者於此當求其先後之

序輕重之倫似以藝爲可後抑志道據德依仁是大學之事而游藝乃大學之極功抑潛室陳氏曰此卻有首尾本末與前章則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迥別胡氏曰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少後志據依所當重游可以少輕務本而不廢其末事內而不忽乎外以其先後輕重之倫序而言固不無差別以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言則又未嘗不相資也雙峰饒氏曰志道如人行路據德如行路而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漸立得家計成卻安居了游藝如居家有時出游也須游於藝苦游從別處去則出乎道德仁之外而爲放心矣新安陳氏曰志道據德而依於仁則本之立於內者既粹由此而復游於藝則末之該於外者不遺能深用功於本而以餘功及其末則內外交養而體用益貫矣通考程氏復心曰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以其用力言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其小體者言道德仁爲本而藝爲末而凡四者則道德仁爲主乎外以用力言志據游依當先而最重處四則志據依得以輕不失倫序而既能重處末可以務於先又不以輕者而遺於後則本末可以兼該內外得以交養而日用之間所謂志據依者無少間斷從容之際所謂游者又有涵泳從容眞不知優入於聖賢之域矣

日恒延鮮曰五禮六樂其說甚明至射御書數須逐段訓釋學者幾知其義如五射所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也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

樣音諧木林相磨叉音學與臬同　隸肠後俳前肉也謂音息隸而約也

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也并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五馭馭車有五種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也逐水曲者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者謂若毛傳曰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卽褐纏旃是也舞交衢者衢道也御車在交道車旋應于舞節也逐禽左者御驅逆之車驅逆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禮記云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六書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爲之會意者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也轉注者考老之類是也文意相受左右相注也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得其處事

得其宜也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也諧聲卽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寔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圃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闤闠衡御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形之等有六也詳見許愼說文六書本義九數者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筭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註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筭術之名與鄭異按今九章以勾股替旁要則旁要勾股之類也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修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

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禮束修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禮曲禮下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拾射韝也婦人之摯椇榛脯修棗栗摯與贄同匹鄭氏音木匹卽鶩也贄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纓馬繁纓也

胡氏曰在禮無以束修爲贄惟記檀弓曰束修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修之問不出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爲禮不但婦人用脯修

爲贄也然此羔鴈爲薄故曰至薄

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

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傅猶曰束修蓋古禮也

問始相見之禮也人苟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朱子曰誨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恐不應於此遽及之也當詳玩之

胡氏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而以氣稟物欲之累而趨於惡然皆可反而之善聖人仁天下之心曷嘗不欲其爲善之塗哉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何苟有不往教之禮執贄而來禮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教之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教雖不輕棄人亦不苟授人仁義並行而不相悖也但聖人之

心其愛人也終無窮已而其責人也終不
至於大甚耳
或曰皆以束修爲束脩按後漢馬援任詳
延篤傳註皆謂年十五束帶修飾之意乃
知以束修爲束脯皆非是梁前日王公束
修厲前貿堅曰吾束修自立吾何忽忽相
謂降邪此可證文賢織論系以下口臣結
髮束修得宿衛此漢人以束修爲束帶修
飾在馬援諸人之前已然矣○孫奕示兒
編云觀鄭玄注論語請年十五以上也後
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修訖無毀坩法
云謂年十五以上也然以經意解之初非
此意聖人設教雖互鄉闕黨童子所不拒
長少何擇焉推延篤傳吾自束修以來爲
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法
云謂束帶修飾此說稍通然以修爲修飾
則是以束爲束帶則非若以檢束修飾
爲正鄭均傳曰均束修安貧大守劉般束

修至行皆同一意方性夫解禮記束修之
問以爲與論語一名同而實異其說謂約治
其身則無不誨之眞得所謂人潔己以進
與其潔也之意
巴山張氏曰集註小註作修脯未爲非如
從延篤傳注則孫奕檢束修飾之說爲長
後漢馮衍傳注云束修謂約束修身與延
篤傳注合按合註謂檢束修治之說偏饒
不可從只重求教之誠上不重束修上此
論自確

〇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
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

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
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
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
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
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
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
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
然矣
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
然而不能自已憤有鬱懣之意口欲言而

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
抑之貌
雙峰饒氏曰啓如啓戶畧開之也發如弩
之張而爲之發其機
華陽范氏曰憤則其慮也深悱則其進也
勇因而啓發之則其人必自得矣孟子曰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
子是也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有
悱之類是也有私淑艾者舉一隅之類是
也
朱子曰悱非全不曉也曉得三五分只是
說不出學者至憤悱特其心已畧畧通曉
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
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三隅須是學
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
不能自用力者夫子所以不再舉也
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
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

悱。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辭氣。悱
則見於顏色。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蘊。則庶
幾其聽之之專。而處之之淺也。然告之。亦
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
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
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
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
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
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
朱子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
不到
問程子云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
有沛然底意思來子曰此正所謂時雨之
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
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大了些子
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
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强聒之耳
必待憤悱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遏於此有

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
新安陳氏曰。不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
反則不復。朱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
串說。
芭山張氏曰。程子作一串說者是。鄭注亦
然。南軒學貴于思一句最有益學者。宜玩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朱子曰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
厚齋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
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
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内餘哀未忘。自。不。能。歌。

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
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
道。
朱子曰聖人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如四時
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
遽爽然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子於
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
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底意思
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
之至歌者樂之音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
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
忠厚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然安
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
道

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
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
芭山張氏曰。先正云註中二不能字。最說
得親切有味。此善體貼朱註處。宜玩。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
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
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朱子曰用舍由在別人不由得我
新安陳氏曰遇用我則安於行遇舍我則
安於藏無固必也
朱子曰命只是尹氏添此一腳本文非
此意
程子曰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
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
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
朱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
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
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
內若用之則是成就出來行舍之則藏了
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曰惟我與爾有是
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用舍無預於己行
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
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
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
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若中人之情則見
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
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
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
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
義如何貪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
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
何○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
開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
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特不
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
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藏了衆人
便沒許大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
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
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
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
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凡用之則有
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
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
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爲事業衆人
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
兒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此
章專在兩個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之類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閒如蹇

須知循辨着不可諸行業号者不可謂藏初只用之道行合之雖藏二白非是

則行漆則止○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
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
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不奈何底
意何消更言命到得無可奈何處始言命
聖人說命只爲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
將廢命也與爲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曰
有命是爲彌子瑕說下一等人不知有命
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
便安於命到聖人便不消言命矣
厚齋馮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
已也然時不用我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
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
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
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
世惟子淵與己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
是泥其迹而不知其心者爲邦之問槩可
見矣
勉齋黃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
應乎己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
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
無固可見矣
雲峯胡氏曰用行舍藏。玩集註與語錄。一
當就有字上看。常人未必有此也。二當就
則字上看用舍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三
當合兩所互看徇物者忘義徇祿用之雖
行而舍之未必藏絕物者潔身亂倫舍之
雖藏而用之未必行
通考張氏師曾曰子謂顏淵凡二見如云
用舍行藏唯我與爾乃論命而偏其善如
云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非而命而痛
其沒也蓋文雖異而意則同前章子謂顏
淵曰通爲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通爲一
句是也後章顏淵句絕而曰字自爲一句
如子謂仲弓亦句絕而曰字亦自爲一句
是也
仁山金氏曰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

之藏必有所留藏之具孔顏有此不在言
者但孔子聖之時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因
我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於必行伯夷聖
之清未免於必藏頭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
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
必與己同

朱子曰子路此問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
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
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
要實不外此子路葢不知也○謝氏曰聖
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
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
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
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
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
葢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

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新安陳氏曰徒徒手而無所持也

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朱子曰三軍要勇行
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葢人固
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又問人謀
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子
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
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
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
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好謀
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
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
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
審葢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
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后
能慮底慮字相似此本為行三軍而發故
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

南軒張氏曰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
以為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
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
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
失也豈獨行三軍而已哉

勉齋黃氏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敬畏
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悉萬全之計敬
其事則無忽心無躁氣臨事必能戒懼非
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至暴
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愆於素自
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
而教之以義禮之勇焉

通旨朱氏公遷曰言臨兵制勝之道愚謂
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所慎敬也夫
子之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
而能謀故好謀而成必先之以懼也

雙峯饒氏曰用之不行是好遯底人舍之
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氏謂不用

求行舍之不識只說得一邊
胡氏曰子路勇不自遏故有是問乃不用
而求行舍之而不藏者
邑山張氏曰行藏一理如何分得難易舍
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二句妄分低昂終
是見不透況細看舍之則藏藏字用行的
道理却皆包含在裏面譬秋冬收藏時節
仍不廢春夏生長的作用非做不得便休
便謂之能舍藏也得做便做不得便休
這却是一個急流勇退一流人去沮溺荷蕢
丈人僅一間耳學者宜更詳之○好謀而
成朱子分兩截說勉齋黃氏曰好謀而圖
成只作一串說勉齋說是○臨事二句況
就素行說非就行三軍言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新安倪氏曰太史公云假令晏子尚在願爲之執鞭其言本此
陳氏曰此章爲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朱子曰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
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
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
在下句也須要于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
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
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
須要識得
南軒張氏曰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於義
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則雖執鞭之
事亦有時而可爲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
姑從吾所好而已吾所謂好者義是也然
則所安以義而命蓋有不言者矣
慶源輔氏曰蘇氏發得此章語脈分明楊
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得求富貴之理確實
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之所愼齊戰疾 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禮祭統及時時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愼可見
慶源輔氏曰聖[illegible]不待操而常存豈

有不謹之時不擽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及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

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新安陳氏曰學之三月學之久因以志味之久否則三月字連下文無意味矣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慶源輔氏曰文聲音也情實也朱子曰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追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個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咸動人是能使人觀端而行真恭當韶今世人有日不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問孔子聞韶樂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始亦固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于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子聞韶三月何故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心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問程子改三月爲音字如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蘇氏說亦得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

可知是以三月而不知肉味

慶源輔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所當與大舜無不備載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翅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歎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能測也

厚齊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爲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習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外部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與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志味之久

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爲韶樂羣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志味而深歎美如此。想

如韶見虞舜之聖樂在雍熙之時契之以
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凡
三言之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
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舞其最後歟
通考仁山金氏曰三月自作一句點
吳氏程曰在齊絕句與子在陳同聞韶三
月以四字作一句學之二字史記增此以
釋其意非本文也
愚按張達善點本在齊句聞韶句三月一
讀不知肉味句
芑山張氏曰程伊川論語說云聖人不疑
滯于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
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
音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歎曰不圖為樂
之至于斯也門人因以記之而或又云既
有音又有三月字非文之誤愚謂足又有
三月當作音固失之穿鑿謂既有亦從
三月字則妄增其文亦失之支離矣

范氏說非也○升鉛續錄云今之說曰不
意舜之作樂至于如此此非也按古注相傳
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夔典
樂其盛宜矣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于齊
廷說齊也非說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
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
弒其君故孔子聞韶而嘆曰不意盛德之
後乃篡弒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愚
意此皆別生枝節耳不圖二字乃是聖人
歎韶語言形容不盡處以說字代之又隔
一層矣二說皆不可從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之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

蒯苦怪反聵五怪反

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
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
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
問之諾應辭也

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自不須
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
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
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
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

立叔齊父卒叔齊立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
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
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
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
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
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
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
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

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
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
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
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
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
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
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
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
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

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
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
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
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
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南軒張氏曰子貢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
可謂善爲辭矣
問二子之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
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
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
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
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
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
之伯夷前優○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
論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
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則便處退一
步使是夷齊得之矣○蒯聵與輒若有一
人識道理各相遜就去了今蒯聵欲入子

下一安字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
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
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叔齊
以父命爲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
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乎伯夷
雲峰胡氏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
兄若輒之拒蒯聵則是忍於抗其父矣是
恐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爲重是不忍先其
而爲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爲尊是不
雙峰饒氏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
纔傷着本心則不仁矣
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
人欲立之之時○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
立之斯爲得正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
使夫子爲政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拔郢
子郢不知郢不肯做蓋知其必有紛爭也
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議者以爲當立公

輒之拒父全無人心天理於心安乎
問子貢問衛君事朱子曰若使子貢當時
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
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
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
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
得子貢善問纔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
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珷玞美
玉直截天淵矣[illegible]問子貢欲知爲衛君何
故問夷齊[illegible]是父子爭國一個是兄
弟讓國也[illegible]做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
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
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凡謀因於不得已便
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
然又何怨大綱衛君的因爲不是到此越
見得衛君没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子

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蒯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他不當立如何不正○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若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為也○問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忸怩之處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問得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也曰夷齊之仁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得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於激發之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特是心以獨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

慶源輔氏曰世俗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一節之或得而於其大義之乖則不知察也蒯聵固得罪於父矣而以輒言之則子獨可以拒父乎輒嫡孫固在所當立矣然上不稟命於天王下不受命於君父又豈可以擅有其國乎是故為國家者不可無君父之倫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為信也齊氏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若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見不與焉謂非仁乎冉求有見於夷齊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為有功必知輒為名教之所不容

枕去　樂音洛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扶晚反　食音嗣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

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新安陳氏曰他人視為困極聖人樂無不在自不知其困極

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一團天理所謂只是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為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

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記此
者例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
富貴非指天位天祿而言但言勢位奉養
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
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
而得則不易吾飯蔬飲水之樂耳○如浮
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
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
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
亦是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
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
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孔顏
之樂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
中是從那頭說出來
南軒張氏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
可以浮雲視也惟其非義則浮雲耳
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

欲淨盡後胸中灑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
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
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
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繫於
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
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
動比之顏子不改繫之回也之下是回不
為簞瓢陋巷所改語意之輕重自不同矣
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
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
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
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
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
新安陳氏曰孔顏所樂何事又說自有其樂
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
庶得其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
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孔子之樂處言之
沓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

劉忠定名安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

孔所以誘顏顏所以學孔之工夫於顏樂
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中
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
所樂微見其樂之勉焉
通考東陽許氏曰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
同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為外物
所改聖人樂在其中無所往而非樂也程
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
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
通旨朱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而無所
不樂顏子克己之私而自有可樂所謂貧
而樂者以此○貧而樂理之足以勝夫私
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
仁之可以廣其愛也富貴貧賤雖不同君
子之樂無往而不在也
芑山張氏曰陳白沙云夫子薄不義也非
薄富貴也事物雖多莫非在我厭薄之心
何自而生巢父不能容一瓢嚴陵不能禮

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禮不能無君子之
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
而忽之也按白沙此論甚正當玩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
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
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
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
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

已幾七十矣五十学誤無疑也學易則明
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
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
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
而學也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
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
於易則彬彬矣
胡氏曰吉凶消長以卦體言進退存亡以
人事言
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
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
謙辭然道理眞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

等爲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
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是過乾卦純陽固
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正非正則過矣又
如坤六二須知履霜有堅氷之漸則要人恐
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則過矣無大過之
爲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道之
無窮又曰無大過是聖人不自足之意○
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
退存亡皆得見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
數句非是慢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
是如此方如此說
發軒蔡氏曰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
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斷
曰生知亦必有驗乎易蓋聖人之道即易
之道也聖人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先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豈有過
差乎夫子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也不敢
易謂可以無大過則合於易也無甚差皆

不敢當之謙辭也謂無此差則爲無差矣
○聖人學易明乎[illegible]消長[illegible]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illegible]天合[illegible]
何過之可言要之聖人[illegible]者[illegible]
自以爲聖而有意於謙蓋亦眞見易道之
無窮而有倪焉孳孳之意又因以教人使
人知易道之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
學。
慶源輔氏曰易道無窮皆自然而然非年
高德邵心與理協默識神會未易學也人
之處世履於憂患之塗又不可以不學易
故揀揚其辭以垂教如此學者察乎二者
之間則知易固不可不學且以夫子之德
與年而尚欲假之以數年則又見其不可
以輕易而學耳
西山眞氏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
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
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

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爲善爲吉陰爲
惡爲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
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爲
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爲存亡進退蓋消
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
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
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
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
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
之身全體皆易也
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夫子言此以教人使
人知夫子老且學易所謂無大過者易占
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無咎言之大要
只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則
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
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
子教人之深意也

識音式

新安陳氏曰加我數年夲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夫子自謂之辭耳芑山張氏曰或謂五十學易非五十之年學易乃以五十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其五五十參伍錯綜易之理數盡于是矣如此看五十字穿鑿殊甚又二程全書云五十以學易將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謬辭既費易道黜八索則易之道可以無過謬二程遺書云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辭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書惟孔子能正之使無過差如此看無大過只就易書說尤偏曲不可從或又云此章非為寡過設乃是聖人與易相契極言易之不可不學易之不易學耳等為過字註脚將無大過講得極微細者既非說夫子自幸昔時有過今幸無大過者之非又有泛講易理者尤非援此說本覺軒蔡氏無穿鑿偏曲之病其論自正○加我數年非加年歲須以工夫言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illegible]

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要常執守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此名雙峰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謂若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illegible]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雲峰胡氏曰誦說屬知執守屬行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言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是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慶源輔氏曰詩所以吟咏情性故誦之者可以理情性理猶治也書所以紀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猶述也禮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毫釐有所必計也情性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事節文雖在外而猶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言之又曰詩書雖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假於誦讀然後亦必須見於所行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講讀之也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文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勿軒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乎日常言不澀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芑山張氏曰性情雖在內節文政事却亦

不專在外。輔氏說未確。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去○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

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泛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爲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眞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詞學不厭教不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己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繫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

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聖人便是天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聖人直是脫洒私欲自惹不著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萬物之表

南軒張氏曰子路以葉公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則以爲即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獨在於好學耶蓋生知而好學則是其所爲生知者固亦莫揜矣謂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

雙峯饒氏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至極兩

好去聲

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别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

王陽明曰。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眞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眞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芑山張氏曰、蒙引云、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此兩句不可分貼、須到不知老之將至後方是、蓋其一憤一樂、二者循環、直到老死方已。又云集註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小註所解或未然。夫子一憤一樂循環于終身。可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謂全體。無一善之不造其極。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謂純亦不已。本文三句要一氣讀下。蒙引此說觀之。小註雙峯饒氏說宜删。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朱子曰聖人此等語皆是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闊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爲設辭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事一件上理會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

南軒張氏曰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跂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是聖人亦豈不可希玩味辭氣其循循然善誘可謂至矣

勉齋黄氏曰聖人雖生知義理然其爲道廣大無窮故未嘗自足之心亦必博學審問參之古人不能自已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

勿軒說少發明可删

者諸家多以爲勉人之辭故尹氏辯之以爲生而可知者自然昭著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者不能既知其義理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實也故生而知之者義理也好古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

雙峯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

勿軒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玩

蔡虛齋曰。此古字與信而好古之古同。即詩書禮樂之類。不可說聖人好古敏求者爲禮樂名物之類。聖人是總說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聖人已不自認了。又安得偏指敏求者爲禮樂名物之類。尹氏之說。自非正意。乃後學議論之辭。然亦實理也。

芑山張氏曰。敏求亦非僅多能之事。小註

云斂求則多能之事一句。稍礙理似不必從。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新安陳氏曰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亂總

言表神而出之

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簒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辭矣○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註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口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是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蘊

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敎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常及此

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

慶源輔氏曰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治也三者皆非正理而聖人之心廣大光明隱惡揚善自然不語及此至於鬼神雖非不正然乃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理幽深非格物致知者而驟以語之則反滋其惑故亦不輕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爲人則知所以爲鬼神矣

齊氏曰索隱行怪吾弗爲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無所取哉故不語力身爲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而遠之故不語神

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朱子曰。人若以自修爲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恐懼修省。亦吾師也。

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

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有新張氏云。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汪氏炎昶曰。尹氏以見賢思齊一章合此章說。蓋取思齊自省。可足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求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鄭洄山曰。重能自得師焉。三人行大槩言其至少至近者耳。不必說一善一惡。夫三人行皆善則皆可從。皆不善則皆可改。豈必一時三人行。便一善一惡如此湊合哉。擇字內有分別。從與改俱根擇字來。或曰。從之者。從其善也。改之者。不從其惡也。不可以改之為改己之惡。○書曰。德無常師。主善惟師。言師之廣也。然猶專指善言也。至于不善亦可師。則師益廣矣。同行即有師。則師益近矣。為勸為戒。觸物皆然。有餘師也。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極斷制以理。○問。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己。還以理度其不可邪。朱子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惟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遺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

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問。桓魋其如予何。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曰。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己也。又問。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邪。曰。患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眾人亦然。不必聖人為然也。○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託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揜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如命何。聽命於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己。而已與天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與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匡人桓魋。則為斷斷然自信之說。

林次崖曰。夫子平日不以聖自居。及遇桓魋。則曰天生德于予。畏于匡。則曰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何也。不以聖自居者。乃平日謙己之本心。以道德自處者。遇患難而自信。以慰門人而警強暴也。芭山張氏曰。集註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一句。宜含蓄說。不宜涉誇詡。或曰。天所生德于予。則天之所以責予者不輕。予之所以承天者。必不敢苟且逐自褻。而不思所以免患乎。桓魋其如予何。語意蓋如此。直云自有天在。非也。按此說自可。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

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處須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閒皆要認得○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便便與上大夫言便誾誾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濶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為教所嘗知也

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降下一著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來子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

須得都說說不足以盡聖人

所隱也慶源輔氏曰庸下者失之不及易以懈怠而止高邁者失之過易以陵躐而進懈怠者病在苦其難陵躐者病在忽其易今夫子自以為無隱且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庸下者不至病其難而發勉思企及之志高邁者不敢忽其易而謹重密察之功在我者一毫之在彼者各以其資之高下而有益焉是即至道如天垂象昭然而有目者莫不見之驗也豈終於高遠而不可冀及耶延平李氏曰孔子之示人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俛仰視聽顰笑謦欬之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朱子曰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聖人雖教人灑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范陽張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頹然在上何足以為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夏長根荄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括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新安陳氏曰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所謂與道為體而無所隱於人也

汪氏曰、鄉黨一篇是門人有得於此言故記得詳密如此。

蔡虛齋曰、把與字對隱字看。見其自不容隱也。所與者、就在作止語默之間、是丘也言丘之為丘是如此。蓋丁寧之意。一說吾無行而不以示人者、便是一箇丘在這裏、亦見其實無隱也。

芑山張氏曰、行得天何言哉一節明白、則無隱節不費詮疏矣。此當于言外得之。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朱子曰、教不以文、無由入。說與事理、便是文。詩書六藝、皆文也。如講說如何是孝弟、

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之未誠實、故又教以忠信、到得為忠為信時、全在學者自去做、方是實事。○此是表裏互說、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文行忠信。知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語。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講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去是忠信。可辨者只是道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是箇甚麼、所以文為先。又曰、其初雖是講學、講學是明、而後修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子以四教、何以有四者之序。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為本、然非忠信、則所行不誠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弟子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歟。曰、然。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理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

西山真氏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為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修身之事、主乎行。此以知為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為學之功至矣。

雙峯饒氏曰、聖人施教之序、且先使學者讀書講明義理、故先之以文、既曉得義理然後可以使之修行、故次之以行、行是外面行底、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若外面顯見處尚未能行、況裏面隱微之地乎、故忠信是結合處、中庸先說智仁勇

而後終之誠、亦是此意。

陳氏曰、學文所以窮理、修行所以體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萃是理於心。

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已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

雙峯饒氏曰、教以學文脩行、知行當俱盡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

新安陳氏曰、學文者致知之事、修行者力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

陳紫峰曰、忠信有體用之分、不然、則只是三件、而非四教矣。

或曰、此亦自門人所見言之、非聖人有此四科也。且忠信一理、但有體用之分耳。歧而二之可乎。

芑山張氏曰、行豈專是外面行的、饒氏說未確。按論語疏云、此章記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為先也。文謂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

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忠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信細看施之為行句根在心為德說則謂行偶外面者其不合于理可知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朱子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

者不二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恒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然善人有恒皆未知學問者也○問善人是資質大段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簡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於為善而不肯為惡[illegible]善人則從來底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被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人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道聖人只是悠地便能了○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

雙峰饒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恒是有常守底次乎聖人者為君子次乎善人者為有恒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問亡而為有朱子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

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用度上說

新安陳氏曰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者則未學者也

朱子曰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問此章因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爾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恍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

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
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爲
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貧約而爲
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集
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矣曰
有無虛實盈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
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内外學之所至事
之所未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
耳爲之云者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
事者也爲而無以繼則雖欲爲有恒不可
得矣
南軒張氏曰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
具其體而未能充實者也故聖人不得而
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禀醇篤無惡
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
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以善人之
資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而力加勉
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爲有已

虛而以爲盈已約而以爲泰則是驕矜虛
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有恒況
可言學乎
勉齋黄氏曰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三者
誇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
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令其人不實如此又
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有恒
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夫有恒者
之亦不可見也
慶源輔氏曰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
以復加矣君子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
超出於衆則其爲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
必如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於善而不
至於惡至於有恒者則資質又有不及善
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守其一端則終
身不易者也
新安陳氏曰人德有門戶進德有閫奥自
有恒而入學而充之以造其極有至聖域

之理虛誇無恒者尚無入德之門戶況敢
望進德造於閫奥乎未三句言不常之失
以明有恒之義學者以希聖爲標準而能
以有恒爲入門其庶幾焉
通考董氏彝曰孔子論人有四等曰聖人
君子善人有恒者順而數之善人之下又
有所謂有恒孟子論人有六等曰善信美
大聖神逆而數之聖人之上又有神人孔
子數人才之不多見故順數其人品之不
齊孟子因樂正子之質美故逆數其成就
之有等蓋聖人君子善人未有不自有恒
而能至者故善人之下又有有恒也聖而
不可知之者謂之神非謂聖人之上又有
所謂神人也
蔡虛齋曰此言難乎有恒非正解其義而
註云中言有恒之義者亦大壯彖傳剛以
動故壯意
林次崖曰蒙引云或以本無是善爲亡未

實有是善爲虛未能該衆善爲約者非也
有恒以質言不可說涉于學去此說人所
未到
或曰舊謂知無恒之失則知有恒之義非
是只是傷世意勉齋謂明有恒之不可見
得之○此章在聖人吾不得句一截得見
君子善人輕遲到有恒去兩不得見不可
歎氣數之衰說須得勉人語意

屬音燭　較音角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
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
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
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

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勿軒熊氏曰多能鄙事此亦可見慶源輔氏曰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仁人之本心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曰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新安陳氏曰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此可見其本心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慾之私

也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恝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林次崖曰聖人不綱不射宿之心與大舜不虐無告文王惠鮮鰥寡同或曰只就聖心自然流出處看謂聖人不得不取與謂聖人節取者皆非也合疑發章看出聖人廣大氣象與天地合德處語意自活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厚齋馮氏曰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字則未便有從意故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多聞已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且記放這裏○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曰問見大畧爭不多較所聞毋

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夾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多聞是聞前言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泛泛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記著他終始首尾得失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慶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於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掩者新安陳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

可拘泥明矣學干祿章亦只總之云多聞
見者學之博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多
通考仁山金氏曰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
語錄亦不分說今以實事評之多聞擇善
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商之禮有善殷者
有從周者又知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
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
見而識之若夫子修春秋即多見當時之
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葢
謙齋
林次崖曰。多聞亦可識。多見亦可擇善而
從。此云然者互見耳。
芑山張氏曰。多見而識一句。後儒無確解。
集註兼善惡言。金仁山蔡虛齋皆依集註。
張南軒則專就善一邊而言。愚按南軒說
是。蓋只說識其善。語氣較直截明白。不必
兼惡言也。○金仁山知之次也蓋謙辭凡
七字宜刪。集註已明。不必復贅。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
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
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
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
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
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
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葢不追
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
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
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南軒張氏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
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
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
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進而
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
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
復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當與其潔耳。
固不可保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
至公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人前日為不善而今日向善

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為不善亦未可
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而待
人狹隘矣。
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
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孔子不
為已甚之說。蓋出於此。
郝京山曰。不與其退者。進不果之意。今
來求見。是進。他日變節。便是退。吾今與其
進耳。豈與其退乎。進退在彼。與不與吾無
心。何必責人已甚。雖往日為不善。今潔已
來便可與。何必追問往日。保其必善而後
與之。文義原無錯簡。
或曰。與其進也三句。緊着童子說。人潔己
三句。推開說。玩人字。童子亦在其中。而所
指則廣矣。
芑山張氏曰。南軒說是。存疑云。依張南軒
說。則非錯簡。然牽強。當依朱子作錯簡為
是。林氏此說稍泥。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已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之欲○仁本固有欲之則至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

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每事省察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吾心而得不爲徒言也

南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

覺軒蔡氏曰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爲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救而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仁者心之德纔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

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有之非在外也如手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假外求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而人不知反求而病其遠此夫子所以發此論也

雙峯饒氏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旣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遠仁也

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知得人斯其惟旦之極之斯卽此二字貼斯字

蔡虛齋曰仁遠乎哉且虛說不可以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貼在此句內須安在下句集註仁者心之德云云都是解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仁遠乎哉之意自見○聖人此語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使人知自勉而不憚于用力也人固有以仁道遠而難至者故發此以示之

林次崖曰欲仁工夫亦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其次則仲弓之敬恕是也

芑山張氏曰欲字時儒皆虛虛就天理萌動處說尚有缺陷覺軒工夫切近一句宜玩次崖說尤能暢其旨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君名裯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

聖人言語氣象如此

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厚齊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

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胡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議諷之語也

新安陳氏曰不稱姬而冠之以吳終有不可掩者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

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慶源輔氏曰且以有過而人知爲幸又可垂教以警夫護疾忌醫者

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朱子曰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

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爲知禮乎若言爲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其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己之過而已然而不一及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

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

吳氏曰夫子受以爲過則昭公不得爲知禮則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天道其隱乎

雲峯胡氏曰使夫子而直言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爲萬世之法哉

通考黃氏震曰孔子之過過於愛君周公之過過於愛兄所謂觀過斯知仁其此之謂歟

芭山張氏曰集註不正言其所以過二句深得聖人語氣小註張氏吳氏說皆有發明宜玩。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
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
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
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
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朱子曰予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爲善○若不得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之而

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

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

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與人歌也

新安陳氏曰集註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許與獎勸之

朱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乃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可知也然若不待其曲終而遽和之則幾於伐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使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歌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問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晦翁云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如

何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詠歎而淫泆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

慶源輔氏曰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故審密

雲峯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

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慶源輔氏曰勉人爲其實而不廢其文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耳

雙峯饒氏曰身行君子之道而有得則爲君子之德矣

朱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問此章曰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illegible]

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折衷反復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雲峯胡氏曰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在茲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爲言而躬行爲行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釋之、蔡虛齋曰若論文辭無分曉我也相似人若論躬行實踐之君子則我全未之有得文者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有條理便是躬行君子則曰仁曰義一一體之于身見之于事也此雖聖人之謙辭而足以見言之易行之難言易在所緩行難在所急也欲人之勉其實實者言之實躬行君子

是也。林次崖曰躬行君子是渾成話謂躬行之君子也若說躬行君子之道不是。或曰夫子只說我能文不能行而言行之難易緩急在言外自見○非外文別有躬行聖人本旨重文行合一耳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謂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晁氏名說之字以道清豐人

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

新安陳氏曰此專言之仁包義禮智故爲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爲人道之備朱子曰他也不曾說是仁聖但爲之畢竟是箇甚麼誨人是箇甚麼新安陳氏曰自爲觀十五志學章可見致人觀博文約禮可見皆不外乎知行雲峯胡氏曰此雖夫子不敢當聖與仁之名而愈見夫子有聖與仁之實新安陳氏曰夫子雖不皆仁聖之名而所行所教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卽純亦不已也非已實有此仁聖之道則有時而厭倦矣新安陳氏曰聖仁之道若天下無一人能與於此是終爲虛器而無人能實之矣朱子曰夫子門多謙辭到得說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

卻此分析仁聖不辭

施亦不辭實

處○其他人爲之誨人不能無厭倦聽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嘗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作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南軒張氏曰夫子雖不若聖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爲聖者亦可得而見矣夫盡人道聖人也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仁天之無疆也

慶源輔氏曰爲之不厭者仁聖之實誨人不倦者仁聖之施非在已者有仁聖之德豈能如是公西華蓋即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而見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者所能效也

雙峯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爲何有於我此章以二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第二第只得且承當第三第底事所以也人也

芭山張氏曰。蒙引錄朱子大而化之之謂聖三句。存疑云仁以理言。聖則盡仁是也語錄若未化只可謂仁非是。按存疑此說足以發正蒙引。宜玩。

誄力軌反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禮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厚齋馮氏曰士有誄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誄周官六辭六曰誄是也禱疾亦誄其功德故謂之誄云

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土也禱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

請怒

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朱子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味丘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

雙峯饒氏曰誄如哀公誄孔子是也古文之意蓋曰往者疾病時嘗禱爾於神祇矣而辛莫之效蓋哀其死之辭也

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

儀禮第十三篇註云謂門戶竈行中霤盡孝子之情五祀溥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朱子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

非也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
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
請干○病而與聞子禱則是不安其死而
詣於鬼神以苟須史之生君子豈為是哉
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
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
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
○問嘗疑集註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
遷其素行固巳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
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
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
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
固巳合於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
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
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揜
者

南軒張氏曰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
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

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達
獨舉誄以為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
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
云為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
則逆于神理是則嘗禱也若夫聖人之心
則所謂天且弗遠而況於鬼神乎獨曰丘
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敬告子路者
亦至矣

慶源輔氏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
至情在周公猶為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
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不可領下路之至
情明在巳之正理夫子之心即天地神祇
之心也

雲峯胡氏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
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
謂禱為無亦不必以于路之言直謂禱為
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
自不可失爾

楊中立曰夫子之意以為禱也者持悔罪
之心以祈神之佑者也若我素無此心當
日固可用此心以禱然丘平生兢兢業業
惟恐獲罪于天地神明蓋無日不然也禱
不過此心而此心之在非一日在今日又
以何為禱乎故曰丘之禱久矣曰聖人素
行固巳合于神明何如曰若然則是聖人
自負其聖以抗于神明也非聖人之心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晁氏曰不得巳而救時之弊也

雲峯胡氏曰與其奢也寧儉是言禮之弊
也如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弊之極也
其終必至於此

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

中道然奢而僭犯為害甚儉陋之害止此
而巳卽與其奢也寧儉之意

問奢則不孫朱子曰纔奢便是不孫他自
是不敢斂也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
思那奢底人便有驕敖底意思須必至於
過度僭上偪後巳○問奢非止謂僭禮犯
上之事只是有今張奢大之意便是否曰
是

林次崖曰語錄云奢的人便有僭傲的意
思必至于過度僭上而後巳此說是上云
纔奢便不孫非是僭上此與前章禮與其奢也
寧儉稍異此章又推出一步說
或曰此是一直話不用轉折言奢則必至
于不孫不若儉之僅止于固故與其不孫
也寧固是惡奢之意非斟酌較量語○何
謂不孫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是也何
謂固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
濯冠以朝是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南軒張氏曰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徇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怍所以舒泰為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

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蔡虛齋曰坦蕩蕩長戚戚皆兼內外言○心廣體胖此只作仁者不憂說大學本意較深林次崖曰註坦平也又曰蕩蕩寬廣貌是兩德小註蒙引都作一意說芑山張氏曰蕩蕩根坦字來不必徑分兩德長字不必對坦字說馮氏無適而不寬廣無時而不憂慮亦未確程子內外註宜究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慶源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雙峰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德性而言陰陽合德應上文氣質而言朱子曰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是帶說如伯夷柳下惠猶未免偏下惠則溫勝厲伯夷則厲勝溫○問集註云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為陽而

下三截為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合未之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可得而指學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嚴然有威之可畏而不可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曰此說推得亦好○溫厲之說若直以厲為主誠可為一偏之論矣或恐人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

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要其常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此雖是說其人之德容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皋陶陳九德亦然○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久。後。自。熟。

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溫矣威而猛則爲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

新安陳氏曰常人偏於溫則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則不安聖人溫而厲陽中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陽也溫而安恭者嚴威儼肅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也亦陰中有陽也惟其不偏而中是以不戾而

和惟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也

慶源輔氏曰用心不密則見其溫不見其厲餘皆然

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朱子曰然此。章。就。大。體。上。看。

通考勿軒熊氏曰以其發見者言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則收歛陰也安則舒泰陽也然陽用柔而體則剛陰用剛而體剛柔溫與不猛皆屬柔陰也厲與剛皆屬剛陽也恭屬威厲一也亦陽也安屬溫與不猛一也亦陰也故曰陰陽合德

或曰此與溫良恭儉讓一例看。只是一箇夫子。門人見得他係是如此。又却如此極力摹擬。只是形容不盡。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七終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八

玉函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泰伯第八

通考勿軒熊氏曰內六章言古之聖賢凡八章記孔子之言七章記曾子之言

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

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

見賢遍反

朱子此說是信金氏太過反不諒大王心事矣

如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者焉宜夫子之歎息而賛美之也

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

通考仁山金氏曰三讓曰終讓或問亦嘗引之則此固遜字當改爲終遜則貼本文作終以天下遜於事理爲通蓋王季及文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善按劉氏敞云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竄荊吳以讓季歷也所以以讓季歷者以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以昌有發也泰伯見季歷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方大啓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遜是泰伯讓又明道亦云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

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皆於經文三讓字襯切

問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翦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有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如是不從甚事

通考仁山金氏曰按詩大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大王始基之爾且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乙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大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大王前日猶能奔國於狄人侵豳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大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

勿軒熊氏曰詩言實始翦商魯頌張大之辭與書言肇基王迹同意然則泰伯不從果何事也古人兄弟讓國如孤竹君之二子固亦有之泰伯之讓季歷卽此類人知其以國讓不知其實以天下讓也

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

朱子曰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泰伯不從大王翦商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夷齊處君臣之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去某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泰伯採藥荊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爲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

吳越春秋古公三子古公周大王之本號後乃尊爲大王名亶父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托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固其俗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爲勾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荊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荊蠻者南夷之名也正義曰泰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荊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爲荊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吳名始於泰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問泰伯逃必之荊蠻斷髮文身

皆蓋不示以不可立則上季之心不歩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遂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泰伯之讓上以繼大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爲天下之公而不爲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無能測識而稱之曰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泰伯之權權而不失其正所以爲時中也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守雖變而不失其正也〇大王見商政日衰是以有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泰伯之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〇論語兩稱至德一爲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大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

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〇或問其爲至德何也曰讓之爲德至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讓大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非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無極而不可加也曰大王有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不合於中庸之德矣曰大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爲狷王季受之不爲貪不赴毀傷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爲至德也

陳氏曰泰伯讓國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出之蓋其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

與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類夷齊而又泯其迹也

雙峯饒氏曰泰伯逃以成父之志所以上順天命於幾微而下爲他日開拯民水火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遜也

新安陳氏曰泰伯既不從大王翦商之志苟不併與仲弟逃之則大王無由傳之季歷不得遂其志矣今日泰伯與仲雍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由於泰伯之逃人但見泰伯之逃而不知其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涉三世事幾浸滅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夫子推原問得天下之由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後人始知之歟

誦考朱氏公遷曰德之極其盛者即其一事而言之

仁山金氏曰、王文憲謂此章用古註修人、未及改也、竊嘗以經考之、大雅皇矣之二

章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讀此詩者則知泰伯王季兄弟讓德之光玩味夫子以天下讓之言又當考諸此可也然魯頌稱翦商文公謂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以是推之則語錄雜出於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也

林次崖曰蒙引斷以朱註泰伯不從、爲是以天下讓最是然以愚見當太王之時商道雖云廢衰循未至很但太王如何遽萌翦商之志縱有此亦將如何施設不但太王之心不如此其事亦有難爲者竊意太王自遷岐之後聲勢日大若以泰伯繼也定是不可矣泰伯有見於此故逃之荊蠻以避之後人追論王業之所自起耶曰起於太王夫子追念泰伯當時之去不是以

國讓季歷寔以天下讓於商云耶朱註大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二句是誠可矣通鑑胡雙湖之說似可信

胡雙湖曰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久也後一百有餘年殷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無非事商之心則翦商之志非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孫有傳位之志于以望其國祚之緜延焉耳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哉詩稱實始翦商猶謂王季文王之翦緒於太于以孫武王有天下推原其後則翦商寔自太王始耳非謂太王真有翦商之心也

巴山張氏曰小註金仁山熊勿軒之論甚確存疑說可從蒙引云觀集註所序見大王所以翦商之志者一則以商道寢衰二則以周日彊大三則又以孫昌之盛有王天下之理又云泰伯若從大王翦商之志則天下為泰伯有矣故曰三以天下讓非

因後來文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于泰伯也其實何曾以天下讓也按蒙引此說以傅會朱註則得之矣謂其能論世知人則未也學者當以存疑之說為正〇蒙引又云若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恐亦未敢遽安真有天下意未知朱子所述云云果出何書蕃史記遺史記安能得聖人之心于千載之上乎少微鑑載雙湖胡氏之說及通鑑前編金氏之辨似于義甚精宜考之是蔡虛齋說知胡氏金氏之說使不當傳會集註大王翦商一句惜其衡論之未確耳

〇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絲里反 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

勿軒此條可刪

四者之弊

朱子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

朱子曰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不恁地若不合恭後卻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葸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卻要直如證攘羊之類便是絞

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無禮則徙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慎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已為要矣

慶源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

雙峰饒氏曰恭而過則病於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慎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

葸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時以得中為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

通考勿軒熊氏曰六句皆以則字為轉語上四則字其弊也是反說下二則字其效也是正說

蔡虛齋曰勞葸亂絞只說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方勞葸亂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〇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

不亂直不殺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
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
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
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雲峰胡氏曰君子不弛其親故舊無大故
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
新安陳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
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
朱子曰橫渠說未敢決以爲定不若吳氏
分作兩邊說爲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
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
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
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
履氷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
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
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
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也
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

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
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
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
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新安陳氏曰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
日得以全保此身也
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
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
可謂之全歸尤爲辱親也記祭義樂正子
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
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

虧也
朱子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氷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
有人昏睡著遇身有痛癢則蹶然而醒蓋
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
懼皆敬之意○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
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
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
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
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
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
多少少這箇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
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
與易簀之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
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爲敬而
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亦謂全而歸之

也歟
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
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
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
西山眞氏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爲知
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
夫之簀猶爲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
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
雲峰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
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
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厲中人也曾
子嘗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
能實踐其言矣
或曰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只爲這一個念
頭臨死纔了當不但謂手足無傷也人若
有曾子之心便見龍逢比干之身首分裂
與啓手啓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亦與

刀鋸僇辱何異○說個而今知免見一息
尚存猶恐不免耳然是何等持守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
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
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
而識之也

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
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
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
善自謙云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 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
放肆也信實也正顔色而近信則非色莊
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
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

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皆是修
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
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
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
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
遠矣正顔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
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
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

存疑云小其分則不不身

見於外曾子葢以修己為為政之本若乃
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朱子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
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如人很戾固是暴
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亦是慢稍怠緩亦
是慢
朱子曰正顏色亦着力不得須是裏面正
後顏色自正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表裏如
一正顏色而不近信郤是色莊多見人顏
色自恁地而中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
色取人而行達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
郤不然便是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
便見近字是對上遠字說
新安陳氏曰顏色以見於面者言
朱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只是淺
陋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

者此是信○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
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動出都
說自然從正字郤似方整頓底意思葢緣
顏色亦有假做恁地而內實不然者若容
貌之動辭氣之出即容爲不得
新安陳氏曰三禮圖說籩盛棗栗修脯糗
餌之屬豆盛葅醢之屬
新安陳氏曰此語甚闊籩豆器物皆包在
內
和靖尹氏曰曾子所謂容貌乃睟然見於
面者言辭氣如參辭立其誠有怠加有言
是也暴慢鄙倍捍謂人也謂已所有爾故
日遠
朱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
所以可貴者爲說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
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止看
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
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

此評指大註道無所不在一句

多是虛僞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
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道之所以
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
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
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
者此也○以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爲道彼
爲非道然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所貴在
此則其賤在彼矣籩豆之事非是說置之
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葢
此三者郤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
有司管底其事爲輕耳今人於制度文爲
一一致察未爲不是然於己身都不照管
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者也籩
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
貴耳○問集註舊以三者爲修身之驗爲
收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
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說如是則
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改本以驗爲效非

其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
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郤在
動正出三字上其疑正字尚可說做工夫
動字出字豈可以爲工夫耶曰這三字雖
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
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爲平日莊敬持
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
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此章之指
葢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
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然此三
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
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
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
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葢平日涵養不
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
誠實出辭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
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爲
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己成物著實效驗

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

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舊本則平時涵養之說也今本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源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日前而目下則踈濶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纔密親切既可以包乎日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義為長

汪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說乃朱子欲為學者計故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則有司之守如樂記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籩人皆有司也

新安陳氏曰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存即平

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如動容貌便省察其斯遠暴慢矣可也下二節做此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始無欠闕又此必因敬子之失而告之其為人得非忽略於修身之本而煩瑣於名物器數之末者乎

通考仁山金氏曰動正出之間即存養地頭暴慢信鄙俗即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所貴乎道之工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其時成德之事蓋修身行道之本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二字下示學者之方可謂備矣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況容貌顏色無時不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為存養然只默坐存想已足正蔑色矣

勉齋黃氏曰曾子之意則但欲其在外之無不正而集註之意則以為未有不正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況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也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敬可存誠可固修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乎此曾子將死之善言不獨可為孟敬子之師法而已

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此章最先前章次之易簀最後又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貫乎動靜而言之孔子言出門使民存養之意多曾子言所貴者三省察之意多二章皆即其氣象之中而見其功夫之所在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又專以功夫言而氣象因可見也

芑山張氏曰曾子非專就外邊而言集註

特發明曾子之意耳如勉齋黃氏說便似曾子所言有缺漏待集註補出正內一邊看曾子甚膚矣此條宜刪○孔子言出門使民雖主存養未嘗遺省察况聖人語言周徧渾全豈有存養意多遺却省察的道理朱氏公遷之說似泥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教

校計較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

人不必得爲在已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問以能問於不能朱子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才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已能自已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

問以幾字朱子曰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了○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已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耳

或謂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挾其能而故問之也雙峰饒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猶已故人雖有犯不忍與之校曲直纔校則直在已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徧覆之意又曰分言之則如上文所云合言之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引謝說以包之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卞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雲峰胡氏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

與平聲　與非疑辭

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已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是。

或曰上半節有歎羨追思意與泛論不同當日若直將吾友說起便不見得此一段光景。虛提事在前面。而因以想像吾友。則婉轉之思。溢于言外。若無若虛從好學引到虛心上來。形容他心事。不是推原口氣芑山張氏曰。昔唐大宗問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使深不可測。廣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其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繇此也。按穎達斯言。雖專規大宗後之爲人君者。亦足以戒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朱子曰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問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爲用亦何足爲君子新安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爲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爲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

霍光才亦有不足處

足以託恐不免爲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
之心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爲他人所竊也
爲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荀息死于奚齊
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
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槩言而節爲
之本
問此章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
操上朱子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
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
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
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
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
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
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
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
能死也濟得甚事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
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
是事事理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

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託孤寄命
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
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
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
一句難譬如說有獻有爲有守託孤寄命
是有獻有爲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
新安陳氏曰既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
可奪之節則始之疑其爲君子人者今決
知其爲君子人矣大意以節爲重而才以
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者節之
所賴以成者歟
雙峯饒氏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
操之說者以所重在於節也
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
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
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惟
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
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擾兀猶能保輔幼孤

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
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
可以寄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
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
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
蔡虛齋曰大節字以事變言不就君子身
上說謂臨大節所在利不苟就害不苟去
也說孤寄命分爲兩事看兩可以字可見
託孤必兼寄命如周公之于成王是也亦
有寄命而非兼託孤者如高宗諒陰聽于
家宰季任爲任處守是也○臨大節不可
奪有生者有死者不可以生者爲優死者
爲劣看事勢如何曾子只言其節操之堅
耳蓋承上文二可以字說來恐不消說到
死處然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亦不可拘定
芭山張氏曰惟不可奪方見得可託寄上
兩句下一句不必分難易說愚意小註不

可從○蒙引看大節與集註異集註節字
對才看就君子身上節操說蒙引只就事
變言耳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
毅無以致其遠

新安陳氏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
濶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久
朱子曰弘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
容看了便不得弘是執德不弘之弘弘是
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著得
若容民畜衆也是弘但是外面事今人多
作容字說了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
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只執

不分說是　辭居監反　勿齋此條可刪

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弘底
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
容之中又爲判別此便是弘○弘乃能勝
得箇重任毅便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
勝得重任恐去前面倒了○毅是立腳處
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
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
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
遠
雲峰胡氏曰惟弘能勝重不以一善而自
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途而自廢也
呂氏曰自小者無敢爲之心自息者無必
爲之志此弘毅之反也
通考勿齋程氏曰寬廣有容足以任重是
之謂弘堅忍特立足以致遠是之謂毅
仁山金氏曰曾子本意止是說
不弘毅爲擔子重而道路遠也下文開說
任重是仁以爲己任道遠是死而後已惟

弘則能任此擔惟毅則能到得遠集註本
註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正說此意無規
矩隘陋乃取伯子之言增入反說以盡了
夫交進之詳爾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
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
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
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
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朱子曰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
眞箇知得這擔子重眞箇是難世間有兩

輔氏仍特弘毅分屬重遠稍泥

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
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
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
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
行之方知
慶源輔氏曰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爲己
任可謂重矣非寬洪容受何以勝其任且
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乎說仁而但
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
已可謂遠矣非強恐堅決何以致其遠且
曰此志不容少懈則信乎求仁者不可有
造次顛沛之遠矣
覺軒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蓋弘
者易失之不毅毅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
之任重道遠又惟歸於仁可也蓋仁道最
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
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
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

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
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爲哉曾子
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修
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遠非弘而何敬
手啟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簀之際得正而
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
朱子曰曾子言以能問於不能見曾子弘
處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見他毅處
新安陳氏曰此章初以弘毅二者並立對
說細味之任重而道遠而字已作一意貫
說下來又所謂死而後已者何事哉即是
已所以任此仁者身體力行至死而後已
也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
到不假訓釋辭約而意貫矣
蔡虛齋曰看集註必字及不容字後四句
全說任重而道遠未靠在士者用工處若
說得欠斟酌便是弘毅了須知任重道遠
是所以當弘毅處弘是有擔當毅是能耐

弘毅之實一也。或曰弘毅只是一箇心。自其有容處謂弘。自其有執處謂毅。仁只是一箇心之德。自其擔荷處言任。自其率履處言道。道遠只是足任重之意。死而後已。只是足仁以爲已任之意。弘而不毅。何以任重。毅而不弘。則道遠者何物。本文只說士必弘毅乃可任重而道遠。非謂弘任重而毅致遠也。若將弘毅分屬重遠則破碎支離而失其完理矣。○弘是心體。不是度量。若說度量。便着在氣上說了。毅即弘之有終。道遠即任重之到頭處也。芑山張氏曰。新安陳氏說是。諸家弘毅分屬重遠者。皆不必從。覺軒弘易失之不毅二句尤淺陋。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新安陳氏曰如二南之正始爲正鄭衛之淫奔爲邪○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複翻倒○此字指詩而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新安陳氏曰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己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己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爲處己節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纖悉如此○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此字指禮而言學者之中得力在此

慶源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遠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搖奪之

更平聲和去聲　滓壯仕反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

灑掃並去聲

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古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

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前漢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其數八十一。爲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illegible]音羽。三分商[illegible]以生其數四十八[illegible]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分[illegible]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太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爲律。陰律爲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皆曰律。陽統陰也[illegible]白虎通曰。土曰塤。竹曰管。革曰鼓。匏[illegible]絲曰絃。石曰磬。木曰柷敔。金曰鍾鎛。

此八音也。

朱子曰。書云。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爲商。羽聲輕清。其次爲徵。清濁洪纖之中爲角。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二等。謂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還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太簇爲角。中呂爲徵。林鍾爲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槩下。而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槩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多者言之。

新安陳氏曰。邪穢謂私欲之汙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是道理勉強未純熟者。皆消

融而無迹

易曰。精義入神。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

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樂而言。三節當看始中終三字。及三箇得之字。皆學之得力處也。

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理。朱子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爲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于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

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爲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興於詩是小底成於樂成於樂是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到成處却是自然恁地與理爲一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

慶源輔氏曰樂雖始於詩歌而聖人依之以五聲和之以十二律更唱迭和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目說人之情性蕩滌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査滓而使之盡化學者於此涵泳而優游焉則能至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德各極其和順而無一毫勉強拂戾之意也與則起立則不反成則渾全此三節其間甚瀾學者於此眞積而力久焉則自知之

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爲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爲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内而一心外而衆體盖莫不有養焉

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于舞足蹈而不可已

雲峰胡氏曰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

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敎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中焉之興於詩立於禮者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興詩是感發立禮是持守成樂是融化

黃氏紹曰興詩立禮成樂此言於學文而有得也詩禮樂爲六藝之一但謂之游則與興立不同過庭之訓自初學之所急者言之聖人敎人雖不出乎文行忠信至於施敎則又未嘗無緩急先後之序也

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興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雖强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益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爾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酧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

使人論服淡臟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焉

潛室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爲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之興起是於詩上得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梢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

慶源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

通考 勿軒熊氏曰灑掃應對詩書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曰小學窮理正心修已治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學・問成於樂是古人眞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鍾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音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朱子曰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此章與志道據德章不同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節意思耳

西山眞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爲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俗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是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

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眞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

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數傷學者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

雲峰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眞氏之說後世遂眞以成材爲難矣況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

通旨朱氏公遷曰言爲學之序自其成功而言也此章兼知行言興於詩是知之功立禮成樂是行之功凡知之而後能之三者皆有知行兼備之意也○文按此二章是學者爲學之序若十五志學一章是聖人自言所得之序又志學至不踰矩是聖人希天徹首徹尾是聖人善信至聖神是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自首至尾是學者至於聖人又十五志學與可與共學一章其等第亦不同志學則適道在其中不惑則理明義精可與權矣不踰矩則聲爲律身爲度權有不必言者矣

蔡虛齋曰語錄謂禮指文樂指本非也集註立禮起句便云禮以恭敬辭遜爲本不見全是文解成樂起句便云樂有五音十二律不見全是本解大抵詩禮樂皆在外○興立成皆以已能者言謂其興也得于詩其立也得于禮其成也得于樂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時猶未及乎立也至于立則眞有是善寔無是惡矣立猶是自守至于成則義精仁熟和順于道德無所事守矣此三段自始學至于成德者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

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
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
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
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朱子曰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
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
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
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
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
言由之而利蘊其淺深自有安處使
之知則知之必不
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而與不
由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
以德齊以禮教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

使知不是愚黠首是不可得而使知之無
緣逐箇與他解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
而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
之知○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
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
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理
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
者也聖人之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
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
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庶民乎其曰
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民知非不使之知
也
潜室陳氏曰謂政教號令但能使民由行
於中不能使民洞曉其理非不欲使之曉
也勢有所不能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陳氏曰所當然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所
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
新安陳氏曰此理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

芧音序栗也一云橡子

好去聲

之故當然之理雖凡民可律以持循其所
以然之妙在學者難遽求其領會而況於
凡民乎
雙峯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民可
使之由此理不可使之知此理堯舜帥天
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
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爲是暴
爲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
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
使之曉
新安陳氏曰借狙公之愚羣狙以比後世
之愚黠首不使之知也
列子云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將限
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
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
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
皆由此也
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

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
四暮三譎詐不誠聖人而肯爲是哉使民
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
之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
西山真氏曰聖人之敎惟恐不能開明下
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
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
欺以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
或曰知乃民心自得之理斷無使之之法
非防其智多也○知與由只一件但知俟
他自會不可使他知使由正隱隱使他知
不可使藏在可使中此意須說得隱躍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

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
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程子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
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
慶源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而
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
爲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
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肖
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
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
也
雙峰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
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爲亂不仁之人
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
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屛諸四夷是力
能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爲而致亂
乎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八 圭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即其私意而言之惡
不仁之人本得好惡之正然疾之已甚則
是惡之無節而流於不正矣又按不能去
之而疾之已甚則致亂之由也力能去之
則屛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是除亂之本也
此論語大學之言所以並行而不相悖與
巴山張氏曰按宋史邵伯溫嘗論元祐紹
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
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爲宰相當以宰
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
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
忠直有餘然疾之已甚貽後日縉紳之禍
不能無過也伯溫此論自正但愚意治天
下者與其寬待小人於既敗之後懼其亂
而薄其罪莫若慎防小人於始進之日使
禍亂無自而生夫疾之已甚聖人所戒病
其徒疾惡而無以制亂耳豈姑息養姦之

謂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
○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
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
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
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
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
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
也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八 圭

朱子曰誇人所無是驕挾己所有是吝
張子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
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
雲峰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
慶源輔氏曰德本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
優於德而短於才者然德優其盛則才亦
無不足若但有其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
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
道爲向上一著事
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
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容或有之
朱子曰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之美而
驕吝連他才美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
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所云

有德則自無吝。與驕吝相因。又是發餘
意先說得王音分曉。然後說此方得。○問
氣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
吝曰如曉此文義則吝不肯與人說便是
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無以為
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之所
有驕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
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
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吝為
主蓋吝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實是要驕
人為是要驕人所以吝
西山眞氏曰程子謂驕氣盈吝氣歉文公
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
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
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為二者相因
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
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容受
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為有餘

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
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
以易盈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
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為足位至於王
公不以為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
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
也
胡氏曰驕張王吝收縮姑以驕吝於財觀
之其所以閉藏乃欲資以矜夸其所以矜
夸即閉藏者為之地也根本枝葉相為貫
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人欲人知其病根
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內發
者易見吝者難知學者欲翦其枝葉當先
拔其本根可也
或曰此原是極言驕吝之不可雖才如周
公且不足觀天下豈有周公之才而驕且
吝哉抑揚以見意耳必欲正言則泥矣
芑山張氏曰驕吝皆繫中達外乐分驕發
于外吝藏于內語欠員活胡氏說不可從
○後世大臣無美才却亦不驕吝只容容
苟祿耳此等害天下尤甚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
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
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
學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朱子曰此處解不行作志稍通耳
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
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
芑山張氏曰或謂不至于穀却不是枯槁

志世此說深得聖人語意二程類語云為
學三年而不至于善是不善學也如此看
穀字與小雅戩穀式穀穀字同未免穿鑿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
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
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
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
好學之功

朱子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守死只是
以死守之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文如

許行等說竟如求謂何篤之求信采說氏鄭一此而於如不正拼何也

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
朱子曰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
能好學者不好學以明理愈篤信而命不
正不可同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
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
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
荊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去能
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
死又須是善道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
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
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
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
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
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
者之所以更相爲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
也
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
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紊齊 問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
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
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
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
守死善道者能之

朱子曰未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内見其
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不早見
幾而作則亂必危亡不可去矣
齊氏曰君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
則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啻以及於
數則其死也亦死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
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
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爲
善哉
朱子曰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
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
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
出爲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
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
幾而作可也
慶源輔氏曰好學以善道則見道明矣篤
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必
能審去就出處之宜守常固必行其道遇
變亦必能守死以善其道也
雙峯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
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
而已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
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
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
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慶源輔氏曰所貴於士者爲其進而用則
有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
不失己進不失義若成無爲則是碌碌庸
人而不足以爲有亡矣冒士之名而無士
之實豈不可恥之甚哉
洪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道而

貧賤何足恥乎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
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為恥也
雙峯饒氏曰邦有道而貧則是無學也邪
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
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辦得篤信守死底
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
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
藏也篤信是知得之真守死是行之篤
云峯胡氏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為用不可
缺一然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
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貴乎有
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
以之處死生之變可也而況於去就之義
出處之分哉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
足以為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
隱而富貴氣生而深為可恥此皆無學力
者之所為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
敏求曰好學其教人獨於此拳拳焉

通旨朱氏公遷曰巧言令色足恭丘亦恥
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
富且貴焉恥也皆即其可恥之事而言已
上皆以道心言如恥惡衣惡食之恥則又
人心之私也故衣敝縕袍而不恥乃所以
為賢非所以為病也
蔡虛齋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
非但有守亦是有學而見得透也天下有
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有守而果于行也
以此見得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可專為
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專為無守
雙峯之說可疑也
或曰次節要摹寫學守作用意出。淺[illegible]說
隱見者非是。○末節兩個恥字在不學人
身上看言內省有愧也無其恥道之不立
而其恥道之不公正激發人好學善道處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
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思不出其位之意
問而告乃推廣餘意也
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朱子曰此各有
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
間只得守此○夫子之言無上下之與但
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自下而推如
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
于天道乃為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
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為
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
慶源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
不可為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為也
雙峯饒氏曰此章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
在大夫之位則不議大夫之政不在公卿

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為天子不
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為卿大夫之事
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若又從而
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
寮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
而無適不通也
林次崖曰此只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謀
是謀欲為之也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
事草茅言當世之務亦可謂出位乎
陳紫峯曰集註程子曰若君大夫問而告
者則有矣然混公欲除給事中之問而程
子竟不言何也須更有說
或曰天下惟不在位可不謀其政未有在
位而不謀其政者此正戒尸位非戒出位
總要人求稱其位的意思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程子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

或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朱子曰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

楚辭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樂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

師古曰古賦末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

南軒張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其聲音者也

新安陳氏曰據國語則當以關雎之末章為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賢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太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歟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自樂之中專主聲音而言之語魯大師樂一章言正樂之道後三章見聖人正樂之功

蔡虛齋曰關雎一詩在詩則為首章在樂則為卒章故曰亂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

林次崖曰曰關雎之亂所奏之樂必是大武蓋周家王[illegible]于關雎故以是詩檃括通篇之意為亂也

侗音通 悾音空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齧倪結反

朱子曰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直侗是恐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悾悾是拙模樣無人為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

慶源輔氏曰狂者多率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不解作為今乃不然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此雖是甚絕之之辭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為不屑之教誨也

新安陳氏曰狂侗悾悾者氣稟之偏蔽不直不愿不信者氣習之不美既拘於氣稟而氣習又不美如此直棄才矣雖曰甚絕之之辭使其知為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慶源輔氏曰氣質不齊中才以上有德而無病信矣中才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之下者棄才也以是三者品量

乘有 剪反

天下之才無餘蘊矣
潛室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狂人胸心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者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有已反以義責人却不直倒者凡事只說恁地謹愿不敢忘動也好而今倒一者却不愿要妄動悾悾者無能爲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爲底人也都會用許多詭詐狂倜悾悾這是得之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愿不信都却習得如此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天下之棄人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饒何

新安陳氏曰爲學之道當如湯之撈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常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撐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朱子曰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

陳氏曰此章大意說爲學用工如此之急程子不得放過又發明恐失之義才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

巴山張氏曰集註宜細看。人之爲學二句雖就用功言。而心在其中。蓋離却此心功亦無自而施耳。其心猶竦然一句。從用功內提出個心字。正見用功之心如此。非如不及言功而遺心。猶恐失言心而遺功也。蒙引後說上句專以功言。下句以心言。非是。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

朱子曰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是爲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

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道否曰據本文不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

メ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見其巍巍

齋曰。原來舜禹也只是內重而見外獨舉舜禹。以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只出望外。而却不以爲意。尤見其巍

天豈以形體言饒氏說非是

說到治天下便不空

或曰以位爲樂。庸俗之見也。不足以形舜禹。不以位爲樂。憂勤惕厲。賢者之見也。亦不足以形舜禹。不以位爲樂矣。就中又不張皇鄭重。不似匹夫而有天下者。乃足見舜禹之巍巍耳。若看做恣睢虛無。則又非也。○有天下不與。譬如六虛。未嘗遺天地萬物。而實無一物之留也。不與故無爲而治。不與故行所無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朱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

雙峰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成功與文章而言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

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爲法則之則朱子想以末二句取之

雲峰胡氏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物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

蔡虛齋曰蕩蕩民無能名此是堯與天同其大處非謂德之所施也況此德字就君德言下文云云特君德中指其一二而已。

其餘難以言語盡也正是民無能名處新安之說未當。○或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此獨贊堯之盛何也惟其有堯治功之盛是以有舜治化之盛因舜之無爲益以見堯之大也

或曰此章要說得切實今皆說得玄虛明說有成功文章而今必言此其粗迹其無可名者自在使聖人近實之言翻成影響可嘆○大哉處與則天隱隱相關而蕩蕩二字就則天內提出一意無兩層

契私列反陶音遥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勿軒熊氏曰按虞書命禹宅百揆禹讓稷契皐陶禹治水益稷爲有功舜欲讓位於皐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

新安陳氏曰虞廷之臣五人其尤也

召音邵 契息列反 夔求龜反 沿於反 邑姜武王之后太公之女

通考仁山金氏曰禹爲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爲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饑契爲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皐陶爲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爲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爲民害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慶源輔氏曰荀子云治亂謂之亂猶治汙謂之汙也則亂之訓治久矣

通考仁山金氏曰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亂二字正與集註合治字從爪從糸從乙亂字從系從乙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後人亂字加乙與乿字相似故遂誤以乿爲亂字書家以爲訓治其加乙者爲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治而亂爲煩亂乃通

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大姒也雝詩曰亦右文母

南軒張氏曰邑姜亦婦人之有聖德者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通考吳氏程曰唐虞至爲盛作一句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

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通考吳氏程曰上係武王句以孔子之言上接武王也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武王君也孔子臣也記者謹之稱族所以尊君也凡對君問皆然

西山眞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才予才難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懿之德言與此才難卽德也然

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則才難之才兼全者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雖才未備者不害爲君子才不本之於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爲小人

厚齋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爲天子虞河東太行山西地舜居之以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爲號

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閒了

朱子曰寧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今爲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

新安陳氏曰舜卽位初九官多堯舊臣可見唐虞交際間人才之盛

新安陳氏曰集註補此八字方解得去此處必有缺誤看三分有二一節突起無頭缺文可見

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

重愛惜人才之意
新安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皋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以爲盛者郎晉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之意況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

三分有二只大略言之耳不必如此分界說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於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勿軒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大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固在畿內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可考

朱子曰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都又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兹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本其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

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

以對殷而言也

新安陳氏曰泰伯不從翦商文王三分有二而事商其於名分之際嚴矣宜夫子皆以至德稱之范氏謂其指微矣微指得非事爲名分言歟以泰伯文王爲至德以武爲未盡善非微指歟

通旨朱氏公遷曰言德之極其盛者即其一事而言之文王是盡臣道泰伯是兼盡臣子之道故皆以至德稱之

鄧定宇曰重尊周上說三分節承上言有周撥亂之人才固足繼唐虞交際之盛有周恭順之君德亦無忝唐虞揖遜之美耳正上下相足之意非泛然無謂也于斯爲盛就才之分量上較非就數之多寡上較三分有二只是人心皆歸文王以天下大勢言之已有三分之二非眞畫地而分如註云云也

或曰通章皆贊周才光隆唐虞因思至德

韠許氏
黻冕只是祭服
不兼朝服言
罰音
刑與
音預

見周才所自。愈見才難。所以贊周之盛也
才德並提者非。若倏而引武王之言。倏而
贊周才。倏而引文王以貶武王。聖人發言
安得如此前後顚倒邪。
芑山張氏曰。文王豈于子道尚未盡乎。藉
令文王只盡臣道。惟泰伯兼盡臣子之道
則是文王不逮泰伯。而泰伯加文王數等
矣。有是理乎。朱氏公遷說未穩。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飮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
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
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
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
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
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
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
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致孝必
廟焉而人鬼享之鬼神
朱子曰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
韠。
厚齋馮氏曰。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
異。天子純朱者、侯王朱大夫赤、

朔氏曰冕冠上板前低後高因俛以爲
或問溝洫之制。朱子曰。見於周禮遂人匠
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
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
胡氏曰匠人職云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十
里爲成成間有洫洫淢廣皆八尺溝半之
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蓄
水潦則泄水也
胡氏曰禹之自奉常薄而宗廟朝廷之禮
百姓衣食之源則未嘗不盡心所以不容
於非議也
雲峯胡氏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
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爲或
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
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
新安陳氏曰禹素履之儉勤不以位爲樂有
天下而不與之實也
或曰通章不是汎說個豐儉適宜。須在相

形合論處說。不宜各分析看。兩事合而間
生。比次衆善而合之。有并美而無缺陷。纔
見禹無間處。蓋克勤克儉。禹之明德。人咸
知之。不知禹若止是一個儉德。便遺漏不
周全。便有可議。今禹雖是儉。卻只儉于自
已口體。而于人神所當豐處。未嘗不極其
豐。便絕無可指間處矣。看非飮食三句各
而字串下。語意便自有輕重可見。

論語卷之八終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九

書舍[illegible]不許外借

子罕第九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與述而篇相類多記聖人謙巳誨人之辭與其言行交際與夫出處之類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龜山楊氏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言者蓋言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體則未嘗言

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

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予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享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著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巳不知利之為利

勿軒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

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害於此矣○命乃天之所賦予萬物者以理言之則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襍糅辯是其理為甚微仁乃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為甚大理之微則人有所難識知未及其語之則反滋其惑且使之棄人事而不修道之大則人有所難盡德未至而強語之則反起其妄且或使之忽庸行而不講此夫子所以罕言

雙峯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

新安陳氏曰集註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以理言罕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此也既慮學者沒溺於利欲之卑汙又慮學者躐等於命與仁之精微弘大其為慮遠矣

通旨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通貫天人而

言也中庸正言理而氣在其中語則氾衆其槩也

芑山張氏曰李翺云聖人于道無不言但罕有其人是以罕言耳按此說雖用斡旋非聖人當日本旨不必從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節齋陳氏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槖

雙峯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為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大在於

道全德備耳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

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雙峯饒氏曰六藝禮樂爲大夫子只說射
御射御藝之卑者御又最卑
朱子曰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
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
也此言至爲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
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
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
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
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
執御矣
南軒張氏曰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
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
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
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
乎不在
厚齋馮氏曰技射成名工良造父是也六
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
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穡羿
之射秋之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
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以一事名矣無所成
名乃夫子之所以爲大而黨人不悟也堯
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爲大也歟
新安陳氏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
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
爲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
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爲大正在於不可以
一善名歟

緇莊持反　綫龍生反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

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朱子曰八十縷爲升古尺一幅只闊一尺
二寸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
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
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
二寸方得
胡氏曰麻績麻爲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
布冠者首染布爲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
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
之鄭注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
雙峯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
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
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
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
其細密難成可知

通考仁山金氏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况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八十縷豈註疏相傳之誤耶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慶源輔氏曰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以賓大夫所酬觶奠以酬賓降西堦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後再拜稽首也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升拜賜禮亦如之

雙峯饒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强徑自拜于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爲謟想是此類

范氏曰衆人之所爲君子酌焉或從或違唯其是而已以衆爲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爲流俗而舉違之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雖舉世而行之亦不可從也

尹氏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葢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雙峯饒氏曰君子之於世俗或從或違無適無莫一於義而已以是而違俗則人亦不得以爲異也

趙氏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繫乎三綱五常者萬世而不容易

雙峯饒氏曰此聖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illegible]

泰謂辭成而勢不容已

新安陳氏曰程子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爲例而推其餘也

通考吳氏程曰此一章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葢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程子曰意是發動處意發而當即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胡氏曰理本於天意出於己大學以誠意爲言葢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者爲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則私心之發也

趙氏曰四者分之則各爲一事合之則相爲終始

胡氏曰意必在方有作爲之先故曰事前固我在已有作爲之後故曰事後

華陽范氏曰私意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

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巳故有我是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爲之先問意如何毋得朱子曰凡事順理則意卽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問意必固我曰意自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旣成是非得失巳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固又歸宿於我○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是爲惡先鋒我是爲惡成就此四字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巳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貞是好底成就我是惡底成就○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意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也

黃氏曰卽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而絕無四者之病也

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爲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以此四者相爲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誠意章事子絕四與顏子四勿章最宜潛玩我是有巳有巳卽是私意但就私意上分得細意是私意方起我是私意巳成聖人渾化更無查滓顏子則尚有些未盡所以未達一間

新安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巳四者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

問橫渠說略有疑朱子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謂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

雲峯胡氏曰心兮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巳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霾之甚矣大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爲怵迫懼怯故本孟子有戒心訓

厚齋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尅御匡人識尅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爲文而後乃

可見爾、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程子曰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

朱子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亾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着天在

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爲已任也已之在與亾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巳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

夔峯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

雲峯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

通考仁山金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於散亾刪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昭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也

芑山張氏曰既說道之顯者謂之文文之未始非道明甚朱子云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便似淺看了道字淺看了文字未免强爲分析必呆指爲謙則又失聖人本意矣○聖人說文便是說道看雲峯所云即文王之所以爲文自見南軒文也者所以述是道一句宜玩不曰道而曰文文能該道非聖人謙辭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鄭耳吳有太宰嚭宋有太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爲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適宋以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況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太宰即吳嚭也吳與魯會繒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于隱公欲殺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朱子曰天放縱他作聖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愚不肖是天限之乎曰也是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拘定在這裏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朱子曰鄙事如釣弋獵較之類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朱子曰學者問太宰云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人餘事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爲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曰太宰以多能爲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而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謝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
南軒張氏曰多能雖不害其爲君子然君子不在乎多能
慶源輔氏曰若以多能率人則人將病末而忘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聖賢之域矣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
○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叩音口

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
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太宰認多能爲聖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
通考吳氏程曰不試爲句子牢合作琴牢或子開子張吳氏蓋承古註之誤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

叩發問反 二十五

道理原自如此非必降而自卑學者必倣

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
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
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
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
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
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尹
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
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
之謂兩端。如荅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
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
則豈聖人之言哉。

趙氏曰叩乃叩一聲有發動之意
朱子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
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此聖人謙辭凡聖人謙辭未有無
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
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
是因人譽己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
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
發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
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
不如此聖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
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
慶源輔氏曰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九　十三

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
該括得盡夫子之言人必發動其兩端而
盡告之
新安陳氏曰聖人雖謙言已無所知然教
人而竭盡如此非上智周知之者不
能也
朱子曰聖人極其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
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
然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
必以爲淺近不足爲不是要人尊己蓋使
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著力去做孔子
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
其爲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言如欲
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
是勢不得不如此
雙峯饒氏曰如荅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
事子夏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于
兩端爲竭焉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九　十四

慶源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
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
又曰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者是
語理而遺物也
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朱子曰兩端也
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
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是
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　有一言而盡者
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　仁曰愛人問智
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　而遠之亦無不
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　到無所措手足
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　亦言而盡但只
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　小大無不兼舉
雲峯胡氏曰大舜是取　言就其兩端
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　竭其兩端而
未嘗道其一也
芑山張氏曰聖人語嘿當可有因人請問
闡道而發者亦有感物自言不因人請問

須道而後者。信如朱子所云。此節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則論語中默而識之節。我非生而知之節。若聖與仁節。皆似聖人謙詞。皆聖人冥地說來。上面亦必有許多說話矣。亦是當日門人記不全矣。況云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又似上半截因人稱其無不知。纔謙言無知。下半截因人稱其誨不倦。纔謙言盡情何鄙夫說。自文本五句一氣。而朱子從旁作兩毀。失邦聖人當日渾淪[illegible]氣象。至家引附會朱說。皆與聖經不合。皆不可為訓議者無徒為曲說所蔽可也。或謂予此處辯馭朱子失之大苛。邦不去尋思聖賢道聖使朱子復起。當必諒予若心。嘗不以予言為非。子自知偕妄。無所逆罪。以俟後世而已。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南軒張氏曰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耳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于外禮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采圖以其卦畫文明之符不至則夫子之道不行故知其文章已矣

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則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以矣而時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邢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

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曰冕服玄上纁下

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于齊衰與瞽者朱子曰行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于中而自加敬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感于內而作趨之容見于外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

雙峯饒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于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明

喟苦位反 鑽祖官反

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僞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嘆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嘆之也

新安陳氏曰象形也初未有的見時如此　程子曰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見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者也

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著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

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淺深　雙峯饒氏曰高說彌高彌堅妙說在前在後　上蔡謝氏曰顏子學得親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卽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卽知顏子看得親切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　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覺軒蔡氏曰博學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合下便有著力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文錯綜而天理之節文者而法度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于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于吾身而無所斷博文近于致知約禮近于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雙峯饒氏曰先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于視聽言動上皆由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道考勿齋程氏曰學文無窮必究其理是

曰博文。論未有要。必循其則。是曰約禮。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則與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于文約之以學孔于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約禮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深于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今統要須輔氏曰致知格物知之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事也所行即是所知非于知之外别有所謂行也朱子曰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約我以禮。又要收向身己上來。無一毫之不盡。兩事須互相發明。若博文而不約以禮。便無歸宿處。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撿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看兩

節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雙峯饒氏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于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有以見夫子之爲我設爾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

非加孔子因曾點而喟歎

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窮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

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竭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于此以酬酢萬變處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

是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勉齋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爲切實蓋以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于政事施設之間無非道之寓雙峯饒氏曰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黙黙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説以明之慶源輔氏曰地位指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位也至此地位則其理爲至精至微非淺智浮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所能至也惟寬以居之勿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夫能爲之謂才竭其才則是盡其所能爲之才則其工夫蓋非才所能及矣此其所以著力不得也

新安陳氏曰此將孟子善信美大聖神之次第以配此章大猶是力行積累之功化則久久純熟自然無迹之妙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字門人莫不知惟顏子有所進有所見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儘能弗畔而已此門人所以不可企及也朱子曰得之○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著力而無所容其力脩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者若要著力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所以大只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于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于不思自生而至熟到這裏直待他自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

潛室陳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則自大趨于化自思勉而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所能爲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于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新安陳氏曰先難指仰鑽瞻忽後得指如有所立卓爾由字指善誘博約問程子言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于卓立之地何也朱子曰未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如何大段著力得只恁地養熟了因舉橫渠云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數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

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在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强如此顏子用工專精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了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傳文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來得力之效驗也○問熱子此説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爲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日然南軒張氏曰仰之彌高愈進愈難攀也鑽之彌堅愈鑽愈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者爲難也夫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博文約禮使之集衆義于見聞之間宅至理于隱微之際使我自不能已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卓爾蓋

至此非力之所能爲此顏子所以喟然而歎歟反覆詳味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皆可得而研求矣

潛室陳氏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查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不能授顏子顏子亦不能受之于聖人今欲學顏子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己千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處

雙峯饒氏曰不息所從是發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不是恁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事三月不違仁是有所立卓爾時事

新安陳氏曰此章顏子初見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非特不能從之亦未的于見之也及夫子博以文約以禮知行功深方見聖道之卓然有立的于見之與初之仰鑽瞻忽大不同矣但雖見其卓爾者猶未能進而從其卓爾者雖欲用力又無所容力也使天假之年則由勉而安由大而化不待見到聖人地步亦進到聖人地步矣

通考朱子曰仰鑽瞻忽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又是一箇關若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于如有所立卓爾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那是著力不得處博文約禮是著力得處也

仁山金氏曰以文公過關之喩作三節看若顏子始初銳于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略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又有一級。窮之益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益見其堅。見聖道若

在吾前勇猛趕上則又在後而我又過之終難到無過不及處此是用功第一箇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用力而終未有捉摸處遂教且從博約工夫循序以進文欲其博以至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其約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顏子敬領乎斯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此又用功第二關節顏子擇乎中庸至矣盡矣此之聖人守之也所謂未達一間也以顏子天資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化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欲從容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此又用功第三關節顏子作聖工夫本末可謂曲盡此程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也

朱氏公遷曰此大賢希聖之學知行兼備者也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以用力言顏淵喟然之歎與曾子三省之云亦自以用功言顏子不遷怒貳過孟子知言善養氣皆以成功言若子貢之論已與顏子則兼才學而言之曾子之稱顏子則與學問之中略兼德行而言之也

芑山張氏曰二程云它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耳若孔子乃在其中此未達一間者也又云瞻之在前過也忽焉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爾聖人之中也愚意此說雖極力形容終是著像語況因前後二字生出中字過不

閒去聲 差楚宜反下同

及字未免墮入蹊徑。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夔莫則于路久矣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朱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爲詐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爲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

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廝同衆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爲大夫有家臣矣故欲以爲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爲輕重也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

無有乎字故可訓無寧爲字 罪止欺天指子路說范氏楊氏皆然 子春曾子弟子元申曾子二子 革紀力反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勉齋黃氏曰久已哉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欺天者曉之以理之正且予以下則告之以利害之實聖人之言委曲詳盡如此○汪氏曰禮記易簀章一正字足以斷此章

韞紆粉反　匵徒木反　賈音嫁　惡去聲　衒音眩　售音壽

而責子路故引之曾子易簀而死爲得其正夫子苟死于家臣之手不臣甚矣彼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簀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乎況夫子席不正且不坐割不正且不食況臨死生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生死一而已矣

新安陳氏曰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用之非理也天者理而已非理則欺天矣子路欲尊夫子豈知陷于欺天尊夫子者反所以累夫子歟

巴山張氏曰吾誰欺二句緊承上行詐來卽所以責由非聖人自謂欺天也本文語意自明集註與輔氏皆另添一層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南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爲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爲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衒賈者衒乎天理而求善賈者則已心先動矣

慶源輔氏曰沽之哉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尚以夫子出處爲疑矣

雲峯胡氏曰子貢嘗答子禽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病在一求字也今子貢之問亦自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答子禽者在後歟

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字不待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失之矣待賈者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可也

種上聲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九種見書旅獒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問此及浮海章是戲言否○朱子曰只見道不行偶發此歎非戲言也○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眞有可變之理否曰然

南軒張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喩則以爲眞欲往也故疑其

陋以爲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何入而不自得也慶源輔氏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於中國必使其道之行則天也厚齋馮氏曰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夫子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況舍中國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激而姑云爾非素志也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朱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南軒張氏曰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擧雅頌蓋其大者耳[illegible]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參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

見形甸反 彼三者指第七篇默識三句言

新安陳氏曰晚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新安陳氏曰彼三者以爲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此則視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之意愈切矣朱子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仁之全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窮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猶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慶源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illegible]之際不忽於卑邇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雙峯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如其功緦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目不爲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爲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人耳

夫音扶上聲 此五句所包其淵

芑山張氏曰或云事公卿如請其爲非事父兄如祇載克恭勉喪事如曾子問喪大小記不爲酒困如酒誥賓筵此豈是易事事愈卑而意愈切非是按此說專駁集註學者以爲雖不可易愚謂不然集註平字當與庸德之行庸字參看從其切于用事物之間故謂之卑非忽略之爲鄙事也不善讀註而妄駁註類如此

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也〇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通考勿齋程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

四者諸月川寒者暑而言

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問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雙峯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乃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新安陳氏曰必有來者方見道體之無窮變往過而來不續則其幾息而非生道

朱子曰天理流行之妙無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慶源輔氏曰天理流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即此而有發焉則當自强于體察致力于謹獨使之無一息之間斷則庶幾乎不虧其本體矣新安陳氏曰此又發言外意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强不息也

朱子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爲體此二句最妙某嘗爲人作觀瀾詞其中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爲太極之體〇日往月來等未是道然無這道便無這箇了有這道方有這箇既有這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是與道做箇骨子若說天只如此高地只如此厚假也無說了須看其所以如此者如何〇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可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底便是道只於無聲無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爲體〇道無形體卻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所以指物以見道道之體便任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胡氏曰夫子因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

大子之說併舉三者而言夫道體可見闕
不專於水、亦不專於四者、大而造化之流
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
勉齋黃氏曰、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
而言、
新安陳氏曰、天之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
之流、萬物之生、皆自然不息者、程子雖無形
流於其中言之、水流蓋其一端耳、道無形
體之可見、就此有形體之數端上發見出
來、所謂與道爲形體也、
新安陳氏曰、易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集註之意本此、是乃勉而行
之者、
朱子曰、大抵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
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
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問道無
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
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

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
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
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
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
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生生
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純亦不已
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爲一體也、即强不息
者、君子之所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逆
也、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爲體四字甚精、蓋
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
覺軒蔡氏曰、夫子川上之歎、有感於道體
之無窮、勉人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已耳、
新安陳氏曰、進於此則安而行之矣、
朱子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
無天德則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
所以做王道不成○人多於獨處間斷、纔
不慎獨、使去儳微處間斷了○能慎獨則
無間斷、而天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欲來

參人裏面便間斷了、如何便會如川流底
意、
慶源輔氏曰、人心即天德所寓、天地之道
常久而不已也、則純亦不已、非天德而何、
聖人之心、則全具得此天德者也、即是而
推之、便是王道、大心天理、王道只是一理、
通考勿齋程氏曰、至誠無息、與天爲一、是
曰天德、又曰天德者聖人、希天謹獨者賢
希聖、又曰、幽隱細微、必謹其獨、是固謹獨
新安倪氏曰、楚辭辯證學經、恐而不能舍
也、淇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星舍次
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晝夕不息耳、
今人或音捨、非是、按弊蓋文公著於慶元
己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簀矣、集註
舍上聲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芭山張氏曰、聖人希天、未嘗不即謹獨始、
勿齋專以謹獨屬賢希聖、非是、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
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
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
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慶源輔氏曰、好色惡臭與好德、皆出於自
然、人之常情、於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
之、至于好德則多虛僞不實、故謝氏有此
說、而又言民鮮能之、大凡至誠而好、則內
外表裏如一、而心志容色皆應、有不可掩
者、
新安陳氏曰、夫人不羣茀自蔽、公與同車、
招搖過市、無恥孰甚焉、孔子此言、因靈公

好色而發也。迮山張氏曰。集註采史記衛靈事。無甚據。宜刪。白雲許氏曰。此與大學此諭一般意。只是警人須實好德。按此說自正。新安陳氏附會集註。不必從。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强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南軒張氏曰。學以成德爲貴也。止者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己。而由乎人哉。慶源輔氏曰。其止者。非有尼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者。非有趣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强不息。而爲學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新安陳氏曰。其往乃自强。其止乃自棄。自强者不成不止。自棄者止而必不成。語有三四章。總如詩六義之比。此止言爲山而未嘗言爲學。然爲學之義。見於言外。此外松栢驥力苗秀章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造七到反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朱子曰。語之而不惰。惟於行上見得。顏子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又曰。顏子所得夫子說話。自然止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在若亡。安得不惰。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方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才是也。雙峯饒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厲羣弟子也。新安陳氏曰。顏子惟明睿。故聞夫子之言

而心解。惟徙決。故聞夫子之言。而力行一。知一行。皆不僻也。又以物得時雨化之。此意自如時雨化之來。孟子集註謂孔子之於顏曾是也。惟顏子能化於時雨。惟孔子能當其可化之時而化以時雨。發榮滋長。所謂則苗勃然興之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歿。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朱子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裹處。蓋他一箇規模許大。若求到成就結裹處。必大段可觀。勉齋黃氏曰。智愚賢不肖之分。惰與不惰

止與不止之間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
不容於止且惰矣
適考朱氏公遷曰顔淵之死而牛之疾夫
子皆有傷嘆之辭然於顔淵則歸之於天
於伯牛則歸之於命莫之爲而爲莫之致
而至蓋亦未如之何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朱子曰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
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

學意也
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耕耘無逆其
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
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揠而助長以
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
學何以異於是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
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或謂孔子惜顔子非也
此以比始學而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
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當以既秀而
實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大戴禮修身篇曾子曰年二十四十之間
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
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
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
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朱子曰然
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彊則

進學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
德業進修則未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蔑
名銷則不足畏而可哀集註謂警人使及
時勉學爲盡之矣
南軒張氏曰有至于四十五十而知好學
者如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
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
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
雙峯饒氏曰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曰不
足畏絶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
轉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
他不足畏了便休
芑山張氏曰白文焉知來者句特汎言之
耳聖人未嘗以我方人集註挿入我字便
失却本文語意註中凡拘泥添設如此類
者學者宜知所去取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

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九　羌

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終是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新安陳氏曰如絲有端緒尋求其端緒而思慮紬繹之也朱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嚴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新安陳氏曰既曉諭則有能改繹之幾矣而止如此此等淺可責朱子曰巽謂巽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每事重處在不改不繹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

南軒張氏曰法言明義而正告之巽言委曲而開導之也自非肆於惡而無忌憚者其聞之能無面從與說乎然聞善將以善其身也苟惟暫說而不改其故面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有於已哉慶源輔氏曰從法語說巽言秉彝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强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繹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已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新安陳氏曰弟子各記所聞有詳有略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九　早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南軒張氏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奪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己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絹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勉齋黃氏曰共姜一婦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況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

慶源輔氏曰以三軍之勇而衛一人宜若不可奪也然其可奪者勇非在我也以匹夫而守其志宜若可奪也然其不可奪者志非在外也○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奪則豈足以爲志哉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爲喻雙峯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團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新安陳氏曰志公而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爲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指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勇奪毋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夔可奪乎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

其由也與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美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勿軒熊氏曰縕枲著出記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鄭云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綿縕今之纊及舊絮疏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朱子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裏底趙氏曰枲著則雜用枲麻以著袍也如今麻片筋頭可置之夾襖中者雲峯胡氏曰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作褚以綿裝衣之謂

厚齋馮氏曰與美衣服者並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

朱子曰李閎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耻已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好○問彊必忮弱必求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便羨慕他

慶源輔氏曰忮者疾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耻已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爲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耻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

彫字當作凋

而進之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底意思朱子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問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求予使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甚于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類而蓋有不可勝窮之役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忮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爲卑汚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

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曰然

新安陳氏曰子路能如此本可進於道今誦所引詩而自喜其能則不復求進於道矣夫子所以一揚一抑之也

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忮不求之事、何足以臧、承何用不臧之語而反之、

慶源輔氏曰義理無窮此特一事之善若遽自以爲喜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反言此以警之

潛室陳氏曰子路好勇必無忮求自足於此而道之故孔子因其無日新之功而進焉又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姑已見得破但其工夫麤疎未入聖賢閫室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

○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凋耳

慶源輔氏曰小人之在世或被化而彊於爲善或畏威而覬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彊於爲善者或汨於欲而忘其勉彊之心則惟利之趨覬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爲罪之未必

及已則放僻邪侈故其眞情發露而不可掩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物之受於天者獨正故不凋於歲寒人之得於天者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

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蔥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生死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

厚齋馮氏曰歲寒今之建丑月也木葉無不凋而是時松柏獨不凋則知後於衆木之凋也

新安陳氏曰松柏在春夏無異衆木必經歲寒方見其後衆木而凋零以比君子在平時無異衆人必經事變方見其異衆人而特立後凋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柏之

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君子其意淺矣此章知詩六義之比

新安陳氏曰士窮乃見節義韓退之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唐太宗語孟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雙峯饒氏曰松柏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凋必有松柏之操然後能不爲歲寒所變以比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爲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程子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朱子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有我何憂之有

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爲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

朱子曰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已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

慶源輔氏曰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者配則合而有助之意如陰配陽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氣本麤厲性配乎道義則爲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故以配乎道義明之

朱子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爲學者言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爲先○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塗而廢○問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自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懼矣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

自力也

慶源輔氏曰仁者知之體統故論德則以仁爲先知者仁之根柢故論學則以知爲首勇則仁知之發也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爲耳蓋學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

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

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

辯

程子曰權與權衡之權同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朱子曰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那箇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事變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義字包得經與權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經是爲世常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若時時用權成甚世界○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然共學須教可與適道以下皆然慶源輔氏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而銖兩近鈞皆著於衡物加於衡之首而權移於衡之尾所以能知其輕重也新安陳氏曰權字之得名以此此權原器物以論理也朱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頗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乖也○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并作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淺根固蔕時便要去他適爲所害這裏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始得雲峯胡氏曰程子是專就權上說義朱子只分經與權說義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潛室陳氏曰舉易一語見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凡二十七節道理最微末一語方以權終之見得不可驟語新安陳氏曰九卦謂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是也詳見易繫辭下傳雲峯胡氏曰洪氏之說上文有曰可與共學七十子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閔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然則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如文王孔子而用

權辨有不差者矣
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
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反於
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註繫辭云權
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
也
程子曰反經合道爲權公羊倡之何休和
之何休註公羊傳其實未嘗反經古人多
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
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
便是權也
朱子曰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若說
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
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
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
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
只毫釐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
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
者只是存得箇大經大法正當底道理而
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
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
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爲貴者權權者
却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
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
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
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
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處
經所不行不得已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
權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
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
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
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
熟者不足以與權也○立是見得那正當
道理分明了不爲事物所遷惑可與立者
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方有經有
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
而衆人亦可能至於遵事之變而處以權
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可與立未可與權
蓋言其難如此○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
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君臣父子定位
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
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
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
矣是則所謂權也或齊季札之徒所以輕
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其心之所安寧隕其
身亾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爲
此也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
○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爲權矣○漢儒
反經之說只緣將下文誤作一章解故其
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說莫不連下
文辨范氏蘇氏不如此說程子說漢儒之
誤固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思之亦通
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是權便是變却那
箇經雖謂之反經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
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道一也○經者
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道則是箇體統貫乎
經與權○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
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
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
雖同而所以殺之則異蓋管蔡與商遺民
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
不得不誅之若太宗分明是爭天下故周
公可謂之權太宗不可謂之權○伊川見
漢儒言反經是權恐無忌憚者得借權以
自便因有此論○伊川將經做箇大底物
事經包得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
與立未可與權須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
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廢了權字始
得權只是經之變這便是反經今須曉得
孔子說又挑得伊川之說方得○權與經

固是常義然論權而全體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熱病者當用凉藥冷病者當用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卻用熱藥發他熱病者有冷病卻用冷藥發他冷病者此皆是不可常用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茲權也茲所以為經也

勉齋黃氏曰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宜此經權不可無變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推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以其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有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明

問權經二字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經猶秤衡銖兩斤鈞。一成畫定。權即秤權。隨物低昂以求合於銖兩斤鈞。

陳氏曰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非理明義精便差些到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者也蓋經到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卻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横天下視為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嫂溺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但非可以常行如太宗殺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合守經而不守經竊晉以下皆於國統未絕而挾人孤寡而篡受禪是當守經而不守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固逐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

見義不精者也張東之等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慘禍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

雲峯胡氏曰程子矯漢儒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辨無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先儒謂朱子翼於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周實有功於程子愚於此亦云

通古朱氏公遷曰此章汎以稱物之權言之義兼小大大而處人倫之變小而適事變之宜皆在其中矣若孟子言執中無權又言權然後知輕重則各因一事而言之只是於常道之中用權以適其宜而已此則直謂之義可也餘如君子時中時措之宜皆與權字異其名而同義

月恒近解曰。高中玄問辨錄云。或問考亭云經者萬世常行之道權者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又云權者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之時多。何如。曰斯言愈遠。夫謂經乃常行之道。權則不得已而用之。是謂衡乃常用之物。錘則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謂權之下等不可用之時多。是謂錘之于稱不可用之時多也。而可乎。是義即是經。不合義便是拂經。拂經便不是權。非經之外別有所謂權也。又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耳。何如。曰權自是權。固也。然不離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不能行也。彼漢儒權變權術之說。乃是無衡之錘。無所取衷。故其旁行也流。亦任其詭竊而已。何可以為權也。又云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卻說得經權二字分曉。但說權遂謂之反經則非矣。何如。曰經是何物。道是何物。既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

可以合道是謂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其分兩也有是理乎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愚按高中玄此說頗能發明經權之義學者宜深思之。

棣大計反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讀為翩反偏遠字亦叶於圓反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翩同言華之搖動也而助語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朱子曰此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詩別論語及召南作唐棣爾雅作棠棣無作常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或問偏之為翩朱子曰非獨晉史為然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句矣汪氏曰韻書移下註云其華反向後合詩云翩其反而據此讀如字亦可尤與遠叶

夫音扶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易去聲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慶源輔氏曰是理之在人以為易知乎則精深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為難知乎則其在人之理本自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而不肯下堅苦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遂生疑畏之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地道著無一毫助長益生之意所以極有含蓄意思深遠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而克爾哉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為思其人以室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辭意婉而平利無褻狎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然也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九終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十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朱子曰鄉黨一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記之詳○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說燕居申申夭夭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

南軒張氏曰此篇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察之精矣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茫而無進德之地故卽其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氣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馴致矣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天下治國家立綱陳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愈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

問鄉黨一書皆言孔子而閒又言君子朱子謂君子卽孔子何不便說孔子潛室陳氏曰君子卽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依底故閒稱君子聖人以身爲教故記者以教法者之

雲峯胡氏曰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直述其辭者曰曰必曰不不可得而直述其辭者曰如曰似其皆隨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者歟

通考吳氏程曰入太廟條重出不在數內

勿軒熊氏曰首五節記夫子至朝廷言貌次四節記夫子衣食飲食居處其餘則夫子自一鄉至一國凡事君交友之道容貌之變言動之細皆備記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朱子曰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爲不敢多說耳○或問恂恂曰以書詩訓詁考之宜爲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

慶源輔氏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

之意大凡人饒信實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節溫恭之意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及疏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

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吳氏曰宗尊也尊奉之故曰宗宗廟朝廷皆謂魯也

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辯則可以議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辯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疵其害

厚齋馮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穆穆登齋雝雝肅肅却見文王之德容心志此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睟然於言辭之表見之

雲峰胡氏曰此篇記夫子之容貌言動然起動莫先於紀言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此心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慎雖不訥而亦不輕發信實謹慎不足以言夫子之聖而愈見夫子之所以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爲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矣

胡氏曰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爲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大國次國小國並下大夫五人

厚齋馮氏曰夫子仕魯自下大夫爲上大夫此當記爲下大夫之時

慶源輔氏曰侃侃謂能守禮義而無所回屈

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可得而直遂上大夫前雖有所諍須有含蓄不盡底意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和說則不失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在已理義之正○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當辨處須辨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阿從知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象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其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間字同這正見和說而諍意思

北溪陳氏曰先言和悅後言諍和悅者事長順也諍則不詭隨矣

儀禮疏上大夫卿也國皆有三卿五大夫十七士與五大夫轉相副貳則三卿宜有言上大夫是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二

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司馬事省闕一天

夫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適〇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南軒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

胡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

慶源輔氏曰踧踖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卻從容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

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

勉齋黃氏曰下大夫侃侃接下以嚴上大夫誾誾事上以和敬而不忘向君忠敬之道詳矣

雙峯饒氏曰與與作平聲讀者威儀中適之貌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都皆從容中節恭敬之中有和意也作如字讀者與之又與不忘君之意踧踖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疎愛有餘而敬不足則褻聖人兩皆具足蓋莫非中和氣象

慶源輔氏曰恭敬不寧如此而意又不忘向君亦非聖人不能也

蔡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施各異君既視朝則其視君也一於齊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慶源輔氏曰擯人主使之接賓此見儀禮所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使賓之無違於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于中則容變于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周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郎大門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闑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用夫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為聘享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遞還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

上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

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

蔡氏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

周禮春官太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受職始見命爲正吏受職事也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也受位受下大夫之位也受器受祭器爲上大夫也賜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賜官子男入爲卿治一宮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

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也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就侯伯之國也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于諸侯爲一州之牧也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長諸侯爲方伯也○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五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朱子曰揖主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

慶源輔氏曰左右手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又曰襜如言其衣之前後襜如其齊整也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慶源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捭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

釋名曰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

新安陳氏曰紓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借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

問夾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即擯相之相朱子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語

勉齋黃氏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德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閾于逼反 棖除庚反 闑倪結反 見曲禮記 恪苦各反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南軒張氏曰、入公門、則致容而不敢少肆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聳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朱子曰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闑之間爲君位○或問中門之說曰頤云門中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闑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

南軒張氏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閾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爲然特如此記之耳

雙峯饒氏曰中門有闑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一壁只當似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當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闑之中但挨闑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

吳氏曰按鄉黨所記夫子之事有常禮者有夫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大廟每事問此夫子不與他人同者如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此常禮也

屏[illegible] 宁[illegible]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綉爲斧文也亦曰斧

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

問過位註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朱子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然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墻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不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

雙峯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爲不同爾問屏制何如曰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內外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朱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着裳有顛仆之患○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爲贄而已笏則搢之揷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爲儀也字文肅欲復古乃不脩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

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升則肅降則舒氣之有張弛也○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也

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兩手摳衣去齊尺出記曲禮上氣容肅出玉藻篇

韓云似不息 班倢伃賦、每寤寐而絫息兮、師古曰、絫息言懼而喘息也、長揚賦不敢揚息、師古曰、揚息、謂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朱子曰此是到末梢又加整頓衆人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問何以知進字爲衍文　曰降而盡階則爲趨而退不得復有進字

南軒張氏曰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其位踧踖始終以敬也

勉齋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

雲峯胡氏曰始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即已可見至其出也旣怡怡而復踧踖則其敬

愈可見故集註始以爲敬之至末以爲敬之餘、

新安陳氏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　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

踖、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周禮冬官考工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主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禮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中信也朱子曰圭自通贄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少間仍退還○或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爲瑞節慶源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勝之理但敬謹之至容儀一似不勝者耳問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不心與手齊如步趨之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朱子曰得之○上如揖下如授舊說謂上階之上下階之下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共

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卻不復執之以下故說做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厚齋馮氏曰太高則仰大卑則俯上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矣晁氏曰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喩過倍使擯但言色勃如也此加戰字則莊而且懼矣[illegible]蔡執趨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踵足後跟也容恭前趾拖曳後跟不離地也芳子曰蹜蹜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擺許亦隨頓作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新安陳氏曰[illegible]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illegible]氏之用玉璧[illegible]玉帛之于與上文執圭不相劝夜乃命圭也問聘享之禮朱子曰正行聘禮畢而矣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亦間的蔦退退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茫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聘大夫凡三問久方畢問獻之物皆受但少問別有物以回之又問廷實曰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日庭實○問賓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聘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道信有庭實以將其意具聘時漸紓也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

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朱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因昔及其大臣○私覿是所遺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卽行私禮然見他國之君也○問私覿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爲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爲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太夫僭於邦君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卻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爲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雲峯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

無以遜聘問之禮
新安陳氏曰方聘則專於敬既聘則漸而
和
勉齋黃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聘
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覿則又輕矣故其
容節之不同也如此
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
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
雙峯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
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
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
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紺緅飾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
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緣也

通考吳氏程曰絳古巷反淡紅色練小祥
服以熟布爲之者或作也字非緣俞絹反
[illegible]二反
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
喪服如何用絳色爲飾朱子曰便是不可
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
色揚者字也如今人褐青也○齊服用絳
三年之喪既葬而練其服以緅爲飾
雙峯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illegible]然檀弓云
練衣黃裏古註說以纁爲緅疑當闕
新安陳氏曰縓取絹切纁是淺絳色緅則
赤多黑少之色古註以緅當纁不相似
至於紺近齊服考之註疏亦無明證要之
二色皆似赤非赤其色不正故不用爲飾
與
釋名云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
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
可知
朱子曰紅紫非正色青黃赤白黑五方之
正色也綠紅碧紫騮黃五方之間色也蓋以
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
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
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
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
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
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騮黃爲中央
之間色
朱子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
服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爲朝服然唐人朝
服猶著禮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

南渡後變爲白衫後來變爲紫衫皆戎服
也
南軒張氏曰紺齊服緅練服不以爲飾別嫌
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爲褻服無
時而不居正也
慶源輔氏曰朝祭之服禮服也
陳氏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爲服可知不
以爲褻服則不爲正服可知
齊氏履謙曰後世朝祭服緋服紫蓋不特
制度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
故集註有微意焉
通考吳氏程曰間色五方正色也赤白爲
紅赤黑爲紫雜以二則間矣
釋名曰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紫雜也
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褻息列反 見形甸反 縐側救反 麑研奚反 裼先擊反 蜡音乍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縐絺之蹙蹙者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鄘風君子偕老篇周禮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疏曰以其葛出于山故也月令孟夏天子初衣暑服注云絺綌曲禮云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朱子曰緇衣羔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皮如今之貂裘

覺軒蔡氏曰按邢氏云中衣外裘皆相稱也緇衣羔裘之上必用布衣爲裼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麑裘視朝之服卿大夫士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民之祭服也

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單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緇衣以裼之是也

厚齋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是也麑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

長去聲 齊側皆反 孔注云

褻裘長短右袂

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袒裼見裘之美曰裼加全衣重襲於裼衣上以充揜其美曰襲故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埤雅曰大曰羊小曰羔羔性羣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于朝故古者以爲朝服說文云鹿子曰麛又曰麑鹿一歲曰麑二歲曰麐三歲曰麈禮書云鹿之爲物善接其類而麛尤出于天性故先王取焉移禮曰麛裘皮弁○袒而見裘曰裼揜而充裘曰襲素衣麑裘則麑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黃衣狐裘錦衣狐裘蓋亦若此○古者著裘于內而以繪衣覆之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爲飾也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趙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長之者主溫也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南軒張氏曰程子云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日不用當日之寢衣所以

致其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

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爲齊之寢衣而已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

厚齋馮氏曰豳詩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温故取其厚者以爲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爲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南軒張氏曰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慶源輔氏曰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可舍

其他如觿礪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雅居喪則可去上喪則無所不佩也覺軒蔡氏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又不止於上兩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礪礱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爾紛帨拭物之巾也觿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佩皆服用之觿觽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問襞積恐若今裙製近要有殺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市爲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打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朱子曰惟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邪

慶源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於要之兩旁爲襞積

即今衣摺也

雙峯饒氏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深摺氏曰裳之如帷者上衣之裳皆然惟深衣則以布幅斜裁而易置之下齊倍於要三之一不爲襞積

新安陳氏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服惟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帷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

通考吳氏程曰要作褄同音腰襞積上疊衣也讀亦疊也謂感其腰下而疊之也殺謂下廣上銳縫去聲會處要半下齊倍要二句互相發謂腰之狹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腰也

仁山金氏曰襞者攝也積者疊也腰中有

幅多而闊須著襵𧝓竹筒以束令緊而乾
身此所謂襞積也
白虎通云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
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裳下飾以羅
爲表以緇爲裏其色天子諸侯朱大夫素
上玄黃裳之飾色也氏七幅殊其前後前
三幅後四幅而章藻紛糸黼黻于其上
錯即裳按釋名帛也謂邊接犂幅而爲之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李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

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

胡氏曰吉凶異服故色之黑者不以弔

慶源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

慶源輔氏曰若未致仕時乃常禮有不必記

勉齋黃氏曰古人衣服不苟如此蓋衣身之章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

朱子曰前註君子謂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

南軒張氏曰程子云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仕而猶往月朔之朝盡爲臣之恭也

雲峯胡氏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皆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皆一見焉

新安陳氏曰吉月之朝豈亦雜記曲禮乎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

齊側皆反吳氏曰必有明衣讀　明衣前浴衣見玉藻許

○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陳氏用之曰明衣以其致潔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幅四而不襞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齊者異矣裳之長也及足蹈與無見膚者異矣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朱子曰不茹葷是不食五辛今致齊有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

食音嗣

南軒張氏曰變食遷坐蓋皆變易其常致
敬而不敢逸寧也
慶源輔氏曰變食以致潔遷坐以易常君
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思
慮而已哉
勉齋黃氏曰或曰齊必有明衣布並當附
寢衣一簡當屬上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當爲下章則上章言衣食下章言飲食似
有倫理當存之

〇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
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
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雲峯胡氏曰鑿通作糳即各反糲米一斛
舂米九斗
禮記少儀篇注云聶之爲言牒也先藿葉
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鄭特牲疏云先牒
而大臠切之而復報切之〇聶少儀音之涉
反一音泥涉反牒少儀音直輒反鄭特牲
註讀本作攝又作牒皆之涉反
慶源輔氏曰以是爲善理也必欲如是欲
也其流則爲窮口腹之欲矣
六書㪚藴曰精粹字皆从米精者何也米
之驗粟也色黴黃赤人皆知其粗也燕夫
而白穀矣未也䊪矣未也舂而近心矣色
微黃者此生意所函也粹者何也始而糳
米穀色半而舂米去䊮也卒而去米去弱
也精乃㪚粹玉精
明矣㪚曰精書以精粹喻學精鑿皆言
米也䊪殺一斗爲一石得米一斗爲䊪一石五斗爲
設斗也殺十爲鑿得二十爲精精之字从米

爲義以青爲聲古文作𦗉象三米之形尤
見意義
內則云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
蓼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
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饐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
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
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
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吳氏曰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臭氣也色惡
臭惡廣言衆物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人且

謹況聖人乎或問聖人謹恥惡食者何也
曰惡食謂蔬食菜羹之類以其粗菲故曰
惡爾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
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
未成不利人
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
養強熟之類
慶源輔氏曰食饐以下數者之不食不使
害於身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
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
蓋其質美與此暗合 〇食肉用醬各有所

舍傳主人之舍也

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後漢陸續傳續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續時爲尹興掾故坐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禮記內則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濡烹炙之以汁調和也以苦荼包豚殺其惡氣故開腹實蓼其中更縫合也卵鄭氏讀爲鯤鯤魚子也以魚子爲醬

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如內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

雙峯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爲品非一飲食各有所宜如食魚膾宜用芥醬食濡魚用卵醬食麋腸濡雞濡鼈用醯醬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

朱子曰一言語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有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無非天理○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都是逆天理

食音嗣量去聲　食如字爲去聲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懽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

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朱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蔬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

北山陳氏曰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帶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只數語與可釋本文須言何爲

樂記曰酒食者所以懽合也

慶源輔氏曰酒以爲人合懽而人之飲量各不同也故不預爲之量而以醉爲節雖以醉爲節而又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

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爲節或者猶過疑其或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而繼之以爲節二字而以不釋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況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爲失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

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

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浹洽而已爲限量此學者所當法

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鄭康成訓沽爲權沽之沽朱子曰沽市皆買、蓋從鄭說、詩云無酒沽我、毛氏註謂一宿酒爲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權沽、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爲是、說文曰脯乾肉也、周禮曰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事、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朱子曰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南軒張氏曰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慢易非事神之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

芑山張氏曰。或謂祭肉不出三日三句。正解祭于公不宿肉之故。凡祭尤夕殺牲。次早祭。已經二日。受肉歸。宿日不薦不頒。又經一宿。便是三日。肉敗而人不食矣。所以祭于公不宿肉。註謂家之胙肉不出三日非也。按此說尤近理。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朱子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卽其事而言之素問五臟生成篇諸脉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新安陳氏曰范說主禮楊說主氣范爲優楊亦不可廢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然瓜即菜意重作必爲是

新安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

朱子曰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

勉齋黄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縱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慶源輔氏曰養氣體不以傷生聖人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謂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要恁地做

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

覺軒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

葉氏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此以方爲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尊爲正者也

吳氏曰危坐爲跪安坐爲居凡禮坐皆謂跪也

雲峯胡氏曰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正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慶源輔氏曰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爲節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

使去聲　禓音

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

孔子居鄉之事

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方相猶言放想、如今魌頭是也、帥與率同、難與儺同、毆疫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之也、

問子孫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庭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問鄉人儺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

想漢儀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爲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

厚齋馮氏曰禮郊特牲云鄉人禓、夫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以其達陽氣故禓、於文從示從昜、以逆疫去難故儺、於文從人從難、蓋衛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因以達陽氣也、禓雖通稱也、儺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儼然朝服以立於阼階、亦示其敬、齋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皆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朱子曰古人有此禮、遣使則問人於他邦、則主人從背後拜而送之、

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此記孔子遺人之禮也、問猶遺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曲禮曰、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子凡以物問遺人于他邦、必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

子與人交之誠意、

朱子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嘗耳、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南軒張氏曰於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

胡氏曰孟子謂大夫有賜於士而得受於其家、此必拜其賜之禮也、未達者所用之品所療之病不知也、一有不宜則疾生之焉、聖人謹疾不敢嘗也、受之以禮而告之以實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惟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與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
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等也方退朝
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
邢氏曰、孔子家廐焚也、以退朝知之、
吳氏曰廐焚而問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
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
所以示教雜記家語皆載此事家語云國
廐焚恐非國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
左傳疏曰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坰
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廐此
周典之制也、
廐馬舍也、周禮校人掌頒良馬而養乘之
注云四馬爲乘、三乘爲皁三皁爲繫、六繫
爲廐、六廐成校、此蓋名廐之始也、按校人
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然則閑廐之制、自
周始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
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
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
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
故不敢殺也
或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之朱子
曰席固正矣至此又正以爲禮也曲禮主
人請入爲席矣賓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爲
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
耳
雙峯饒氏曰、賜食有親、嘗先以奉親、夫子
先嘗時已孤故也、
慶源輔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鑑照
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
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南軒張氏曰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
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則先飯恐君之
客己也必先飯者以食爲先也
儀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
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
俟君之食然後食注將食猶進食膳宰進
食則臣不嘗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
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
帶於上也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
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
恐不獨於疾時爲然朱子曰當時多東首
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

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遷於南牖下雙峯饒氏曰君未視疾容自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慶源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見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喪大記云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卅五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妾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爲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訃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曰殯葬於野曰葬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人殯於兩階之上此殯蓋自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新安陳氏曰車馬不拜義也祭肉必拜禮也雲峯胡氏曰此篇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既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亦義也義所當爲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卅六

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威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夭夭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無事乎容儀也爲容則體拘而氣不舒蓋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前朝張氏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前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户籍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所改容而起以致敬也

新安陳氏曰主敬客故爲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怡然當之則爲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朱子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脩省何可已哉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慶源輔氏曰正立則身不偏倚執綏則不忘有事范氏所謂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者得之

新安陳氏曰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

則坐、婦人亦坐、
禮書曰、綏車中把也、其餘則有乘章、其爭
貴賤、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之[illegible]
少儀、君綏曰良綏、而禮少儀、僕右綏曰二綏
後散綏、此綏之辭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
其既登也正立執綏、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
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問車中不內顧一章、朱子曰、立視五巂、式
視馬尾、巂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
尺、圍三徑一、則瀏丈八、五轉則正爲九丈
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
南軒張氏曰、三者非獨恐其惑衆也、蓋以
其非在車之容故耳

覺軒蔡氏曰、曲禮篇、車上不廣欬、不妄指、
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正義曰、車
上不廣欬者、欬聲也、廣弘大也、車高大也、欬
以驕矜、又驚衆也、不妄指者、妄虛也、在車
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爲惑衆也、顧不過
轂者、車轂也、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人
私也、此三句、正與此篇相合
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
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
見於乘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
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
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邢氏、名昺、濟陰人、
闃、苦壁反、見、形甸反、強、上聲、
釁、許靳反、撟、紀小反、

程子曰、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
擇其處、
南軒張氏曰、色斯舉矣、亦先見於幾微也、
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如是則
悔吝何從生乎、
胡氏曰、上不知爲何人之言、下不知爲何
事而發、故以爲有闕文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
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
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

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
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
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爲之說、姑
記所聞、以俟知者、

爾雅釋獸、須屬、獸曰釁、人曰撟、魚曰須、鳥
曰狊、獸之自奮迅動作名釁、人之罷倦頻
伸夭撟、舒展屈折、名撟、魚之鼓動兩腮若
人之欠、須導其氣息者、名須、鳥之張兩翅
狊狊然摇動者名狊、此皆氣倦體罷所須
若此、故題云須屬也
慶源輔氏曰、退當見幾、進當審義
西山真氏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
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
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

子路取雉共之句泉甚

而後幡然以起大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卽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謂諸此見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卽色斯舉矣之意又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暈而下之此卽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

新安陳氏曰此章文義畧不順而意亦可通色舉翔集卽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山橋邊之雌雉其見幾而舉詳審而集時哉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不悟以爲時物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聖人寬洪不直拒人也雉一會耳去就猶得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若移山梁雌雉一句冠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似尤明云

蔡氏曰士之脩於身行乎族里者至鄉黨而脩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父見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宵胥於是也蓋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一容貌一舉數無不盡其道者當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若曾子一貫之說與此篇相發明學者可不思學孔子以自立於鄉黨哉

通考董云曰共者向也衆星共之子路共而立皆向之義嗅依晁劉註蓋古字如此若以嗅爲嗅食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常情料聖人也夫子半日歩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見容厄於陳蔡宋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聞適足以立天下之的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惑麟與歎雉同意學者當參看

臨川吳氏曰山梁雌雉當在色斯舉矣之上三嗅而作當作歎字亦篆文之誤也

芭山張氏曰邢說舛謬不宜采入集註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終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十一

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明　張自烈
　　張自熙　定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然此篇稱賢者三倍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文飾去許多繁文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腳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問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徇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之所以轉移時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

問孔子從先進是夫子無取於文也然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夫子又從之何邪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郎從周也文必似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末文弊已不足爲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

問夫子用禮樂而從先進是欲從質邪抑欲文質之得中邪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爲崇質在理則爲適中

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文哉蓋謂其文質得中郎彬彬之文也此郁郁時之文郎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欲從先進之云正是厭周末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初不相妨而可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

從去聲　行去聲

通考朱氏公遷曰先進於禮樂因論其文矯其偏勝而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

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問何以知其爲弟子所記朱子曰吳氏例云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爲夫子所言者考之不審也

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當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

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

勉齋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爲言也

雙峰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有小條目小條目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今人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者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使之治心脩身從本領上做將來

慶源輔氏曰夫子之門如此十人者固高

矣然受業身通者凡七十人則豈獨此十人可名爲哲哉故程子引曾子以爲證而斷十哲爲世俗之論所以救學者使求於聖人之門不止此十人也

新安陳氏曰曾子哲之子是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從故不在列又如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焉

雲峯胡氏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語政事文學即孟子所謂有達才者然孟子於成德之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曾是也如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人所記而孟子五敎又能發門人之所未發

通考仁山金氏曰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宰我澹臺滅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孝次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

說奇怪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一　五

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侑，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晳伯魚皆在下列爲未安，則亦從古之制而已。古者宮室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先用饗禮，牲幣旅嘷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簋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路曾晳而下七十子左右祫食，如昭穆之列焉，斯爲得之。其餘從祀雖東西夾室可也。

或曰：當時孔子在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而行，如陳。遂入蔡。陳蔡連界，而近楚。楚昭王聘之。陳蔡大夫發徒圍之。孟子所謂君子厄于陳蔡之間者也。又孔子凡兩次適陳。

不必分貼憾說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

胡氏曰：以非助我而言，似有不足於顏子之意。謂其無所不說，則凡精凡粗，若巨若細，莫不懽然領受，而略無毫髮之疑矣。

厚齋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

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說之驗。

或曰：二句一氣說。中間不得用何也作轉語。以上句想像下句，非以下句回護上句。

蔡虛齋曰：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融，無所疑問。此二句俱安在非助我無不說上。小註分貼大謬。今人只說得上句如有憾焉，下句都說不得正意。此則雖知其不分貼，而亦終歸于分貼矣。宜細玩之。聖人本意全在下句。○惟其於吾言無不說，故爲非助我者也。此豈憾之之辭。

間去聲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一　六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

勉齋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間於其言，是爲公論，夫子所以稱之。

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

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

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讐父覺之欲
逐其妻子讐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
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
令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
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
外無有異詞也
雲峯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爲孝而夫子
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
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
以稱之歟
新安陳氏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
友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於
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
矣乎蓋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
矣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間字不
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
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者外
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

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宜哉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孝即其孚於人者而
稱之見稱於天下爲武周之孝見稱於衆
人爲子騫之孝見稱於宗族爲士之次者
之孝德行有大小故其孚於人者有廣狹
也
或曰本文只說無間于父母兄弟之言耳
若就中塡出許多後母仲季等語畢其子
而駡其父母兄弟失聖人渾然口語矣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
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
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
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
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
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
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縚之
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
朱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日讀此乃
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
雙峯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爲行表
而行爲裏行爲實而言爲華各舉其一以
互見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
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
苟免

林次崖曰謹言則行在其中范註謹其言
必能謹其行稍差謹言是必度其可行者
方言不可行者決不言故曰行在其中子
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有子曰信近於義
皆謹言之事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
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
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
有截然不可亂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

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淵以弟子之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鯉故有以鯉也爲夫子之設言者信乎朱子曰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爲年數之錯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

南軒張氏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己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强爲之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

厚齋馮氏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惟自言其子故曰不才

禮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驂而賻之駢馬曰驂賻助也助喪用也

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於市

問命車朱子曰記禮云大夫賜命車

慶源輔氏曰葬之禮椁周於棺宜也然貧不能具則椁亦可廢車之制驂參於服宜也然欲驂而用則驂或可脫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厚而不從其父爲椁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蔡虛齋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此兩句慢說回鯉字出集註是會意解切不可以集註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來硬貼此句

○驂旁馬也引車者一車駟馬故曰騑馬騑脫驂是解其旁一馬與之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勉齋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亡而不亡以道有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

終亦必亡而已矣故以顏子之死而為已之喪也

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矣

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

雲峯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邑山張氏曰存新安說則葹齋一條宜刪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

勉齋黃氏曰以夫子之聖而得顏淵蓋將相與講明斯道以示天下後世其為助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不興喪予之嘆而不自知其為慟邪

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

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為椁觀之知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南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

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卻之厚葬之責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

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椁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

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
天理人欲之間而已
雲峯胡氏曰無臣而爲有臣非理也豈所
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
顏子
蔡虛齋曰厚葬兼棺槨說或曰棺槨是殯
非葬也此說非不知死葬之以禮此句内
有殯意在不成只是葬理也又與[illegible]訃喪
具稱家之有無不合可見兼棺槨在内葬
之一字兼衣衾棺槨墳墓說○看此一章
書須以曾子易簀事來參看益聖賢於道
理直是要無纖毫之遺憾君子愛人以德
意猶未也

焉於虔反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
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
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
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
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
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
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
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
以深告之也

通考南軒張氏曰合言之來而不測則爲
神往而不返爲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
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
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
就一身言魂氣爲神體魄爲鬼
朱子曰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
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
頭之意
慶源輔氏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尚不能
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能反要於
終而知氣散故死也
新安陳氏曰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曰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覺軒蔡氏曰夫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
對焉知正欲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
新安陳氏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爲有

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
知死則爲躐等
易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朱子本義
曰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
問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朱
子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
氣則二理則一
慶源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
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
明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
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
不同二而一者雖是幽明始終之不同而
其理則未嘗有二也
潛室陳氏曰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了不
相關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聚則
生散則死伸爲神屈爲鬼有聚必有散有
伸必有屈理一而分殊分殊而理則一
非微昧不可究詰之事也

新安陳氏曰告之以所當先能先知者是即所以深告之

朱子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諂矣○問未知生焉知死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家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了○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爲氣知覺運動陽之爲也氣之濁者爲質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註淮南子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在氣上初不是凝結別爲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

誾音銀義見前侃行胡浪反樂音洛

然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卻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伯有爲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爲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如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雙峯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

蔡氏曰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

通考朱氏公遷曰子路問事鬼神舉其祭祀之鬼神言而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也

羅近溪曰季路問鬼神與死夫子雖未答却已深答之矣欲其以事人者事鬼蓋以鬼即人也欲其以知生者知死蓋以死猶生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朱子曰誾誾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同亦如此○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

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〇誾誾是深沈底侃侃是發露圭角表行行是發露得粗底〇問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遮覆含糊之意

蔡氏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爲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佞之失惟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於敵己以下爲宜剛強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動容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其得失矣禮失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之而見

子路侍夫子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

問於行行者有何樂雙峯饒氏曰樂字終難說所以集註以爲或是曰字之誤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先就本文解後面却

說破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也通於內通伯姬也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三死罪也與音預爲請于伯姬良夫爲大子請也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爲婦人服也介被甲也輿豭豚欲用以盟也孔

氏專政故劫孔悝故今逐輒也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也子羔衛大夫高柴將出將出奔也弗及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也辟避同繼之言已必繼孔悝爲難攻大子也石乞盂黶二子蒯聵黨也敵當也黶音揜冠不免不使冠在地也

未子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

〇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〇子路爲人麤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爲非故也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爲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爲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爲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爲善而爲之而不知其爲非義也

南軒張氏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如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自不可同日語矣

新安陳氏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擧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敎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

通旨朱氏公遷日此以氣象言餘如不違如愚是顏子之氣象堂堂乎張也是子張之氣象與此類同皆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者也又顏淵季路侍一章見二子之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一章見四子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然浴沂詠歸有高明廣大之氣象朋友共敝有勇知方有敦厚質實之氣象顏淵之氣象則近於孔子之自然冉有公西華之氣象則亞於子路之篤實者也

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如仍舊貫之善。

南軒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爲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爲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爲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

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諷之、

夫音扶 中去聲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南軒張氏曰有中中於理也

雙峯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誾誾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作不必改作人咸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蔡虛齋曰。仍舊貫二句。只是一連串意。無有始而商量未決。繼而確乎不易之意。但其辭從容而厲、皆先輕而後眞。如答季氏使者亦然。

芑山張氏曰。王介甫知改作之勞民傷財而不知新法之虐民禍國。此讀書不通徹處。朱子采其言入集註、所謂不以人廢言者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家云著姓字
引類集特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巳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覺軒蔡氏曰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巳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為未至由宮墻之外望則升堂大有間矣聖人斯言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慶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麤率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欲車裘共敝及程子謂其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為迂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之類是未入室之驗也

雲峯胡氏曰正大高明形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

苟謂且能事正義所著
難苟辭之非經州雅

或曰上下文一意首節就他未入室處微微討從他下節未入室正說他閫奧未至不能到中和地位〇按蒙引云要知堂與室非有兩樣道理精微處亦不在正大高明之外此說甚有味宜玩

〇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

雙峯饒氏曰觀答問交一章及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為苟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言可見其規模狹隘

朱子曰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illegible]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illegible]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去其疏驕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二子服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悔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

賢知居不肖字非指二子只雖過其理

然則師愈與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敎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

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爲失中而其道均爲未至也

慶源輔氏曰過不及生乎氣稟之偏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積之之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

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爲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敎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

又曰過猶不及只就過不及論道理不是論師商論人品此處不宜露出中字聖人抑泉甚含蓄須體貼說

攻伐之攻也攻責也如攻其慝之攻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

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慶源輔氏曰師道尊嚴而朋友親暱理固然也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雖絕之而猶不忘乎愛雖不忘乎愛而事之當絕者又不但已此仁之至義之盡也

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是惟罪責棄絕之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

[illegible]安陳氏曰使能反身脩德則知吾身自有良貴而不急於仕矣[illegible][illegible]曰人最怕資質弱若求之使卻是自[illegible]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反為季氏聚斂[illegible]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適所在都不自[illegible]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邪曰冉求之失不待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當是時肆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君之有士惟不仕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于大夫者也使求仕於季氏能勸之謂其強借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以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流靡而至此

耳曰然則夫子曷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

南軒張氏曰冉有既為季氏之臣所當正救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令既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為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為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防遂而不自知也

勉齋黃氏曰聚斂巳自不是況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周公則本富強矣今又聚斂以附益之則非義之中又非義矣聖人所以惡之深也

厚齋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illegible]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聞之冉有自止之可也不然問孔子之言以反命而力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惟不能諫止而不能去反為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

雲峯胡氏曰春秋於為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之力於此事書曰用田賦其為冉有阿[illegible][illegible]罪顯矣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仕季氏之初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歟

蔡虛齋曰范氏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于季氏。此句最好。蓋嘗因是推之。荀彧以謀畧施之曹操。嚴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歆以才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所施。故易曰離利

貞。

或曰季氏富于周公。周公指魯也。猶諺云敵國富也。周公宜富之說。殆非至論。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蒯聵之亂季羔

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
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
曰如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朱子曰不徑不竇只安乎無事時可也若
當有寇患難如何專守此須其不徑此
柴所以為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定若不
不竇之說不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
學到通變處盡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
柴也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
愚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
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
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

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
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
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畧
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
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畧聽得處便
說義理止此更不深求推曾子不肯放舍
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
○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著工
遂見得透徹若些會不得便放下了如
何得通透終於魯而已○若是魯鈍者却
能守其心事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
上落下多下事一○曾子選純直辛苦而
後得之○問參也魯曾却似有不及之意
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
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

傳更加工夫精進
慶源輔氏曰遲鈍者不能便明了須用工
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易造淺方涉
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曾子之資魯
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致有易心故其誠
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

由也喭 喭五旦反

喭粗俗也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
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

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
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慶源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為野
南軒張氏曰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
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喭則氣俗此皆其
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而矯勵
擴充也
問柴愚參魯師辟由喭此乃生質之偏如
此夫子言之所以欲四子克其偏而歸於
全也然參竟得道統之傳何也勉齋黃氏
曰愚者暗辟者少誠實喭者粗俗若夫魯
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明未嘗不誠實未嘗
粗俗比之三子已爭些況質厚者為之難
一為之則確實下工夫用力到底如弘毅
如易簀等處皆可見安得不傳道邪
慶源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

數音朔　窶郡羽反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慶源輔氏曰此與易大傳其殆庶幾乎同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朱子曰世間亦有質美而安貧者皆以爲知道可乎○空爲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爲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間是頻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矣遠哉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

潛室陳氏曰簞瓢屢空到此境界不改其樂是幾於樂天之事以此說顏子事理平實與下文貨殖不相反而地位峻絕

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略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略乎外則文飾不修此四子情實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云。

厚齋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

雙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唯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從來一貫之惟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已

芑山張氏曰喭粗俗也。非止略乎外觀而軒喭則氣俗可見輔氏專就略乎外言未確。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史記言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注云廢舉停財也與時逐時也物賤則買而停財貴則逐時轉易貨賣

新安陳氏曰貨殖是不如其安貧不受命是不如其樂道

程子曰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

葉氏曰或者不喩乃謂子貢真好利者夫佚進學稱圍夫子猶以爲小人豈有子貢而無一言以正之乎

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而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

不郎不台出受　衆享朝禮也

甚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其曰屢中則不中者多矣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朱子曰看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卻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乎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

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二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

雙峯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勵也考朱氏公遷曰賢哉回也回也其庶乎空皆郎其所能而稱之顏淵子路子夏貢皆爲以理自守者然守之近於自然子連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夏也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

附此條以見時說之不可槩從

不免以巳方人者子貢也是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蔡虛齋曰貨殖貨財生殖也非其留心于生計則貨何至生殖與屢空正相反非謂殖那貨也殖聚也屢空是因回之貧而見其安貧貨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註內子貢不能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安貧說不可以安貧屬屢空以樂道屬庶乎○子貢既不能安貧則亦不得為近道矣但不可分說上文近道安貧此二句道子貢之不如顏子處是言其短下句卻舉他長處說勉齋之說未穩○屢中須看屢字見其不中處亦多何也不由于學只用其才質之斂而料事耳與言必有中不同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于料者也彼非以料中也○饒氏造道用心之說似未害然全係他說則是以不受命貨殖對屢空以億則屢中對其庶乎似大拘耳聖人亦是信口說出未嘗立字骨也細思自覺煩碎

芭山張氏曰蒙引說甚確屢空貨殖宜依註郝京山云空者大虛之名惟道集虛屢空即夫子空空絕四之類告往知來聞一知二何異貨殖猶後世智囊書籤之譬億意度也不以虛合而以億測多一意見便增一障蔽終爲貨殖之家而已此說與蒙引異不可從○虛齋分別億則屢中言必有中此論甚精但云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便呆甚如言必有中看破仍舊改作的利害亦是見得那事勢成敗處因執玉儕仰而知死生存亡此際卻是子貢看得道理明白特其中不無有意無意天人公私淺深之別耳從分事理說非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

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此已是進信一步而說善人矣

朱子曰善人是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不入於室須是要學方入聖賢之域○

問善人之道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為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様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

問善人者未能有諸己乎南軒張氏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己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己則不可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

慶源輔氏曰質不美則不可謂之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循至又不止為善人而已也

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自以賦質而言善人生質雖美然必學而後可以入道也自進德而言善人有恒者皆有入道之資此其所以為可取也

葉氏舜曰天資則一定而不可移學力則進進而不已有天資而無學力以充之則終於為善人

蔡虛齋曰註中繼字然字似不必用來替聖人說話蓋是朱子解書意若用以替聖人說則聖人是評論他說不見是答子張問善人之道

或曰就善人一時規模說非謂他究竟不能入室○迹者所由入于室之路也若迹之不踐焉能凌空而往乎師好高遠夫子以此警之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言指論字貌指色字

程子曰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

雲峯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

雙峯饒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面色言者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取

發大有與命稍混

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事而言
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郎所謂色取
仁也
蔡虛齋曰。大全註言指論字二句不是。大
凡言說篤實貌亦在其中。色莊只是言僞
爲于外者言亦色所在。一頓一咲皆色也
○君子者心口如一。色莊者心與口違。君
子有德者必有言也。色莊者有言不必有
德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
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
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

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
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
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
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
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
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
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
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

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
必審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
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
自其所必能不待敎之耳
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
互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
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
孰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敎抑其過引其
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
發明云
芑山張氏曰。總是成就他。一個行。須知退
之亦寓進原只退他兼人不是退他行也。
註稟命須活看。只會中將父兄作準則。行
時嘿加忖度不率爾憑臆妄行耳。按郝京
山論語詳解云。善行不同。有父兄得主者
亦有父兄不得主者。子路好勇。子曰君子

義以爲上。此何必問父兄。冉有與朋友之
粟五秉。有父兄在。亦不可直行。非謂君子
正心脩身。皆須稟命父兄也。聖敎兩端。言
無典要。記曰言非一端而已。各有所合也。
此論甚正。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
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鬭而必死
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
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卽

弟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謝氏曰：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鄭氏舜舉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死生得自爲之也。

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爲父，在師爲師，在君爲君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共音

恭。食音嗣。類類也。謂君之養我、師之教我，與生之恩同類也。

慶源輔氏曰：顔淵之於孔子，蒙博約之教，得聖道之傳，眞所謂受罔極之恩者。恩深則義重，信非他人爲師弟子之比。

雙峰饒氏曰：孔之於顔，教愛兩極其至，義踰師生，恩猶父子，所以爲恩義兼盡。

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顔子死之乎？程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況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于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旣古，乃爲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

問：顔路在，顔子許人以死，何也？朱子曰：事

看死字蓋活

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友以死，在本語難之尙，乃可如此，患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孔子恐顔回遇害，故曰吾以汝爲死矣。顔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謂孔子亂得脫，謂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顔子只得以死救之也。

慶源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顔淵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顔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旣免，而顔淵相失在後，說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旣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女爲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顔淵處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顔淵之於孔子，雖曰未達一間，至此等語，殆相爲一矣。

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爲重，而以不輕於死爲重也。

潛室陳氏曰：朋友同遇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咎盡其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

死不死，則有幸不幸存焉。非必輕死求鬪，謂之相死也。

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顔子以德行稱，而善於說辭如此，豈諸子所能及哉。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見聖賢處物之義。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皆明處憂患之道也。朱子曰：孔子之言是以仁決之，孟子之言是以義決之。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蔡虛齋曰：回何敢死句，敢字不必係小註。韓文張中丞傳後序云：南霽雲曰：將欲以有爲也。公有言，云敢不死。此可以相發明矣。謝氏說恐未然，蓋死非難，處死爲難，故守死必善道，此孔門之正義也。顔子意謂

夫子若不幸而遇難回便當捐一死矣既
無志則曰可以不死又安敢輕擲一死哉
看來只是不敢之敢設回當日遽捐其生
則爲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矣故曰子在
回何敢死
鄒京山曰惟我與爾有是夫此足證矣如
由求輩勇怯過當進退失中故記此于由
求之問韓退之以敢死作敢先非也死字
有深味朱註引胡氏一種迂濶之論如請
討復讐甚爲無稽聖人若死賊手何足爲
聖人夫子方自信匡人無如予何而世儒
却擬匡人殺夫子是何等猥褻之見春秋
無天子何得有方伯此顏子閉戶深巷所
不願見者今年爲匡人作亂從顏子請與
師明年又爲衛輙拒父聽孔子告往討是
必仲尼顏子爲天子方伯乃可此等議論
真同畫餠
或曰吾以女爲死矣驚喜之詞非意料之

語子在非天不死夫子也夫子自不以匡
人之難而輕死也此處正以能不死爲道
若云子不在回敢不死大謬吳氏說不必
從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
之

慶源輔氏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
氏雖視顏閔爲慊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
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
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出處貴難勉齋已二之

慶源輔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而
致問則其言臣之問必有矜夫之意且大
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
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
行已之志

朱子曰不可則止不合則去

勉齋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
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
順君之私欲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超乎其
上者也具臣者等乎羣臣而混乎其中者
也以道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不可
謂進不以正言不見從此大臣之所以異
乎具臣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
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
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

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
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
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
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
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
矣

問孔子言由求爲具臣曰弒父與君亦不
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龜山楊氏曰弒父
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
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
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
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弒

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而不得爲不從若
弒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爲大
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
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

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
仲由終是不屈於子曰不要論他氣質只
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
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
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
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
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
這不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爲難惟
宰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
是難

南軒張氏曰弒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
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
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駸駸習之蹉跌以至從人
弒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從始從操

逆。豈遂欲弒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
至此耳。雖然自弒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
苟從之。皆爲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
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
由求不至是也。

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
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
已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
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

厚齋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
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爲懷無君
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
魯而以爲大臣也既抑之以具臣及其以
從之爲問故明以弒父與君不從折之

新安陳氏曰弒逆非不可之大者歟平常
能不可則止者於弒逆必不從未能不可
則止者未可保其必不從也由求於君臣
大義固熟聞之但察之恐未精耳觀由任

於出公。未爲之死。求於伐顓臾。惟知爲季
氏子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
乎。夫子於此實欲折季氏之不臣。故許由
求爲死節之臣耳。

蔡虛齋曰。以道事君。謂不以容悅事君。不
枉事君。而必以道事君。若君不從。則
去之。此兩句自相連帶。註亦要看得活。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
以害之

本前焉用佞禦人以口給而言

讀而不知者多矣況不讀者乎

厚齋馮氏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學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不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特從習紀而不知試故以下無學治

朱子曰佞不是謟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可見其佞○問子路不當初使子羔爲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朱子曰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辟之教胄子數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所以敎夫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則既有書

修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畀陋而已

南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數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己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爲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弊布不可務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

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勤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況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卽仕以爲學乎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

女汝同　用字去聲　乘去聲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皙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

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故做同　相去聲

厚齋馮氏曰子路齒先諸子又勇於進道故夫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與冉有皆以三年爲斷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

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爲當兵荒後時難爲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敎兼舉而後能之子路盡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

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

朱子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
赤若毅然欲從事於禮樂則是以君子自
居故必先爲遜辭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
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
會殷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大
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
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
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
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
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
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
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
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
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
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
時分來終歲以徧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時
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

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殷頫謂一服
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
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
慶源輔氏曰周禮所謂殷頫卽衆也頫卽見
也○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袞以
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
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
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
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
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
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
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爲之蓋三代常
服行道之冠也
厚齋馮氏曰會同
而兩君相見亦曰
侯覲於天子寡矣
而設夫擯紹禮樂

侯朝於天子之禮也
又有同盟當是時諸
之言當爲兩君相見
末也小相又擯紹之

者也二子以子路蒙哂故其辭又謙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
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
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
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

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
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
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
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
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
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
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
巳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
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

言外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晳與子參皆侍孔子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

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

新安陳氏曰單單衣袷袷衣至此時則衣無絮也

問浴之爲盥濯祓除朱子曰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氏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爲證是也韓愈李翺疑裸身川浴之非禮而改浴爲沿不察此耳

通考巴川楊氏格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劫風春日載陽蠶桑之時也曾點舍瑟之對今味其辭言則四時寒與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明物熙童冠詠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爲寅月沂水之凍方解傍壇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矣

新安陳氏曰此等句皆是就本文反復玩味以想像曾點胸次而於無中形容出有來

朱子曰曾點都不待著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是但就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許當時記者亦是多少仔細又曰門人記舍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耳

慶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川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而然若曾晳則以天資之高而用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晳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

胡氏曰即其所居至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祓除之事與其朋儕游泳自得乃其分所宜爲而目前所可爲也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

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

新安陳氏曰直與至於之妙作一句細分之上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实○集註此一節二十二字又是自無形容出有來其言外之妙趣不可以尋常解書訓詁體貼之例求之必待學力進眼目高後自然默會之可也

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爲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胸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二次改削前後見得如此平實學者當深味之

朱子曰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去日

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古三子之皆言所志也點獨鼓瑟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爲者及夫子慰安之然後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濟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樂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蕩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爲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或曰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馭風之事適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爲人欲隔了自有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却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山川流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道理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藥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處

理家精要語

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這處便有甚私意求自是若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閒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看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之○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爲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爲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爲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鐵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却做甚麼合殺○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麤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點三子在孔門豈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麤不如曾點之細○爲學與爲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爲須先欲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

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灑落意思

新安陳氏曰、曾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按三子所言者爭功、其志實而言小、點所言者理、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有曾點以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爲無弊、不然鮮不流於狂矣、

通考仁山金氏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文之辨所以實曾點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禮字不以施乎謂者言以爲國者乎上銘書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朱子曰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貶悲儉反

新安陳氏曰此餘專言三子言志乎實無高遠之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

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持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

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又
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朱子曰
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
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
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
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
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
行不掩焉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
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曾點之學無聖
人為之依歸恰有老莊意思也未便做老
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
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
進不得苦曾點所見乃是大根本使推
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
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為矣蓋言其所志者
大而不可量也譬之如水曾點之所用力
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
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
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
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為狂者也
潛室陳氏曰乜狂者志高而行不副謂其
志高故見大意而聖人與之謂其行不副
止於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宅
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為國以禮道理
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冉求二子語
言之問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
無曾點氣象朱子曰三子只是曉得那禮
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
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
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底自然
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
得了便休緣見得快所以不把當事他者
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三子

皆事為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
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麤暴些纔理會這
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
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是謹
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便是他才氣小了
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問子路就使違得
却只是事為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若達
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理會得道
理雖事為之未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
成何嘗不是事為來○問為國不術理則
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
途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
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
非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
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詭自以為當敗壞
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為之亦能使之有成
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
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
開暇平和也曰是○到為國以禮分上便
自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
潛室陳氏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
此堯舜氣象
雲峯胡氏曰以三子言之子路未達為國
以禮求於禮樂不敢當赤則若有志於禮
樂而所言宗廟會同禮之末耳
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與點分別而言之故
云夫子不取非謂夫子眞不許其得國而
治之也
朱子曰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
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
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底意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
得到這矣
朱子曰他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於緻密處
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

[illegible]與中隊伍未必知○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爲學大不同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徃徃於事爲間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挃去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

問孔門英才多矣何爲不得乎此而點獨得之回參不必類乎點也而又獨得斯道之傳何也勉齊黃氏曰資稟高則不局於畢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識明則異說不能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點之學所以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則學之志亦異人爲技藝之學者有一見而超然解悟有終日砫砫而竟無所得者亦無怪點之獨得也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識趨向當

無異乎點而深厚沉潛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於點也點之子參其見不及乎晳而其學則近於回以其用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晳之不及乎回參而卒未免爲狂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同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爲[illegible]之[illegible]匿當存養乎德性而亦不可[illegible]省察乎實行夫是以精麤不遺而表裏精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爲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邇則遠然深厚沉潛淳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遺卑見大而畧小見識有餘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違此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回參而論之點誠有未至自學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矱矱於文義之間事爲之末而胸中無所見焉恐未易以狂語點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即其所志而言之也若伊尹之志是後賢追論其志如彼伊尹顏淵有隱顯不同而尹之志則顏所能爲由求赤視顏氣象差小而所言皆其能事

或曰點爾何如節只將註中萬物各得其所上下天地同流之妙反覆體認自有微妙與老安少懷友信無廣狹也時儒以與點爲與在者猶就註中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原本上一半說若單說用世則又註中各得其所一端耳若說道不行而隱因以與點則其說淺陋甚矣○夫子喟然與點原有徹上徹下之義該[illegible]行藏大下而不與老安少懷毋意必仕內。

案解已禮能身乎如克
山克復作以復禮此當

作不從
能必

顏淵第十二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君大夫問答十章君大夫問六章夫子之言五章曾子子貢子夏各一章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

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

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己亦無別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

胡氏曰、耳目口體之欲皆因己而有故謂之私、

慶源輔氏曰、反猶歸也、如行者之反歸於家也、

朱子曰所以與微禮而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

慶源輔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脈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

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爲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

雲峯胡氏曰集註始言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一全字即是本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耳

程氏曰克己之私旣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

朱子曰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爲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其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只是發動方可克若待發動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克是克去己私己私旣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旣去則鏡自明瓦礫旣掃則室自清○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己了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底己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克己便要復禮但克己而不復禮則墮於空寂矣然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却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齊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齊則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齊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

新安陳氏曰禮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復禮爲仁專言之禮也克己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專言之禮仁在其中矣

通考勿齋程氏曰獲勝其私物欲淨盡是日克己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日復禮

新安陳氏曰甚遠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

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也○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爲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吾闥同意

覺軒蔡氏曰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我眞能克復爲仁卽此仁便與天下之人都湊得著所以天下皆以仁稱之

新安陳氏曰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日日克己而無少間斷幾決於己而無所留難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玩味淨字淨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也

朱子曰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大工夫須日日用工○爲仁由己這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

雙峯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己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爲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己而復禮者果何所用力邪

曰爲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條目也欲收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諧此而已矣

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却載程子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二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問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爲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爲天下歸仁

雲峯胡氏曰能克人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質之偏是德勝氣集註克己說人爲未曾說氣質故復引謝氏說以足之

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朱子曰然然亦無

難易凡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知得裏面小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偏處克治○跛倚蹶做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問顏子問仁與問爲邦先後曰有克己復禮工夫方始做得四代禮樂底事○克己之己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氏克己銘極口稱揚遂以爲己旣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加此問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是自修之事未說著外面在門須是恁地思之○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只說得克己一邊却不到復禮處

中去聲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

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

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腳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幾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言幾非德便是不聽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幾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

雲峯胡氏曰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喫緊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雖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

新安陳氏曰非禮者己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所視

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日用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中矣○書說命篇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參史記曹參傳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事丞相之事

新安陳氏曰事事上事字是用力活字下事字是死字

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雙峯饒氏曰如吾與回言終日回於吾言無所不悅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禮○顏子所克之己私只是微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

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指本視聽言動間者皆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來此見非禮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業而規之意○問克己工夫從內

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那在內又

問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

慶源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向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爲之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視爲操心之一則

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幾觸即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捉處

胡氏曰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此其本然也

葉氏曰目者一身之照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爲準則

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還矣

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

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矣

許氏曰制之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已即制之於外復禮即以安其內

胡氏曰克已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眞積日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也

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所客其力矣

朱子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物至則智足以知

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

慶源輔氏曰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之性也

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音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爲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

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爲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

朱子曰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也

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

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亦可移爲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引入內視爲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切

雲峯胡氏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傍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固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聽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閑

慶源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爲氣所動故靜不爲欲所分故專

陳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

一篇關要處、
善曰惟口出好興戎、蔡氏傳曰好善也戎
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
陳氏曰門之闔闢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
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
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
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興戎則凶則辱發
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
慶源輔氏曰易則心不管攝故必至於妄
煩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於支離
朱子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
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illegible]心自做主不成
如何去接物下云剔是樞機興戎出好四
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卻說四項病
痛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忤出悖
則來違○言箴說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
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
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

備、
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
欺誕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
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逆
出者乃煩中之失也
蔡氏曰易則誕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
出其躁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已肆而物忤
內不專[illegible]悖而來違
雲峯胡氏[illegible]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
言悖則純乎不[illegible]朱子以爲是四項病
而諸家只解躁妄二字非矣
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
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做出
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從
欲便危險○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
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
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
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
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
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順不同然
循理之公則皆無僥於中故裕逐人欲之
私則易陷於下故危
慶源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
自持敬謹之體也
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
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
以守於爲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
持之念
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
則其操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謹守之於
爲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覺軒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
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
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
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

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
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也
微菴程氏曰物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
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無一毫之或蔽私
欲之內萌消弭於言動俾此仁之妙用剗
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聽見
聞非動而視聽爲動勿視勿聽則不動矣
兼思貌而言洪範五事備於此矣不必以動
勿爲心也真氏謂勿指心而言非禮勿視
勿聽戒謹以存養也觀制之於外以安其
內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所以防其外入
而動於內也聲色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
遏其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視聽則此仁
之全體湛然清明矣非禮勿言勿動謹獨
以研幾也觀人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
於思守之於爲之語可見所以謹其自內
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雖甚微而在
內萌於內者不能自已能警省於言動則

此仁之大用割然中節矣

慶源輔氏曰非顏子之明睿則雖告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察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爲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以仁爲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

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力於勿字

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幾將有悞認天理爲人欲人欲爲天理而不自覺於寘寘之中矣非至健則不前决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然有玩天理而不苛進戀人欲而不恐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

雙峰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横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邦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

只是一件詳畧不何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林次崖曰仁者心之全德就該動靜了。言克己之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却就動上說句也。私欲在人。必動而後見。若閑存思慮未起。私欲未萌。亦無可克處。故克己工夫頭能動上做。然必動時方克。靜時都不僭點亦不得。故聖賢復有持敬涵養之說也。然聖人不以告者動靜交養是學者事。顏子生知之亞。靜亦無待于簡點也。語錄

或問可玩

或曰爲仁由己。這克復全在一念發動己所獨知處用功。畧不顯露于外。使人可問

可見的。故曰不由人。泥言爲仁在我者相泠之甚。○同此喜怒哀樂也。發中其節者爲禮。發不中節者爲己。今云視聽言動者中庸以性之寓于情者言。此則以性之寓于形者言。一也。○或疑勿是禁止。恐只做得克伐怨欲不行的工夫了。知勿是就心源上斬斷病根。與留在心中者自別。○視聽非禮。非淫聲惡色之謂。顏子只念頭纔動即覺。纔覺即化。不遠而復。言動亦然。

芑山張氏曰。雖生知之亞。求有靜無待于簡點者。動靜交養。聖人皆然。非獨學者事也。大[illegible]此說未確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

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果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

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己行恕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

新安陳氏曰上章天下歸仁是以克己復禮之效言之此章內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內外尚有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

朱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做似一片流水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下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這徹克足館滿接道體之全而無虧欠門外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貪吉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能教能恕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聖人言語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欠缺處問此意則體用兼備曰只是

如此自家身己上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間隙私意直是何所用可見聖人說得極密○問如只[illegible]人豈人所欲便是不怨始得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盡己而後推之為恕夫以刑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彼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乃其私心若其真心既以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問恕有是非如何都得他無曰此只說恕得是底○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充此對而記之也

慶源輔氏曰不敬則私欲萬端害仁之體不恕則徇己遺人泥仁之用必敬以養之恕以遠之則私意無可萌之時無可著之處矣

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

雲峰胡氏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

新安陳氏曰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勉強拘束之敬故云然蓋欲如所謂禮之用和為貴也

新安陳氏曰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心不如此必於一念萌動己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

雙峰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功之要

曲禮曰儼若思此靜時敬也

新安陳氏曰觀其動時敬則其靜時敬可知

問程子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己恕以及物看來須如先生說方全朱子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二句所以只說作敬

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

雙峰饒氏曰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盡其推己及人之恕矣

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

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著力去克己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如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從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爲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

於緝熙敬止之敬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

厚齋馮氏曰左傳云仲尼云古語有之曰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惟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惟仲弓可以語之

蔡氏曰以敎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狹而緩

芑山張氏曰象引云上章天下歸仁此章邦家無怨。總是仁之效。怨卽歸仁之反也小註蔡氏分廣狹緩速。非是。內外非判然相離。惟私意無所容于中。纔私意無所容于外。恕以及物處。却繇內無私意。方能與物相流通。新安陳氏分內外說者不可從。

向式亮反 魋徒回反　易去聲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者卽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

易去　强上

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雲峰胡氏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亦不過四勿中之一也。朱子曰、這是司馬牛身上一項病、去得此病、則方好將息充養爾。○問仁者其言也訒、只是謹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訒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訒、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卽求仁之端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强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槪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朱子曰、心存則自然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訒、而不苟發、此心得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則以訒其言爲强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爲仁道之大、不但如此而已也。新安陳氏曰、言仁以心存爲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註於此章兩以心存言之

朱子曰、仁者心常醒、見這事來、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瞌睡相似、都不見這事理、使天來大事、便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問爲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爲邪。曰、仁者之言無不訒、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爲、而後難於言邪。且必若是、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爲不可易矣。豈其然乎。朱子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箇理會。仁譬之屋、見已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第二門、言訒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迂回得些、是隨他病處說。陳氏曰、語牛之說、又下於雍、非秘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

其病所切則彼之蹊必不自覺終身爲此
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
於此去須而簡去蹊而靜則心無所放而
言每難其出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
求矣
通考朱氏公遷曰仁以學言亦曰以用功
言皆須冉者使之全其心之德告子貢者
使之充其愛之理於樊遲子張則兼人心
事理而言司馬牛則即其德之一端
而言之蓋資質有不同所以教之亦不同
而皆徹上徹下之道也各因其人而言之
也○又按顏冉之所聞者爲仁之道其餘
四子之所聞者求仁之方若子貢問爲仁
夫子告以事賢友仁則又爲爲仁之資與
此不同蓋此類欲人反求諸己彼則欲其
求輔於人也
蔡虛齋曰。蓋其德之一端。謂仁者之德不
止此此特其衆德中之一德耳小註四勿

中之一說未切。
或曰爲是心裏經營爲難即是心常慎重。
故爲之難者乃心不輕也非僅事不苟也。爲
若謂以事不苟訓爲之難何啻千里○爲
之難不是力行難乃其難其慎之意。朱註
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之不苟根心常存說。
爲之難即是心常慎重處不作兩層。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厚齋馮氏曰內憂其兄外懼其禍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
疚夫何憂何懼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
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
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
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
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
遣之也
雙峰饒氏曰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
憂懼之本
朱子曰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
知夫子自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
有憂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
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

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
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
君子自然之德也○牛之再問雖易於言
然足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有疵
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歉索也內省不疚
而何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仰不
愧俯不怍之意同
林次崖曰平日所爲能內省不疚幽則合
于鬼神明則合于人禍患無自而至固不
至于憂懼縱有意外之患可憂懼亦不之
憂懼矣故曰夫何憂何懼不至于憂懼者
惠迪吉也不憂懼者理直氣壯也
或曰惟內省不疚方能不憂懼全要見不
憂不懼之難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處不
會做得工夫須體貼聖人答司馬牛語意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魋入于曹以叛民叛之魋奔衛遂奔齊○問牛無令兄弟何也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顏子車亦與之同惡獨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
慶源輔氏曰順謂不咈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

閒去聲斷徒玩反

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脩身使兩盡其道
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脩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
雙峰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爲難間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爲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

喪去聲

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己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子夏告兄弟之語有疵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當矣
朱子曰子夏當初只要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
慶源輔氏曰觀喪明事則牛之失乃移於商之身而不自知也
雙峯饒氏曰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也人之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固是親若推其原則人又只共是一箇天地大父母自共一箇父母觀之則兄弟爲有限自共一箇天地觀之則茲生於天地之間皆兄弟也此意豈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見弟其情安能及得已之兄弟意雖廣大語實有病圓則活滯則死凡圓底便活方底便不動

新安陳氏曰喪明事與此不同然其爲憂愛之情發不中節而過其則一耳
雲峯胡氏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曰皆吾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弟似近乎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
或曰向魋公族也戴武穆莊之後宋之公族善敗得失具矣牛有保世亢宗與覆亡之恐故隱憂如此左傳于牛之奔與卒塟皆致詳之哀其不得志也非人人亡兄弟之通說耳
或曰敬不是空空戒懼有寔事在凡委曲斡旋正身格物處皆是敬而無失恭而有禮皆一串無兩層
芑山張氏曰無失有禮之難正見敬恭難處非敬易能無失爲難恭易能有禮爲難也饒氏說未是而蒙引存疑皆不加辨正何也愚意但當說敬難而無失尤難恭難而有禮尤難不宜壓倒敬恭字信如饒氏所云便似敬恭粗淺甚至無失有禮纔是精微的工夫與本文語意合否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

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易剝之六四剝床以膚象曰切近災也
朱子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已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閒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來來不覺愬是愬切已底事纔說緩便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
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沒以漸故游揚以誣譖者曰浸潤之譖膚受若剝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已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
朱氏曰若事本非實而譖者虛然極言其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爲反對而互言若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炤也
慶源輔氏曰浸潤膚受皆以巧誣而行其譖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旣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爲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乎

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爲有得於人情
之細家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
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
諸身而知有所戒矣
蘇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浸潤而隱迫者
蓋一有所聞而忽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
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
雙峰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
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不暇
詳一要覺一要詳覺與詳是兩事集註以
察字包之因子張之失而告之其失果在
何處蓋必看料想之辭于張是箇易疑易
信底人易疑生譖易信生愬
鄭氏舜舉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
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則人人皆
識之矣惟其便僻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
或不察也
蔡虛齋曰註云遠則明之至也何以置在

圈外曰此句不差只是視遠惟明一句遠
字與本章不同與上句不合蓋自爲一說
亦不必與書本旨合也書言視遠惟明與
聽德惟聰一類
林次崖曰遠是明之遠也蒙引曰爲明不
足以盡之是也
或曰不行謂譖愬雖巧而不得行之于我
也非我立意隄防不行人之譖愬也此視
鈞深致遠之明大不同不然謂能疑爲明
何啻千里○遠非加明一層譬之鏡焉其
體明其照遠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
於我不離叛也

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
信之之本則孔子未之言所以朱子推本
而以教化行言之[illegible]信於[illegible]所入人矣
止於信皆是也兵食既足然後[illegible]教[illegible]化
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
之也

去上聲下同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
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
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

朱子曰安字極有味

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
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
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
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
荅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
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
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
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
可棄也

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朱子曰是民
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蓋有
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
其君子棄其父矣
慶源輔氏曰非於理有所見而必欲究其
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據理之極而
於膠轕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
疑者不能如此答之也
朱子曰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
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
在人心不容變底○制田里薄賦斂使民
有恒產而不失其時則倉稟實而足食矣
比[illegible]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
飭而足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
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
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
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挺
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巳而去則兵或可無
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
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所
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為民者而
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
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
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
南軒張氏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
信則欺詐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
食與兵固為急務然信為之本無信則雖
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
勉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
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
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施
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
覺軒蔡氏曰五常之性猶五行之土民無
信不立猶物無土不生為政固以兵食為
先而兵食亦以信而立子貢兩發必不得
巳之問直窮到底以見信之尤重於死而

詖所四出衞讓錄悉
飞躐字宝 古反也

不可頃刻無也
雙峰饒氏曰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如忽
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危難之來防
衛不及然後可去若為政常法如何可使
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
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
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問古者藏
兵於農兵非不足也三年耕有一年之積
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食非不足也孔子謂
足食足兵豈亦後世富强之衍歟蔡氏曰
考井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
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
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
則並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
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
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教使民勇且知方而
真可以敵王所愾也雖曰三者其實只是
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
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
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
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孚於民則雖餓
急之極而亦終不恐以饑寒去也然則亦
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交義結之
素耳
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
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末
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
而不失信
或曰自古豈有足食足兵民信之國而至
于不得巳而去兵食者哉子貢言其變夫
子終不以苟且衰世之法窮兵食以去信
亦言其理之不易者而巳○時說多以兵
食足為民信如此則夫子但曰足食足兵
可矣何必更說民信如此則去兵去食可
矣何故曰民無信不立蓋信未嘗不在足
兵食之中而足食足兵不可以盡民信之

事尊務足兵食者富强之主也足兵足食
而又民信者帝王之治也此是聖人舉王
政之全以告子貢處○去兵去食蓋有所
待而去之至于民信則去兵而兵在去食
而食在去兵者干戈器械不求其備耳然
而制梃可撻也去食者去倉廩貯積耳然
而閭閻之蓋藏急公效上皆吾食也聖賢
問答原非倉卒無聊之計○去兵猶言可
使制梃堅甲利兵也作散遣師卒者非
是蘇勝矣廣鉏櫌白梃起而亡秦兵之不
必恃也如此若云散遣師徒則古者寓兵
于農去兵是去民也○勢窮獨信可伏寧
無食而死不背信而生如唐張巡許遠以
睢陽孤城抗强虜援絕力盡是去兵也至
羅雀掘鼠而食是去食也士卒竟無一人
叛者是終不去信也以此推之信不容輕
去的道理自見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
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厚齋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追
一言而急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
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
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
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
胥失之矣

慶源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文須有質不
可相無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
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
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
盡去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
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

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
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
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
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
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
爲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棘子成之言

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
邪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
未始以文爲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
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
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爲者故子貢惜
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
言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
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
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
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
常適其平也哉

雙峯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條看棘子成之
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
以爲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爲本文爲末
本則重末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
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
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與
子貢胥失之

雲峯胡氏曰子成之言固失之然子貢曰
文猶質質猶文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
豈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
弊矣
或曰造物生虎生豹生犬羊其毛自然各
別子貢比擬原非借喻分之虎與豹異虎
豹與犬羊異合之而文猶質質猶文虎豹
之鞟猶犬羊之鞟何可議去議留須知靡
文非質眞文非與質相濟體文質一體子
成語文不眞故發去文之論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
加賦以足用也

蘇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爲
大夫故止稱姓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
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
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
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
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新安陳氏曰以通力均收二句照應通也
均也之訓
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爲國
集註下

斂去聲

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
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
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
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遂以爲
常故曰又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
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借
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
禮矣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
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
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
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
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
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
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
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

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朱子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勉齋黄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矣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則君雖獨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多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宜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溥哉。

雙峰饒氏曰征斂無藝則下困費出無經則上困

問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邪朱子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徵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爲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鄭氏舜舉曰民之財卽上之財民之力卽上之力聿來民所出芻粟民所供板幹力役民所爲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出力以供公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離散田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

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賦藥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螽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爲迂濶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卽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

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爲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爲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芑山張氏曰蒙引云行徹之所以能富國者其道在節用存疑云既欲斷賦又欲安用如何濟得故註加節用意如不節用只着民富來供我亦難按節用二字是理財要領處後世但知加賦不思節用民力耗而國與俱斃豈得爲長計哉○足不足卽從斂之行不行見出容說君民一體稍忍按唐陸贄曰君養人以成國人載君以成生上下相成弟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適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此言與有若之論正合足國者不可不知。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爲問也、朱子曰、胡氏以爲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爲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從義之所以爲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從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從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重看、與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從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從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與從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從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卽空了、從義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從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劄脚處、從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忠信是箇基本、從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從義不得、有基本不從義、亦緣何得進、

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從義之實、不能從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

陳氏曰、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從義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從者溥博淵泉、而時出、能從義、則所主者篤實光輝、而日新、此德所以日新而高、自有不容已者、

雙峯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從義是崇、從義者、今日所爲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從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已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

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

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之方、雙峯饒氏曰、使知其所以蔽者在此、是卽所謂辨也、

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

新安陳氏曰、欲人生死、意子張或有此蔽、故因言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從義以爲進德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有、況欲人生死、又惑之易辨者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是可竝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以此、

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爲仁。蓋務外不務內者。故曾子以此
芑山張氏曰。家引云。合是二者。方見德崇。饒氏謂忠信是德。徙義是德崇。不可曉也。此論甚確。但云內主忠信。使存于心者無一念之不實。外從乎義。使其于事爲之間無一毫之不當理。如此分析大泥。蓋徙義雖似就外面事爲看。而所以徙義的工夫仍屬內。恐未可硬分內外言也。虛齋不見及此何也。存疑云。愛惡只作一人看。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方說得。又崔此說可從。○誠不以富二句。程子以爲當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良是。集註不必兼采書說。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于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南軒張氏曰。爲政以序彝倫爲先。彝倫不敘。則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所爲敘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

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故以爲人道之經。政事之本。

左傳昭公三年。晉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少姜。齊女晉侯嬖妾也。弗知。不知其他。惟知齊將爲陳氏。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

登成也。鍾六斛四斗。登一之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也。家量貸公量收。貸厚而收薄也。山木如市四句。言賈如在山海。不加貴也。民參其力三句。言公重賦斂也。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也。踊。刖足者屨也。刖足者多。故踊貴屨賤。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

○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

未陳氏改爲田

附同肖

令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
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
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
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
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
荼寘羣公子於萊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
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
是爲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
殺諸野幕之下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
也諸子庶公子也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
也公曰二三子云云意欲立荼而未發也
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萊齊東鄙邑公
子嘉等皆景公子在萊者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
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簒國之禍○楊氏曰
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
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
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
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
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
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
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景公

闕一字止作止

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
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
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田乞不
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
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偽事與大夫
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莒晏
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
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殺孺子
荼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立
是爲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郤殺悼公齊
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恒與監止俱
爲左右相田恒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
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修釐子之政以大
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
歸乎田成子田恒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
氏之徒追弒簡公於徐州恒立簡公之弟
驁是爲平公田恒爲相言於平公曰德施
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

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恒於
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
平以東至瑯邪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
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
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
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
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
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
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爲王以令
天下

問景公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
何朱子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
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
亂也

雙峯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
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
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
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

折之舌反　與平聲　路丁讀反

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
以盡君父之道也
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實而萬世
無弊信斯言也謂若則君臣則臣父則必
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
亦可也
雲峰胡氏曰履霜堅冰至景公不能辯其
幾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蔡虛齋曰此不是爲政之事然亦不可不
謂之政以政者正也及惟孝友于兄弟施
于有政來看可見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
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朱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
胡氏曰折者析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
具備曲直未分混爲一區及乎別其孰爲
曲孰爲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
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
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
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
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
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
欺

見形甸反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
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
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

射食亦小邾大夫名句繹地名書以亦合名晉地其隧聲也乘去聲

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
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
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
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
全其信也

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辦於言
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
人之信已在於未言之前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
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
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
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

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勉齋黃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
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
誠慤之心以莅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
以察人之情僞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
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
實之以無宿諾也
蔡虛齋曰忠信明決正是無宿諾意如踐
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而不滯者明
決也但忠信明決說該得廣而無宿諾只
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
之全體亦因可識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
之先如此也故集註云言出而人信服之
也又曰由其言之有素也取字由字卽上
文故字意而輔氏蔡氏之說皆小矣○射
之來奔也願得子路之一言雖不盟其信
尤固于盟使子路子路辭康子使冉有論
之由曰魯有事于小邾由更不敢問故一

見形甸反

禦上命而死其賊下以攻之可也今彼叛君來奔是不臣也不臣而齊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看子路此意何等剛正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南軒張氏曰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也

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爲未弘也

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朱子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做去也○行固是行其所居居是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

新安陳氏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

慶源輔氏曰不曰不仁而曰少仁正與曾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絕人以不仁見子張乎惟其少仁故脩性之意不足而無誠心愛民也

新安陳氏曰少仁或謂其未仁或謂難與竝爲仁可見矣攻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政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誠矣不欺之謂誠表如是裏不如是則非不欺之誠矣宜夫子以無倦以忠藥子張之病也

雙峰饒氏曰此論爲政之心不說爲政之條目若爲政之條自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

陳氏用之曰孔子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則教之以無倦而已

厚齋馮氏曰子路勇於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雲峯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勸以作之於將成之際

胡氏曰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小人存心本於薄[illegible]之不薄也君[illegible]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好人之所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濟其惡

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已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獎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欲小人則以刻薄爲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勉齋黃氏曰小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爲惡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

鄭氏舜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已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已之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慶源輔氏曰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已者正人也已不能正焉能正人哉

新安陳氏曰此以通行之理言圈下以當時之事言

吳氏曰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

雲峯胡氏曰集註釋爲政章政字實本於此

資當國柄　邪[illegible]作耶　見形甸反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邪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慶源輔氏曰上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爲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爲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爲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爲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

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爲耳
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正常桓子之寵臣無死欲付以後事故勑令勿從已死也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若生男則告公而立之康子請退辭位也共劉魯大夫常正不反畏康子也
厚齋馮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爲盜乎
雲峰胡氏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

夫子答其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矣上下三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爲盜而且皆爲善矣此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也
或曰多欲則斂重斂重則民窮民窮則不得已而爲盜○按張横渠正蒙曰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使以予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横渠此論可謂拔本塞源有化民之責者不可不知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丕變所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
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亦爲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爲善矣集註以

一則字代本文而字而意深切著明最宜著眼玩味
西山眞氏曰民性本善爲上者以善道之未有不趨於善者
厚齋馮氏曰康子三問雖非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
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喩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夫子以淸冷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巴山張氏曰小註汪氏云集註以一則字代而字深切著明袁坤儀云云曰則便有等待曰而全無間隔此毫釐之辨愚按袁氏說是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問達爲所行通達何也朱子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乎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巳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詰起吉反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雙峰饒氏曰聞是求聞於人達是人自信巳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巳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窒音質

慶源輔氏曰主忠信質直也所行合宜好義也此存乎中以應乎外也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審乎外以巽乎內也內外交相養而德脩罔覺此豈求人知者之所爲哉德脩於巳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無所窒礙矣

朱子曰質直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仔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聖人說話都如此周徧詳審○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須都是詳細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行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

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察言觀色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人而行違專是從虛

雙峰饒氏曰質直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義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愛居人故告以謙退詳審之意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行去聲 背音佩

後世又有挾名以爭利者則名亦非清流矣

聞在家必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

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篤虛名而無實行也○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慕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糲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故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乎於人者必違矯行求名者必問此說却好、慶源輔氏曰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衷也惟其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務之意日生而進脩之力日怠矣二者雖若相似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名譽者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

雙峯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闊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已見於外者皆似合於仁撿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齊氏曰以質對色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而外自見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實無也雲峯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

在外而不在內矣慶源輔氏曰程子務實務名之論可謂切當為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為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為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也故學正心而誠意為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脩為之誠踐履之功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欲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焉以為孝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焉以為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為廉欲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以為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學則惟欲其名之有聞而已所謂大本即實理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在反求而自得學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為名而學則是偽者謂其不循實理而鶩外妄求也為名雖若清為利雖是濁然一有為之之意則便是利心也

治平　爲去聲　與平聲　省悉井反　易去聲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
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
者脩者治而去之
新安陳氏曰、惡之形于迹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
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
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
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
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
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
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
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
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
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
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
所以辨惑也
慶源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於其所難後
獲謂後其所得而不起計獲之心也夫爲
所當爲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情
而勢自爲而義其機生其勢順非勉强則
有所不能故以爲難也爲其事者固必有
其功然方其爲自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
則是利心也爲利之心一萌則其大本已
大易盈易涸輕得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
故心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不亟不徐
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
自知也
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

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
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
者理之得於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
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爲些
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
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
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
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illegible]要知先事
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
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
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
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
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
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
朱子曰須截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檢
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家這
裏便疎心便麄了
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

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幾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鹵莽而不暇自治矣

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惟爲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奕兀而横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

雙峰饒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則己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新安陳氏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爲之事乃其目也

問子張樊遲問同答異何也朱子曰子張矜夸不實底人故告以收斂著實做工夫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生死之是非樊遲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鄙俗粗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

林次崖曰人心不可兩用況恒情責人恒

重責己恒輕纔有心去治人則己之惡不暇治矣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所以爲脩慝也慝是惡之匿於心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脩慝工夫只在謹獨

上知 孚去 雖下 同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問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體朱子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者也

曾氏 名哉 字吉 南洞 尚人 詳音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耳

儀 錯倉故反

朱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朱子曰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知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雙峰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乎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二句方

是串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辨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衆之意

鄉去 學見 賢遍 反 未體 能付 枉者 直之 兼言 仁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復扶又反

新安陳氏曰一言而該仁知故曰富哉。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

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慶源輔氏曰子夏一聞其說便嘆聖人之言所包者富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及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體用蓋已深體

而默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决精審而然無疑而暗與聖人之言相發乎

新安陳氏曰選於衆而舉皐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為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蓋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歟

雙峰饒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枉者化為直處

雲峰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為用。蓋仁也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為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為體用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樊遲問仁知二章皆主

乎事理而以用功言嘗聞之先君子曰聖賢之稱仁者知者蓋有不同自一人之心兼仁知而言則為全體之聖各就其一體指其仁知而言則為成德之人若學者之為學則當兼致其力以變化氣質之偏以讀充全體之極也又按自其資稟各有所偏而言則仁者自仁知者自知自其成德之淺深而言則仁足以兼乎知知不足以兼乎仁也

蔡虛齋曰富哉言乎。言只是一句言不為富。其富者言中所含之意也。然不可說出兼仁智看。下文註中蓋宗此句。正應吾見于夫子而問智意。選于衆舉皐陶伊尹舉直錯枉也。而不仁者遠則能使枉者直矣。然則夫子斯言豈專為智者之事哉。○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一條。饒氏解得不是。只淺淺恁地說。欲樊遲得受用也。然舜湯云云。亦不外此。便是包含無所不盡。此與

道千乘之國章所謂聖人之言雖至近上下皆通者同與本註嘆其所包者廣含○子夏之言依程子解亦須則是辨有大下一段只是說箇舉直錯枉云云的模樣如是耳不知未子如何恁地解且朱子此解既不得子夏包含意出又不解樊遲畢竟曉解否朱子蓋因吾見于夫子而問知一句招應出來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

雙峰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旣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之宜上未能忠且善焉而泛然告之道之遠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

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朋意盡求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清切簡當而可深思大幸欲伸己意而閒者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省數必取疏知以退者所不爲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爲不易爾

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

或曰不可則止非棄之也機未投且俟之尚可復圖若較則不惟重友之過且使友以得罪見絕無可望矣始終是欲成就之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慶源輔氏曰爲仁由己朋友但能輔助我以爲仁而已

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

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脩德皆有資於朋友旣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力於行則學進而德亦進朋友爲吾之行之助如此其斯所謂益有乎

東陽許氏曰爲仁而不取友以爲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

雲峰胡氏曰上章友之責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責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林文崖曰以文會友只是以朋友講習註講學以會友講學只在會友內借言會友以講學崇引謂先講學然後以會友此說不是甚會友舍文無可會若云先講學然後會友則講學又在會友之外且講學必與人講不是只自家講且既分講學會友爲二亦將會取善與輔仁爲二邪其不過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

經正書舍藏書 不准外借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子路第十三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十八章多言政十九章以後多言學下二章多言政凡三十章

勞如字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爲他勤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

雙峯饒氏曰集註以先之爲先其行勞之爲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目農畋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

無古本作毋

請益曰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朱子曰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

南軒張氏曰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爲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

爲政道理只如此非止救其失

存疑曰饒氏說無倦最好

覺軒蔡氏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

雙峯饒氏曰大凡事使人爲之則易身親爲之則憚其勞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己底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況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此

雲峯胡氏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

林次崖曰民事朱子小註以循行勸課說亦是饒氏兼畋師役說恐未是畋師役是官府之事不是民事此與孟子佚道使民稍異佚道使民乃是官府之事去使民

芑山張氏曰請益曰無倦非抑子路先勞外原無可益耳無倦便是無逸作所自强不息的道理此爲政要領處非止救勇躁之失而已程子云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須要無所喜無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去纔是無倦按此說看無倦二字甚確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

不必備擧有司

政益修矣、

朱子曰先有有司而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先爲政隨其小大各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他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新安陳氏曰責其成饒氏云先有司一句是總腦赦小過擧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宰家臣之長其爲政之要當以分任有司爲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之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擧有司之賢才故非常之才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爲季氏宰而巳范氏以爲擧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爲擧而未用之賢才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擧而進之上位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擧有才德者充之、如此方說得擧賢才規模闊若專說擧有司之賢才則狹矣、

焉於虔反

曰焉知賢才而擧之曰擧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擧之。子曰擧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擧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新安陳氏曰、各親其親及人不獨親其親二句本出記禮運、程子引以爲偏若曰人各擧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擧其所知之賢才。朱子曰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喪邦矣○人各擧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擧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擧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將而至此

後世講官切說義智斷矣

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雙峯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己聰明爲聽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故說擧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擧而用之可也、慶源輔氏曰、范氏蓋經筵勸講之說、所以推廣其理、以感切君心者至矣、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擧也。惟庸人與姦人爲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仲

州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于之
不能知閔子之辭而閔子天不若顏子之
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差乎若淵騫者其
孔門之超絕者乎
或曰舉賢一事只要倡率、但須所舉要真
賢真才、先須吾心既正聽斷鑒不差雖然真
人才難得亦難知、夫子聽言觀行亦于此
處十分用心、不然、如薦荊公薦秦檜、只爲
一荐見不破耳、
芑山張氏曰。後世法綱苛密。苛察督責不
已。辟賢才亦有不能盡其用者矣。況大姦
不除。不能豫制其亂。而日伺有司之小過
而糾摘之。豈知治體者哉。晉書劉頌曰。凡
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
過。清議益熾。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
體。故其稱曰赦小過。舉賢才。何則。害法在
犯大。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于公路。而
禁鼠盜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

鄒曰弊。不可以爲政。按劉氏此論甚正。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
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
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
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新安陳氏曰、蒯聵乃輒之父也、蒯聵欲入
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父廟曰禰、輒
繼靈公、是禰其祖
吳氏曰、凡事皆有名、不可不正、亦不特衛
輒父子爲然
齊氏曰、祖非禰也、而禰之、父非讐也、而讐
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
大於是、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厚齋馮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夫
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
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爲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名不正、此三以
實字言、前云名實紊、此云名不當其實、又
云無以考其實、蓋名當其實、則名正、名實
紊、則名不正、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也、
實字於名最緊切
問言與事似不相干涉、朱子曰、如一人被
火、急取水來救始得、却教他取火來、此便
是言不順、如何得事成、○輒以兵拒父、以
父爲賊、是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
民、
雙峯饒氏曰、夫子謂必也正名、是事事皆
要正名、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者、然

不可專指此大凡一事才不正名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既說不去如何行得去

吳氏曰名正言順卽下文禮樂之本名止禮也言順樂也

吳氏此條可刪

中去聲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朱子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面都無道理了說甚禮

樂○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刑罰安得不顚倒

慶源輔氏曰無一事無禮樂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成而有序則禮樂自興不然則喪壞乖舛又烏得有禮樂哉禮樂不興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施無序而不和所謂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亦必然之理也

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而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顚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罰及小人刑過則淫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適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蒯苦怪反聵五怪反

郢以井反靈公次子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

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illegible]

新安陳氏曰名指名之言實指可行言謂行事之實也一事苟謂言之苟其餘皆苟謂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也夫子所謂名不正以下是反說名之必可言照應

子南僕郢卸甲也余鄉予斷朕奔也

戲許宜反

前面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照應前面言不順則事不成此是正說言無所苟又反說從名正言順來蓋於言苟且卽是名不正言不順其餘必無往而不苟且矣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大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南子本宋女宋朝宋公子也婁豬求子豬也喻南子艾老也豭壯豕也喻宋朝戲陽速大子家臣也

左傳哀公二年初衛侯游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

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

問胡氏說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卽諫逐之此豈近於人情意夫子果仕衛必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為去就而後立郢之事可議也朱子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權亦必有非常情所可測度者○問胡氏這是論孔子為政正名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之約如此做方與他故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為之臣矣○子路為人想於情微處多未達合下仕衛便不是了孔悝卽出公之黨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悝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宜其以正名為迂也

雙峯饒氏曰集註引胡氏說蓋以其辭嚴義正可為萬世綱常作主使亂臣賊子知所警懼故特著之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為衛世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為之則可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見聖人救亂之本衛輒之事兩見於論語必也正名是夫子正言其義不為衛君是因論夷齊而知夫子不與之心大抵衛輒之事非夫子不能正夫子之心非子貢不能知

或曰當時使夫子執衛國之政其所以正名者必自有說後世若胡文定之所謂立郢朱晦菴之所謂避父及近世王賜明之所謂感化非不為衛國處分然終是以已之心變聖人之心而其在聖人神化莫測恐未必止是也○按樂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然則衛君待孔子

為政孔子以王道為先務乃合禮樂刑政而先正名何哉易豫之彖曰聖人以順動刑罰清而民服象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作以崇德者樂也薦上帝配祖考者禮也刑罰清本于禮樂與禮樂興本于豫須以動其言相為表裏明堂位言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繼之以張大刑而天下大服與此同意孔子崇王道而正名是急亦周公之用心也豈得為迂乎

芑山張氏曰名三言順兼禮樂在內非名正屬禮言順屬樂也小註吳氏分屬好甚名不正以下一步緊一步見正名關係為政如此與禮樂只是那和順的道理運行于百凡事禮中非制禮作樂之謂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

好去聲 襁居丈反 焉於虔反

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菜蔬曰圃

朱子曰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新安陳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闢之已旋拒之矣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以位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推貴而對言之南軒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畎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潛室陳氏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復扶又反

慶源輔氏曰在己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雙峯饒氏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為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勉齋黃氏曰貧而為農圃之事亦未為過者樊遲之志豈亦有為許行之說者而惡之歟故夫子以大人之學告之

使去聲 治去聲 風去聲 從世徒以辭義取士何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不辱君命如賓謂之使契所孔無之說孫權是也

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朱子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隷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是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

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言於事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背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之失故誦詩而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

之言溫厚則不至於薄和平則不至於忤長於風諭則人易曉故誦讀而有得則能言語

雙峯饒氏曰詩本人情人情有好有惡讀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所好者在甚處所惡者在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違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謂達詩之言辭多婉曲風諭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辭最難才委靡則流於弱而取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辱於國若能善其辭命婉正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春秋諸國往來多尚辭命故夫子併指此為讀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徒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為字只語助

此詮字只是退有後言意非告它也

辭

程子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誦詩後須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詩未讀二南時一似面牆到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是此法

問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耶勉齋黃氏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為人邪為己邪誦說邪踐行邪鹵莽邪精切邪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浹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厚齋馮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讀書不明其理記誦之末學也明理而不達諸用章句之腐儒也子刪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刪去者無幾特釐正之以繫於風雅頌之末云耳雲峯胡氏曰習溫柔敦厚之教者必能為

慈祥豈弟之政必能為溫厚和平之言要之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爻書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舉詩以例其餘爾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繫於令繫於所以示之何如耳

雙峯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或曰若只身正一邊說令行不得警策須就不正一邊說得危悚不正之弊非徒令之行不行從不從也總歸到身上危乎其危要見令不可恃意

或曰中心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寵
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斥驕王魏相以廉
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賓氏無
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
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
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
不臣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
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粗也九反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
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
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
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
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易去聲

新安陳氏曰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
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
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曾無
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
慶源輔氏曰居室務爲全美是爲外物所
累得之則驕心生失之則吝心生
新安陳氏曰楊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
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上

文朱子之說則該備矣
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
何也朱子曰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牆
傾壁頹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而美循
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
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化了不足言在
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問公子荆
夫子止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
其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他無所長
乎
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家
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爲衛之公子善於居
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
也
蔡虛齋曰人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之意
見得荆之知足處
或曰始有尚未至于合他便自以爲苟合
就他未完未美處便自以完美居之正見

子荆隨境自安絕無歆羡意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欲去聲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
以富之
雙峯饒氏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
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地孟

前漢文帝都長安爲西京

子所謂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是也田出穀粟里出布帛富穀粟則不饑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之之道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

躬行去

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雙峯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之源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

南軒張氏曰。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爲有序也。

新安陳氏曰庶而不富則民雖繁其生而不厚其生富而不教則民雖厚其生而無以養其生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民德王此帝王作之君師之事也後世庶而富之者已少況富而教之者乎

通考仁山金氏曰富之實事出耕出粟則穀以養其口里居出布帛以養其體薄賦省其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發教之實事立學校明禮義制田則畫井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古者二十五家爲閭而有塾五百家爲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

慶源輔氏曰父生師教君治爲三事或曰庶富教是也

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三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三老五更皆齊于大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

祈祀高老亞更此能

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明帝紀三老謂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桓榮授帝尚書也辟雍天子之學名安車坐乘之車以蒲輪令老者坐而安穩也交禮報拜也酳音胤漱也祝鯁祝饐老人食多鯁饐故置之于前後祝之使不鯁饐也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則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

治去聲 爲去聲

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集京師文治煟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篋升堂者凡八千餘人紆餘被服方領矩步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坌蒲悶切塵也與相如哀二世賦坌入曾宮之嵯峨坌字同煟于貴反音位火光也紆音迂粗緒也一曰繒屬廣顏纇似布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紀綱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朱子曰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撥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可有成也南軒張氏曰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東陽許氏曰期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葉氏少蘊曰因衛不用巳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功此書所記先後初無序亦有一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技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巳而聽之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送歸侵疆又爲司寇淵焉豚朱飾賈男女行者別於

勝平聲 去上聲 幾平聲

塗每用輒效如此況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雲峯胡氏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二一爲衛不能用一爲魯不能用即此亦可見魯衛之政兄弟矣存疑曰可也者處人自其之功巳備有成如衆人之說我或曰可字然起手時大綱大紀不肯苟簡作聊且粗略者非。芑山張氏曰。宜從尹氏歎當時說。史記爲衛不能用而發。不必從。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也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化民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問善人之爲邦如何可勝殘去殺程子曰只是能使人不爲不善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之人也問集註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乃聖人之事善人未易至此朱子曰聖人此善人自是不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不

浙將康反

怨利之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亦能使人與於善不陷刑辟如文景幾致刑措豈不勝殘去殺

雙峯饒氏曰勝殘是以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義致刑措者也善人力量其極功只到得此地位以上更去不得

新安陳氏曰上二句說本章下二句隱然說下章聖人即王者不待百年即一世化不止此即仁澤浹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說文三十年爲一世從世而曳長之

朱子曰自己之仁而言之道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末之詩書惟成康之世足以當之

雙峯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疾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此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即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致治之仁

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

雲峯胡氏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之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

通旨朱氏公遷曰三年有勇知方是勇於義者作爲之效三年而可足民是多才能者作爲之效五年七年而爲政於天下是師文王者作爲之效皆非善人之可能也此皆以政成遲速之效言之

程氏復心曰三年有成聖人之效百年勝殘去殺善人之效必世而後仁則聖效之大成

邑山張氏曰饒氏說仁字甚確宜玩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有好亦從是亂

與言潮與去聲

與音預下文當與音同

此與記謂巧下夫子爲諸謂也名而過之向一文勢

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何異而復出之朱子曰是氏以爲此章專爲臣而發理或然也是人雙峯饒氏曰從政與爲政不同爲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爲大夫而發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晩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

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學齋馮氏曰臣見君曰朝故其廷謂之朝廷季氏專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僭禮之稱也

吳氏曰政事泛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去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

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

陵太宗之后之陵獻陵太宗母陵也

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救於其惡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爲告老之年

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

蔡虛齋曰夫子明知冉有所議是國政乃陽爲不知而以爲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指是昭陵乃陽爲不知而以爲獻陵夫子欲冉有知國政不當擅議于私家魏徵欲太宗知不當望昭陵而忘獻陵雖不盡同大畧同也又獻陵之對與視九功而不視七德意亦畧同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易去聲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

諂丑險反

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胡氏曰幾舊說或以爲近或以爲微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其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謝氏說邦未必遽與喪則似以幾爲近又曰與喪之源分於此非識微者不足以知之則又似以幾訓微終取之者豈以其大旨有所發明歟

雙峯饒氏曰聖人說話直是平無些子高

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劑量不令分毫有偏

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媢己之人爲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悛而曾其或之與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旣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

芭山張氏曰喪邦之事非一而莫予違爲其。昔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之

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又宋史劉黻曰。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縉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于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爲不知道。未爲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爲當而不必言哉。合子思劉氏之言推之。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古今一揆。惜後世君臣不悟耳。

說音悅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註曰被其澤所以致之者可見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

後遠者來也

南軒張氏曰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然未有澤不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

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者也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必如此乃所謂致或謂此章之言其效而不言其所以致之何也吳氏曰葉公楚名臣或不待贊言使其再問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接輿輩交譏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

新安陳氏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媚於民而求其說也失人心之事不行而所行皆不咈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說之風也

蔡虛齋曰聞風不必依新安謂聞近者說之風也兩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聞其風而已

林次崖曰天下之國各有分土遠者聞風豈能舍其君而來就我此特言得其民心如言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耳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南軒張氏曰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爲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狃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

勉齋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

雙峰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蓋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要急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

慶源輔氏曰居之而易得倦行之而不盡心此過高而未仁之證也欲速見小利此近小而不及之證也聖人之教人如良醫

之治疾藥雖不同效則一也

新安陳氏曰過於高者藥之以誠實不及而近小者藥之以寬大皆以切己者告之也

胡氏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爲法兩漢以來爲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

林次崖曰無欲速者爲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你速得欲速則許多事都未盡得時候又未到如何得成功譬如十月之程一二日就要到必做車隤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證急遽無序此句尚在欲速內○爲政須以遠大自期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略能自立不至爲餓莩略歉歲不大爲惡便說治已至了則其治僅小康而止耳安能馴至遠大故曰大事不成

語去聲　爲去聲

已山張氏曰范氏此說最分曉宜玩欲速見小之弊歷觀漢唐事可見如景帝欲諸侯速弭而吳楚反文宗欲朋黨速去而訓註禍興太宗見斗米三錢而功黷於遼左玄宗見拜兵小利而卒荒於封禪後世人人不以是爲戒而能幾于治者鮮矣聖人無欲速數語指盡古今治行非徒藥子夏近小之病。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問父子相隱之說朱子曰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爲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諸說或本乎情或本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蓋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況而不切然徒殉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王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必順此而皆可以爲直邪苟

順其情而皆可以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爲直而周公之兄弟不措之父子皆嘵其情而反陷於曲矣有可乎胡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道之常也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術隱以爲直也如學以自修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于人之大倫仲一已之細行等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爲直也葉公徒知一偏一曲之異乎人者爲高夫子則合全體大用而觀之也夫一偏一曲之高非不足尚於正理一有所虧尚何言哉

雙峰饒氏曰父子主恩於理當相隱於情亦當相隱故以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其爲直集註順理爲直是說理愛

親之心勝是說情

問父當爲子隱而石措莊役子厚如何陳氏曰證父家之私事事主恩故見父而不見他人除亂國之大事事主義故見君而不見其子道理不可執一當在父子則父子重當在君臣則君臣重爲子止孝爲臣止忠地分各不同也吳氏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者循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特父子之當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如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黨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徒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容敵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恕而仁義塞矣或曰相隱二字中隱然有義方之訓幾諫之道任須恕他一叚感悟意思見出父子一體關切不容已處此便是原來直遂的本旨故曰直在其中。

蔡虛齋曰。衛州吁弑桓公。石碏之子厚從
之。出奔。碏執而殺之。大義滅親。與周公之
誅管蔡。皆天理之正也。若霍光陰妻邪謀
殺其君母。而不自發。便大得罪了。以此見
父爲子隱者。亦是非大故。未爲絶天理事。
若父爲弑逆之讎。而子亦將不隱乎。曰如
唐李懷光之子璀是也。
林次崖曰。石碏以父殺子。于理順。于心安。
李璀以子告父。理似稍欠妥。然璀恐君不
知備而見害于父。不是救父。輔君。其後又
能死之。此則得也。若愚意璀當死于其父
叛未露之先。以死諍父。不從。則繼之以死。
或諫父意可回。萬一不可回。亦使其君爲
之備。如此則君親二者兩全無害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
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
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克之
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
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
之。愛人其最後乎。
朱子曰。發於外者北主於中者較大。蓋必
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
本。○敬專言。如修己以敬。只偏言是主事
○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
敬爲切。○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
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
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
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
勉齋黃氏曰。居處指獨處而言。未有事者
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
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
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
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爲道。豈外乎此。
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敬意思
卑屈。恭意思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
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
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
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
雙峯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
於容貌上著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
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爲尋便鹵莽。所以著
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己。不可
容些欺偽。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不遺。
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
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
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
而無所欺偽。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
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
新安陳氏曰。此與答仲弓問仁章當參看。
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靜
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也。忠即恕之體。恕
即忠之用也。一而已矣。動靜恭敬。表裏忠
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而
仁豈外是哉。
陳氏曰。徹上徹下。謂凡聖皆是此理。小則
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言
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睟盎於
一身。遠而治平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
徹上徹下。
通考吳氏。程子曰。徹上徹下。言通乎上下。自
始學至成德。無二致也。

程氏復心曰徹上徹下是無精粗本末只
是一理
朱子曰胡氏說三者先後雖無明證看來
是如此若未嘗告以恭敬忠則所謂先難
者將何從下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
於外者言之
雙峯饒氏曰節此三者便是先難底事至
於愛人又是從恭敬忠上發出去
覺軒蔡氏曰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
其所稟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
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猶
化工之妙物各付物於此見之
蔡虛齋曰居處未嘗應事接物執事與人
平說無先後之可言黃氏謂應事未涉乎
人者非是

〇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三 卅三

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
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
獨貴於能言而已

慶源輔氏曰志存於隱而才見於顯凡志
易舉而才難彊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
不爲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爲行己有恥
則是其志有所不爲也使不辱命則是其
才足以有爲也惟其志有所不爲然後其
才足以有爲也
新安陳氏曰不獨貴於能言蓋以行己有
恥爲本也
朱子曰行己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
則不辱君命

雙峯饒氏曰有恥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
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謂士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
以爲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
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
有之良心也
雙峯饒氏曰行己有恥是事事不苟且孝
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
而又無其能故以爲士之次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哉抑亦可以爲次矣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三 卅四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
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
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
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

雲峯胡氏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
爲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爲
而才足以有爲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
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
猶不失爲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
復可爲士矣
朱子曰硜硜小人亦可爲士者其識量雖
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矩於信果之
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
矣

厚齋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

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問程子謂子貢欲爲皎皎之行是如此否朱子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渠見行已有恥使不辱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要向平實處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却問錯了聖人便與他截斷

芑山張氏曰使于四方二句繫舉不辱一端以見才之足有爲持之論如此不必着子貢身上言如謂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則亦必將謂子貢斗筲故以斗筲告之可乎大註此二句似泥○或曰子貢見當時從政者以士自命心竊不滿問士而至今之從政大有感慨非每問愈下却亦問得不錯朱子小註云聖人便與他截斷恐未必然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南軒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

胡氏曰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

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

雙峯饒氏曰行不掩非全然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這五七分蓋那十分不過耳

朱子曰謹厚者雖是好又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爲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狷者雖非中

道然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晩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

雙峯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爲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過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跂而及中如此則皆近道矣○狂狷自是病處聖人所以取之者以狂者有進取之志狷者不爲非理之事雖有病處亦有好處尚可教以中道若徒謹厚者只是怕事底人雖不爲惡亦不足與爲善反不若狂狷之可取也

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有爲以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荒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狹則中道庶乎可得矣

勉齋黄氏曰孔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嘆中行之難得思狂狷者而與之蓋進道之難如此狂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進於道者也今持不逮之資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棄也

蔡虛齋曰進取二句是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于狂狷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爲是行之過也

林次崖曰激厲是益其不及裁抑是抑其過狂狷皆有

芝山張氏曰虛齋說是觀此益知新安狂狷分知行未確

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朱子曰恒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

慶源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爲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孔子稱其言而善之則所以警於人者深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朱子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

雙峯饒氏曰承字如儀禮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于爾孝孫之承言奉而進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南軒張氏曰不占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

新安陳氏曰不占如易所謂不占有孚言無恒取羞不待占筮而信然矣

只是不讀書不占似變

朱子曰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或

雲峯胡氏曰易爲占筮之書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恒卦九三占辭也凡其不知不恒之患者由乎日不占而已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爲且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恒也

存疑曰不占而已矣言無恒之取羞不待占決而信然矣南軒新安蒙引皆如此說但集註不用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南軒張氏曰和者和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

勉齋黃氏曰和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己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昵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

厚齋馮氏曰和如和羹異味而相調爲一也同如雷同一聲而無分別也和與同近似而公私不同如比周驕泰之類夫子故辨之

慶源輔氏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

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轍如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惇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

謙無不至亦是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道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這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分爭而不和也

雙峯饒氏曰論語中說小人有數樣經經然小人哉是以其氣量淺狹故謂之小人小人哉樊須也是以其所務者小事故謂之小人毋爲小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此是儒者中之小人至於小人此而不周驕而不泰和而不同與夫窮斯濫長戚戚之類是指其心術全然不好底故每每把對君子反說

蔡虛齋曰朱子小註後一說極切人情然大抵是尹氏圈外之意非孔子本意孔子是外相似而寔不同意

林次崖曰和是以道相濟道理所在我以

爲是彼亦以爲是其心全在于道此倡彼和不相違背故曰無乖戾之心同是以意相狗吾意所是彼亦以爲是更不論道理是與不是但欲以私意相阿略不敢違異故曰有阿比之意註下箇心字極有分曉蓋事不能盡同心則無不同也同曰有阿比之意意字亦不苟言但以私意相阿尒耳

好惡皆去聲

吾白文其不吾音惡之一其字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

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勉齋黃氏曰不以鄉人皆好皆惡而定其人之賢必取決於善者之好不善者之惡蓋善者循理故所好者如已之循理者也不善者徇欲故所惡者必不如已之徇欲者也此其所以爲賢也

慶源輔氏曰鄉人皆好恐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爲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己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己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

西山眞氏曰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爲賢必矣

厚齋馮氏曰子貢方人故所問如此夫人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唯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

雙峯饒氏曰子貢之問以爲賢者必爲鄉人之所好今鄉人皆好之還可以爲賢乎夫子見有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不免媚世以取譽故謂鄉人皆好未可遠以爲賢子貢又問如此則鄉人皆惡之還可以爲賢乎夫子又見有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爲鄉黨所不齒者亦豈可以鄉人皆惡而遠謂之賢乎若鄉人之善者皆好之則以類從類不善者皆惡之則其志行不苟同於流俗可以見其必爲賢者而無疑也

覺軒蔡氏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問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倡者獻其毀慕侵者致其恭竝小人趙句之異亦必以先生爲君子則不善者曷嘗惡之邪

芭山張氏曰說者云以其好之者合于其惡之者說善者之好如此不善者之惡如彼而此一人之善自見不將鄉人之善者二句兩不說最是然往往添出以其顛倒說使則自者合子其好之者將好惡類倒說使則自文又有鄉人之不善者惡之其善者好之兩句了此最姘理處大訐惡者惡之善者不好對善者好之惡者不惡交互說畢竟非聖人語氣蒙引云必也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爲善者所好則可見其有可好之實爲不善者所惡又可見其無苟合之行斯可謂之君子矣按蒙引不添出惡者惡之善者不好一層雖未嘗明驗大詐而其說卻與註反卻足以救註之失

學者宜細思之○註云善者好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若然則是善者亦有時爲苟合者所欺其所謂好尚是膚浮不親切的不知善與善合天性所循非有假借爲善者所好的人其人已是偶賢者斷無苟合的輩特參觀不善之惡其賢愈明自可見非謂惡者不惡併善者好之皆是苟合也須知此二句只一順看下以善者之好合之不善者之惡則善可知聖人當日語氣只如此

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目之曰鈎黨裴度之爲人天下仰其勛德而八關十六子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

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毎相反而已矣

朱子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處奉他故易說

南軒張氏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與人爲善而取之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狥於一已之私而已故順已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已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

厚齋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

雙峯饒氏曰說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備是難事

慶源輔氏曰君子持已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已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已君子貴重人才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胡氏曰循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之逞貪求苟取意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

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矣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雲峯胡氏曰驕與泰相似大學曰驕泰以失之章句謂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則以泰爲安舒驕爲矜肆矜肆二字包矜高侈肆四字朱子訓釋之精如此

新安陳氏曰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乎循理而安舒大學以泰與驕合言則泰亦驕之類假乎逞欲而侈肆各隨其言觀之可也

林次崖曰泰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才勢者氣象道德充于中心和而氣平泰也

安舒也才勢迫于已作意氣作模樣驕也矜肆也

芑山張氏曰蒙引依註循理說泰字確內省不疚自然心廣體胖二句而泰字之義愈明宜玩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朱子曰剛是體質堅強不軟不屈毅却有奮發作興氣象

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

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
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
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
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
勉齋黃氏曰剛強勁毅堅忍
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木訥則
無巧令外飾之資故於仁為近然非謂其
問學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
合於仁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
理之本然雖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
於中和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屈於物欲固
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
也其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
未嘗不粲然而宜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
於一偏而已矣約言之固於仁為近由學
者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
王氏曰剛必無欲毅必能行木無令色訥
無巧言

雲峯胡氏曰四者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以
學力則不止於近矣。
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辯之遠於
仁可知矣
通旨朱氏公遷曰仁以質之美者言之餘
如善人有恒者皆是也然此亦是質之偏
者但於偏之中得其美者焉視偏於惡者
為不同也若論其至極則惟聰明睿智生
知安行者足以當之

許疑胡氏此說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昔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別彼列反

兄弟切偲則易賊恩朋友怡怡則失于善
柔
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
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
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害○懇到有苦切之
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
詳細相勉如此方有机親之意○聖人見
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此又恐子
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則切切
偲偲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
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
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

又恐非聖人當日語意

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
行行之氣而不能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
常少故夫子箴之
雙峯饒氏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這是一
可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
分別其義
覺軒蔡氏曰黃氏云爵有五士居其列民
有四士為之先謂之士者誠可貴也士之
為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邪則
由與賜優為之矣而二子乃汲汲然以士
為問何也至夫子所以答之者不過於行
已事君入孝出悌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
朋友之問又何邪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
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舜命契
為司徒必先敷於五教三代之學所以明
人倫則謂之士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不
然父兄之所告詔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
所論選記誦而已爾人道之大端不假講

後世士習之陋知此

弟皆辨觀死遠三　度洛
行去　上長承意　衍反

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邪。謂
之可貴。未見其實可貴也、
月恆近解曰。朋友二句。正見他性體資得
中和不偏。隨處流溢。遇朋友便不覺切切
偲偲。遇兄弟便不覺怡怡。此便是文以禮
樂可為成人地。並不是怕他錯施了。而教
之以朋友當切偲。兄弟當怡怡也。
芭山張氏曰。切切。朱子屬教告懇惻。蒙引
分別言之。切切。情意懇到。言偲偲。就教
告詳勉言。怡怡。就顏色和氣可掬處言。存
疑云。切切是肝膽相照意。偲偲是忠告善
道意。蒙引說得好。語錄說未是。按蒙引存
疑說可從。○或曰。三者固不要泥。施亦不
要泥着。朋友也有怡怡之時。一于切偲。恐
不免以數而疏。兄弟也有切偲之時。一于
怡怡。恐不免以惡而養。或又曰。士之所處
不止兄弟朋友。類推之。凡為義屬者。皆處
之以切偲。凡為恩屬者。皆處之以怡怡。斯
可謂之士矣。按此二說甚員活。學者宜參
看。小註兄弟切偲則易賊恩等語稍泥。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
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
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
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
有益、

通考。仁山金氏曰。教使其心志習於孝弟
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於金鼓車旗

身習於甲胄。手足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
驟之節。
雙峯饒氏曰。善人即善人為邦之善人。天
資好善之人也。教民不是專教之戰。教之
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務
農。則民知重本。足食足兵。皆即戎之本也。
亦可者。僅可之辭。
新安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
教民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
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盡。且
必七年而後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
限七年。朱子曰。如此等也湏有箇分明界
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
食。至其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
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
慶源輔氏曰。聖人度其時可矣。蓋致知格
物之極功。不啻如燭照而數計。非臆度之
謂也
學齋馮氏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
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
如稱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
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
時之遲速而言。非聽其變也。亦可以云者。若
王者教民。不待如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
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速效之進之
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也
雙峯饒氏曰。欲論其作為。只前面說底便
是。期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化行。一世而
教化浹洽。此是聖人作為久近之效。七年
而可以即戎。比之三年而有勇知方者有
間。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而仁
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為久近之效。
雲峯胡氏曰。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
深。亦可以即戎矣。
芭山張氏曰。蒙引云。註云孝弟忠信之行。

務農講武之法行與法爲本末新安陳氏曰以務農亦爲本又是一意愚按新安之說甚確使非務農雖欲教以孝弟忠信不可得存于適衛章教不先富孟子脩其孝弟忠信在深耕易耨之後又云無恒產者無恒心便識得新安并無據而謂務農亦本也蒙引將務農與講武皆爲末非是學者當以新安說爲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爲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歲、皆入教學、立春而

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

南軒張氏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厚齋馮氏曰、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蓋本諸此、

新安陳氏曰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乃承上上章之意而反言之也

月恒近解曰就不教時已棄之了特至戰時方見耳合此一節與上節觀之見聖人折衝樽俎只在教養上着力後世諸兵家言如孫吳穰苴皆舍本而務末豈足爲國家計久遠哉宜其亂日熾而民日戚也

或曰古治兵農合一井田即兵法之相非更教之戰也此眞休養生息于無窮之天者後世日驅民而教之戰夫惟徒教之戰此之謂以不教民戰也已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三終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

經再畫四合藏言不准外出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趙氏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其師若子皆稱字如原思爲之宰亦以字稱而此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爲自記之證三也勿軒熊氏曰多記孔門出處言行內雜論春秋人物凡四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雙峰饒氏曰狷是有執守介是有分辨朱子曰穀之一字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深恥○問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恥曰未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族黨稱其孝弟夫子未以爲士之至行者僅能持身於無過而無益於人國不足深責也邦有道而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也○原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爲者也其爲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爲恥矣特欲貧請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爲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蓋爲未免於柔餒之愧故以是而拜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爲耳或乃以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恥以憲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往以其已能者而讀告焉豈所以進之於日新邦

梅巖胡氏曰論語中說有道無道凡八出泛論者三指其人而論者五南容伯玉武子史魚原憲是也世有道如南容之不廢武子之知伯玉之仕史魚之直可也如欲志於穀而不能有爲不可也

新安陳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集註云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章同但彼全是平說此亦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有道穀微不同耳雲峯謂憲爲夫子之宰循辭其所當得之粟其恥於無道之穀可知然狷介者自守常有餘而見於事爲常不足故夫子猶告之以有道穀之可恥也

蔡虛齋曰。人不可只是有守。而不能有爲。朱子曰不能有爲。只是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當親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檜既死。用之爲臺諫。則不過是能論貪污而已。愚謂孔子答子貢問士。以稱孝稱弟者爲次。孔子平日讓論最重行。而於此乃以次等目之。意豈苟哉。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慶源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己之為勝敵勝己是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忮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怨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者因己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己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繇有己而生也雙峯饒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兩件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怨恨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則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朱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人而得仁又恐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氷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遏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不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剗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非見胸中有怨在所以未得為仁南軒張氏曰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慶源輔氏曰憲若兩問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以能而進之以其所未能程子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為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豈孔子著意告原

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抑
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
且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與對曰然
便問曰非與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
之原憲則不能也○若無克伐怨欲固爲
仁由己雖顏子而上能之○朱子曰明道
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
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
失問○問原憲也不是固氣昏力弱底人
何故如此曰他直是有力看他孤潔節介
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識
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憲去爲宰
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
求做原憲許多孤介也做不得孟子曰人
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原憲却似只要
不爲却不理會有爲一節
慶源輔氏曰憲之所以僅能其難同以其
狷介有守而至於不能復有所問則亦以

狷介之守狷之也
朱子曰克己如誓不與戚俱生克伐怨欲
不行如薄伐玁狁至於太原但逐出境而
已○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
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
出來那欲爲之心。未嘗忘也。
雙峯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
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
漸消磨法也際事省視克己此勇猛決去
法也、
胡氏曰制其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
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辨於天理人欲之
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
發之後而不狥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
者易用力於己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
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
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
恃矣

雲峯胡氏曰克伐怨欲皆生於欲仁者純乎
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伐怨
矣顏子私欲淨盡可以爲仁憲之力制其
欲者可以爲難
蔡虛齋曰怨忿恨輔氏註云忿見于外恨
藏于中者非也忿字從心且懲忿及一朝
之忿豈皆是見於外者邪朱子解此極分
曉倘只曰恨而不曰忿便沒分曉何處不
是恨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胡氏曰居以爲居室亦可然居室一事所
該者狹聖人旣斷其不足以爲士則不止
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爲意所便安
處皆是蓋不循理之安而惟狥情之安則

趙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
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
爲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
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爲者。必不
能知所徙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
以爲士哉。
雲峯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
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
而安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
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爲安有所執
著其累也
新安陳氏曰君子常安安而能遷私意戀
若是苟安也若是則如輔氏所謂於義所
當爲必不能徙矣
芑山張氏曰蒙引云此章蓋爲當時士者
周行列國或于其國義不當留乃有所顧
戀而不能便去之意所謂繫遯者也故爲
此言存疑云若孔子之不稅冕而行明日

行孫並去聲

遜行眞不懷居者矣愚謂士字只汎說不
必專指周行列國之士。至孔子去魯去衛
皆是聖之時處非僅不懷居者比。蒙引存
疑之說稍泥。不必從。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
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
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險也卑順
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
朱子曰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
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
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
王孫賈云爾。

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
其言行介然守道不狥於世自世人視之
則見其高特耳
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
言以應物則或有當孫之時。
雙峯饒氏曰行無有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
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
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
足以容
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
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芑山張氏曰言行危孫令居官不居官皆
有之聖人何嘗專屬居官說蒙引云危
行言孫指在下位之士者言若居其位者
自不容于言孫只宜去其位耳存疑云就
諫諍上說者詞語雖好却不是聖人此語
爲不居其官者言若爲諫臣說不得言孫
邦無道不得其言惟有去而已按此節還
諫諍說與專屬不居官說皆非也細看本
文語氣泥無所指蒙引存疑失之泥矣○
蒙引云如蕭望之范滂之徒便是不知言
孫道理至于張禹孔光董其罪不在于言
孫正在于不能危行耳存疑云事關利害
擧世所不敢言如韓昌黎之諫佛骨胡澹
菴之劾秦檜是也但不是邦有道要之只
正義大道流俗不能言便是危言不必說
到峻厲激烈處。[illegible]亦然孔子進禮退義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便是危行按此等
議論自正學者宜玩。○危行言孫內須看
出養身有待意。非佛身生逢萌一流。註避
禍字須活看。

[illegible]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illegible]必有德仁
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
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
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
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
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胡氏曰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强
非仁義之勇也
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峯饒氏曰隨所得淺
深皆可以爲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
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爲德未到此田
地未必眞能有勇也
蔡虛齋曰圖內註行細一則或便佞口給
一則或血氣之強正是二不必字若尹氏

适古活反 羿音詣 奡五報反 盪土浪反

相去聲 浞士角反 澆五弔反 少去聲

則下個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

禪時戰反

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時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馬註云亦孔子謙故不答

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用寒浞以為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靡奔有鬲氏浞因羿

多此一疑

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后杼滅豷有窮遂亡內宮人也虞樂也靡夏之臣也斟灌斟尋二國夏同姓諸侯也燼遺民也后杼少康子

新安陳氏曰羿奡皆篡賊而殺誅異辭者羿當誅然非浞所得誅也故云殺

問夫子不答南宮适朱子曰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貶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爾

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為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以見其行事之實

也南宮适亦知言哉

慶源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閔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取善之周矣

葉氏少蘊曰是時田恒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孰非欲為羿奡者

雙峯饒氏曰此章意味極深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奡比之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於亡夫子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其辭微以形容之孔子以禹稷所比已已難答又以羿奡比三家愈難答所以不答适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之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嘆美之

新安陳氏曰君子尚德小人尚力适戚羿

奡尊禹稷是尚德不尚力故許以君子芑山張氏曰南軒慶源諸人皆傳會禹稷比孔子句雙峯妄謂羿奡比三家權力二字指三家言此又失南宮适語意了蒙引存疑皆泥註皆不爲辨正愚意适當日偶爾感慨但泛泛立說不必果有所指未正有言曰當時南宮适不露此意何緣億度於此說話夫子不荅只是見他說的已自分明無容再荅時說爲註所誤乃云欲荅羿奡似譏當時欲許禹稷嫌于自許所以不荅是畫蛇添足按此論自正

朱子語類云禹稷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凡事之不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荅君子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按朱子此論與尊夫子夫子不欲承當語意不同此論却有含蓄若云禹稷比已已難荅則淺陋矣。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兩點白處却當不得那白也

潛室陳氏曰君子容有不仁處此特君子之過爾蓋千百之一二若小人本心既喪天理已自無有何得更有仁在已自頑痺如鐵石亦無醒覺之理甚言小人之不仁也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君子存心雖正倘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本心既無縱有微光暫見決不勝其陀蛇之毒此章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

雙峯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天理然或少有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爲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吳氏曰夫婉辭仁非聖人不能盡小人中雖有天理滅未盡者亦不得以仁稱之云然者勉君子而懲小人也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

林次崖曰君子有不仁之時小人無能仁之理總見仁之難盡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寺音侍　奄閹人

東漢揚彪傳彪子脩爲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日磾讀作寄低舐神旨反

詩大雅瞻卬篇匪教匪誨時惟婦寺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寺奄人也

慶源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爲而爲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意味蓋人之私情徃徃不知勞之爲愛誨知爲忠故又言以明之

更去 辭　更平 辭

厚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從而勞於前者違於後豈非愛之深者乎誨之之語難愛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婢之反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

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朱子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義理到戰國遊說則只說利害而已

洪氏曰鄭國能慎重其辭命而信任於賢者如此爲天下者辭命宜益重也而反輕之討論潤色宜益衆也而獨任於一官何哉且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不有其已也故世叔討論而裨諶不以爲嫌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爲羞後世爲命者反是此辭命所以有愧於古也

南軒張氏曰鄭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辭命之善則以夫衆賢之力耳聖人稱之以見爲命猶當假衆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

葉氏少蘊曰子產獻入陳之捷於晉晉人問入陳之罪子產對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以爲辭順而受之子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辭命之當愼可

知矣

雙峯饒氏曰裨諶想是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之官屬於應對故又使之修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由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了卻潤色之合四子之長則全美矣

厚齋馮氏曰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爭奪之衡自簡公十二年用子產爲卿又十年授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解紛息爭也故用是三人者草創討論修飾之既成乃從而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歷定獻襄公凡五十年間得免兵禍辭命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哉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

内善上交大事　呂泚
章宋師學叟　互在

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
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
莫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
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
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
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
殺之盜少止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
愛也萑苻音丸蒲澤名也盜于澤中劫人
朱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
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所以爲惠人
胡氏曰子產爲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
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
民其用法雖深爲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
夫子以惠人蔽之然孟子以爲惠而不知
爲政禮記以爲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

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
雲峯胡氏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
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爲政不過以其乘
輿濟人之一事而言而其愛人之心固可
知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
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
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
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
之詞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
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子西長而好善、立
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
西怒曰、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
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
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
尹、令尹懼、乃立昭王、〇定公六年、吳敗楚
師、楚國大惕、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
於是乎遷都於婼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子西、平王之長庶子也、壬、昭王也、外援謂
秦也、不立王、秦將來討、是違召讎也、名惡
名也、大惕、恐亡也、可爲、言知懼而後可治
也、婼音若、池名、
新安陳氏曰、夫子非以私外之、集註提此、
見其不知人、不能爲國進人才耳、
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駟
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
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

同時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
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
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
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〇或問管
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

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

未有聞也

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爲盡人道集註
以爲猶仲云此人也如何朱子曰古本如此
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
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
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
厚齋馮氏曰駢邑三百伯氏食邑三百家
也、
雲峯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爲社、書社謂
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者、尼三百社、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
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爲仲父是
天下之大決也立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
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
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

賤少長莫不跌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
天下之大節也高氏國氏、齊世卿也、距敵
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
雙峯饒氏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
孟子排管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之特人
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有功夫子所以護
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伯術而賤
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於桓文管晏
一切抑之
新安陳氏曰、槩平斗斛之物、謂二人平等、
皆未有聞於聖學也、
慶源輔氏曰管仲德不勝才子産才不勝
德皆以資質言也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
以爲之使其知聖賢大學之道循序而漸
進成已以成物則子産之德當與顏閔同
科而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矣
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有大學
規模乃爲王佐才而伊呂周召其人也

雙峯饒氏曰子産才不及仲然邦正當遇
之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是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論人有不同者同
一子産也舉其重而言曰惠人數其事而
稱之曰養民也惠卽其乘輿濟人之事而
言之曰惠而不知爲政同一伯夷也孔子
以統體言而曰賢孟子以一偏言而曰聖
同一夷惠也以一事言之曰聖人百世之
師以一德名之曰聖之清聖之和以一偏
之弊言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芭山張氏曰蘇穎濱論語拾遺云子西知
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
不見于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
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
爾愚核此說甚淺陋彼哉彼哉聖人據于
西而言非疾其疑已而故抑之也陳氏非
以私外之一條宜玩
蒙引云騈邑三百依厚齋馮氏則以三百

爲三百家、依雲峯胡氏、則以三百爲三百
社、一社凡二十五家、大抵古者戶計如二
十五家、以至萬二千五百家、皆是以戶計、
其曰書社三百者、亦只云戶口之書于社
版者三百戶耳未必是三百社也、按蒙引
此說自確、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

處上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

而不可忽其易也

朱子曰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存活不
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着自有飯喫
但若知義理稍能守分便是無驕所以易
二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
者又勝似無諂者○敬夫說亦佳富而不
驕不矜于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內有

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有處貧賤而無失一旦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邪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失於外耳又烏保其中之無怨邪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爲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惡怍而眞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誇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易○問貧而無怨卽貧而樂否雙峯饒氏曰能安於義命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心正身修者不能及此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諂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新安陳氏曰下章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欲也靜則恬淡不躁也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爲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爲滕薛大夫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爲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已則居其位有餘矣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雙峯饒氏曰公綽爲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爲趙魏老問國小如何政繁曰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應接不暇問何爲如此曰上無王綱大陵小強役弱故至此新安陳氏曰用違其才之所長而納之於

其所短是之謂枉南軒張氏曰用人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齊氏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又曰其使人也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歟蔡虛齋曰。公綽爲魯大夫。而夫子曰云云。既不可爲滕薛大夫。則亦未得謂優爲于魯之大夫矣。分明說他不稱職。但意思甚婉轉。且見得好處。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紇下沒反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

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新安陳氏曰節以禮則中正而無偏倚和以樂則和樂而無駁雜

新安陳氏曰此就亦字上推夫子言外之意

問四子之事朱子曰武仲左氏詳矣公綽前章外他無所見卞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鬭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常稱之矣○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爲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爲可以爲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域也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然不待如此逐項說矣○洪氏以爲待以四子爲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皆朋友也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爲言卞莊子蓋以況子路爾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衆子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以爲成人矣胡氏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以節之則其偏倚邪辟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乖戾矯激者消矣所以中正和樂渾然粹然而至於成人矣雙峰饒氏曰文以禮樂則不好亦成好底四件都是資須文之以禮樂蓋節之以禮則凡事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雲峰胡氏曰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備武仲之知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全皆有一善成名之迹至於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爲滕薛大夫莊子輕死敵而不終於孝冉有爲季氏聚斂皆有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然粹然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

當從此說　揖去[illegible]

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固矣未詳是否

雙峰饒氏曰忠指授命信指久要似遺了思義一句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

南軒張氏曰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毅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為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

慶源輔氏曰此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須學以成之然後協於中正而無疵也

趙氏曰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為疑三者皆子路之所能故胡氏疑其為子路之言

胡氏曰此子路所已能夫子方進子路於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者而重獎之

厚齋馮氏曰子路成人之問夫子蓋以子路之所知者使之捨盡於是也子路猶以為此古之成人之道居今之世有不必盡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

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志乎生之言雖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者蓋子路之所役為抑以自許也雖其自許如此故臺下之役卒以身徇終不能明君臣之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行行如也若不得其死然則以未能文之以禮樂故也

新安陳氏曰使子路能行夫子之言始於智以知此理終合於禮中樂和之理豈至死於一決之勇而不足以言義乎胡氏以後一節為子路之言極是

蔡虛齋曰禮樂中和之德也節之以禮使各適其中也和之以樂討那從容自在處中正只是知兼勇藝做到中節而無偏倚處和樂只是知廉勇藝做到從容純粹而無騃襍處以此見得四子未免皆以一善成名未免偏倚未免騃雜○知足以窮理四句未宜說向盡好去為有下文文之以

禮樂在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猶在文之以禮樂句內則才全德備四句却只自文之以禮樂說合亦可以為成人○文見乎外文字不可與文之以禮樂文字同看彼文字當節字和字此文字當死字看然亦從彼而生也蓋非文之亦無錄有文也若謂文之全是外面工夫亦不是本意在中正和樂上○胡氏以後節為子路之言較是但有一疑子路當時既如此云云夫子安得都無說話如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便云是道也何足以臧此却寂然為何先儒未嘗疑及此為何大括此書後十篇闕誤信矣

林次崖曰胡氏以下節為子路云云極是先儒多主之但不知朱子當時如何不用其說

芭山張氏曰只緣誤看若臧武仲一若字不說兼四子之長便說合四人之能沿襲

至今未有辯其非者。須知四長不在前。禮樂不在後。若字貫下數句。猶言卽如此四人。知廉勇藝。各有偏倚駁雜處。到得文以禮樂的時候。亦可以爲成人。此亦字緊項上文若字說。非一拘拘取其長而兼之合之也。圈外程註前一說仍主合四人兼之之能。非是。後一說臧武仲之知非正也三人句。深得聖人誘進子路語意。學者宜熟玩之。○蒙引頗能發明大義。然不駁正集註兼字何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

小註其然淺疑之豈其然乎深疑之

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問夫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貪禍必及矣子覲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爲小相似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所言似乎小𨚫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𨚫說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𨚫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

南軒張氏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

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

問時樂義與廉靜相去幾何雙峰饒氏曰廉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熟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

吳氏曰稱其主曰夫子意猶對蘧伯玉使者然公明盛稱文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之蘧伯玉使者但爲謙辭以對益以彰其主之美爲辭令者亦可以觀矣

芑山張氏曰小註其然屬微疑之豈其然乎屬深疑之○蒙引云其然豈其然乎不可以上句爲微疑下句爲深疑蓋聖人詞氣含洪忠厚自如此○蒙引說是。

好知並去聲

辟婢亦反　從才用反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

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爲立之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爲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公鉏即公鉏馬正家司馬也豐點孟氏之御羯莊子庶子孺子秩孟孫長子戒爲備也穿藉也于藉氏借人除整道正夫遂正也季孫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也鑄賈臧爲二人乃宣叔娶鑄國所生與紇兄弟也大龜出蔡因號大蔡知不足言與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二勳文仲與宣叔也

慶源輔氏曰凡人溺於私而不知學不鑿以爲智則必蕩而失正武仲二病皆有之且意萌於中迹著於外雖欲欺人而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武仲之智而不足以知此則亦以好智而不好學之故也

和靖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而何如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爲賢故夫子正之

雙峰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

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爲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不以防爲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爲春秋誅意之法也

蔡虛齋曰武仲據防求後分明是要君故夫子直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非如楊氏所謂誅意之法大凡誅意皆是事不如此若無可誅者而其心則如此實在可誅也武仲分明要君則自不容于誅矣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

大音太　共音拱

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
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
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
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
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
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
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
河南至于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
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
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
濱師進次於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
次於召陵蔡自北杏一與中國之會而棄

諸姬黨楚國故齊伐楚而先事侵蔡潰蔡
者先破楚之黨也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
牛風逸亦不相及履所踐履之界也索隱
曰淮南有故穆陵門無棣在遼西孤竹包
裹束也禹貢荊州包匭青茅盡取三脊之
茅包裹匭匣盛之以貢周祭祀必束茅
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昭王成王孫南巡狩
濟漢水船壞而溺死昭王時漢非楚境故
楚不服如師楚使大夫請盟也齊師次于
召陵之地以聽楚成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
如晉告急孤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二十八
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於晉
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
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

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
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
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
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
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
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
晉師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
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
日館穀君取一以釋宋惠晉侯臣取二
以復曹衛爲己功不可失言可伐也私許
二國使告絶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公族
公所率之軍也館舍也食楚之穀三日
新安陳氏曰上引二事以著其實此卽二
事以推其餘
慶源輔氏曰桓公責楚以包茅不貢及昭
王不復二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
盟是仗義執言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
曹衛以致楚師之救終則復曹衛以攜二

國之交以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
就霸者之中論桓文之事則文譎而不正
桓正而不譎若較之王者表裏無瑕粹然
一出於正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
齊氏曰二公之伯皆以勝楚楚罪莫大於
僭王猾夏孔子爲春秋書齊曰侵蔡蔡潰
遂伐楚而於晉僅書曰及楚戰於城濮則
晉之有歉於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
新安陳氏曰二公心皆不正論其彼善於
此則桓稍優於文耳晉文固詭齊桓亦非
純乎正者若粹然一出於正其惟王道乎
蔡虛齋曰夫子以桓文而較優劣則然并
取桓公正也集註于此有辨矣孔子所謂
正而不譎者對晉文而言也朱子所謂心
皆不正者對王者而言也朱子于此極仔
細于桓公則曰猶爲彼善于此于晉文則
曰其譎甚矣謂之彼善于此則未得爲蓋

善諸之其譎甚矣。則桓公亦非不譎者。但
未至如文公之甚耳。自齊桓言之。楚未嘗
也。則問王祭之不供。而責以尊王之義。楚
既服也。則退師召陵。而責以如師之盟。其
視晉文則正矣。晉文言之。楚圍宋也。既
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又復曹
衛以携二國之交。則其譎甚矣。
邑山張氏曰。蒙引云譎正二字。皆以心術
言。存疑云俱就其行事言。若其心術。則皆
不得爲正。存疑說是。○或曰五霸莫大于
桓文。桓文之事。莫大于會盟。會盟之擧。莫
大于葵丘踐土。然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
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
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
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先生張九成之說
其理殊長。集註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
小者耳。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
死曰未仁乎 糾居黝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
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
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
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
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
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
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
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
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
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
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
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
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
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
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
受而甘心焉糾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
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
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
之連稱管至父二人齊大夫戍守也公問
之問命也適太子也無常政令不常也小
白襄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弟雍廩齊大夫
甘心言欲快意殺戮之也生竇魯地堂阜
齊地高傒齊卿高敬仲言管仲治理政事
之才多于敬仲也

問集註謂忍心害理不得爲仁忍心之忍
是殘忍之忍否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
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
忍心也
慶源輔氏曰忘君謂不顧糾死事仇謂相
桓忍心謂所當爲而不忍之使不爲害理
謂理所當然而咈之使不然忘君事仇即
忍心害理也
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
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
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
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
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
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
常與魯盟於蔇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
書子是罪魯也
問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變[illegible]
曰知以繼之爲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殺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申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載書也職主也大公為

大師兼主同盟之官

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為是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于仲之生而貶忽之忽也○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

也○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一月之後或違之○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者之功邪仲之功亦猶是也

慶源輔氏曰仁者安仁蓋天理渾然無一息之不存無一物之不體管仲之於德其違闕者多矣顧何足以語此然使桓公糾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效矣

蔡氏曰子路舉忽之死仲之不死是以忽為殺身成仁仲為未仁夫子答以仲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以忽仲比而言之非泛許仲以仁也下章匹夫匹婦之諒亦指忽而言

新安陳氏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

之顯著言者如管仲有仁者之功亦足以為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難而處死為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取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箴之也

蔡虛齋曰不以兵車一句最重如其仁就亦他說如其仁不依蔡氏以召忽來比只泛說為正意蓋召忽之死不可非若以忽之仁不如仲又以為匹夫匹婦之諒則是聖人非召忽矣召忽之失不在于死而在于輔糾若聖人既非召忽便當為仲解釋矣何故無一言及之聖人為萬世綱常作主如何肯非忽之死而是仲之不死其是非蓋他有在也

林次崖曰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是事功

或曰如其仁言其功亦如仁人之功也于不泥其功之內而又微見其非真仁人之

功之意。疑有如其仁之說。宜再許之。或曰先儒或以子糾爲兄。或以小白爲兄。謂子糾爲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吳氏諸儒宗之。謂小白爲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奕云桓公齊襄公之弟也。初襄公之立政令無常。故公子小白奔莒。公子糾奔魯。公孫無知弒襄公。齊人殺無知。大夫高傒先有以召小白。故小白自莒先入而得齊。是爲桓公。非取諸子糾之手也。乃殺子糾。小白誠惡矣。然齊寔君小白也。春秋莊公九年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何稱糾而不稱子。言小白而又言齊。是糾不當立而小白當立者也。九月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以糾謂之取。傷糾之在魯。魯不能覆護。齊得而殺之。所以甚齊之惡。而譏魯之不競也。以子繫之糾。蓋子糾兄也。弟其可殺乎。所以重小白之不弟也。管仲雖嘗爲子糾之傳。然子糾未嘗爲世子。不當爭立。是以管仲明此之義。終身不讐桓公。而得相之以霸也。嘗觀伊川之說。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往往因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遂誤之。晦菴又傳會而援其說。蓋不之審也。按史記齊世家云襄公立。殺誅數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小白之莒。左氏莊公八年注云子糾小白庶兄。鄧騾左氏指縱云桓公襄公之季弟也。世家既云次弟糾。左氏注又云糾爲小白庶兄。指縱又云桓公爲季弟。則子糾兄也。小白弟也。無疑。故荀子亦曰齊桓殺兄而爭國。伊川之說。誠爲誤矣。或曰程子嘗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爲兄。而朱子又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于其間。蓋春秋傳爲程子未成之書。非易傳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說。小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辯也。

芑山張氏曰。稽孫奕之說。小白宜爲弟。雖與伊川說異。存以備考。可也。○或曰夫子之意。蓋謂如其九合不以兵車之事。是亦仁也。特指此一事而許其仁。按此說近是。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 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爲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爲猶可。而以其相桓爲已甚而非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朱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爲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南軒張氏曰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

厚齋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臨諸侯禹之力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

通考朱氏公遷曰仁以功用言亦曰以事功言因其所至而許之也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後漢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

之知

前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驕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唐書王珪傳建成爲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秦王建成弟世民也帝高祖也太宗即秦王○魏徵傳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閒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洗馬官名太子敗世民伏兵于玄武門射建成殺之王即秦王也圖謀也即位太宗即位也

問程子可也亦可也二說朱子曰前說非

是可但自勉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丟
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
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爲不可
矣曰便卽是此意○問仲始同糾謀雖有
可死之道而桓兄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
蓋。仲。雖。糾。之。傳。然。非。糾。之。臣。乃。齊。臣。也。桓
君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
乃在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以爭耳是
其不死殆知前之爭爲不義而非求爭之
此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仁
以爲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答子
貢非仁之問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豈若云者是以仲
之不死過於死也故當以程子之說爲正
而以召忽之死爲守節仲之不死爲改過
曰此論甚善但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
然其辭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
雲峰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答子貢所
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
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
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爲天下正華夷之分
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
此矣。
或曰君臣之分未定。此當時確論。如此而
死。所以同于匹夫匹婦之諒也。不然夫子
寧不爲召忽地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僎士免反　朝音潮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爲公朝
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

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
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
也事君三也
胡氏曰其才德足以爲大夫而薦之爲大
夫順理也以家臣之賤而與之同列無慊
焉成章也彼錫民爵位待其迹爾
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
也有是三者則理順章成而粲然可觀矣
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之文擧全體而
言此與孔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
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謚謚以貞惠
文子蓋以修其班列以與四鄰交衞國之
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爲薦其臣僎同
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爲
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謚耳

雙峰饒氏曰今之所謂謚法未必果出周
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之如錫民
爵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
子所爲如此是亦無愧於文之謚矣非指
此爲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
却是正說所以爲文之義
新安陳氏曰說者以文子得謚之故見諸
檟弓夫子聞其與家臣同升諸公則是文
子薦僎之時非身後也謚法錫民爵位曰
文蓋後人用孔子之意以爲謚爾此過論
也蓋孔子於其既謚之後聞其嘗有此薦
賢之美事故稱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於
文之謚耳豈可於其人之身存而預議其
謚哉
蔡虛齋曰。孔文子章。是子貢問曰孔文子
何以謂之文。故答曰是以謂之文也。而朱
子不復解文字之義。以本文便是了。此章
則因其有是薦賢之美事。而據理評之曰

當去聲

可以爲文。言其無愧于文之謚也。故朱子
先特辨之，而後以謚法所載者實之。〇錫
民爵位之說最遠，使朱子欲再改集註，或
在所刪矣。蓋司馬遷無識，多信僞書，所謂
勤學好問爲文，則取諸孔文子章而傳會
之；錫民爵位曰文，則取諸公叔文子之臣
大夫僎章而傳會之。其說殊非周公之舊
芑山張氏曰：虛齋說是。

〇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
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下同。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
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
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〇
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
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
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
訓之。

胡氏曰：圉即敏學好問者，賈即問奧竈者，
鮀即以佞免於今世者。如圉幾矣，賈之竊
權，鮀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
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
鄭氏舜舉曰：子適衛者五，盡有拳拳之意
焉，亦以靈公善用人，庶或可以有爲爾。

雙峰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
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啓釁召禍。
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
窺。治宗廟得其人，則籩豆靜嘉，牲牷肥腯，
神人胥悅，尤繫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
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
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
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
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
爲法，但欲當其才耳。
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言莫強於用人，則
四方其以爲訓矣。
南軒張氏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
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
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能
禦焉。
蔡虛齋曰：喪，失位也。如魯昭公之見逐于
乾侯，齊莊公之見弑于崔子，衛成公之見

執于晉人，皆失位也，不止是亡國家。使昭
公爲季氏所得，亦不免于殺矣。衛成公爲
晉所執歸之，其不死者幾希。〇賓客二字
如何分？客似不論貴賤，較泛些；賓又其盛
者。然再考之，凡尋常覊旅皆謂客于其所，
若謂賓于其所則不可。詩多言嘉賓，見其
盛也。
芑山張氏曰：仲叔圉、王孫賈之治賓客軍
旅，其才或可辦，或足以保國。至于鮀，固即
以佞免于今世者，雖使之治宗廟，亦僅使
宗廟無曠祀耳，未可謂之得人。夫神罔時
怨，神罔時恫，非徒區區籩豆牲牷間，必將
有明德維馨者。鮀治宗廟而遂能令神人
胥悅，則是神亦可以具文相欺矣，有是理
哉？饒氏神人胥悅說得欠斟酌，宜刪存疑。
淺說采饒氏說而不駁正，何也？

〇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爲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訒 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必有爲而言

恒胡登反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弑之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時從其父奔在魯子我卽闞止孔子辭辭不告也

齊側皆反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

是時孔子故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

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沮在呂反 復扶又反

與下同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强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氏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胡氏此說可疑

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

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則何哉朱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令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難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夫子初告時眞固欲討陳恒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託討成于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新安陳氏曰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激於義不敢不告則正爲君卿大夫者嘗何如警之在此

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爲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計其强弱而獨以大義聲之邪朱子曰程子之意以爲夫子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見弑逆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誅之況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爲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强奚以爲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强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爲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傳聞之謬以衆人之腹度聖人之心耳○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義也斯事一王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問程子以爲必告之天子胡氏乃以先發後聞之說何邪朱子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

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遽而得以告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而侯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幾之來也不可少緩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逆賊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

雲峰胡氏曰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

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爲矣

新安陳氏曰沐浴而朝蓋欲齊戒積誠以感君心也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春請討主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志則三

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必作矣惟此請之不遂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庠而亂賊懼雖不得扶植當時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

蔡虛齋曰胡氏云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此只是人人得而討之意云峰却解云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亦大委曲矣胡氏只是蓋春秋之義故嚴于辭耳但此說與語錄不合愚謂孔子于義盡矣此事果可先發後聞則孔子亦為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此言似不必附集註高中玄曰或問左氏記孔子之言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充也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然否曰此安得非孔子之言事顧所舉何如耳如所舉非義不待言矣誠為義亦必用力而後能濟則力皆義也當是時孔子豈徒軟力還要以此可充之勢欲魯君與其奮發

以成討賊之事蓋亦莫非義也後世儒者但言義便不要力但言力便說非義而豈知聖人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乎自力不以義之說與遂使輕事之人不番彼已不量勝負不度事幾而徒然以為義卒之事敗國家受其禍猶自以為義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謂以力不以義矣彼宋襄公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是以義不以力也然于泓之敗伊川又以為愚何哉伊川又云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夫春秋之時周天子雖在徒空名耳方伯與國固皆魯也頓可告而率之乎一告魯君已不能自主而曰告三子者之三子告又復不可而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況可以告天子告方伯率與國乎問胡氏曰先發後聞可也何妃川此論更班將魯君先發而後聞于周大于乎則魯君已曰告三子者既不可矣將

如季氏伐顓臾而不能諫則犯　亦非子路所易

孔子自為先發後聞乎則孔子一人耳一用衆以發然衆何在抑獨以一人發然一人何以發況請討且不可得而可先發乎蓋徒資口說不當事理者也

或曰論語疏云宋左傳錄此事與此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云季而請此云公曰告夫三子彼云公曰子告季孫體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為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惟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按此論學者所未詳存以備考訂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問子路勇於義何難於不欺特其獨理之不明好強其不知以為知是以陷於斯耳朱子曰以使門人為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問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有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雖不失於愛君而其言則欺矣勉齋黃氏曰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也夫子告子路之辭推其本意乃是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無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同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不以為戒也

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欺而犯之是犯上也

雙峯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爲本然不欺甚難須是平日於愼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

林次崖曰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犯事就諫諍說○利害必至于是乃有所諱避而不盡其實以告固欺也利害未至于是或主于感君言之而過其實者亦欺也凡事爲之當如是乃以利害之故而不爲固欺也或畏其難憚其勞而不爲亦欺也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始可以言勿欺也

芑山張氏曰勿欺就人臣心術公爾忘私無一念不自盡無一事不可對君處說凡言于人君或要他聽或至于說得太過或言之而過其實反諸其心總是責難陳善

納約自牖意思如何槩謂之欺信如朱子所指唐人諫遊驪山事雖不失於愛君而其言則欺存疑所云或主于感君言過其實亦欺也則孟子當日之于梁惠齊宣其言往往有過其實者皆可謂之欺君有是理乎須知欺不在言過其實處見在心匿其僞處見耳後世人臣皆非有忠愛之實皆自欺以欺主上其苟祿尸位拱默觀望者寘勿論宅或矯然以藏節高天下言人所不敢言而其意寔主于沽名寔欲人主錄其忠愛因不次擢之則是借言路以徼顯榮也又或負貪穢不肖之行懼敗露失官且僇身不得已而規切時事觸忌諱以去天下不察其心既惜其去國而又竊歎朝廷之失人則是託章奏以避禍辱也若是者皆欺耳豈有主于愛君感君言過其實而遂謂之欺也哉

或曰勿欺而犯宜並重側重一勿欺者非違意○勿欺是論道理的確可行若不[illegible]非則天下儘有此心無愧未嘗欺君而所議論迂踈不可行者多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朱子曰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了○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沉淪似一日究者子究竟之義一語槩境極於極多句人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

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

胡氏曰循天理徇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汙下上達下達之效也人心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奪之故有待於反之也能復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矣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徇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益趨於貪濁之地則汙矣益流於苟賤之域則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沉而愈卑

南軒張氏曰上達者反本窮理也下達者趨末徇欲也皆云達者如喻義喻利皆云喻也

雲峯胡氏曰夫子嘗曰下學而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

蔡虛齋曰達一也朱子于上達則日進下達則日究上下之義也皆有積漸至極之

省悉井反

義。或曰君子實心學問時時存此天理如登層臺然美可大大可聖而神其進自不能已小人纔動念于欲則凡欲皆呼羣引類叢至沓來其進亦自不能已要之只從一念上起分別頭路只在戒懼慎獨君子之心如高秋霄漢星踈月朗躋足于層崖絕壁之間俯視塵世萬象皆空小人之心如暮夜烟霾天昏地暗視溷廁爲室堂覡鴆酒爲燕樂終其身埋陷而不能起矣可哀也哉。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爲去聲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慶源輔氏曰爲己爲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間惟欲得之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惟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己欲得之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　問程子兩段不同朱子曰前段是低底爲人只欲見知於人而已後段是好底爲人卻是眞箇要爲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心上做得工夫非惟爲那人不得末後連己也喪了

朱子曰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卻旋旋下工夫則意思自進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

雙峯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之於得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己自是了但志在於穀則非爲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

新安陳氏曰同一學也爲己爲人之間古今之不同如此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初可也。

芑山張氏曰程子雖兩段不同須知兩段相連說不必分析說前段俱就學者起念處言後段特就始念處推出積漸得失之

殊其究竟必至于此見學者不可不慎始意繫承前一段說來非前段爲人是低的只欲見知于人後段爲人是好的卻是眞個爲人也當細玩後段二終字循言始欲得之于己其終至于成物始欲見知于人其終至于喪己程說爲人前後不分兩層而朱子必欲自爲分析此愚所以不能無疑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畫直用反

集註既錄莊周稱伯玉之言淮南子一條宜刪

化字與孟子大而化之化字有分別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
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
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
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
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
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
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
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

信之也
雲峯胡氏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身之
有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己常若不及惟恐
其過未改而常加克治也
淮南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
年非○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
也詘與屈同
朱子曰化是舊事都消融了無固滯
雙峯饒氏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
非是至五十歲頓然有悟也化者變化
之謂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
年六十而猶變化未已也
南軒張氏曰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意義
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
德修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
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

此讀集註之法

朱子既知不在才位二竝覺可明此備不必與上章章遂立說

慶源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昔見於
外者言而乃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
曰欲而未能不爾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
有得於聖賢為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
謂知德而能言矣
雙峯饒氏曰欲寡其過而未能一句意味
深長學者常存此心乃進德之本也
新安陳氏曰欲寡過則不自是不謂已能
寡過則不自足此檢身常若不及之心也
進善其有窮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
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此心宜夫子
有味其言而深實之
吳氏曰論語中夫子俟其出而稱之者二
南宮适出伯玉使者出是也俟其出而斥
之者二宰我出樊遲出是也聖人氣象從
容如天地之生物陽舒陰慘無非教也千
載而下猶可想見之
通考朱氏公遷曰使者以願學之心稱伯

玉可謂知賢者矣若公明賈以時然後言
以下三者稱文子則是以德行之美贊之
不幾過其實乎故夫子一信之一疑之
芑山張氏曰集註踐履二句不平說宜次
第說光輝宣著根踐履篤實衷註中凡語
似兩乎而不無本末輕重先後者此可類
推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已見泰伯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
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

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

勉齋黃氏曰，位身所處之地也。爲君則思君道，爲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易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爲出其位矣

雙峯饒氏曰，上章爲謀政者言，不在其位之位，皆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位字比上章又說得闊，如爲人子則思孝，爲人臣則思孝，素富貴則思所以行乎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

雲峯胡氏曰，艮止也。思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思以事言，餘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一章，亦主於臨事之思而言也。但再斯可矣，是思不可過，吾末如之何也，是思不可不熟。一則因文子三思而言，一則爲世之率意妄行者而言，二章皆所以示戒也

芑山張氏曰，信如勉齋所云，當食思食，當寢思寢，則周公未陰雨而計綢繆，漢高方食，子房借箸，晝封六國事，王孝先秀才時，以天下自任，先正所云，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皆可謂之出位矣。有是理乎。所謂不出位者，盡吾所當爲，雖殫思而不失何思何慮之體，不至于蕩而無歸耳。豈食不思寢，寢不思食，如癡人然者，遂謂之不出位哉。勉齋說非是。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朱子曰，過猶易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謂力行也。

勉齋黃氏曰，言放易，故當恥，行難盡，故當過

胡氏曰，或謂恥其言之過於行，固通，必如集註釋爲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

雙峯饒氏曰，過其行與恥其言對，謂行當過於其言，如云說七行而行十分相似

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

芑山張氏曰，恥其言之過于行，之字代白文而字，非語氣矣。或又云言而過其行五字連讀，行未及而言過之，是言不顧行者，可恥孰甚，故君子恥之。愚按此說尤警，不必從。

三句巽見子字稱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

夫音扶

有不同者以此
胡氏曰爲學之所以智爲先若德之成則仁又爲百行之首
覺軒蔡氏曰以仁爲先循自誠而明以智爲先循自明而誠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爲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
新安陳氏曰覺軒解自道與集註小異未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以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來比並而答以此言也
蔡虛齋曰仁者不憂見其未免於憂也下二句亦然○本文不可說出成德字蓋子罕章亦不可說出進學字且進學成德字是范氏合二章而言其一則知爲先一則仁爲先之意耳非經旨也
或曰仁者不憂三句只將來形出已無能不是紀君子之道便隱隱含下自道光景

仁知勇非可塗飾假借以欺人者必實試之憂懼惑的境界却實能不憂不懼不惑纔露出仁智勇真精神纔見仁智勇之難
夫子自道宜依註或言道體本無或言道由也行也中庸云道者自道也此不說君子之道說君子道者三下說夫子自道也二道字正相應若曰君子所道者夫子自道也皆悖理不可從
芑山張氏曰新安駁正覺軒說最確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

馮氏說從虛齋刪

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麽須於自已體察方可見
齊氏曰孔子之於方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
厚齋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爲夫子之所不暇爲邪
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芑山張氏曰二句凡十字一呼一應語氣含蓄賜也句循言賜果自治有餘暇于方人乎哉句振起夫我不暇句便隱寓抑賜意非褒賜也說不暇亦非自貶聖人好古敏求憤樂不知老之將至焉日有孳孳者固自如此誠何暇方人集註褒貶二字

誤蒙引又從而附會之曰夫子以爲賢褒之也曰賢乎哉則又疑其辭謂我則不暇自貶也語氣分析碎瑣甚矣必不可從存疑削去褒字仍說自貶淺說但云抑而教之不采集註蒙引褒貶之說不多設層次艮是學者分別觀之

重平聲　見形甸反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新安陳氏曰四見者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不患莫已知求

爲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與此章爲四胡氏曰失於務外爲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雲峰胡氏曰四見之中學而篇是一意重在知人餘三見共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爲可知者求諸我之能而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

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朱子曰凡抑字皆畧反上文之意○逆詐是那人不曾詐我先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我先覺則分明見那人已詐已不信○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也勉齋黃氏曰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故爲逆詐未見其事而疑其必不實故爲億不信然詐不信雖以事見而可以理知故雖不逆不度而以先覺爲賢者理明煥也先覺雙峰饒氏曰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億是有心覺是無心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雲峰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眞見之昭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爲姦亦不臨事而墮於小人之姦其斯爲誠明之君子乎蔡虛齋曰誠明二字固可用但范氏謂未有誠而不明者則是惟其不逆不億故能先覺是誠生明之意非本意矣故在圈外新安先事臨事之說人多非之看來無害非之者非也

林次崖曰逆億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小註都說人不曾詐不信而逆億之看來不是既不曾詐不信何消先覺聖人此言是說非億度之知乃明照之知耳億度之知有心之知明照之知無心之知饒氏不逆不億爲待物之誠非是芑山張氏曰凡事之多疑皆生于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宋李綱告欽宗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至于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猜與疑推之其患至于有不可勝言然則人主不能去疑與睹而卒流于以察爲明皆不可謂先覺國家任人行政之弊未有不日浸月漬而莫可教者也其求王乎先覺者何也日講學思誠而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

呼去聲倨居御反　惡去聲

乃爲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則失義理之正

慶源輔氏曰爲佞以說人者失之不及執一而不通者失之過聖人只在中道上行

微生之言雖倨而疑夫子之言雖恭而決

雙峯饒氏曰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然畝方以退隱爲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邪

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爲佞則畝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爲柔佞之不及亦不爲固執之太過也

或曰疾固亦泛言非譏畝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跅驁也

南軒張氏曰驥之得稱爲其德不爲其力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爲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

慶源輔氏曰才與德皆本於天然才出於氣德根於理二者雖不可闕一然出於氣者固不若根於理之爲粹也

胡氏曰驥之任重致遠非力不可然有力者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爲主也

雙峯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

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歲寒松柏章皆如詩六義之比實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也。

乜山張氏曰饒氏君子非無才一句宜玩天下惟才德兼者足以濟事才亦不可偏廢但小有才者其徧天下寔甚耳輔氏云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便似重德廢才語氣便欠員活愚意宜云在人者當用其才而尤當考其德必如此說方無弊至于人亦不可徒恃才而當以德爲主其論自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

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新安陳氏曰讐仇也怨有不必報者不以讐待之也

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朱子曰是亦私意所為非天理

不可只據曲禮曰君父之讎不與共天道理有幾樣須要斟酌

之直也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但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已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没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於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謂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

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無讐讐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卽所謂直也周公之法於予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庚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為也○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嘗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薦之果不肖邪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

雙峰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直老氏之說不同道理曲

直只是不欲與人結怨云而已以德報怨若
救了不若以直報怨之語中間有涵蓄當
報而報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學者
玩味其意觸類而長則可爲處事之權衡
矣
芑山張氏曰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
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呂氏云
以德報怨雖過于寛而本于厚未害其爲
仁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
所當誅者也愚按以怨報德固法所不容
以德報怨雖本于厚而于聖賢情理終有
所不合孔子告哀公曰親親之殺尊賢之
于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賢
民物之際尚有等差尚不宜混于所施況
胥德怨而一之乎觀此章何以報德以直
報怨二句便識得表記所云寛身之仁輕
重失衡恐非聖人語意學者不可不辨真
西山釆表記此四句及呂氏說入讀書記
而不加是正何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
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
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
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
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唯子貢
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
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
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
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朱子曰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
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
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
也邪及其上達而與天爲一焉則又有非

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
之也

勉齋黄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
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眇茫足
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爲能此所以人知之
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
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
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
求之於眇茫哉如是則泊然若不見其所
長者若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
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

慶源輔氏曰已與天人只是一理在已者
既盡則天人無有不應者聖人與理爲一
自然無所怨尤

朱子曰聖門自顏曾以下惟子貢儘曉得
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
人豈肯說與但他知得箇頭耳惜乎見夫
子說便自住了如予欲無言予一以貫之

也只如此住了只是不曾有默地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他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如曾子聞一貫語便曰唯子貢便無這處

問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爲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邪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聖人雖生知。亦未嘗不學。如十五志學每事問便是學也○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者聖門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是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問下學只是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揀事到面前便與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亦然今日撞著這事來便與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來便與理會那事萬事只一理不是揀那大底要理會共他却不管○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個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中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如何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斷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

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了○孔子當初嘆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爲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爲莫知于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問子貢不曾問孔子告之必有深意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頫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却恁地說時是如何知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貢也是說他不爲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之夫子便說下面三句便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相似皆是退後一步說不怨天是於天無所逆不尤人是於人無所忤下學只恁地就平易去做上達便是做後自理會得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看著似乎只是恁地平說但是人自不可及人既不能知則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相契合也

南軒張氏曰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

問所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一覺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則磨得一分障蔽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蔽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查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

通考朱氏可傳曰不怨天不尤人爲聖人自道之辭則可若以此論聖人則不可蓋不怨不尤不足以言聖人故也故充虞又問於孟子是孟子嘗以此教人而亦以此自居矣中庸又以歸之素位而行之君子其所謂君子蓋通聖賢而言者也

王陽明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如木之栽培灌溉爲下學至于日夜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得預其力哉氏

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個上達的工夫

或曰歸知于天非眞有天知也非希冀天知也此心到上達則人不及知而自有與天爲一之理知我其天總是人莫我知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郤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新安陳氏曰愬譖也惑志疑心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問或以命爲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爲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

吳氏曰命指氣而言陰陽之氣運行不齊治亂皆有定數如命令然景伯欲肆諸者義之激也夫子歸之於命者以安之也疑季氏有惑志子路遂同于其任衛之

齊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位而孔子以公伯寮之愬爲關於吾道之行止何也魯爲公室之蠧者莫如季氏孔子爲政於魯大宰欲裁其僭而勇於承令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爲子路禍福計而爲吾道興廢計然子服景伯欲肆寮於市朝而孔子以爲寮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繫於天之祐與不祐而不繫於寮之愬與不愬也景伯尤諸人而孔子委之天孟氏於臧倉之沮魯侯亦歸之天焉

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惟其義而

已更不問命之如何今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

新安陳氏曰天將使道之行寮不能使之廢使寮之愬得行是天未欲道之行耳聖人不怨天又何尤於寮哉

通吉朱氏公遷曰孔子兩言其如予何一言其如命何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予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者不可必在我者可必也

或曰論語疏云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杜註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誤也按集註不用古註何從

芑山張氏曰看道之將行一節聖人不怨不尤學問見于此孟子臧氏焉能使予不遇云云與此正合特語氣較激小異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辟紂而居東北海之濱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如百里奚去虞之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如衛靈公顧蜚鴈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如衛靈問陳而孔子遂行

問四者固非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邪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鴈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爲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

厚齋馮氏曰桀溺謂子路豈若從辟世之士夫子爲之憮然至是乃賢辟世則道不行而無仕志也

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

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

雲峯胡氏曰天下爲大邦國爲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爲有優劣也

蔡虛齋曰三個次字愚意只就世地言色上說來然與程子說似不合然大意却不背細看當見得

芑山張氏曰小註以靈公問陳爲有違言蒙引曰恐非本旨只是要扯來塡這一違言子耳違言是言不相合也違忤也靈公問陳孔子是見得他已無道復志戰伐是算殺他不足與有爲故去之耳非有所忤也存疑則云孟子曰禮貌未衰言弗行也是避言小註謂衛靈問陳于孔子亦略近之愚按言不相合不足與有爲不能行吾道便是違忤處不得謂非有所忤也存疑說是

此亦誤書汎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慶源輔氏曰凡書所載有當深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畧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蔡虛齋曰此聖人憂世之言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感蓋國而無賢則將何以爲國此夫子所以嘆之如宋楊繪言華臣未老求去意繪之言曰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一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

芑山張氏曰或曰伊川語錄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作即作者之謂聖之作伊川之言蓋有所本至包氏云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齊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按諸說不必從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

非譏孔子

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問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弟之閒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爲之時朱子曰然

南軒張氏云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爲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辭意緩而不迫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歟

勉齋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乎其

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
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為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或曰味者與二字當不是譏諷若素知孔子心事者然與沮溺等大有逕庭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按韻書負荷之荷在上聲下可反又去聲
問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

朱子曰他那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耳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慶源輔氏曰果於忘世決去不反音能之何難之有若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
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有出有處更如一天地有陰有陽荷蕢之徒見得一邊遺了一邊所以只知獨善而果於忘世也
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磬

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深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
或曰果哉不必說荷蕢言但要如此果于忘世亦何難之有只明自家心事並不譏刺人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問諒陰之說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任冢宰胡氏擇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覺軒蔡氏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註云

當依見軒管氏說　　大言泰　　胡氏說與大旨不合攷在國外　　非總自也

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
謂廬也卽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
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
言居喪於梁闇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
先師祝年面命者如此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
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
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
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
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

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
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
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問胡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
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
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邪雙峰饒氏曰
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姦則必能
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己以聽亦何
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
常耳
新安陳氏曰居喪而冢宰攝政則嗣君雖
不言亦無失政矣
白雲許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
梁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牆之下
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着地一頭

續喪服父在為母期衰見首二經也尊云註衰齊服之　　期而除之以心喪終三年　　禮記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

斜倚在牆上外被以茅茨寢苫枕塊嘗慮
此中諸侯亦為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旣
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焉故曰梁闇
蔡虛齋曰考之書只說命上有云王宅憂
諒陰三祀旣免喪其惟弗言此便是書所
云了不必要有成語朱子不解書向篇為
以其無成文也
林次崖曰蔡氏謂先人得于先師晚年面
命則集註是朱子早年之筆未及改耳
論語疏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
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晉書杜
預傳云大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
旣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
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議之惟預以為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旣葬
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
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
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

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
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旣葬除服
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旣多學者未之思
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之服
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
喪旣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
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
此亦天子喪事見于古也稱高宗不言喪
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
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
旣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陰
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
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旣葬而除
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故曰百
官總己以聽冢宰喪服旣除故更稱不言
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
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
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

直圓人象天前方以象地

分去聲

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于凡人。心喪之禮
終于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命
至羣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
同之于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
頭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雖已
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
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
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
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
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
闇終喪。是知三年喪畢。謂心喪畢然後王
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慶源輔氏曰。達謂達於下也。上好禮則品
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

安己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
問禮何以使之達。雙峯饒氏曰。官府之政
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
雲峯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
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
厚齋馮氏曰。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禮曰小
人學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
以勢力強之也

安人安百姓與人安百姓安有別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
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
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
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

治去聲

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
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
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
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
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
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
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
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
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

知去聲

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
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
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
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
○問修己以敬。曰。敬非但是外面恭敬
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
謂敬以直內者是也。○修己以敬語雖至
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
此。子路不諭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
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
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
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
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
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或問。然則夫
子之言。豈其界然大小遠近之差乎。曰。修
己以敬。貫徹上下也。舉遠近而統言之也。

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舉若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

勉齋黃氏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修己以安人循日修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修己以安百姓循日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修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

記禮運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朱子曰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

以感發而興起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者言能恭敬自然心便開明○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僞違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是自誠而明意思○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聽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問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至如此則敬之功用又不止於安百姓矣雙峰饒氏曰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也只是一事初無大小若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

新安陳氏曰夫子爲見子路勇躁輕視修己以敬之言故推極其功以抑之程子此條亦推贊恭敬之極功以發明夫子之意

云

東陽許氏曰聖人言修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敬字是舉其統體而言亦曰專言之者緝熙敬止是聖學之極功恭己篤恭是致治之極功修己以敬則徹上徹下之道也又曰恭己以正南面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皆以敬之功用言恭己篤恭是臨民氣象恭而安是一身氣象恭敬之心是小心著見也餘則因其著見而克積之者

蔡虛齋曰修己以安人修己內有個敬。蓋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靜虛動直何所施

而不當故百姓安。○程子註要詳細看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兩句一意。可以相發明故兼舉之。惟上下一於恭敬者我能敬。則人感化亦皆敬。不獨我能敬也。此自然之理。故又兼言之。所謂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也。

或曰安人安百姓。是修己以敬的實功。若說推己及人。是分人己爲二。而修己以敬之說。真有所未盡也。修己以敬。便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堯舜兢兢業業匹夫匹婦凛然勝予之意。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

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而過之 雙峰饒氏曰蹲踞鴟鳥好蹲故謂之蹲鴟又或謂之鴟夷夷即蹲也

朱子曰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爲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邪蓋數其母而歌則壤當絶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爲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鄭氏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

新安陳氏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則久生可以爲風俗故敬其爲壽幼壯無稱老徒微齒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名其爲賊壤良可戒哉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新安陳氏曰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

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

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

勉齋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爲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無禮義也

慶源輔氏曰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躐進而無序聖門之教雖敏行爲先而又以躐等爲戒

雲峰胡氏曰原壤老而爲賊從幼不遜弟來今童子得以驕揉其氣而開習於禮則庶可以免於原壤之弊也歟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四終